

破山一刀（俠義奇情新穎故事）高皋・新著

賣肉不用秤，寃家變親家，在動亂時代中，這原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作者生花之筆下，就是一篇至情至性，亦艷、亦俠的絕妙佳作，故事一氣呵成，保證閱後，有諫果回甘之感。

$3.50

1071

編者話

高皐先生過去曾在本刊擅撰中篇連載，文筆秀麗，描述細膩，作品之多，難以枚擧。今期他別開生面爲我們撰著一部巨型俠情小說：「破山一刀」，難能可貴，值得推介。

「破山一刀」是部亦俠亦艷、至情至性的上乘佳作，故事內容充滿哀艷感人氣氛，情節橋段妙絕絲絲入扣，主角中人物眞正身份令你匪夷所思，閱後保証大有諫果回甘之妙，蕩氣廻腸。

**　　**　　**

「天蠶變」作者因病，過去數期，情非得已，暫停刋出。今期起已恢復連載，敬希鑒諒及垂注。

**　　**　　**

神州奇俠故事之三「江山如畫」今期終結，情節發展壯烈感人，氣勢凜然，餘情未了，下期刋出的故事之四「英雄好漢」將有更不可思義的發表。

**　　**　　**

下期巨型太空科學幻想小說「大陰謀」，是一部今時今日，生活在香港的人不可不看的故事，既有現實性，加上懸疑性，更具警惕性……刺激緊張，蕩魂驚心，保証令你有意料不到的感受。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7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破山一刀

型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淒風苦雨一行人

「有人麼？小生迷失道路，專誠求借一宿。」

他的確是一個迷失道路的人，否則就不會在淒風苦雨之夜，來到這荒凉的山區了。

總算他運氣不壞，居然被他找到一幢房屋。

房屋不大，却是堅石砌成，屋頂也蓋着石片，眞箇堅固無比。

他的呼叫沒有得到回音，莫非這只是一幢荒廢的房屋？

於是他伸出右掌，向屋門用力一推。

這一推之力不能算小，但那扇大門却紋風不動，而且着掌之處一片冰凉，敢情它竟然是一扇石門。

山區荒凉，應防蛇虫野獸侵襲，以石作門並沒有什麼不好，只是如此沉重的石門，倒是十分罕見。

此時風雨更大了，凌厲的寒氣，使他全身都在顫抖。

這幢石屋是他惟一可以躲避風雨之處，不管石門如何沉重，他必須將它弄開。

因此，他吸進一口長氣，暗凝眞力，功行雙臂，以掌心貼上石門，緩緩向裏面推去。

總算他五行有救，石門終於被他推開了約莫一尺。

他閃身跨進石門，目光所及，不由神色一呆。

看來他必然瞧到什麼驚心動魄的怪異之事了，否則他神色爲什麼會如此駭異。

不錯，他的確瞧到了一件怪事，如非他的膽量够大，準會當場嚇暈過去。

壁間嵌着幾顆明珠，射出一片慘淡的綠色光芒。

屋中並列着兩具石棺，益覺景物陰森，使人不寒而慄。

這兩具石棺之一，是嚴密的封閉着的，另一具的棺蓋却下移兩尺，留下一個黑忽忽的洞口。

這只是兩具石棺罷了，就算石棺之內裝有屍體，也沒有什麼好怕的。

但，如若那下移兩尺的洞口之內正坐着一具殭屍呢？

實情就是這樣，這位迷途求宿的夜行人，一眼就瞧到那具殭屍。

相傳殭屍會因人體的感應而活動。

相傳它會追逐活人，用力擁抱，至死方休。

相傳殭屍力大無比，不是一個血肉之軀的活人可以抗拒的。

這位不幸的求宿者，竟闖進了死域，遇到了殭屍，他的震嚇，自然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了。

他的衣衫原已濕透，夜寒深重，使他戰慄不已，此時再遇到一具殭屍，他那三萬六千根毛孔，幾乎一起炸了開來。

他曾經想到「逃」，可是他的雙腿却不肯聽話，幾次用力挪移，都未能如願。

生有方，死有地，莫非他命該如此，注定要喪身在這具殭屍的手裏？

如果這是命，他只好認了，古往今來，有幾人拗得過造物者的安排？

想到這些，他的心情逐漸定了下來，除死無大難，他也用不着再害怕了。

於是，他集中目力，向那具殭屍仔細瞧去。

「啊……」

這一瞧，他的心神再度一震，還發出一聲駭極的驚呼。

敢情他接觸到兩縷目光，陰森碧綠，如同冷電一般。

殭屍雖能由人體感應而活動，但它畢竟只是一具屍體。

那麼他不是殭屍了。

不是殭屍又是什麼？莫非他是精靈鬼怪？

如果說他是一個活人未嘗不可，因爲他實實在在具有人的形象。

求宿者緩緩吸進一口長氣，使他的心情再度穩定下來，然後以顫抖的口吻詢問道：「你……是殭屍？」

「殭屍？老夫可能變做殭屍，不過現在還不是。」

「那……你是人了？」

「老夫跟你一樣，如果你是人，老夫當然也不例外。」

「可是你爲什麼獨自一個人坐在棺材之內？」

「誰說我是一個人？我在陪伴我的妻子。」

棺中人伸手指了一下那具密封的石棺，他的雙目閉了起來，淚水像奔泉，由雙目之中奪眶而出。

原來他是傷心人別有懷抱，是在陪伴他亡故的妻子。

求宿者不安的道：「對不起，老人家，小生不該來打擾你們的。」

棺中人道：「不，年輕人，你來得正好，老夫在此盼望有一個人來已經盼得很久了。」

求宿者道：「老人家有什麼差遣？」

棺中人道：「別急，年輕人，老夫還有時間，咱們可以慢慢的聊，裏面的房間裏有食物飲水，想來你必然餓了，然後你就在乾草上睡一覺，明天咱們再詳細的談談。」

求宿者道：「好，小生告退。」

夜雨初晴，山林若洗，那淙淙流水之聲，構成一曲美妙的樂章。

這是一個美妙的境界，也是一段奇異的遇合，求宿者雖是混身疲憊，他却難以

闔上眼皮。最後他終於睡着了，待一覺醒來，巳是日上三竿。

他匆匆起身，發覺棺中人巳經不在棺中，及出門四眺，只見一條人影急如鷹隼，由一座山頭狂馳而來，只不過眨眼之間，那人影巳由樹梢輕輕曳落。

「啊，老人家，原來你……」

「別緊張，年輕人，你遠來是客，老夫不得不盡一點地主之誼。」

敢情棺中人深藏不露，是一個身負奇學的絕頂高人。

此時在日光之下，求宿者才瞧淸楚他的長相。他是一個高大的漢子，具有鐵塔一般的身材。

論氣度，滿腮虬髯，不怒而威，舉手投足之間，都顯出一方霸主的風範。

只不過他的面色過於蒼白了一點，而且眉目之間靑筋隱現，好像一個身患沉疴，病入膏肓之人。他此時右脇挾着一頭野鹿，左手捉着兩隻山鷄，瞅着求宿者哈哈一笑道：「年輕人，帮帮老夫，咱們好好的吃他一頓。」

求宿者道：「好的，前輩。」

棺中人的身手十分俐落，只不過片刻之間，幾盤熱騰騰的山珍美味便巳搬上石桌。

他取出一罎自釀的菓子酒，擺上三副杯筷，在邀請求宿者入座之後，他忽然舉起酒杯，對着那副空着的杯筷道：「小嬌！咱們終於等到了客人，大哥就會來見妳了，妳身子弱，不要受了風寒，快喝一杯就去歇着吧。」

古人說「敬如在，敬神如神在。」但像棺中人這麼態度誠懇，細語叮嚀的對一個死去巳久的妻子，倒也十分少見。

酒是香醇的，菜是可口的，但求宿者却感到氣氛迫人，使他有點食難下咽。

棺中人忽然豪放的一笑道：「洒脫點，年輕人，咱們乾。」

一仰脖子，杯中酒巳然點滴不剩的灌了下去。

在主人殷殷相勸下，求宿者自然不得不勉力相陪，其實年輕人都有一份好奇之心，他渴望着能了解棺中人的一切過去。

棺中人似巳忖知他的心意，微微一笑道：「想聽故事？」

求宿者道：「前輩如果願意賜告，晚輩自當洗耳恭聽。」

棺中人點點頭，他的目光却忽然一亮，枱頭向屋裏的石棺瞧去。

他的神色是怪異的，像惶恐，像悔恨，像追懷往事，也像憧憬未來，好像在這剎那之間，他巳走入夢境，陷入一種迷離的境界了。

求宿者不敢打擾他，只是靜靜的等待着，幾乎經過一頓飯之久，棺中人才長長一嘆，收回他的目光，說出一段盪氣廻腸，賺人熱淚的故事……

一刀獨霸白沙鎮

白沙鎮在嵩山的南麓，屬於登封縣管轄。

本鎮雖爲山區，居民倒是不少，論戶口約莫八百，算人數超過三千。

白沙鎮不能算小，賣猪肉的却只有一家。

莫非此地的居民信奉回教，因而不吃猪肉？

不，你縱然找遍全鎮，也絕對找不出一個信奉回教的，那麼只有一家賣猪肉的，是別有原因了。

不錯，因爲這家賣猪肉的老闆名叫張一刀。

張一刀不容許別人賣猪肉，他要獨佔市場。如是有人不服，那好辦，只要你能打敗他，他會二話不說，捲起舖蓋走路。

可是一幌數年，白沙鎮還是只有一家賣猪肉的。

張一刀原名張昭，一刀是他的渾號。

他這個渾號並非因爲他獨佔白沙鎮的市場得來的，是因他賣肉之時只用一刀。

三斤五斤，半斤四兩，無論你買多少猪肉，他只切下一刀。

多了你賺便宜，少了算你倒霉。

如果你要爭多論少，那也好辦，你只要勝得了張一刀，不要說論斤論兩，張家肉舖就全是你的了。

然而多少年來，張一刀還是一刀，就沒有一個人跟他爭論過。

好像張一刀天生就是一刀，白沙鎮的民衆天生就該買他的猪肉似的。

其實張一刀手法之準，可當得天下無雙，買肉的多半不會吃虧，也許還會賺點便宜。

起先還有人買回猪肉後再去過秤，後來就連這個也免了。

因而張一刀雖是有些蠻不講理，在白沙鎮他却並無惡名。

× × ×

在高級動物之中，人類是最愛鬥氣的一種。

江湖上一言不合，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的是常事。

就拿一般人來說吧，有時也會爲一點鷄毛蒜皮的事而鬥得你死我活。

所謂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沒有人知道佛爭不爭香，人却時時都在鬥氣。

白沙鎮的人民也是這樣，只要是人就逃不過這個氣字。

買猪肉並不吃虧，那個氣字却有些忍不下來。

他爲什麼不許別人開猪肉舖？他爲什麼不用秤只是一刀？

這就是氣的因由，張一刀種下了氣因，自然要結下氣果了。

第一個嚥不下這口氣的是喬家。

第二個不服氣的是劉氏武館。

喬家是白沙鎮的首富，老員外曾經當過京官，現在告老還鄉，在享受田園生活之樂。

喬老員外生有二子一女，長子夢龍習文，次子夢熊習武，女兒嬌嬌，是一個美若天仙的可人兒。

喬夢龍要繼承父業，整天埋首在故紙堆中，裏裏外外的事他都很少過問。

喬夢熊天生好武，也是一個花花公子一類的典型人物，劉氏武館的館主劉玉碑

就是他的師父。

劉館主可也不是一個等閒人物，他出身少林，是少林俗家的傑出弟子，只是淡薄名利，不願涉足江湖，開武館是爲了興趣，絕不是爲了那個利字。

像劉館主這樣的高人是不會跟別人鬥氣的，喬老員外也不會，一個頤養天年的老人，怎會鬥那些無謂的閒氣？

但喬夢熊就不同了，他不只是喜歡鬥氣，而且整天無事生非，分明沒有氣，他非得找個氣來鬥鬥不可。

像他這樣的人，怎能忍得下張一刀那股子窩囊氣！

於是他慫恿了兩位師兄弟跟他去找張一刀的厤煩，年輕人容易受人挑撥，何況張一刀的確有着令人非議之處。

他這兩位師兄弟是于秋農及尤長春，年齡都在二十上下。

這天辰初之時，喬夢熊領着于尤二人來到張一刀的肉舖。

「喂，買一斤三兩五錢瘦肉，不能有半點肥的。」

不能有半點肥的可以辦到，那一斤三兩五錢就有問題了。

無論張一刀的手法如何準確，一刀下去絕對無法正好是一斤三兩五錢。

張一刀知道厤煩來了，他還是一刀切了下去。

「喂，張一刀，這個夠麼？不多，也不少？」

「你既然知道我叫張一刀，就應該知道我的規矩。」

「我不管你有什麼規矩，大爺花銀子買肉，就不能上當吃虧，一斤三兩五錢，你非秤給我瞧瞧不可。」

「這麼說咱們就不必浪費時間了，你們劃下道來就是。」

「好，咱們到鎮外大坪頂等你。」

居然有人敢找張一刀的厤煩，找厤煩的又是喬家二公子，及劉氏武館的門徒，這豈不是白沙鎮上的一件大事？

白沙鎮轟動了，幾乎百業俱停，空巢而出，大坪頂形成一個壯觀的盛大場面。

只有喬老員外及劉館主沒有來，因爲他們巳出門訪友，所以才給了喬夢熊這個機會。

最後到達大坪頂的是張一刀，他的神情却有點懶洋洋的。

「算了吧，喬二公子，我知道令尊及劉館主都不在家，今天的事咱們就到此爲止。」

他的話說的十分明白，大人不在家，他不能跟小孩子一般見識，雖然他不過二十剛出頭，並不比別人大多少。

誰知喬夢熊却哈哈一陣大笑道：「那敢情好，你回去收拾行李走路，咱們給你半個時辰。」

張一刀面色一變道：「喬二公子！你不要逼人過甚！」

喬夢熊道：「怎麼，你的那套規矩改了？」

張一刀冷冷道：「沒有改，我只是不願落個以大欺小之名罷了。」

喬夢熊撇撇嘴道：「你放心，本公子有胆量向你找碴，就有把握將你擺平，你如是怕死，就在半個時辰之內離開白沙鎮，咱們可以大發善心放你一馬，否則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了。」

張一刀有一個寧折不彎的個性，平時木訥寡言，一天說十句話的機會不多。

現在他巳經說得太多了，所以不想再說。

他不說喬夢熊却說了：「姓張的，咱們是三個一齊上，注意了。」

這三名少林門下，開始圍繞着張一刀遊走起來，由他們那矯捷的身法推想，這身功力必然不俗。

張一刀沒有擺出任何架式，只是雙手反負，翹首雲天，好像在欣賞風景似的。

當喬夢熊遊走三圈以後，忽然發出一聲暴吼，同時彈身急進，拳出如風，一記足可碎碑裂石的冲拳，搗向張一刀的胸腹之間。

于秋農尤長春也跟着發動攻勢，兩對鐵拳，分襲張一刀的關節要害。

這三名少年眞箇是想擺平張一刀，不僅攻勢十分凌厲，攻擊的部位也全是要害重穴，只要中上一下，明年今日當眞就是張一刀的忌辰了。

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張一刀終於被他們引起怒火來了。

就在人們眼花撩亂之際，張一刀忽然發出一聲長嘯，跟着人影翻飛，喬夢熊，于秋農，及尤長春等分向三個不同的方位摔了出去。

這一摔並不太重，只不過他們的挑戰却落得一個敗字。

以一敵三，張一刀終於獲得勝利，但他不爲巳甚，身形一轉，逕向鎮口走去。

他走出未及三步，瞧熱鬧的忽然發出一片驚呼，不必回頭瞧看，他巳經知道發生了什麼變故。

三個人的脚步之聲瞞他不過，金刄劈風也巳傳入他的耳鼓。

好像伙，眞的動起刀子來了！

動刀子張一刀不會在乎，他幾乎一天到晚刀不離手，一天十二個時辰都在耍弄刀子。

只不過別人是三柄長劍，他的刀却不足八寸。這是他切猪肉的刀。

切猪肉的刀自然也可以切人肉。

不過他沒有切過人肉，因爲他認爲切人肉必然不會好過。

可是現在却有人要切他的肉，這就使他有點啼笑不得了。

他這把切猪肉的刀，也就是他唯一的兵刄，因而他揷在一個皮套之中，無論何時何地都是隨身携帶的。

既然有人要切他的肉，他就不得仗持這把不足八寸的切肉刀了。

他拔刀了，但見白虹乍閃，如日經天，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响得有點扣人心弦。

瞧熱鬧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怪事，直待白虹消失半盞熱茶之後，他們才算是回過神來。

張一刀走了，他的背影只不過剛在鎮口消失。

現場留下一些散落的破銅爛鐵，以及

三個面無人色少林弟子，他們是來找碴的，想不到敗得如此之慘，如非張一刀手下留情，他們那裏還有命在！

瞧熱鬧的在緩緩散去，只是他們的神色不太好看，幾乎每一對眼神都向失敗者投下不屑的一瞥。

白沙鎮居民太無情了，打擊失敗者豈不是落井下石！

不，公道自在人心，張一刀適才仁至義盡，驕狂任性而蠻不講理的是這三位少年，那就怪不得白沙鎮的居民會對他們側目而視了。

「師兄！你瞧到了麼？」

「瞧到了。」

「這口氣咱們如何嚥得下去？」

「嚥不下去又能怎樣：咱們不是人家的對手，師父也不會爲咱們出頭……」

「不要緊，我有辦法。」

「你有什麼好的辦法：」

「找匡師叔去。」

「不，如此一來，事情就弄大了。」

「咳，師兄，你以爲不找匡師叔就不會弄大麼?瞧熱鬧的這麼多，一定會傳到師父耳中去的，再說，如若不將張一刀趕出白沙鎮，咱們今後可拿什麼臉見人?一不做二不休，咱們就找匡師叔去吧。」

×　×　×

匡開陽也是少林俗家弟子中的傑出人物，江湖道上稱頌劉玉碑匡開陽爲少林雙傑。只不過劉玉碑不求聞達，匡開陽却熱衷名利而已，在江湖上，匡開陽是一個名人，跺跺脚地皮也要震動三天。

在登封縣城，他開設一個七星鏢局，在洛陽，在開封，他都設有錢莊。

做生意他的確經營有術，只是脾氣極爲火爆，只要是一言不合，他就會翻臉動武，雖然如此，七星鏢局却生涯鼎盛，大有應接不暇之勢。

次日辰初，喬夢熊，于秋農，及尤長春三人趕到了七星鏢局。

「侄兒等參見師叔。」

「啊，你們怎麼一起來了，有什麼事麼?」

瞧神色，匡開陽就知道有事，所以才有此一問。

喬夢熊故作愁苦之狀道：「侄兒等想在鏢局找點事做，向師叔討碗飯吃。」

匡開陽道：「師叔的飯你們不做事也可以吃，不過究竟出了什麼事，快跟師叔說。」

喬夢熊道：「白沙鎮咱們再也待不下去了……」

匡開陽道：「爲什麼?」

喬夢熊道：「師叔可知道張一刀?」

匡開陽道：「知道，可是張一刀欺侮了你們?」

喬夢熊道：「侄兒等不肯，連師門的臉也丟盡了!」

匡開陽道：「怎麼說?」

喬夢熊道：「昨天咱們向他買肉，他向例只是一刀，侄兒認爲少了一點，不由遲疑了一下……」

匡開陽道：「你向他爭論了?」

喬夢熊道：「張一刀威鎮白沙鎮，一刀是他的慣例，侄兒怎敢爭多論少!」

匡開陽哼了一聲道：「胡說，他威鎮白沙鎮，你師父該往那兒擺?哼，如非你師父不屑計較，咱們早就將他趕出白沙鎮了。」

喬夢熊道：「可是張一刀不是這樣想法，否則他也不會說出那些言語了。」

匡開陽道：「他說了些什麼?」

喬夢熊道：「這個……」

匡開陽道：「不要怕，你說。」

喬夢熊道：「他說少林雙傑只是靠師門充字號，將來總有一天，他會砸扁少林雙傑的。」

匡開陽面色一變，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很好，你們在這裏歇一天，明晨師叔帶你們到白沙鎮去。」

匡開陽挾着盛怒走了，喬夢熊却顯出一片得意之色，道：「師兄!你說我這招高是不高?」

于秋農面現愁容道：「可是……師弟，明天如若三頭對面……」

喬夢熊哈哈一陣大笑道：「你太厚道了，師兄，張一刀縱然百口分辯，也難逃趕出白沙鎮的命運，不要杞人憂天了，走，咱們到街上逛逛去。」

縣城的繁榮，自然不是白沙鎮可以比擬的，這三位來自鄉下的少年，幾乎要樂而忘返了。

一日暢遊，體力上難免有些疲乏，因而他們睡得很早，也睡得很甜，只是天還沒有大亮，他們就被一種喧囂之聲驚醒過來。

尤長春第一個起身，道：「快起來，師兄，鏢局裏好像出了事!」

于秋農道：「咱們出去瞧瞧。」

他們出去一問，才知道果然出了事。

而且是一樁大事，對七星鏢局來說，幾乎是一記晴天霹靂。

總鏢頭匡開陽死了，昨晚遭到別人的暗算。

匡開陽有妻有子，他的妻子却住在開封，在鏢局他是孤家寡人一個，雖然他被人殺害至少已有兩個時辰，直到黎明才被侍候他的小厮發現。

他是在睡夢中被人一刀刺死的，那把兇刀還留在他的胸膛之上。

「是張一刀幹的，你們瞧這把刀。」

喬夢熊指着那把兇刀，說明它是張一刀的獨門兵刃。

不錯，它的確是一把切猪肉的刀，的確只有張一刀才使用這等兵刃。這是鐵證，鐵證如山，張一刀自然成爲殺人的兇犯了。

七星鏢局報了官，喬夢熊師兄弟三人也趕去了少林，他們雙管齊下，由公私兩方一起向張一刀下手。

登封的捕快首先趕到白沙鎮，但人去屋空，他們沒有找到張一刀。

張家肉舖有兩名伙計，據他們說，張一刀前天就出門去了，直到今天還沒有回來。

那是說張一刀於行兇之後已遠走他鄉了，於是，登封縣呈報上憲，行文全國，繪影圖形的緝拿殺人兇犯張一刀。

少林寺也組織了兩個龐大的緝捕隊伍，由羅漢堂主持廣瞻大師，動祖堂主持廣生大師分別率領，無論天涯海角，務必緝捕張一刀歸案。

官府與少林是兩張漁網，張一刀則是一條游魚。

這兩張網伸展極廣，幾乎遍佈全國，張一刀縱然脅生雙翼，只怕也逃不出這兩張漁網的兜捕。

×　×　×

天色陰沉沉的，還飄着毛毛細雨，雖是剛剛過了晌午，看山山區的山道上却很難找到一個行人。

但對逃亡者却是例外。

張一刀就是一個逃亡者。

他走出伊陽，踏上山道，沿着一條潺潺流水，一直向着山區奔去

他只不過剛剛踏入山口，不覺神色一呆，原已挪動的右脚又縮了回來。

「朋友!請借個光。」

山道原本狹仄，前面再堵着五名彪形大漢，他如果不借個光如何能擠得過去?

借個光是請堵着山道的大漢讓一讓的意思，誰知他好言奉請，却換來一陣難堪的譏笑。

「要過去?可以，先跪下來磕五個响頭，再學三聲狗叫，大爺一高興，或許會放你一馬。」

張一刀面色一變道：「朋友：咱們素昧平生，你們這是做什麼的?」

一名瘦高漢子道：「這只能怪你時運不濟，誰叫你此時闖到這兒來的?」

他們對話之際，一陣兵刃撞擊之聲已然飄入耳鼓，張一刀終於明白此路不通的原因了，但却面色一沉道：「敢情你們在做傷天害理之事，好吧，在下換一條路走就是。」

瘦高漢子陰森森的哼道：「去通風報信?別打歪主意了，你就躺在這兒吧。」

瘦高漢子語音一落，兩條人影忽然飛了起來，他們越過張一刀的頭頂，是想攔住他退路的。

張一刀嘴角輕輕一挑，現出一絲冷酷的弧紋，右手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向空際左右一盪，兩聲扣人心弦的慘嚎立即响了起來。適才飛越而過的兩名大漢還是過去了，但噗噗兩聲巨响，摔下來的却是兩具死屍。

張一刀沒有回頭瞧看，只是把玩着他那把切猪肉的獨門兵刃，同時斜着眼向當面的三人瞧看着。

他沒有再說一句話，却有一股凌人的霸氣奔放而出，阻路的大漢原是神氣活現的，現在却已面無人色。

他們全身都在發抖，好像死神已經選上了他們，不過他們雖是雙腿發軟，却還能一步一步的倒退。

待退到一丈以外，他們之中忽然有人由喉嚨深處迸出聲狂叫：「我的媽呀!」

這一聲狂吼，似乎替他們帶來逃亡的勇氣，三人同時轉身，向山內亡命的狂奔而去。

張一刀撇撇嘴，發出一聲不屑的冷笑，他不想趕盡殺絕，但不能不瞧瞧前面究竟是何人在那兒打鬥。

他跟着那三人追尋下去，轉過兩座山頭，果然發現一場驚人的搏殺。

九名黑衣大漢圍攻一名青衣女子，刀劍齊施，出手兇狠已極。

青衣姑娘的身手頗爲矯捷，雖然敵衆我寡，她已處於絕對的劣勢，仍能縱橫全場，給予黑衣人嚴重的威脅。

只不過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雙拳難敵四手，再鬥下去就很難樂觀了。

張一刀在替青衣姑娘担心，但鬥場相距過遠，有點鞭長莫及。

適才他不願趕盡殺絕，放走了那三名阻路的大漢，現在他後悔了，一念之仁，可能會爲青衣姑娘帶來更大的危機。因爲這三人已奔入鬥場，向一名黑衣人報告，他們必然以爲青衣姑娘來了後援，如果因此而增加壓力，青衣姑娘的處境就更加危險了，這當眞是怕什麼有什麼，他們果然是這般想法。

那名黑衣人聽完逃回部屬的報告，目光一抬，向張一刀的來路投下一瞥，同時口中嘿了一聲道：「這丫頭來了後援，各位加點勁，不要讓煮熟的鴨子飛了。」

他這一聲吩咐，青衣姑娘立陷危境，接着長髮被鋼刀挑散，差一點就丟了六陽魁首。左肩同時挨了一劍，傷勢雖然不重，但行動上已不如適才那麼輕捷。

張一刀瞧得熱血沸騰，忍不住發出一聲龍吟長嘯，雙臂猛的一振，以天馬行空之勢，向鬥場奮身急撲。

近二十丈的距離，只是幾個起落便已到達，手中短刀一揮，向黑衣人亡命的衝了過去。

此時黑衣人已分出六名向他攔擊，四柄鋼刀，兩隻長劍分三面向他攻了過來。

張一刀擰身跨步，巧妙的避過六般兵刃，短刀吞吐之間，三聲慘嚎已經同時响起。

一人斷頸，一人飛頭，另一人開腸破肚，連心肝五臟都炸了出來。

這只是一招。

這一招却凌厲威猛，無與倫比，走遍天下只怕也難以找到如此兇悍的刀法。

而且他的脚下也沒有閒着，身形躍起空際，雙脚迴旋飛踢，噗噗噗三聲巨响，三具洒着血雨的軀體，分向兩丈外摔了出去。

他舉手投足之間，連斃六名高手，此等驃悍的武功，當得是江湖罕見。

黑衣人還有三個，連同逃回的三名嘍囉共有六人。

這六人原是在圍攻青衣姑娘的，此時他們已經停止搏鬥了，而且目瞪口呆，噤若寒蟬。

張一刀緩緩踏前幾步，向當面的兩名黑衣人道：「爲甚麼?說。」

黑衣人吶吶半响，一名留着短髭的道：「報仇，她師父殺了咱們的少寨主。」

張一刀道：「什麼寨?」

短髭黑衣人道：「伏牛山黑虎寨。」

張一刀哼了一聲道：「常黑虎的兒子?殺得好，常氏父子作惡多端，應該是罪有應得……」

他語音未落，青衣姑娘忽然面色一變道：「小心身後！」

青衣姑娘的警告遲了一點，一柄長劍已由張一刀的後胸挿入。

他的反應十分之快，長劍觸體，他已彈身躍起，雖然難免一劍之厄，總算逃得一命。

在身形飛起之際，他已一腿踢了出去，卡察一片碎骨之聲，行刺他的黑衣人頭骨盡碎，死狀之慘，令人不忍卒覩。

他就是常黑虎，張一刀這凌空一脚，已然將他送往鬼門關去了。

張一刀身形落地，向剩下的兩名黑衣人道：「今天放過你們，希望你們能夠痛改前非，否則我縱然不殺你們，別人還是不會放過你們的。」

這兩人抱拳一揖道：「多謝大俠不殺之恩，我兄弟再也不敢作惡了。」身形一轉，帶着三名嘍囉狂馳而去。

張一刀是管閒事，結果却爲這荒凉的山區留下遍地遺屍，及斑斑血跡，他吁了一口長氣，脚下一跨，向來路緩步走去。

「喂，這位大哥，你不能走。」

人影一閃，青衣姑娘已攔住他的去路。他的確不能走，因爲他後胸之上還揷着一柄長劍，必須立即予以救治。

此地是荒凉的山區，一旦傷勢迸發，那就呼救無門了。

但張一刀不慣與女人打交道，他竟然面色一紅，道：「姑娘還有什麼事？」

青衣姑娘道：「你受傷如此之重，必須立即治療。」

張一刀說道：「不要緊，我還支撑得住。」

青衣姑娘道：「不，這位大哥，天色如此陰沉，眼看就要下雨了，山區十分荒凉，很難找到避雨的所在，傷口一旦淋了雨水就糟了，快跟我走吧。」

青衣姑娘說的是實情，張一刀無論怎樣固執，總不能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於是他只得跟着青衣姑娘，來到一座十分隱蔽的山洞之內。

這雖是一座山洞，陳設却無異一個家庭，日常所需應有盡有，幾乎比一般家庭還要完備。

青衣姑娘將他帶進一間客房，道：「這位大哥，你坐着歇息一下，小妹去準備藥物替你療傷。」

張一刀道：「多謝姑娘。」

片刻之後，青衣姑娘取來藥物，先點上張一刀後胸有關穴道，然後拔出長劍，再敷上靈藥，裹好傷處，待一切就緒之後，她才吁了一口長氣道：「好險，只要偏過兩寸，就會傷到心臟了。」

張一刀微微一笑道：「這叫做生有方，死有地，因爲我不該死在這兒，所以才偏了兩寸。」

青衣姑娘櫻唇一噘道：「差一點就要了老命，你倒是輕鬆得很。」

張一刀沒有說話，他的雙眼却闔了起來。

他闔起雙眼的原因，是因爲他瞧到了青衣姑娘的面孔。

莫非青衣姑娘像無鹽嫫母，面孔生得十分難看？

不，那是一張極端清秀的面頰，美得如同仙露明珠，雖然還帶着一點稚氣，却聖潔得令人不敢褻瀆。

張一刀二十一歲了，他自從成年以來，就沒有接觸過女人。

對女人他是陌生的，也有一點靦覥，尤其像青衣姑娘如此美麗，如此聖潔的女人，他瞧了一眼就不敢再瞧下去了。

青衣姑娘自然不明白張一刀闔上眼皮的原因，只以爲他是疲乏了，她沒有驚擾他，却取來一床毛氈，輕輕的給他蓋了上去。

他的確疲乏了，沒有多久他就沉沉的睡了過去。

洞中無日月，他不知道睡了多久，終於醒了過來，睜開眼後第一個感覺是飢腸碌碌，敢情他餓了。

一陣淡淡的幽香將青衣姑娘送了過來：「大哥：你必然餓了，快吃吧。」

原來青衣姑娘的手中還托着一個食盤，裏面是熱騰騰的食物。

山居沒有什麼好吃的，蔬菜淡飯，白水煮湯，但張一刀却爲之饞涎欲滴。

他的確餓了，一個飢餓了之人，是不會有過多的要求的。

當他飽餐一頓之後，才想到沒有問青衣姑娘吃過沒有，但盤中的食物已被他吃得碗底朝天，他如何問得出口？

「姑娘，在下太……失禮了。」

「不要客氣嘛，大哥，飯菜還有，小妹再替你盛一些來。」

「不了，姑娘，在下已經吃飽了。」

「那你躺着歇一下，我收拾了就來給你換藥。」

「不，姑娘，我想我該走了！」

「你不能走，大哥，這太危險了。」

「危險？姑娘是說我的傷？」

「你的傷勢十分沉重，百日之內將失去自衞的能力。」

「我不跟人動手就是。」

「大哥……這可不是一廂情願的事，人家找上了你，不動手行麼？」

「莫非姑娘有什麼發現？」

「這兩天我時時都在留心外面的情形，今日晌午終於發現了幾批武林人物。」

「幾批？」

「是的，一批十二個，由黑虎寨那幾個漏網之人率領。」

「啊，這是我一念之仁，倒留下一根禍根了，還有誰？」

「還有三十幾個和尚，一半持禪杖，一半持戒刀，好像也在找人似的。」

「哦……」

「大哥，莫非你跟這般出家人結有恩怨？」

「不，我很少行走江湖，怎會跟那些出家人結上樑子？」

「不管怎麼說，大哥，在你傷勢復元之前，希望你不要走出洞去。」

「這個……」

「大哥，這是爲你好啊。」

「唉……」

青衣姑娘的確是爲他好，事實上他的

傷勢如此沉重，一旦遇上仇家，就只能任人宰割，形勢比人强，他還能說些什麼？

他不走了，却忽然像是想起了什麼。

「姑娘，妳適才說這兩天？」

「不錯啊，你已經暈睡兩天了。」

「唉，想不到我張一刀竟連一刀都承受不起！」

「大哥！你叫張一刀？」

「是的，妳呢？我還沒有請教。」

「我名叫小嬌，大哥今後就叫我小嬌吧？」

「姑娘就只一個人？」

「誰說我只一個人，我還有師父。」

「對，姑娘提過，我竟忘了令師？」

「三個月前她老人家就雲遊去了。」

「原來如此，不過這荒山野嶺，留下姑娘孤零零的一個，實在……咳……」

「家師臨走時，曾經卜過太乙神數，她說會有一個爲我寄託終身之人來到此地，現在你果然來了，我自然不會孤獨。」

「啊，會有這種事？」

千古恩怨埋黃土

一個月過去了，張一刀的傷勢已大有起色。

這自然要歸功於小嬌姑娘了，她對張一刀不只是噓寒問暖，呵護備至，還每天用師門的靈藥爲他外敷內服，他的傷勢怎能不好？

只不過小嬌姑娘的臉色却日漸沉重，她對張一刀只是强顏歡笑而已。

張一刀早已瞧出小嬌的情緒在不安之中，這天晚餐之後，他終於忍不住問了出來。

「小嬌……」

「什麼事？大哥。」

「我早已瞧出妳情緒不安，說實話，是不是因爲我住在這兒？」

「不，大哥，你千萬不要瞎猜，我是因爲別的。」

「究竟爲了什麼？妳如果不說，這兒我也待不下去了。」

「這個……」

小嬌沉吟半晌，忽然目光一抬，一臉堅毅之色道：「大哥！你喜不喜歡我？」

張一刀估不到小嬌會忽然有此一問，不由大爲錯愕。

小嬌姑娘是他有生以來第一個接近的女人，這個嬌艷純潔的姑娘，的確十分可愛。

不過他們相處只有三十多天，他也沒有想過這一問題，現在小嬌提出來了，他不能不認眞考慮一下。

這個答案費了將近頓飯時間，答案是兩個字「喜歡」。

小嬌羞澀的一笑，忽又面色一肅道：「家師曾說數有前定，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如果我嫁給你，你娶不娶我？」

張一刀道：「我娶妳。」

小嬌道：「當眞？」

張一刀道：「皇天后地可以爲證。」

小嬌由衣底取出一隻白色玉瓶道：「好，你將這個吃下去。」

張一刀道：「這是什麼？」

小嬌說道：「你該相信我不會謀害你吧。」

張一刀不再詢問，接過玉瓶，拔開瓶塞，將瓶裏的液體一口氣吸了進去。

液體入腹，口齒留香，他知道必然不是凡物。

「小嬌，這究竟是什麼？」

「太清玉液。」

「啊？」

太清玉液是玄門至寶，不只是延年益壽，且可脫胎換骨，武林中人服食，可立增半個甲子的功力。

此等玄門至寶，有生死人而肉白骨之能，張一刀的傷勢自然要藥到病除了。

但張一刀却不以爲然的道：「太浪費了，我的傷早晚都會好的。」

小嬌道：「快點運功帮助藥力運轉，待會我還有些話要告訴你。」

張一刀既已服下太清玉液，就不能暴殄天物，只得雙目一闔，開始運起功來。

兩個時辰之後，他的傷勢不僅已霍然而癒，功力之高，與以前也判若兩人。

他感激的握着小嬌的玉手道：「此等百年難求的玄門至寶，妳爲什麼不自己服用？」

小嬌道：「我服過一瓶，這一瓶師父教我留給我丈夫服用的。」

張一刀道：「妳別騙我，小嬌，如果妳服過太清玉液，月前對付黑虎寨的强人妳爲什麼那麼不濟。」

小嬌面色一紅道：「那時－－人家月信來潮，不方便嘛，再說從來沒有跟人打過架，這怎能怪我？」

張一刀哈哈一笑道：「原來如此，妳還有什麼話要對我說？」

小嬌道：「我近日發現那兩批人又同來了，人數比以前更多，而且，還合在一起。」

張一刀道：「妳以爲他們是衝着咱們來的。」

小嬌道：「如果不是衝着咱們來的，他們怎會寃魂不散。」

張一刀道：「他們在做些什麼？」

小嬌道：「搜山，而且搜得十分仔細，每一個可疑之處都不放過，咱們這兒雖然隱秘，遲早還是會被發現的！」

張一刀奮然道：「好叫他們來吧。」

小嬌再取出一本薄薄的絹册道：「大哥，先不要管那些了，快習這個吧，它對咱們未來會有帮助的。」

張一刀接過一瞧，原來是一本武學寶典「太乙罡炁」秘笈。

張一刀說道：「小嬌，這是妳師門武學。」

小嬌道：「是的，不過我師父說過，可以跟我的丈夫共同研習。」

張一刀道：「好吧。」

他們當晚就成了親，並共同研習「太乙罡炁」，此後他們除了出洞探測敵踪，就是研鑽這本門玄門絕學。

在他們成親後的第五天，搜山隊已逐漸向他們隱居之處逼近，小嬌柳眉一皺道：「大哥，我有一個想法，不知道你同不

同意。」

張一刀道：「什麼想法？妳說。」

小嬌道：「趁他們還沒有找來，咱們離開這裏。」

張一刀道「不！」

小嬌道：「爲什麼，大哥。」

張一刀道：「咱們沒有做出見不得人的事，爲什麼要逃。」

小嬌道：「大哥，趨吉避凶人之常情，並不是作了壞事的人才逃，再說，咱們跟他們硬拚，必然會造成很大的傷亡，爲了避免流血的事件，避一避也不要緊。」

張一刀道：「妳說的雖是有理，不過他們既巳盯上咱們，那兒才是咱們安身立命之地？」

小嬌道：「咱們去白沙鎭。」

張一刀一怔道：「去白沙鎭？」

小嬌說道：「是的，將遭遇告訴我爹，他老人家必然有辦法替咱們解開這個樑子。」

張一刀道：「妳不是只有一個師父麼？怎麼還有爹在白沙鎭？」

小嬌道：「你誤會了，大哥，我說只有一個師父是說在這兒，其實在白沙鎭我還有一大家人呢。」

張一刀道：「哦，妳爹是誰？」

小嬌道：「我爹喬應舉，大哥夢龍，二哥夢熊……」

張一刀呼的一聲站了起來，然後哈哈一陣狂笑道：「這當眞是不是寃家不聚頭，妳原來是喬家的嬌嬌小姐。」

小嬌愣然道：「大哥你知道我家？」

張一刀道：「當然知道，我就是鎭上開肉舖的張一刀。」

小嬌道：「敢情咱們還是同鄉，那就再好不過了。」

張一刀道：「在白沙鎭，張一刀婦孺皆知，妳爲什麼不知道我這個名字？」

小嬌道：「我從小體弱多病，五歲不到就跟師父住到這兒來了，雖然有時候回家探望老父，也不過稍住一二日就走，所以白沙鎭我倒是陌生得很。」

張一刀說道：「我也聽說妳在外面隨師習武，却不知道其中的詳情，現在……咳……」

小嬌道：「怎麼啦？大哥，莫非你與我家發生了什麼糾紛？」

張一刀道：「是的，不過只是一點小事。」

於是他將喬夢熊找碴的事原原本本的說出，然後長長一吁道：「我因爲心中一煩，當晚就離開白沙鎭想到江湖上闖闖，估不到天緣巧合，咱們竟成爲夫婦。」

小嬌道：「二哥就是喜歡惹事生非，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張一刀哈哈一笑道：「我還要感謝他呢，怎會放在心上。」

小嬌道：「你同意回白沙鎭麼？」

張一刀道：「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我有了妳這樣一個美麗的妻子，當然應該回家亮亮相了。」

小嬌嫣然一笑道：「你胡說，那有用妻子去亮相的？」

小嬌的提議獲得了結論，趁天色還早，他們一人揹了一個包裹，就離開山洞向伊陽趕去。

只不過剛剛翻過一個山頭，張一刀忽然神色一呆，脚下也不由自主的停下來。

他們原是想趨吉避凶，却不道反而闖到兇神惡煞的窩裏來了。

這般人當眞是個個兇神惡煞，不只是手執尖刄，神色驃悍，而且還向他們圍了上來。

小嬌向他們打量一眼，道：「大哥，他們是黑虎寨的。」

張一刀道：「不錯，看來咱們又得開一次殺戒了。」

來人之中有兩名是張一刀網開一面放走的，想不到他們竟然召來三十多名黑道高手，要討回往日的幾筆血債。

張一刀雙拳一抱，向他們作了一個羅圈揖道：「各位朋友，寃家宜解不宜結，咱們有沒有商量的餘地。」

其中一名銀髮老者哈哈一陣大笑道：「有，只要你們當場自刎，咱們也就不爲已甚。」

張一刀道：「你太過份了，朋友，咱們並不怕你，而且當日曲不在我，希望你不要迫人過甚。」

銀髮老者哼了一聲道：「好狂的小子，你知道老夫是誰？」

張一刀道：「朋友必然是一位江湖名人了，請恕在下眼拙。」

銀髮老者道：「你不認識老夫不要緊，難道也沒有聽過白髮神君。」

張一刀啊了一聲道：「果然是一個响亮的字號，可惜在下孤陋寡聞。」

白髮神君面色一沉，說道：「你叫張一刀？」

張一刀道：「正是在下。」

白髮神君道：「你師父是誰？」

張一刀道：「先師早巳謝世，朋友不必顧慮。」

白髮神君道：「常黑虎是老夫的弟子，你殺了他老夫不得不討回這筆血債。」

張一刀道：「既是如此，咱們就不必浪費唇舌了。請劃下道來就是！」

白髮神君果然不再浪費唇舌，他向後面退了幾步，同時伸手一揮，一名手執鬼頭大刀的彪形大漢立卽撲了上來。

「姓張的，接招。」

二話不說，掄刀就砍，刀鋒帶着銳嘯，斜劈張一刀的肩頭。

此人功力不弱，內力更是充沛無比，如是在往日，張一刀縱然能够勝他，也非數十個回合不可。

現在的張一刀巳非昔日的吳下阿蒙了，他服過太清玉液，習會了太乙罡炁，當今之世，能够勝過他的巳不多見。

他連續閃過幾招，彪形大漢仍然搶攻不巳，而且刀刀不離他要害大穴，招勢兇猛巳極。

張一刀嘆息一聲道：「朋友，你們八太多，在下不能跟你纏鬥，說不得只好得罪你了。」

他不再避讓，倏的伸手一抓，巳扣着彪形大漢執刀的腕脈，左掌向前一登，彪形大漢的身軀立卽飛了起來。

白髮神君一懍道：「好功夫，勿怪閣下如此狂妄了，不過，嘿嘿，今天碰到老夫，算你時運不濟。」

他以沉穩的步伐迎向張一刀，雙掌微微上提，巳將功力提到十成。

張一刀知道白髮神君是一個罕見的强敵，也暗暗運起太乙罡炁，目注對方，嚴陣以待。

待雙方距離七尺遠近，白髮神君忽然一掌推出。

轟的一聲巨响，如同焦雷驟發，在氣流激盪之中，他們以內力硬拚了一掌。

白髮神君再也想不到張一刀的功力竟會如此之高，遽練就了玄門至高的太乙罡炁。

這一招硬拚，他如同遭到萬鈞巨錘迎胸一擊，以他數十年的精深修爲仍無法拒抗，禁不住一連退後數步，仍然口噴鮮血，一屁股坐到地上。

張一刀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在下一時收手不及，請神君多多海涵。」

白髮神君由兩名大漢扶起，神情索然的一嘆道：「當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老夫是應該收山了，弟兄們，咱們的仇不必報了，回去吧。」

這般人並未倚多爲勝，他們走了，這是張一刀的運氣不錯，一舉折服了他們的頭兒。

只是張一刀的好運一閃而逝，一次空前的噩夢立刻就降到他頭上來了。

最先發現噩運的是小嬌。

「大哥……你瞧……」

張一刀順着她手指之處一瞥，只見數十名僧侶向他們急馳而來，由他們奔行的速度推想，幾乎每一個都有一身不凡的武功。

小嬌道：「大哥，咱們走吧，此時走還來得及。」

張一刀道：「咱們縱然能够逃避一時，總不能永遠逃避，反正我跟他們素無過節，說開了也是好的。」

他語音甫落，忽然又啊了一聲道：「原來是妳的二哥，這就不錯了。」

小嬌此時也瞧見了，在那般僧侶之中，還一個身着白衣的年靑公子，那位白衣公子，正是她的二哥喬夢熊。

於是她嘆了一口氣道：「果然是二哥，不過這也不要緊，待會由我來對他講好了。」

張一刀知道喬夢熊不易對付，他能够帶來如此衆多的幫手，豈是小嬌所能打發的。

不過他怕小嬌傷心，沒有說它出來。

片刻之後，那般僧侶巳經到達他們的身前，爲首的一名白髮老僧竟然是少林寺羅漢堂的主持廣瞻大師。

廣瞻大師名滿武林，他曾經因爲劉氏武館開幕來過白沙鎖，所以張一刀還能認識。

雙拳一抱，張一刀向廣瞻大師一禮道「晚輩張昭參見大師。」

廣瞻大師以銳利的目光向張一刀迫視着，良久，才哼了一聲道：「你就是張一刀？」

張一刀道：「正是。」

廣瞻大師道：「很好，熊兒，你告訴他吧。」

喬夢熊道：「是，師伯。」

身形一轉，他先向小嬌道：「嬌妹，妳怎麼會跟他走在一道的，快過來。」

小嬌也見過廣瞻大師，這才對喬夢熊道：「二哥，究竟出了什麼事？小妹跟他一道有什麼不對？」

喬夢熊道：「妳快過來，二哥自然會告訴妳。」

小嬌道：「不，二哥，他是你妹夫，有什麼事你說好了。」

喬夢熊愕然道：「妳說甚麼，他是誰的妹夫？」

小嬌螓首一垂道：「他是小妹的丈夫，自然是你的妹夫。」

喬夢熊大怒道：「小嬌，妳怎麼可以胡來，妳告訴了爹沒有。」

小嬌道：「原諒我，二哥，是家師替咱們主婚的，小妹夫婦正要去白沙鎭向爹請罪，二哥如果別無他事，咱們就此告辭了！」

喬夢熊面色一寒道：「不行，他暗中行刺殺死了匡師叔，就算他是我的妹夫，在大義滅親的前提下咱們也要取他的性命爲匡師叔報仇。」

小嬌身軀一震道：「大哥，你眞的殺了匡師叔？」

張一刀道：「沒有，小嬌，請妳相信我，我跟令師叔無怨無仇，我沒有殺他的理由。」

喬夢熊哼了一聲道：「你侮辱少林門下，怕匡師叔砸扁你的腦袋，所以先下手爲强，以卑鄙的手段刺殺了他老人家……」

廣瞻大師喧聲佛號道：「不必浪費時間了，凡音凡智去將他拿下來。」

凡音，凡智是少林現在第三代弟子中的傑出人材，他們應了一聲，雙雙聯袂躍去。

這兩名少林門下，約莫二十四五，三十不到的年歲，凡音使刀，凡智使棍，造詣都極爲不凡。

凡智首先單掌一立道：「師兄，小弟先去會會張施主，師先認爲可好？」

凡音道：「好的，師弟請。」

凡智踏前幾步，向張一刀舉手一禮，道：「貧僧凡智，請施主賜敎。」

張一刀知道這一場拚鬥巳經無法避免，只得取出他那把短刀，對身旁的小嬌道：「妳退開一點，不要碍着我的手脚！」

小嬌道：「可是，大哥，你的兵刄太短，我有點放心不下。」

張一刀道：「不必擔心，他那根禪杖是木頭的，木棍螂能傷得了我麼？」

小嬌道：「當眞麼？大哥。」

張一刀道：「自然是眞的，我幾時騙過妳？」

小嬌嫣然的一笑，當眞退了開去！

張一刀擰轉身形，淡淡道：「小師父，出招吧。」

凡智道了一聲「有僭」，禪杖一伸，平胸點了過來。

一杖點出，虎虎生氣，縱使他這根禪

杖當眞是木頭的，只要讓他點中胸膛，也必然不會好過。

張一刀自然不會被他點中，只是側身一讓，禪杖就已貼胸而過。

這回輪到他了，右臂倏的一伸，切肉刀已壓上凡智的手腕。

這一招快得如同電光石火，當得是一記神來之筆。

鋒利的刀口輕輕壓着凡智的腕脈，只要稍稍壓重一點，凡智就會抱恨終生，成爲一個獨手人了。

當這位少林門下面如死灰之際，張一刀却將切肉刀收了回來，同時微微一笑道：「小師父不必緊張，在下這把刀不會切好人的人肉。」

凡智單掌一立道：「多謝張大俠手下留情。」身形一轉，逕自退了回去。

凡音正待出場，廣瞻大師却沉聲叱喝道：「回來。」

凡智一招落敗，凡音豈是張一刀的對手，廣瞻大師自然不願意讓他去丟人現眼了。

一聲嘹亮的佛號，這位羅漢堂的主持走了出來。

「張施主，好功力，老衲正想領敎一二。」

「好說，這是晚輩的榮幸！」

他們相隔八尺，互相虎視眈眈的瞧着，直到盞茶時分，雙方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

他們都是當代武林的絕頂高手，高手過招，重在一擊。

所謂靜如山嶽，動如脫兎，只要讓他找到對方的空隙，那一擊之威，將會是天地失色。

他們的神色在逐漸凝重，雙方都像拉滿了的弓弦。

最後，他們一聲暴吼，各自揮出了一招。

但見白虹經天，金鐵交鳴，强勁的罡氣，使得觀戰者也存身不住。

待他們立定身形，再擧目向場中瞧看，一片駭極的驚呼竟同時脫口而出。

廣瞻大師的兵刄，是一根十分沉重的降魔寶杵，他這根馳譽武林的寶杵，却已散落地面，變作三截廢鐵。

他也倒退三尺，面白如紙，似乎受了內傷。良久，他終於喧聲號道：「施主這一招是……」

張一刀道：「破山一刀。」

廣瞻大師道：「好一個破山一刀，果然高明。」

張一刀道：「不敢當，晚輩只是僥倖罷了。」

廣瞻大師道：「今日之事到此爲止，但願咱們後會有期，走。」

少林門下要走，小嬌高興得跳了起來，她一把抱着張一刀，臉上綻開了美麗的花朶。

「大哥，你眞行，啊……」

憂患是時時追隨着人類的，但人們却常常樂以忘憂。

小嬌並沒有忘記現實，因爲張一刀勝了，她的二哥喬夢熊必然十分難過，因此她在高興中却向喬夢熊投下同情的一瞥。

但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喬夢熊竟悄悄擲出長劍，向張一刀的後胸奔來。

喬小嬌在驚呼之際，用力推開了張一刀，這位多情的姑娘却忘了她自己。

長劍是無情的，噗的一聲，已然貫胸而入。

張一刀瞧到小嬌中劍，氣得目眥欲裂彈身一躍，像狂飈一般的向喬夢熊捲去。

他除了殺豬實在不願意殺人，但這回他非掏出喬夢熊的心肝不可。

只不過小嬌那聲呼喚，又將他叫了回來，凌空一個折轉，已落在小嬌的身邊。

「忍住點，小嬌，待大哥替妳報了仇，咱們再找醫生去。」

「不，大哥，他是……咱們的二哥……殺了他爹會傷心的，咱們走吧。」

張一刀不忍違背小嬌的心意，只得抱着她向山道上奔狂，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救治他的妻子，但因劍中要害，終於鑄下一個終天之恨。

× × ×

這是往事，在張一刀來說，二十年前的往事，仍活生生的如同昨日。

已入中年，却依然堅强得像一座雄山，但那位聽故事的年輕人竟被這段纏綿哀艶，驚心動魄的故事感動得流下了同情之淚。

迢迢千里訪仇家

「娘，孩兒回來了。」

開封城裏南門內左側約莫白餘丈處，聳立着一幢古老而陳舊的房屋。

此時華燈初上，夜市剛開，那般穿梭來往的人潮，將開封點綴成一片繁榮的景象。

只有這幢古老的房屋是寧靜的，也令人有着一絲落寞之感。

它那兩扇油漆斑駁的大門緊緊的關閉着，除了四週的唧唧虫聲，就只有那叫「娘」的聲浪了。

他是一個大孩子，一件陳舊的短衫，裹着一具粗壯的軀體，臉上黑黝黝的，洒有不少長途跋涉的痕跡。

「娘……娘……孩兒回來了……」

焦急的呼喚盪漾長空，却得不到半聲回答，莫非鳳去樓空，這幢古老的建築已是一座空屋？

不！只是此地地形荒僻，屋中人睡眠較早而已。

咿呀一聲輕响，大門終於打開，一只蒼蒼白頭由門隙裏伸了出來。

「沈伯伯：對不起，吵了你的睡眠了，我娘呢？」

「啊，公子，你終於回來了，夫人天天都在唸着你，終算將你盼回來了，只是……唉……。」

「怎麼啦，沈伯伯，我娘怎樣了？」

「夫人獲得仇家的消息，三天前獨自找仇家去了。」

「仇家？咱們有什麼仇家？」

「這個……唉，老朽不便說，公子還是將來去問夫人吧？」

「不，沈伯伯，我已經不是孩子了，咱們有仇家應該讓我知道，否則要是因爲我不知道而遭到仇家的毒手，那豈不是太過冤枉了了。」

「這……好吧，公子既然如此說法，老朽倒是不能不告訴你了。」

「快說吧，沈伯伯。」

「別忙，公子，此事說來話長，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完的，你只怕枽了，也該餓了，你先進來歇着，叫我那老伴弄點東西給你吃，然後咱們再慢慢的聊聊。」

這位短衣少年的確有點餓了，而且天色已晚，就是要去追趕他娘，也得等待天亮了再說。

於是他跟着姓沈的老頭進入屋中，一名衣着樸素的白髮老嫗此時也迎了上來。

「啊，公子回來了，你爲什麼不早幾天回來，否則夫人就不會牽腸掛肚了。」

「是的，大媽，我也在後悔爲什麼不早幾天回來。」

沈老頭道：「老伴，公子餓了，有話待會再說，先替公子去弄點吃的。」

白髮老嫗道：「好，我這就去。」

她雖是上了年紀，手脚倒是不慢，片刻之後，熱騰騰的菜飯已捧了出來。

飯後沈老頭希望短衣少年歇息，仇家之事明天再告訴他。

只不過他是個年青人，年青人决不會有等待一晚，再揭謎底的耐性，沈老頭在他一再催促之下，終於將他的仇家說了出來。

「咱們的仇家是張一刀。」

「什麼，張一刀，那一個張一刀？」

「登封縣白沙鎮的張一刀，他失踪已經快要三十年了，最近聽說在黃山附近出現。」

「他跟咱們有什麼仇？」

「他刺殺了你的祖父，又殺了你的父親，兩代血仇，其深如海，所以你娘一聽到他出現，就趕去了。」

「我爺爺諱開陽，曾在登封縣開設七星鏢局？」

「不錯啊，公子，不過你五歲不到，你娘就將你送到巫山習藝去了，這些話是你師父告訴你的？」

短衣少年沒有回答沈老頭的問話，却呼的一聲跳了起來，同時神情激動大吼道「不，不是他，絕對不是他。」

沈老頭愕然道：「公子，你認識張一刀！」

短衣少年道：「不錯，我認識他，他至情至聖，豪邁過人，是天地間的奇男子，也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孤獨老人。」

沈老頭錯愕半晌，終於搖搖頭道：「老朽沒有見過張一刀，不知道你爲什麼對他如此相信，不過匡家兩代血仇不能不報，也是你無可旁貸的責任，明天找你娘去吧，應該怎麼辦夫人會給你指示的。」

短衣少年道：「是，沈伯伯。」

× × ×

人世間有着數不清的恩恩怨怨，無論是國家，是社會，是家庭，是個人，能够不爲恩怨所苦的，一百人中只怕很難找到一個。

只是像張一刀與短衣少年這麼是非莫辨，恩怨難分的景況，倒是少見得很。

短衣少年姓匡名棨元，是一個十分不幸的孩子。

他爺爺匡開陽被人暗算，兇器是張一刀的獨門兵刄，幸經喬小嬌挺身證明，少林寺才不予追究。

但在十年之後舊事重演，張一刀的獨門兵刄，再度在匡棨元的父親匡抱忱的胸膛之上。

那時匡棨元才只四歲，還是一個牙牙學語的孩子，家門不幸，兩代血仇之事，他自然毫無所知。

匡棨元的母親唐錦屛是巫山神姥的愛徒，也是一個賢淑美麗的小婦人，這位小婦人却十分不幸，只過了五年不到的幸福生活，就當了匡氏門中的小寡婦了。

爲了兩代血仇，爲了保存匡氏惟一的一條根，她將五歲不到的愛子送往巫山，然後易釵而弁，獨闖江湖，但她走遍三山五嶽，却找不到她的仇家。

三天前她得到張一刀在黃山出現的消息，由於心切夫仇，立即單身隻劍向黃山趕去。

× × ×

十七歲的少年，還是一個孩子。

匡棨元正是這個年歲。

他不明白江湖譎詐，人心險惡，但他却能知道善惡，明辨是非。

他不相信殺祖殺父的仇人會是張一刀，只是衆口交責，鐵證如山，他又如何能够不信？

難道張一刀當眞是一個人面獸心，假冒僞善的奸險小人。

於是，他回溯往事，從那風雨之夜想起。

他是要尋找破綻，來研判張一刀是不是匡家的兩代仇人。

那是他由巫山回家的途中，迷失在伏牛山區的一段遭遇。

當時他是以好奇的心情，聽張一刀講述一個迴腸盪氣，悽艶動人的故事，他感動了，淚水不由自主的洒了下來。

張一刀却豪放的哈哈笑道：「男兒有淚不輕彈，年輕人，快揩乾你的淚水。」

「是，前輩，請恕晚輩失態。」

「不要緊，哦，年輕人，老夫還不知道你的名字。」

「晚輩匡棨元。」

「你也是姓匡？那匡開陽跟你可有淵源。」

「晚輩五歲不到，就被家母送往巫山，是否與匡開陽有淵源就不得而知了。」

「你家中還有什麼親人？」

「晚輩幼年孤露，除了家母就別無親人了。」

「你家住在封登？」

「不，寒家住在開封城裏。」

「孩子，咱們相逢就是有緣，你能不能答允老夫一個要求。」

「前輩請說，只要晚輩能力所及，無不遵命。」

「老夫大限將到，不希望將一身絕學帶進土裏，希望你暫留百日，老夫願將一

身所學傾囊相授。」

「多謝前輩，但晚輩掛念我娘，歸心似箭……」

「孩子，你離開你娘十幾年了，何在乎多上百日?」

「這個……」

「答允老夫吧，孩子，百日之期，眨眼就到。」

「師父在上，請受弟子一拜。」

「好，好，哈哈……」

由於張一刀收了一個徒弟，這荒山野嶺之間，憑空昇起了一片歡樂，一股朝氣，只是時日太過短促，他教給匡棨元的並不太多。

破山掌、破山一刀，以及太乙罡炁，只是這三項而已。

但這三項武功，全是曠代絕學，只要習得其中的一招半式，就可揚名武林，終身受用不盡，現在張一刀傾囊相授，可見匡棨元的福緣是如何深厚了。

時間在慢慢溜走，匡棨元的武功也跟着時間在飛躍的進步，只是張一刀却日趨衰弱，已瞧不到當年的豪邁之氣了。

在一次練功完畢之後，匡棨元忍不住詢問道：「師父，弟子有點不解。」

張一刀道：「你有什麼不解?說給師父聽。」

匡棨元道：「一般練武之人，都可以却病延年，師父功參造化，爲什麼會被病魔所苦?」

張一刀微微一笑道：「你說的對，師父是自己要病的。」

匡棨元一呆道：「爲甚麼?師父?」

張一刀向屋裏的石棺瞥了一眼，道：「你師娘太孤獨了，師父要去陪她。」

這兩句話他說得十分平淡，但匡棨元却感到熱血沸騰。

「不，師父，請恕弟子無狀，你老人家錯了。」

「哦，師父那裏錯了?」

「上蒼給予師父蓋世才華，絕代武功，是要師父爲人間鳴不平，替江湖伸正義的，師父却獨善其身，輕言生死，如何對得起上蒼的孕育?再說師父奇冤未雪，縱然歷經百世，仍被人目爲殺人的兇手，弟子認爲這兩點都是錯誤，師娘泉下有知，也不會同意師父這樣做的。」

「這……好吧，讓師父考慮一下。」

此後經匡棨元不斷的勸說，張一刀終於改變了心意，待百日屆滿，他已經百病皆除了。

「師父請受弟子一拜。」

「起來，孩子，你走後師父也會到江湖上走走，如果可能，師父會去拜望令堂的。」

「多謝師父，弟子告辭!」

這是匡棨元巧遇張一刀的一段往事，百日習藝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他找不出張一刀的破綻，反而發覺這位師父是一個言行如一，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如果張一刀當眞殺了匡家兩代，他必會對匡棨元發生懷疑，甚至可能因爲他姓匡而被除去。

所謂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他既然殺了匡氏兩代，多殺一個姓匡又算得了甚麼?

再說張一刀原是厭倦人世，要追隨他的妻子於地下的，如非匡棨元一再諫勸，此時他已經躺在石棺之中了，一個戡破名利、漠視生死的人，他會一再行兇去殺人麼?

還有，匡家與張一刀毫無恩怨，他沒有一再謀殺他們父子兩代的理由。

那麼謀殺匡家父子，及嫁禍張一刀的，必然是匡張兩家共有的仇人。

他是誰?

匡棨元自然無法知道，因爲他年歲太小。

他娘必然知道，可是，她已經去了黃山。

想到這裏，他忽然跳了起來。

「沈伯伯……沈伯伯……」

「什麼事?公子，夜深了，你還沒有睡?」

「有點事我想問問沈伯伯。」

「哦，明天不行麼?」

「不，沈伯伯，我要你現在就告訴我，我家有些甚麼仇人?」

「這就難說了，老主人當年開設七星鏢局，同行中，黑道上，難免不得罪人，但只是一些平常小事，決沒有禍延兩代的深仇大恨。」

「沈伯伯，你仔細想想，有沒有跟咱們有仇，也跟我師父張一刀有仇的?」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趕明兒你還是到黃山去問夫人吧。」

「看來只好如此。」

翌晨天剛破曉，他就一人一騎，向黃山急馳而去。

× × ×

黃山原名黟山，相傳當年軒轅黃帝與浮邱公曾在硃砂峯下煉丹，後人才改稱黃山，在硃砂溪中還有藥臼、丹井、晒藥台等遺跡供人憑弔。

珠砂溪中有一塊大峭壁，上端裂開一條石縫，奔騰的泉水由石縫湧出，再衝擊壁下幾塊突出的巨石，發出「錚錚」之聲，聲音悅耳，宛如樂器，故名之爲「鳴絃泉」。

鳴絃泉的一側，立着一名身着青衫，年約四旬的瘦高漢子，他對那鳴絃之聲似乎感到十分有趣。

不過他認爲絃音不斷，終日長鳴並不理想，如若能夠分出輕重緩急，及間歇性的衝擊，才是最完美的境地。

這是自然景象，但自然景象加上人力，未嘗不可巧奪天工。

於是他暗凝功力，向那奔騰的流泉一掌推去。

他要擊斷流泉，造成暫短的間歇，使這千百年不變的絃音，留下一次暫停的紀錄。

當然，這紀錄是不爲人知的，史不會有人承認這項紀錄。

他不在乎這些，不慕名利，不求聞達是他的性格．只問自己是不是該做，何必管別人承不承認?

只是他的掌力剛剛推出，他竟然大吃一驚。

莫非他這一掌擊出了什麼差池?

不錯，的確出了差池，因爲他擊中了一名姑娘。

這可不能怪他，那位姑娘是忽然冒出來的。

此時天色陰沉，山風帶着很深的寒意，此等氣溫並不好受，因而空山寂寂，瞧不到一個人影。

誰能料到當他的掌風擊斷流泉，飄向對面之際，一條纖細的人影，正好由一塊大石之後轉出，而且正好迎向那股掌風。

「啊……」

她只是發出一聲驚呼，身軀就被掌風兜了起來，噗的一聲巨响，摔在一片草地之上。

這是意外，但青衫人却不能辭掉他的責任。

彈身一躍，去勢如風，他將輕功展至極限，奔向那片草地。

「姑娘……姑娘……」

這位姑娘身着白衣，眉目如畫，是一個逗人喜愛的美麗人兒。

也許她是一位少婦，因爲她的年齡可能已經三十出頭了。

三十出頭的女人，正是一朵盛開着的鮮花，也是最爲逗人憐愛的黃金年華。

只是她現在却嘴溢血絲，面白如紙，適才一記掌風，使她受到了嚴重的內傷。

青衫人焦急的呼喚，却無法使她蘇醒過來，不過她並未死亡，因爲她的酥胸還在輕微的起伏着。

目前最要緊的是以內力幫助她穩住傷勢，再以藥物予以治療。

青衫人沒有療傷的藥物，但他却是一名罕見的高手，他能在二十丈外以掌力擊斷奔騰而下的流泉，掌風的餘力還能將白衣少婦擊成重傷，功力之高，在當代武林之中實在不易多見。

因此他如若以內力替白衣少婦療傷，應該輕而易舉，決不會發生什麼困難，但他却唉聲嘆氣，面現爲難之色。

莫非他有什麼顧慮?就算他有，但也不能見死不救!

終於，他在一陣喃喃自語之後，扶起了白衣少婦，然後向她的脊心大穴之內輸入一陣熱力。

約莫頓飯時間，白衣少婦醒來了，青衫人總算由鬼門關將她拉了回來。

「夫人，在下適才是無心之失，希望夫人能够原諒。」

白衣少婦緩緩立起，目光一抬，向青衫人瞧了過去。

「這是我自己不小心，我不會怪你，啊……」

她的內傷十分沉重，以致雙腿無力承擔她的體重，話才說了兩句，腿彎忽然一軟，逕向地面摔倒下去。

青衫人大吃一驚，來不及作任何思考，伸手一撈，已攔腰將她抱了起來。

白衣少婦酥胸起伏，嬌喘細細，她的身體已經整個偎進青衫人的懷中了。

「這位大哥，請你……帶我到……休寧城裏……找大夫……替我療傷。」

「好，我帶妳去。」

人是他打傷的，替白衣少婦找大夫治療，他自然義不容辭。

只是他却面紅耳赤，滿臉不自然的神色，對女人，他好像陌生得很。

經過一陣奔走，待到達黃山脚下的一個小鎭，天色已經黑暗，他只好向一家客棧投宿。

這個鎭集太小，連一個醫生也尋找不到，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只好再度以內力替她療傷了。

翌晨天剛破曉，他就抱着白衣少婦急馳，在夜色蒼茫之際，他終於趕到了休寧縣城。

先投宿，再找醫生，經過一陣忙碌，才算給白衣少婦服下一碗療傷的湯藥。

五天過去了，白衣少婦的傷勢已大有起色。

五天不算太長，這雙萍水相逢的男女，竟建立了一種奇妙的感情。

白衣少婦艷若桃李，但是冷若冰霜，在這五天裏，她幾乎沒有跟青衫人說過一句話。

她是一個少婦，少婦是應該矜持一點的。

但青衫人呢?

他跟白衣少婦說過話，不過那是不得不說，少得不能再少的話。

因此，經過了五天相處，他們還是像偶然相逢那麼陌生，甚至連通名道姓都沒有。

只不過在白衣少婦的內心，却另有一種感觸。

他，青衫人，是一個秉性木納，不善虛僞的君子，也是一個方正不阿，鐵錚錚的大丈夫。

他身負絕頂武功，具有橫掃江湖，笑傲武林的條件，但他却視富貴如浮雲，超然物外，不爲名利所拘束。

他長像不够英俊，却豪情奔放，洒脫自如，有如龍翔九皐，不是一般俗物所可比擬的。

最後，她對青衫人下了一個結論：「他是一個能够使少女動心，少婦動情的男子。」

這樣的男人不能太多，否則就要天下大亂了。

白衣少婦緩緩吁出一口長氣，以只有她自己能够聽到的聲音道：「幸好只有他一個。」

這是什麼話?妳已經是名花有主，絲蘿有託的了，就算被妳碰到這僅有的一個，妳又能怎樣?

她那張嬌艷如花的粉頰，原是被一層冰霜掩蓋着的，那層令人見而生畏的冰霜竟然悄悄的溶解了，她那逗人喜愛的嬌靨，也自然有如春花怒放。

「唉，我是怎麼啦?無端端的想這些做甚麼?」

她是在自怨自艾，但她這聲嘆息却傳進另外一個人的耳鼓。

「夫人，妳的傷……」

是青衫人，他的聲音是由房外傳進來

的。

傳來的只是五個簡短的音符，但却包含着無比的關切，和無比的溫馨。

一片紅暈爬上了白衣少婦的粉頰，她的芳心也無端端的加速了跳動。

她口齒微張，欲言又止，幾乎過了盞茶時分，她還是一個字也沒有說出。

不過她明白，青衫人沒有走，他還在房門之外等待着。

「大哥……」

她終於叫出了一聲大哥，這聲「大哥」她不知道是怎樣叫出口的。

叫出之後她就用被子蒙着頭部，因爲她感到臉部發熱，心頭狂跳，她不敢瞧看青衫人，也不想被他瞧見。

房門輕輕一响，青衫人走了進來，他瞧到白衣少婦在蒙頭而睡，不由地神色一呆。

「妳的傷莫非有了變化？」

這是他最關心的，但却激起了白衣少婦的反感。

呼的一聲，她掀開了被子，同時坐了起來。

她的臉色紅如夭桃，神韻之美，令人有目眩神搖之感。

最令人動心的是她柳眉微揚，櫻唇輕撇，嘴角抖抖挑起，顯出一副嬌嗔薄怒，使人瞧看一眼，就會癢到心裏的神韻。

而且她那成熟豐滿的嬌軀，也具有令人難以拒抗的誘惑之力。

那怒突的雙峯，纖細的柳腰，修長的玉腿，在在都足以引人們犯罪的動機。

青衫人不敢再瞧下去了，身形一轉，就待跨出客房。

但……

「大哥……」

適才一聲大哥，將青衫人叫了進來，現在一聲大哥，青衫人原想跨出房門的脚步，不由自主的停在原地。

不過他沒有轉過身來，只是「唔」了一聲。

「大哥，難道除了我的傷，你再也不關心別的？」

「這個……」

青衫人又是一呆，他想不到白衣少婦怎會有如此一問。

他的確只是關心她的傷勢，因爲她的傷是他造成的，其他麼，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他自然不必管了。

他不想管，但那股像銀鈴，似黃鶯，而又帶有幾分幽怨的音調，又在他的身後响了起來。

「我身負血海深仇，十多年的茹苦含辛，竟被你輕輕一掌，唉……」

青衫人呼的一聲轉了過來，雙目圓睜，盯着白衣少婦道：「此話怎講？」

白衣少婦道：「我探得仇人來到黃山，才兼程趕來索仇，但我連仇人的踪影還沒有見到，就被你一掌打傷，你說，咱們這一筆賬應該如何算法？」

青衫人啊了一聲道：「這的確是在下的錯，妳說，只要有補救的法子，縱然肝腦塗地，在下無不遵從。」

白衣少婦道：「這話可是你說的！」

青衫人道：「不錯，是我說的。」

白衣少婦道：「不反悔？」

青衫人雙眉一挑，冷冷道：「大丈夫言出如山，焉有反悔之理。」

白衣少婦嫣然一笑道：「那好，今後你就得跟着我了。」

青衫人一怔說道：「爲什麼要我跟着妳？」

白衣少婦道：「自然有原因了，你想知道？」

青衫人道：「當然，妳要我跟妳當長隨，總得說出一點理由。」

白衣少婦道：「你應該想得到的，好吧，我告訴你，如果不是你將我打傷，我多半已經報了殺父殺夫之仇，仇人必然已經離開黃山了，江湖如此之大，你叫我一個孤身女子，如何去尋找我的仇家？」

青衫人長長一吁道：「果然有點道理，看來我只好跟着妳了。」

白衣少婦欣然一笑道：「多謝你，請問大哥，你的姓名怎樣稱呼？」

青衫人說道：「敝姓王，單名一個我字。」

白衫少婦說道：「原來是王大哥，小妹唐錦屏，哦，大哥，請給我一杯水，好麼？」

王我道：「好的。」

他倒了一杯開水遞給白衣少婦唐錦屏，然後咳了一聲道：「夫人如無別事，在下就此告退。」

唐錦屏說道：「大哥，你是不是討厭我？」

王我道：「夫人不要誤會，在下決無此意。」

唐錦屏道：「那你爲什麼一口一個夫人？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似的。」

王我道：「這個……咳，在下只是表示尊敬，別無他意。」

唐錦屏幽幽一嘆道：「我只是一個孤苦伶仃的女子，那裏敢當夫人之稱，只要大哥叫我一聲妹子，我就心滿意足了。」

王我道：「既然如此，在下遵命就是，告辭。」

身形一轉，向門外走了出去。

唐錦屏原想叫着他的，最後終於忍了下來，接着，幽幽一聲輕嘆，然後，緩緩睡了下去。

一晃十日，唐錦屏的內傷已經全部復元，這天晚餐之後，他們在商議今後的行程。

「大哥，我內傷已經好了，咱們明天離開這裏，你看可好？」

「在下沒有意見，但離開此地之後咱們要去那裏？」

「去關外。」

「爲什麼要去關外？」

「我爹娘住在關外，咱們尋訪仇家，順便瞧瞧我爹娘。」

「原來如此，哦，妹子，妳的仇家到底是誰？」

「此人很少行走江湖，說出來你也不會知道的，不過他的身材跟你相差不多，只是比你胖了一點，年齡也比你約莫大過

十年。」

「這就難了，茫茫人海，像此等身材長像的人十分之多，咱們縱然找上十年，也未必能够找到兇手。」

「不必擔心，大哥，我有預感，咱們一定可以找到仇家的。」

「好吧。」

翌晨他們由休寧北上，經寧國由蕪湖渡江，然後直奔合肥。

王我耿直豪放，不善言詞，他對唐錦屏頗爲關心，却不善體貼，也不知道如何照顧，對女人他似乎陌生得很。

嚴格的說，他只是一個粗獷的魯男子罷了。

但他那豪邁不羣的本質，却贏得唐錦屏的喜愛，他不必照顧唐錦屏，倒被她噓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至。

× × ×

巢縣在巢湖之東，也正當北峽山脈的東麓，這天落日剛剛含山，王我與唐錦屏已經趕到了巢縣縣城。

本縣地當官道，商業頗爲繁榮，往來此地的旅客自然不少。此時不算太晚，還不到旅客投宿的時間，但巢縣城裏已是人潮擁擠，熱鬧非凡了。

唐錦屏瞧到這等景象，不由眉峯一皺道：「大哥，你瞧，這巢縣城裏爲什麼這般熱鬧？」

王我道：「這般人多半是道上的朋友，也許巢縣有什麼武林盛會吧。」

唐錦屏道：「看樣子倒是不錯，大哥帮我留點心，如果能發現我的仇家就再好不過了。」

王我道：「好的。」

他們沿路尋找客棧，也注意打量每一個人的形貌身材，及找到一家鴻昇客棧，還沒有瞧到一個可疑之人。

沒有找到仇家已有些失望，更糟的是他們竟然找來了麻煩。

唐錦屏明眸皓齒，風華絕代，原是一個艷麗無雙的麗人，但因天妒紅顏，使她年輕輕的就成了寡婦，在仇恨與禮教的雙重壓力下，她那天眞活潑的性格，只好埋藏到心底去了。

現在她成熟了，縱使時光倒流，她也不會再有往日的天眞。不過明快活潑的性格仍然存在，因爲它是與生俱來的。

在沒有遇到王我以前，她收斂着，也不願讓隣里瞧不順眼。

但黃山巧遇，王我那一掌竟將她關閉着的心扉擊開了。

女人的青春是有限的。

世間男人雖多，但像王我這等豪邁不羣的却十分少見。

因此，她放開了，不再收斂。

三十出頭的女人，是一朶盛開的鮮花，成熟豐滿，嬌艷欲滴。

當她秋波流轉之際，也同時艷光四射，在不知不覺之間，已流露出萬種風情。

江湖是一個大染缸，任何一種人物都有，巢縣聚集了如此衆多的江湖人物，色中餓鬼自然不在少數。

她跟着王我剛剛走進鴻昇客棧，三條彪形大漢也接踵走了進來。

「喂，掌櫃的，快過來給我家公子囘話。」

王我正在向店小二訂房間，後面的三人已經叫了起來。

店老闆對後來的三人似乎十分畏懼，除了連聲答應，並很快的走了過去。

「公子有什麼吩咐？」

「你們店裏還剩下多少房間？」

「囘公子，還有上房三間，統舖五個舖位。」

「好，我全包下來了，不准再租給別人。」

「可是……公子……適才來了這兩位客人……」

「少廢話，本公子的話你敢不聽？」

「小的不敢。」

於是他囘過頭來向王我抱抱拳道：「對不起，客官，小店沒有空房，請到別家去吧。」

王我沒有說什麼，只是淡淡的哼了一聲，但唐錦屏却忍不下這口窩囊氣，因而向店老闆爭辯道：「話不是這麼說，凡事都有個先來後到，咱們已經向小二租定了房間，你怎能隨便反悔？」

「不要緊，姑娘，咱們公子十分好客，妳就住到咱們家裏去吧。」

接話的是三名彪形大漢之一，他說話之時還帶着一臉的好笑。

唐錦屏目光一抬，向着那三人瞧了過去。

那位公子身着黃色長衫，倒也長得一表人材，只不過一個大男人偏偏油頭粉臉，帶着一副娘娘腔，還在那兒眉挑目語，露出一副令人噁心的淫邪神態。

他左右站着兩名大漢，相貌獰惡，臉肉横生，身後各自揹着一柄長刀，十足是一副惡奴的長像。

唐錦屏的目光向他們一瞧，那位黃衣公子似乎精神一振。

「姑娘，在下谷彬，承江湖朋友抬愛，送給在下一個武林才子的字號，其實，咳，在下並不重視這點虛名……」

唐錦屏面色一沉道：「誰問你這些了？廢話。」

武林才子谷彬道：「姑娘，在下可是一番誠意，家父巢湖大豪谷宗台，姑娘必然有過耳聞，他老人家欣逢六十大壽，前來寒家的賀客，都是當代有頭有臉的人物，在下誠心邀請，希望姑娘不要拒絕。」

唐錦屏冷冷道：「道不同不相爲謀，閣下的好意咱們心領了。」

武林才子谷彬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姑娘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唐錦屏不再理會谷彬，囘頭對王我道：「大哥，咱們走。」

谷彬身後的兩名大漢忽然踏上兩步攔住她的去路，其中一人道：「別給臉不要臉，開罪了咱們公子，別說住店，只怕走遍天下也找不到容身之地，識相一點跟咱們走吧。」

唐錦屏粉頰一寒道：「下流的東西，你找死！」身形一長，一掌拍了過去。

彪形大漢嘿嘿一聲冷笑，右臂一吐，一隻蒲扇般的手掌，猛向唐錦屏的脈門扣

去。

此人掌帶勁風，出招十分快捷，身負此等功力之人，必然不是泛泛之輩，唐錦屏要想避過這一記威猛的擒拿，只怕十分不易。

但，拍的一聲脆响，彪形大漢竟挨了一記滿臉花，唐錦屏的纖纖玉掌，仍然擊中了他的面頰。

彪形大漢估不到唐錦屏的身手如此之高，一記耳光打得他楞在當地。

另一名彪形大漢大爲震怒，口中一聲暴吼，摘下背後的長刀便待出手。

武林才子谷彬喝了一聲道：「退下去，你們不是她的對手。」

喝退兩名彪形大漢，然後抱拳一拱道：「姑娘敢情是巫山神姥的傳人，當眞失敬得很。」

唐錦屏道：「好說，閣下如果不介意，咱們可要走了。」

武林才子谷彬道：「這麼說姑娘就太見外了，在下如果任由姑娘一走，豈不叫江湖朋友說在下不知禮數！」

唐錦屏道：「這好辦，如果有人問你，你說咱們不識抬舉就是。」

谷彬嘿嘿一陣冷笑道：「姑娘說的雖是輕鬆，這個干係谷某𨚫承擔不起，無論怎樣總得委屈姑娘一下。」

唐錦屏道：「你要強留咱們？」

谷彬道：「不，在下要留的只是姑娘，那位朋友可以自行離開。」

唐錦屏道：「很好，那麼你不妨留留看。」

她知道多說無益，語音未落，已揮掌劈了出去。

谷彬哼了一聲，右臂一抬，逕向唐錦屏的玉腕扣去。

此人不愧爲武林才子，他出招運勁的時間與火候，拿揑得恰到好處，唐錦屏如果不及時收招，她的腕脈必然會送到谷彬的掌握之中。

她自然不會這樣傻，招到半途就收了回來。

手臂雖已收回，玉腿𨚫已斜飛，只不過刹那之間，她已連續踢出六腿。

谷彬不能再站着不動了，只是他閃避的身法，仍然從容無比。

唐錦屏掌腿連施，竟連谷彬的衣角也無法沾到，她知道遇見了高人，心情不由緊張起來。

心情影响動作，招式自然已不如適才靈活，一個不防，左腕竟然被谷彬一把扣着。

「嘿嘿……這叫做敬酒不吃吃罰酒，跟在下走吧，姑娘，啊……」

武林才子的確不凡，他竟能以類似少林火中取栗的手法，在極爲暫短的空隙中扣着唐錦屏的脈門。

然後他得意的笑了。

他手中扣到一條白如羊脂，又嫩又柔的玉腕，他怎能不笑？

只不過他笑的時間並不長，臉上的笑容就忽然凍結了起來。

敢情他的肩井重穴已經被人一把揑着，他不只是抓不牢唐錦屏的那條粉臂，連全身的力道也一起消失。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及舉目一瞧，原來是與唐錦屏同來的那位瘦高漢子。

「放手，朋友，你可知道你做了些什麼？」

王我原想放手的，谷彬如此一說，他倒不想放手了。

「哦，閣下是說……」

「你可知道此地是巢縣。」

「唔，巢縣怎樣？」

「朋友身在江湖，難道你就不知道巢縣有個甚麼樣的人物。」

「那必然是一個名滿天下的高人了，可惜在下孤陋寡聞，一點都不知道。」

「我知道，巢湖大豪谷宗台，一個坐地分脏的强盜頭子。」

說話的是唐錦屏，她的江湖見聞似乎比王我高明得多。

只不過她如此一說，武林才子谷彬可有點掛不住了，因而他大喝一聲道：「賤人，妳居然敢侮辱家父，八成妳是不想活了！」

唐錦屏面色一寒，忽然粉臂一伸，一指點了出去，谷彬身形猛的一抖，豆大的汗珠立即由額頭暴了出來。

敢情她一指點破了谷彬的氣海大穴，發除了他一身的武功。

王我估不到唐錦屏出手如此歹毒，心中頗爲不滿，但是事已至此，不滿又能如何。

他只得暗暗嘆息一聲，同時鬆開谷彬的肩井穴，道：「見色起淫心，這是你自己找的，你請吧，朋友。」

谷彬踉蹌着奔出店門，由兩名手下扶着急馳而去。

這場糾爭剛剛結束，店老闆𨚫苦着臉走了過來，道：「快走吧，兩位，小店不敢留你們了。」

唐錦屏說道：「怎麼，你要攆咱們走嗎？」

店老闆道：「客官是小店的衣食父母，小的怎敢攆兩位，只不過巢湖大豪名震江湖，他現在正在做六十大壽，三山五嶽的好漢到谷府慶賀的十分之多，兩位人單勢孤，必然鬥他們不過，所以……」

王我道：「不錯，强龍不壓地頭蛇，咱們走吧，妹子。」

唐錦屏幽幽一嘆道：「好吧，老闆，請你給咱們包一點乾粮，看來今晚咱們很難找到寄宿之處了。」

其實他們何止很難找到投宿之處，要想擺脫巢湖大豪的追殺，只怕也十分不易了。

往合肥應該向西北沿官部前進，但走上官道不遠，他們就改變方向，一逕往北面的山區奔去。

三個時辰之後，他們已遠離巢縣數十里了，唐錦屏忽然停了下來道：「大哥：我走不動了。」

此時夜色已深，在山區行走頗爲不易，再說，他們狂奔三個時辰，雖然身負武功，仍有疲乏的感覺。

王我向四週打量一陣道：「妹子，此地沒有農家獵戶，咱們到那兒投宿？」

唐錦屏道：「不一定要農家獵戶，只要找個山洞避避風霜就可以了。」

王我道：「好的。」

由於夜色太深，他們找了半個時辰仍然找不到一個可以容身的山洞，最後他們只好躲進一條山溝之內。

這兒可以避風，有水可以就食，雖是不太理想，總算差强人意。

吃過乾粮之後，唐錦屏就向一處草地倒了下去，她太疲勞了，一倒下去就已呼呼入睡。

王我不能讓她受到風寒，否則往後就更麻煩了，因而解開包裹，替她蓋上幾件衣衫。

然後他盤膝坐在唐錦屏的身旁，按本門心法入定，片刻之後，也進入忘我之境了。

當晨曦微露之時，他醒來了，第一個感覺是懷中有些異樣。

及睁目一瞥，他竟然面色一變，呼的一聲跳了起來。

他原是在唐錦屏的身旁打坐的，此時他𨚫睡在草地之上。

這樣並不要緊，使他駭異的是蘭麝滿懷，溫香在抱，唐錦屏那動人的嬌軀竟偎到他的懷裏來了。

他如避蛇蠍般的逃開，𨚫留給唐錦屏一份難堪，不管他們的依偎是有心還是無意，他𨚫使唐錦屏的自尊心受到無情的打擊。

她沒有責怪王我，只是傷心的哀哀哭泣，最後拔出長劍，向脖子上抹了過去。

王我估不到她會尋短見，不由大吃一驚，急忙屈指一彈，噹的一聲脆响，在千鈞一髮之際將長劍盪了開去。

他救了唐錦屏，但她𨚫不領他的情，櫻唇一噘，冷道：「你這是做什麼？」

王我道：「妹子，昨晚……咳，我並未侵犯妳。」

唐錦屏哼了一聲道：「這樣你就可以推卸責任？」

王我道：「這個……」

唐錦屏道：「我是一個寡婦，𨚫在你的懷中睡了一夜，你居然還說沒有侵犯我，難道這樣還不够證明你已經沾污了我的清白。」

王我吶吶道：「這……唉……」

唐錦屏幽怨的一嘆道：「大哥，你當眞瞧不起我？」

王我道：「妳誤會了，妹子，我只是覺得配不上妳。」

唐錦屏道：「你瞎說，那一點你配不上我？」

王我投目遠山，無限憧憬的道：「我是有妻子的，她……」

唐錦屏嬌軀一震道：「我明白了，她必然是一個美麗賢淑的好妻子，也是一個最有福氣的女人。」

王我黯然道：「她的確美麗賢淑，只是沒有福氣。」

唐錦屏道：「此話怎講？」

王我嘆息一聲，說道：「因爲她已經死了。」

唐錦屏精神一振道：「大哥，你是鰥夫，我是寡婦，咱們天緣巧合，有什麼不配的？」

王我道：「妹子，承妳不嫌棄，我非常感激，可是我那亡妻是爲了救我而死，所以我不願再娶。」

唐錦屏道：「大哥情深義重，不愧是世間奇男子，不過你錯了，你沒有爲尊夫人着想，她在九泉之下會感到不安的。」

王我一怔道：「哦，我不懂妳的意思，妳能不能說明白一點？」

唐錦屏道：「大哥，你有沒有想到一個做妻子的應該怎樣對待丈夫。」

王我道：「這個……咳，我不是女人，從來沒有想過這些。」

唐錦屏道：「那我就告訴你吧，妻子有責任照顧丈夫的生活起居，使他不必爲平常瑣碎之事而操勞，這是做妻子應該具備的最起碼的條件，你說對嗎？」

王我道：「這個……我想是對的。」

唐錦屏道：「大哥與尊夫人情感極深，她𨚫不能照顧你的起居生活，那麼她在九泉的靈魂自然會感到不安了，所以我說你沒有替她着想。」

王我道：「妳說的也許對，但……」

唐錦屏道：「你聽我說，大哥，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因爲懷念尊夫人而不願另娶，使你們王家絕了香烟，尊夫人豈不成爲你王家的罪人了。」

王我呆立半晌，終於長長一吁道：「多謝妳的開導，妹子，看來我是應該娶妳了。」

唐錦屏幽幽道：「大哥，小妹並不是一個不知羞恥的女子，只是咱們山溝同宿，小妹的名節縱然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除了嫁給你難道還有別的選擇？」

王我道：「對不起，妹子，這是我的錯，只是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妳跟着我會吃苦的。」

唐錦屏嫣然一笑道：「不要緊，大哥，咱們到關外找我的爹娘，弄一塊地男耕女織，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苦一點又算得了什麼。」

王我哈哈一笑道：「好，大哥就聽妳的。」

他們吃過乾粮，立即相偕上道，傍晚時分趕到一個名叫古河的鎭集。

此地是一個山鎭，除了一間小酒館連客棧也沒有，經唐錦屏與店老闆情商，總算弄到一個房間，在如此情形之下，他們只得同房而居了。

翌晨他們由古河往東走，到達全椒縣城，然後北上除縣，經嘉山奔向蚌埠。

這種走法是遠了一點，但爲了避開巢湖大豪的追踪，就不得不兜點圈子了。

冉說他們正陶醉在情愛之中，像一對蜜月旅行的小夫婦似的，多走一點路又算得了甚麼？

不過巢湖大豪決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這天他們到達鳳陽以東的臨淮關，終於被人家堵上了。

「大哥，前面好像有點不對。」

女人較爲細心，唐錦屏發覺前面的茶棚有些異樣，立即提起王我的注意。

約莫二十幾條大漢站在茶棚的外面，他們並未有飲茶，只是目光灼灼向來路盯着。

王我道：「是禍躲不脫，要來的總會來的，不必管他了，走吧。」

他說的不錯，此時此地，除了向前走別無選擇。

不過他們雖然小心的戒備着，提足全身功力，做好隨時戰鬥的準備。

距離茶棚兩丈遠近，那般大漢就已迎了上來，其中一個是跟隨谷彬在巢縣挨過唐錦屛耳光的。

這就不會錯了，寃家路窄，他們兜了不少圈子還是沒有躲過。

對方領頭的是一名身材魁梧的黑衣老者，他向王我二人打量一眼，然後嘿嘿一陣冷笑道：「如果讓你們逃出手去，咱們就不必在江湖上混了，報出你們的名號吧，有胆量毁掉咱們少主的必然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王我道：「名號麼，不報也罷，咱們名不見經傳，說出來會使閣下失望的。」

黑衣老者道·「朋友不必客氣，至少老夫也好對敝主人作個交代。」

唐錦屛道·「他是我的丈夫王我，你叫我王夫人就是，其實咱們躲避你們是不想多造殺孽，閣下不要打錯了主意。」

黑衣老者一怔說道·「王我？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憑兩位也能傷得了咱們少主？」

唐錦屛撇撇嘴道·「閣下必然是江湖上的知名之士了，說說看。」

黑衣老者道·「老夫長孫雁，兩位也許有過耳聞，好，咱們不要說廢話了，你們是跟老夫走？還是要咱們費點手脚？」

王我道·「咱們不想跟閣下走，只好勞駕費點手脚了。」

長孫雁道：「敬酒不吃吃罰酒，這是你們自討苦吃，上。」

在長孫雁的指揮之下，二十幾名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漢，一起向王我夫婦撲了過來。

唐錦屛將手中的長劍遞給王我道·「大哥，你用這個。」

王我道·「不，妹子，我用不着，如果眞有需要，我會向他們借的。」

他們說話之際，敵人已攻了過來。

這般人似乎經過嚴格訓練，每一個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他們像走馬燈似的圍着王我夫婦遊走，在適當的時候才攻出一招。

這一招是有備而發，不只是力逾萬鈞，而且王我夫婦的全身，幾乎是同時受到攻擊。在王我來說，這點陣仗他不必放在心上，無論對方的攻勢如何强烈，必然無法迫近他三尺以內。

但唐錦屛就不同了，她必須全力應付才能接下對方的一招攻勢，往往手忙脚亂，險象環生，才勉强將一招應付過去。

此等現象並不太好，如果稍有疏失，她可能會傷在敵人的刀劍之下。

王我自然不能讓她受傷，當敵人再度攻來之時，他忽然奪過一柄長刀，然後揮了出去。

這一刀如同長虹驚天，在空際連續幾閃，一片慘嚎之聲也同時响了起來。

然後他丟下長刀，挽着唐錦屛的臂膀說道：「咱們又躭誤不少時辰了，走吧，妹子。」

他走了，但他的身後却留下一個驚心動魄的戰蹟。

適才他只是揮出了一刀，這一刀却使二十幾名大漢全部失去一隻右手。

惟一完整的是長孫雁，但長孫雁却失魂落魄的瞧着王我夫婦離去，連哼出一聲也不敢。他不明白這是什麼刀法，只知道這一刀足使千軍辟易，風雲變色。

二十幾人同時被斬掉一隻右手，幾乎是一件神蹟，不過他明白這是王我手下留情，否則連他在內將無人能夠逃得性命。

他一生搏殺，經過的陣仗難以數計，但王我這一刀竟使他心胆皆寒，在如此形勢之下，他只好眼睜睜的瞧着王氏夫婦離去了。

故舊重逢起惡門

「大奇，你好厲害！」

「我又沒有欺負妳，怎樣厲害了？」

「我是說你那一刀幾乎連我的胆都嚇掉了，告訴我，你那是什麼刀法？」

「它叫破山一刀。」

「破山一刀？我怎麼沒聽說過？」

「這本來就不是什麼名家刀法，妳自然沒聽過。」

「不，你騙人，此種刀法天下罕見，任何一種名家刀法都不能跟它相比，我想它必然是一種武林失傳的絕世武功。」

「也許是吧。」

「嗨，大哥，你教我好麼？」

「不行，女人限於天賦，不能學習此種刀法，不過我可以教妳另一項武功。」

「什麼武功？」

「太乙神罡。」

「啊，道家不傳之秘，你眞的肯教我嗎？」

「當然肯，你是我的妻子，我怎會不肯。」

「多謝你，大哥。」

此後他們經蚌埠，過徐州，向山東省境進發，再也沒有遇到什麼事故，也許是王我一刀之威，使巢湖大豪知難而退吧。

不過他們的行程十分緩慢，因爲他們沿途遊山玩水到處留連。

這固然由於唐錦屛在練習玄門絕學太乙神罡，另一點是他們心情愉快。天地間賞心悅目之事雖然很多，但山涯水濱，花前月下，如果儷影雙雙，與所愛之人攜手共遊，那種歡樂也是人生最難得的。

因此，唐錦屛忘了她是出來尋找仇家的，她對現實十分滿足，甚至不願想到過去。

但天有不測風雲，一記晴天霹靂，幾乎又將他們捲入痛苦的深淵了。

× × ×

利國驛是蘇魯交界的一個鎭集，位於微山湖的南端，這天晌午時分，王我夫婦到達此地。

離鎭約莫十丈，唐錦屛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哥：你瞧，鎭上這麼多人，莫非出了什麼事故？」

王我道：「也許是佛門盛會吧，那般人多半都是僧侶。」

唐錦屛道·「你說的對，咱們前去瞧瞧。」

王我道·「好的。」

他們在繼續前進之際，這對夫婦的面色竟然在逐漸的改變，當距離那羣人約莫一丈遠近，他們就默默的一起停了下來。

敢情這般人有些是他們認識的，只是沒有故舊重逢的喜悅而已。

這般僧侶是少林寺的，領頭的是羅漢堂主持廣瞻大師，老和尚修爲有素，三十年來只不過添了幾根白髮而已。

除了廣瞻大師，王我還認識一個小和尚凡音，不過凡音已不再是小和尚，瞧他那副莊嚴的神色，他必然已經是少林寺中的大和尚了。

在這兩名少林高僧的身後，一字排開十八名年青僧人，他們懷抱戒刀，肅然挺立，瞧神色可能是少林寺中年青一代的高手。

這般少林僧侶似乎來意不善，王我心地坦然，倒也並未放在心上，只不過當他瞧到另外幾個俗裝之人時，他的心情立即陷入紊亂之中了。

喬夢熊，于秋農，尤長春，是少林俗家再傳弟子，跟王我有着親仇難分的江湖恩怨，現在他們也在此地出現，這件事就不能等閒視之了。

喬夢熊的身後還有五名面目陌生的大漢，由他們的眼神推斷，這般人可能都是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不過喬夢熊並未理會王我，只是以邪惡的目光向唐錦屛一瞥道·「弟妹，妳不是到黃山找仇家的麼？究竟找到沒有？」

敢情喬夢熊跟唐錦屛也是素識，而且交非泛泛。

唐錦屛的神情原是有點尷尬的，此時忽然面色一整道·「不錯，但是我沒有找到仇家。」

喬夢熊目光一轉，向王我瞥了一眼道：「妳却找到了他，但爲甚麼跟他一道，而又如此親密？」

唐錦屛道·「他是我的丈夫，我自然跟他一道。」

喬夢熊愕然道·「甚麼，他是妳的丈夫？」

唐錦屛道·「不錯，我守寡十多年，匡家的孩子也已長大成人了，但日子還長得很，我不能不爲自己作個打算。」

喬夢熊道·「弟妹·沒有人能夠阻妳再嫁，不過妳却嫁錯人了，天下的男人多得很，妳爲什麼偏偏要嫁給他？」

唐錦屛面色一沉道·「他有什麼不好？再說我嫁給誰我自己的事你管不着。」

喬夢熊冷冷道·「別人我的確管不着，只有他我非管不可。」

唐錦屛道·「爲什麼？」

喬夢熊道·「因爲他叫張一刀，是殺死你匡家父子兩代的仇家！」

喬夢熊當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唐錦屛嬌容一變，一雙惑然難解的目光向王我瞧了過來。

她瞧王我，王我也正在向她瞧着，他神情並不驚慌，只是顯出一片詫異之色。

如果王我就是張一刀，如果唐錦屛正是匡開陽的兒媳，那麼上蒼的安排就太過殘酷了。

他們互相注視半晌，唐錦屛終於以顫抖的口吻道：「你當眞是張一刀？」

王我道·「是的，不過匡開陽之死是別人栽贓嫁禍，妳丈夫被害我更是毫無所知。」

唐錦屛冷冷道·「我能夠相信你麼？你連姓名都是假的！」

張一刀(即王我) 嘆息一聲道·「往事不堪回首，我名叫王我，是忘掉過去之意，咱們相遇之時我並不知道妳是誰，何須對妳欺騙。」

唐錦屛道·「以後呢？我已經是你的妻子了，你爲甚麼還不說出眞實姓名？」

張一刀道·「我會說的，只是在我適當的時機而已，一個人要揭開他的隱痛總是有點困難的。」

喬夢熊哼了一聲道·「我原以爲你只是一個殺人的兇手，想不到你還是一個可惡的淫魔，咱們如果讓你再活下去，又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毁在你的手中了。」

語音一頓，扭頭對着唐錦屛道·「過來，弟妹，妳不必出手，匡家兩代血仇小兄會替妳討回來的。」

唐錦屛道·「不勞費心，匡家的仇匡家會報，大哥，咱們走。」

喬夢熊一呆道·「妳是怎麼啦？弟妹，此人陰狠狡詐，妳千萬不能相信他的甜言蜜語！」

唐錦屛道：「喬兄弄錯了，張一刀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他從來沒有對我說過甜言蜜語。」

喬夢熊一嘆道·「弟妹陷溺太深了，張一刀實在留他不得，上！」

他伸手一揮之間，立在身後的五名大漢立即撲了上來。

唐錦屛面色一變道·「大哥·這五人是金環門的五大鐵衞，功力之高，在江湖上很難找到對手，你要小心一點！」

張一刀道·「金環門？我怎麼從未聽說這一門派？」

唐錦屛道·「金環門是一個極端神秘的門派，知道他們底細的原本不多，我還是聽喬夢熊說的·」

張一刀忽然一掌拍出，震退了迫近的兩名金環鐵衞，然後身形一旋，雙掌連施，另外三名鐵衞也被他的掌力迫得倒退五步。

「妹子·快走。」

他迫退了金環五鐵衞，要唐錦屛快走，他却凝功以待，要爲她阻擋追兵。

誰知唐錦屛竟放棄了這稍縱即逝的機會，反而噘着櫻唇道·「你爲何不走？」

張一刀道·「他們不會放我走的，妳是局外人，不必冒這個危險。」

唐錦屛道·「誰說我是局外人了？別忘了我是你的妻子。」

此時金環五鐵衞已然再度迫近，想走

也不成了，而且他們已經取出獨門兵刃金環劍，以十分輕捷的速度，在他們週圍遊走。

唐錦屏柳眉一揚道：「金環劍攻勢凌厲，不是徒手可以應付的，大哥，長劍給你。」

金環劍是一個一尺二寸圓週的金環，環上鑲有六柄五寸長短的利劍，它可以當做任何兵刃使用，也可以鎖拿敵人的兵刃，如果將它擲出，還可以當做暗器。

五鐵衞是金環門的高手，他們每人拿着兩隻金環劍，不要說徒手了，縱然以兵刃相搏，只怕也難以抵擋十隻金環劍的攻勢。

但張一刀却推辭道．「不必，我能夠應付的。」

此時三名鐵衞，六隻金環劍，以急雷撼山之勢向張一刀攻了過來。

張一刀不待他們迫近，雙掌已連環拍出。

他的掌力貫注了八成太乙神罡，縱然是一座雄山也會山崩石裂，鐵衞功力雖高，仍被震得翻身暴退。

另兩名攻向唐錦屏的鐵衞，只不過虛應故事，張一刀震退了當面的三人，他們也自行退走。

不過這般鐵衞像寃魂不散似的，一退再進，仍一味的向他纏鬥。

以張一刀的功力，如果全力一擊，必可將當面的鐵衞擊傷，只是他心存忠厚，因而弄成一個不了之局。

這般鐵衞最後發現了張一刀的弱點，因爲他時時都在關心唐錦屏，害怕她會受到傷害。

於是，他們改變了戰法，攻擊張一刀的變做虛應故事，唐錦屏倒陷於苦戰之中了。

這是一種極爲陰損的戰法，目的只是要張一刀分心，張一刀不傻，他自然瞧得出來。

只不過他是一個血性男兒，具有極端强烈的責任感，雖是明知敵人的用心，他還是害怕唐錦屏會受到傷害。

他另外一個弱點是不願傷人，但敵人却放他不過。

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在此等態勢之下，他只得除去這幾頭惡虎了。

一聲龍吟長嘯，他連續拍出兩掌。

這兩掌如同雷電交擊，具有無堅不摧的威勢，他當面的三名鐵衞原是打定主意，見他出掌就逃，讓他浪費實力，白費力氣的。

可惜他們的估計犯了錯誤，竟得來十分可怕的悽慘後果。

他們原以爲後竄五至八尺，就可以避開張一刀的掌力了，這回他們退了八尺之多。

他們決未想到那有如實質的掌力竟是這般强大，好像被萬鈞巨鎚一撞，三條軀體一起飛了起來，身形還未落地，五臟已然碎裂，落地之後已經是三具屍體了。

張一刀擊出兩掌之後，並未作半點遲疑，身形陡的一轉，已經來到唐錦屏的身前，右手一伸，忽然由金光之中揷入，一柄使得呼呼風响的金環劍竟被他奪到手中了。

然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劍揮了出去。

但見金光暴盛，兩只人頭在金光中飛了起來。

這一招決不下於他適才擊出的兩記掌力，那强猛的威勢，有如天崩地裂一般。

金環五鐵衞，在江湖道上具有極爲响亮的名頭，想不到在張一刀的手下，他們竟是如此的不堪一擊。

那麼在塲的這般人，又有誰能夠接下張一刀的全力一擊？

沒有，他們自問，沒有一個能夠超越金環五鐵衞的聯手。

因此，鬥塲之上是一片沉寂，人們像寒蟬一般，沒有人敢喘出一口大氣。

張一刀目光流轉，向在塲之人瞥了一眼，最後目光落在廣瞻大師的身上。

「老禪師：當年喬小嬌已經證明匡前輩之死與在下無關，近年在下隱居荒山，從未涉足江湖，匡抱枕的不幸，在下更是毫無所知，如果有人再度嫁禍，那嫁禍之人可能就是兇手，在下言盡於此，老禪師不妨三思，告辭。」

雙拳一抱，逕自轉身與唐錦屏向鎮上奔去。

他們落了店，進過晚餐，這對夫婦竟然未交一言。

最後張一刀忍不住了，吁了一口長氣道：「妹子，妳是在懷疑我？」

唐錦屏道：「不，大哥，我如果懷疑就不會跟你來了。」

張一刀道：「那妳爲什麼不說話？」

唐錦屏道：「我是在想一些問題。」

張一刀道：「妳在想什麼？」

唐錦屏道：「我在想喬夢熊，這人似乎神秘得很。」

張一刀道：「這不能怪他，我對他倒有一份歉意。」

唐錦屏道：「怎麼說？」

張一刀道：「當年在白沙鎮，我那賣肉不用秤，的確霸道了一點，所以我並不怪他向我找碴，後來他誤殺小嬌，這口怨氣自然要落到我的頭上來了。」

唐錦屏道：「誤殺小嬌是他的行爲卑鄙，怎能怪你？不過我指的不是這些。」

張一刀道：「妳指的是什麼？」

唐錦屏道：「金環門是當今武林十分神秘的門派，該門行走江湖的全是高手，每一個都具有一股震撼之力，就拿金環五鐵衞來說吧，他們橫行長江大河，幾乎沒有人敢於招惹，想不到他們却聽從喬夢熊的指揮，這不能說不是一樁怪事。」

張一刀道：「這的確有點怪異。」

唐錦屏道：「還有，少林立派數百年，一向被人目爲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可是適才呢？那種俯首帖耳，仰人鼻息的情形應該瞧得出來。」

張一刀道：「不錯，他們好像都要聽喬夢熊的。」

唐錦屏道：「廣瞻大師在少林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喬夢熊只不過是俗家的再傳弟子，廣瞻大師居然要聽他的指揮，這



豈不是大反常情？」

張一刀一嘆道：「我這一次重入江湖，看來又是一項錯誤。」

唐錦屏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你就不必後悔了。」

她說話之際，忽然一陣噁心，接着連續吐了幾口酸水，張一刀道：「妳是怎麼啦？受了風寒？」

唐錦屏面色一紅，無限嬌羞的搖搖頭道：「不是——」

張一刀道：「妹子，咱們出門在外，最怕的就是生病，妳的確有點不對勁，我叫店家請個醫生前來瞧瞧。」

唐錦屏道：「我沒有生病，大哥，你緊張幹什麼？」

語音一落，她又吐了兩口。

張一刀說道：「瞧妳，還說沒有生病呢。」

他站了起來，準備去找店家，却被唐錦屏一把拉着道：「不要煩了，大哥，我眞的沒有生病，只是……只是……」

張一刀道：「只是什麼？妳說。」

唐錦屏螓首一垂道：「我……只是有了……」

張一刀道：「說嘛，妹子，妳有了什麼？」

唐錦屏抬起頭來，拋給他一記白眼道：「你有過女人，却什麼都不懂，眞是傻瓜一個。」

張一刀一怔道：「對女人我的確懂的太少，妳到底是怎麼回事？快說呀。」

唐錦屏移過櫻唇，附着他的耳根悄聲道：「我有了……喜了……」

張一刀一把摟着唐錦屏道：「妹子，這可是眞的？」

唐錦屏櫻唇一噘道：「不是眞的，傻瓜。」

張一刀哈哈一陣大笑道：「我要當爹了，眞好玩。」

唐錦屏說道：「甚麼，你只是認爲好玩？」

張一刀道：「別挑眼，妹子，我是太高興了，又不會說話，妳得原諒一點。」

唐錦屏哼了一聲，說道：「你這人眞叫人啼笑不得，自己不會說話，還說我在挑眼！」

張一刀一笑道：「如果我會說話，就不會用上挑眼那兩個字了，咱們不談這些，妹子，我有一種想法。」

唐錦屏道：「哦，你有什麼想法？」

張一刀道：「爲了咱們的孩子，我不想在江湖上混了。」

唐錦屏點點頭道：「江湖險惡，人心譎詐，像你那麼忠厚，實在不適宜闖蕩江湖。」

張一刀道：「妹子，妳同意跟我退出江湖？」

唐錦屏道：「當然願意，我說過，咱們到關外找我的爹娘，弄幾畝山田，男耕女織，教養咱們的孩子，江湖上的恩恩怨怨就不必管了。」

張一刀道：「好的，就這麼辦。」

翌晨他們由利國驛出發，經台兒莊直奔臨沂，這天到達向城，正是日薄西山的時分，他們只得在客棧中歇了下來。

晚餐後店小二忽然引來一名身着長衫的中年文士道：「客官，有朋友求見。」

張一刀一怔道：「朋友？我那來的朋友？」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張大俠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接話的是那位求見的長衫文士，同時雙拳一抱說道：「南星見過張大俠，張夫人。」

張一刀抱拳一拱道：「不敢當，南兄有什麼指教？」

長衫文士南星由懷中取出一隻薄薄的紫色木匣道：「家主人仰慕張大俠的蓋世英名，特命在下呈奉一紙聘書，張大俠瞧一下就知道了。」

張一刀道：「聘書，什麼聘書？」

南星道：「在下也不明白內情，張大俠不妨取出來瞧瞧。」

張一刀打開木盒，裏面平平整整的放着一張大紅泥金的帖子，封面是「聘書」兩個狂草。

他取出紅帖，翻開封面，裏面寫着「茲聘請張昭大俠爲本帮總護法」下欵是三凰帮三字，還蓋着一個繪着三隻鳳凰的表記。

張一刀瞧了一眼，就將紅帖放回匣中，交還給南星道：「在下不求名利，也不想招惹江湖是非，貴帮主的好意在下心領了。」

南星道：「張大俠志行高潔，不慕名利，在下十分欽佩，可是你挫巢湖，毀金環五鐵衞，張一刀的大名，已經震撼江湖，人人皆知，這個『名』字你已經甩它不脫了。樹大招風，名高招忌，你不想招惹江湖是非，江湖是非却要接踵而來，自今以後，張大俠只怕難有安寧之日了！」

張一刀愕然道：「會有這等事，閣下該不是危言聳聽吧？」

南星道：「事實如此，在下何須危言聳聽。」

張一刀道：「就算這樣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咱們夫婦正要覓地隱居，別人怎樣說就讓他去說吧。」

南星微微一笑道：「隱居？張大俠想得太天眞了，當今武林使刀的高手多如過江之鯽，想不到天下第一刀的名頭却被張大俠所奪，你說他們會甘心麽？還有，天下第一刀的名號太誘惑人了，除了使刀的別人也會放你不過。」

張一刀心頭一懍，道：「要是當眞如此，在下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南星道：「你錯了，張大俠，這一步可難走得很啊，各派高手固然放你不過，各門各派也會找你，你如是能爲他們所用，自然沒有話說，否則他們會千方百計的對付你，使你不能爲別人所用。」

張一刀一怔，說道：「聽閣下的口吻，在下要是不答允應聘，貴帮也要對付在下了。」

南星面色一肅道：「不錯，咱們將不擇手段，決不使本帮多一個可怕敵人。」

張一刀道：「南兄說笑話了，在下與貴帮素昧平生，毫無過節，怎會是貴帮的敵人？」

南星道：「不，張大俠如若不加入本帮，遲早會變作本帮的敵人的，本帮不能冒這個險！」

張一刀冷冷道：「人各有志，貴帮要怎樣在下無權過問，南兄可以請了。」

南星道：「張大俠，在下適才說過，張大俠如若不肯接受這份聘書，你就是本帮的敵人了，對付敵人，本帮會不擇手段的。」

張一刀道：「在下也說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貴帮有什麽手段在下接下就是。」

南星忽然嘿嘿一笑道：「好志氣，可惜張大俠不該翻開那份聘書，現在麽，你只好聽咱們的了。」

張一刀心頭一震，急忙運功查看，才發覺身中劇毒，半點眞氣也提不起來。

唐錦屏瞧出張一刀神色有異，不由焦急的詢問道：「大哥，你還好吧？」

張一刀道：「我中了毒，你……快抓着他。」

南星冷笑一聲道：「在下畏懼天下第一刀，對巫山神姥的傳人還不至放在心上，何況只要張大俠點點頭，咱們就是自己人了，張夫人何須兵戎相見呢？」

唐錦屏道：「南大俠說的是，不過你對我的丈夫下了毒，我雖然明知不敵也得試試，你說對麽？」

南星說道：「對，那就請張夫人賜招吧。」

唐錦屏道：「別忙，我想先請教南大俠兩個問題。」

南星道：「本帮帮規十分嚴厲，張夫人請問，但在下不一定能回答。」

唐錦屏道：「南大俠在三凰帮是什麽職位，這該不會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南星道：「在下位卑職小，只是本帮的紅旗令使而已，張大俠如若屈就本帮的總護法，在下就是張大俠的屬下了。」

唐錦屏道：「南大俠太客氣了，紅旗令使只是接受帮主的差遣吧？這個職位也不小啊！」

南星道：「不敢當，張夫人還有什麽指敎？」

唐錦屏道：「你要咱們加入三凰帮，咱們總得對三凰帮有點瞭解，總不能要咱們加入一個殺人越貨的組織吧？」

南星道：「張夫人說笑話了，本帮志在千里，豈會學那宵小的行爲。」

唐錦屏道：「這話聽起來倒也有點道理，不過當今武林各派，有些跟咱們雖然沒有交往，至少也有過所聞，這三凰帮麽，好像從未聽人說過？」

南星微微一笑道：「依在下着，張夫人似乎不會有這等世俗的想法。」

唐錦屏道：「此話怎講？」

南星說道：「天下沽名釣譽之人很多，知名度很高的不見得具有眞才實學，這話張夫人是否相信？」

唐錦屏自然相信，張一刀絕藝無雙，却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不過她仍然一哼道：「至少咱們應該知道貴帮帮主是何許人，你說對麽？」

南星道：「這容易，只要張大俠接受本帮的聘書，在下自然會帶兩位去見敝帮帮主。」

唐錦屏道：「好，現在我要試試了，接招。」右臂倏伸，纖纖五指向南星的肩頭抓去。

巫山一派以小巧功夫見長，她一抓可變幻萬千，要避讓頗爲不易，但該派內功修爲較弱，南星如若將功力聚集於肩頭使她像抓到一塊銅鐵，自然會知難而退。

因此，南星沒有避讓，唐錦屏自然抓個正着。

令人想不到的是南星聚集於肩頭的强大暗勁，並沒將唐錦屏的手指彈開，而且肩頭一陣劇痛，肩骨幾乎被她一把抓碎。

她雖然沒有抓碎南星的肩骨，却制住了他的穴道，在南星來說這是陰溝裏翻船，禁不住面色大變。

「張夫人好深厚的內力，在下走了眼

了。」

他的確走了眼，因爲她想不到唐錦屏已經習會了太乙神罡。唐錦屏自然不必解釋，只是冷冷道：「解藥呢？拿來。」

南星道：「對不起，張夫人，在下沒有解藥。」

唐錦屏嬌靨一寒道：「識相一點，姓南的，你現在可是落在咱們的手中。」

南星道：「在下說的是實話，張夫人要是不信，在下也無可奈何。」

唐錦屏目射煞光，冷冷道：「你既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只好讓你吃點苦頭。」語音甫落，纖指倏吐，連點南星週身五處穴道。

巫山小巧功見長，對穴道的研究也高人一等。南星在她連點五指之後，血液的流轉驟然加快，每當血液流轉一週，心頭必然發生一陣劇痛，如同遭受鋼刀猛割一般，全身都忍不住一陣顫抖。

汗水像奔泉，只不過片刻之間，已然衣履盡濕。起先他還在咬牙忍受，最後終於鼻歪嘴斜，開始嚎叫起來。

唐錦屏爲了避免引起客棧中旅客的驚擾，立即拍出兩掌，使他奔騰的血液暫時恢復正常，然後哼了一聲道：「姓南的，到底有沒有解藥？」

南星吁出一口氣道：「張夫人縱然殺了在下也沒有用，解藥是由敝帮三帮主親自保管的。」

唐錦屏大怒道：「你以爲我不敢殺死你？」

南星一嘆道：「不要衝動，張夫人，在下這條命不値錢，但妳却不能不爲張大俠着想！」

唐錦屏神色一呆，她的怒火果然再也發不出來。南星趁機相勸道：「人生一世，草長一春，張大俠一身絕學埋沒了豈不可惜！本帮以禮相聘，以總護法高位必能發展張大俠的長才，錦綉般的前程在等着兩位，咱們何必要干戈相向呢？」

張一刀淡淡道：「不必說，朋友，你既是找上張某，就應該瞭解張某寧折不彎的性格，妹子，放他走吧。」

唐錦屏道：「可是，大哥……」

張一刀道：「不要緊，這點毒困不住我，讓他走吧。」

唐錦屏櫻唇一噘，道：「請吧，姓南的，希望你能長命百歲！」

唐錦屏放他走，並且爲他祝福，希望他長命百歲，但南星却神色一呆，吶吶道：「張夫人：妳願放過在下？」

唐錦屏道：「誰說的，我丈夫要我放你，我不是叫你走麽？」

南星道：「可是在下的穴道——」

唐錦屏道：「這個麽，閣下只好委屈一點了，你們無緣無故的對我丈夫下毒，我只是點了你的幾處穴道，兩下比較，吃虧的還是咱們，再說貴帮既是志在天下，如果連這點手法都解它不開，那志在天下豈不成爲痴人說夢！」

南星無可奈何，只得踉蹌奔了出去。

唐錦屏開上房門，眉峯一皺道：「大哥，怎麽辦？」

張一刀道：「不要緊，我已經將劇毒逼入左手的前谷、少澤兩處穴道之間，暫時不會礙事的。」

唐錦屏道：「將劇毒留在手上終非善策，而且咱們不接受三凰帮的聘書，今後只怕還會寃魂不散，你如果不能使用眞力，那將如何是好？」

張一刀道：「不必擔憂，我只是左手有些不太方便罷了，我相信百日之內，必然可以將劇毒逼出體外，三凰帮如果再來找碴，咱們是可以應付的。」

唐錦屏道：「這樣吧，大哥，如若再遇到三凰帮，讓我來應付，如果不是必要，請你不要出手。」

張一刀道：「好的。」

這一晚倒是沒有發生什麽事故，翌晨他們聯騎北上，經台兒莊往向城奔去。

忠臣後裔變遺孤

蘭陵是向城西南的一個鎭集，在落日含山時分，炊烟處處的鎭集已然在望。

待得到鎭口，一名店小二忽然迎了上來道：「兩位辛苦了，酒菜房間都已準備，小的帶路。」

這個店家很會做生意，竟然來到鎭口迎客，張一刀夫婦跟他來到客棧，果然瞧到一桌豐盛的酒席。

這家客棧名叫「萬利」，在蘭陵鎭是首屈一指的，不過不管你的客棧有多大，菜餚如何好，總得等待客人點叫，像這麽不待吩咐就擺滿一桌的情形，倒是少見得很。

當張一刀夫婦洗過臉，被店小二引到那豐盛的食桌之際，唐錦屏向那些菜餚瞧了一眼，說道：「伙記，這些是替咱們準備的？」

店小二道：「是的，客官。」

唐錦屏道：「爲甚麽？是你們店家請客？」

店小二道：「是有人請兩位客官，但不是小店。」

唐錦屏一怔道：「是誰？」

店小二道：「那位客人沒有留下姓名，只說是兩位的朋友。」

唐錦屏道：「哦，他是什麽長像？」

店小二道：「那位客人高高的，瘦瘦的，約莫四旬上下，講的一口湖南土話，難懂得很。」

唐錦屏神色一怔，回顧張一刀道：「大哥，你認識？」

張一刀道：「不，我沒有這麽一個朋友。」

唐錦屏道：「伙記，咱們沒有這麽一個朋友，八成是弄錯了，你替咱們另外配幾樣小菜吧。」

店小二道：「客官可是姓張？」

唐錦屏道：「不錯，咱們是姓張，但天下姓張的多得很，咱們却沒有這麽一位友人。」

店小二道：「這個……啊，那位客官來了，你們還是當面談談吧。」

張一刀夫婦抬頭一瞥，一名身着藍衫的瘦高大漢，正向他們緩步而來。

「在下叫金一折，見過張大俠，張夫

人。」

伸手不打笑臉人，別人既是以禮相見，張一刀不得不稍假辭色，只不過他的神情還是那麼冷肅，語氣也同樣的生硬。

「咱們素昧平生，閣下何須多禮。」

金一折絲毫不以為忤，仍然笑臉相迎道：「四海之內皆兄弟，張大俠何必見外？來，別讓菜冷了，咱們邊吃邊聊。」

張一刀道：「不敢打擾，告辭。」

金一折伸手一攔道：「張大俠，在下可是一番好意，而且還有一事相告，對張大俠身中劇毒之事多少會有點幫助。」

啊，來人居然知道他身中劇毒，看來這桌酒席倒不得不吃了。

唐錦屏為免張一刀將話說僵，急忙挽着他的臂膀道：「大哥，這位金朋友既是一番誠心，咱們就打擾他一下吧。」

金一折哈哈一笑道：「這是在下的榮幸，快請就座。」

張一刀不便拂拗唐錦屏，只得勉強就座，金一折替他們夫婦斟了酒，然後舉起自己的酒杯，道：「在下先敬兩位，咱們乾。」

張一刀飲了一口，道：「在下夫婦不善飲酒，請原諒。」

金一折道：「好，好，兩位就多吃一點菜吧。」

張一刀道：「在下想不明白，金兄如此破費究竟為了甚麼？」

金一折道：「這個麼，說起來話就長了，當年五柳先生不為五斗米折腰，清高之名，因而流傳千古，但是，如果給他千斛白米，千兩白銀，他的腰只怕就會一折再折了，只有金某當眞是一折，嘿嘿，一折——」

張一刀是問他為什麼要請他們夫婦吃飯，他居然說到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將話題扯到十萬八千里去了。

不過此人神情沉穩，目光精湛，絕對不會是一個喪失心志的瘋子。

那麼他所以如此說法，必然含有深意了！

張一刀夫婦沒有打岔，只是靜靜的等候他的下文。

金一折清了一下嗓門，道：「張兵部高風亮節，義烈千秋，先父為了崇敬這位偉人，才為在下取名一折——」

他說話之時，雙目精光暴射，像兩枝無情的冷箭，要射穿張一刀的內心一般。

果然，他那些看似無聊的言語，的確含有深意，而且必然與張一刀有些關連。

只可惜張一刀神情冷漠，無論金一折的目光如何銳利，仍瞧不出絲毫可疑的變化。

唐錦屏雖是不明內情，也瞧出金一折是在旁敲側擊以言語試探她的丈夫，因而不滿的哼了一聲道：「別說廢話了，金大俠，你如果當眞想交咱們這個朋友，何不對拙夫中毒之事指示一點迷津？」

金一折道：「指示二字不敢當，不過三凰幫紅旗令使南星與在下有點交情。」

唐錦屏道：「哦，他說過拙夫中的是什麼毒？要如何才能解救？」

金一折道：「是的，他的確說過，只是對張大俠幫助不多。」

唐錦屏道：「金少俠不妨說說看。」

金一折道：「他說張大俠中的是十二翻，屬於無形之毒的一種。」

唐錦屏愕然道：「十二翻？這個名稱倒是陌生得很。」

金一折道：「十二翻是三凰幫的三幫主研製而成，它中人之後，每到十二個時辰小翻一次，十二天大翻一次，一到十二個月，縱然是大羅金仙也救他不活了。」

唐錦屏道：「好歹毒的毒藥，但不知它如何翻法？」

金一折道：「五內翻騰，毒火攻心，那種痛苦，如同置身煉獄一般，決非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

張一刀冷哼一聲道：「閣下不是在危言聳聽吧？在下中毒已經超過十二個時辰了，到目前為止還平安得很。」

金一折道：「張大俠功力深厚，必然已經將劇毒拘束到某一個不礙事的部位去了，如果當眞是這樣那就糟了，如此一來雖然可以延緩毒發的時間，但一旦毒發，其痛苦必定會倍於十二個時辰的毒發，況，而且最後的時間將會縮短，半年之內就無藥可救了。」

唐錦屏面色一變道：「難道就沒有別的法子？」

金一折道：「有是有一個法子，只不過——」

唐錦屏說道：「是什麼條件？金兄請說。」

金一折道：「其實算不得什麼條件，只要張夫人高抬貴手，替敝友南星解開穴道就成。」

唐錦屏道：「原來如此，我倒是有點不解，三凰幫既敢逐鹿江湖，竟然連這點手法也解它不開？」

金一折道：「南星如果敢於回去咱們就不必費如此多的心機了，三凰幫幫規極嚴，有辱使命的部屬將受到極端可怕的處份。」

唐錦屏道：「好吧，我可答允你的條件，不過我要知道咱們得到的是什麼。」

金一折道：「是一種手法，可以阻止五內翻騰，毒火攻心的痛苦，憑張大俠超凡的功力，必可將劇毒再度拘束到不要緊的部位。」

唐錦屏哼了一聲道：「這不公平吧，金大俠，為什麼你們不說出袪除劇毒的法子？」

金一折道：「張夫人這是強人所難了，當今之世除了三幫主，沒有人具有解除十二翻劇毒的能耐。」

唐錦屏略作沉吟道：「看來咱們只得吃點虧了，貴友南星呢？」

金一折道：「在後院，在下帶路。」

張一刀道：「慢點，妹子，咱們就當眞要聽他們的擺佈？」

金一折道：「張大俠言重了，這是雙方有利之事，怎能稱為擺佈？再說五內翻騰，毒火攻心之苦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張大俠縱使具有鋼鐵般的意志，你總是血肉之軀啊！」

唐錦屏道：「大哥，此項交換對咱們

並無損失，就依他們吧。」

唐錦屏說的不錯，張一刀只好聽她的了。在後院一間上房之內，他們見到了三凰幫的紅旗令使南星，他先對金一折抱拳一禮，神態上是一片尊敬之色！

然後再對張一刀夫婦雙拳一拱道：「讓張大俠身負毒傷，在下十分慚愧，但南某位卑職小，實在無可奈何。」

張一刀淡淡道：「我不怪你，你也不必感到不安。」

金一折哈哈一笑道：「張大俠器宇恢宏，度量如海，實在叫兄弟萬分佩服，張夫人，就請妳高抬貴手吧。」

唐錦屏道：「我夫婦言出如山，只要答允決不後悔，不過我先要知道南大俠究竟是用什麼手法。」

金一折呆了一呆道：「南先生，張大俠夫婦應該可以相信的，你就先說吧。」

南星說了，他手中比劃，口中講述，說得十分詳盡。

唐錦屏藝出巫山，在當代武林之中，對人身穴道研究最為深刻的，莫過於巫山神姥，這是當代武林所公認的，那麼南星的手比口述，唐錦屏自然能夠領悟。

當南星講述完畢之後，唐錦屏忽然面色一沉道：「姓南的，你竟敢心存鬼蜮，想害死咱們夫婦！今天我如果再饒了你，天地間就沒有公理了。」

她說話之間已經一掌拍了過去，這一掌是含怒出手，她幾乎用上了全力！

金一折大吃一驚，左手一帶，將南星推出五尺以外，右掌急吐，也擊出一股剛猛的掌力。轟的一聲巨响，只見塵土四飛，屋瓦皆鳴，這間客房幾乎搖搖欲倒。

金一折以全力接下了這一掌，他却連退三步，面白如紙，一縷血絲由嘴角流了出來！顯然，一掌對搏，他已經受到內傷，唐錦屏如若跟着再來一掌，金南二人必然不會活着出去。

唐錦屏的確滿臉殺機，存心不讓他們活着出去，估不到張一刀却出聲止道：「住手，妹子。」

唐錦屏道：「大哥他們想害咱們！」

張一刀道：「我知道，解開姓南的穴道讓他走吧。」

唐錦屏怔道：「大哥，你這是怎麼啦？就算不殺他們也不能替姓南的解穴！」

張一刀道：「妹子，咱們說過的話幾時不算了？」

唐錦屏道：「可是……」

張一刀道：「快出手吧，妹子，咱們該歇息了。」

唐錦屏雖是櫻唇噘起老高，却不敢違背張一刀的心意，彈身吐指，來去如風，南星的穴道剛剛解開，她已回到張一刀的身側了。

南星整了一下衣衫，然後向張一刀夫婦長長一揖道：「賢夫婦義薄雲天，使得南某好生慚愧，不過南某雖是藝業不精，但決無暗害張大俠之意，希望張夫人不要誤會，金大俠，咱們走吧。」

金一折道：「南兄先請，在下還有點事要跟張大俠談談。」

南星雙拳一抱道：「好，在下告辭。」轉身一翻，向門外急馳而出。

張一刀道：「金大俠有什麼指教？」

金一折目光如電，向張一刀瞥了一眼道：「咱們也許交淺言深，不該探問張大俠的底細，但以情非得已，希望張大俠能夠諒解。」

張一刀道：「金大俠想知道什麼？」

金一折道：「張大俠祖籍是東陽？」

張一刀道：「不，在下是河南登封人氏，從未到過東陽。」

金一折道：「張大俠可知道前朝兵部尚書張國維大人？」

張一刀淡淡一笑道：「金大俠當眞是在張冠李戴了，在下只是白沙鎮上的一個屠夫，那裏會知道兵部尚書張大人。」

金一折道：「好吧，咱們不談這些，不過在下還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張大俠不要見怪。」

張一刀道：「不要緊，大俠請說。」

金一折道：「在下不在三凰幫，却知道三凰幫是個替天行道的仁義組織——」

唐錦屏哼了一聲道：「咱們與三凰幫素昧平生，他却派人暗中下毒，像這等的仁義組織，當得是古今罕見！」

金一折道：「當年韓信從項羽為執戟郎中，范增曾勸項羽予以重用，否則應該除去以免資敵，項羽不用范增之言，才落得烏江自刎——」

唐錦屏道：「金大俠說得太遠了，拙夫只不過江湖道上的一個武夫罷了，怎能跟淮陰侯相提並論。」

張一刀道：「在下無意追逐名利，金大俠不必浪費唇舌，妹子，代我送客。」

主人下逐客之令，金一折自然不能賴着不走，只得微微一笑道：「張大俠淡薄名利，視富貴如浮雲，此等博大恬淡的胸襟，叫兄弟萬分佩服……」

唐錦屏冷冷道：「够了，留住向別人去說吧。」

金一折哈哈笑道：「好，但願咱們後會有期，告辭。」一轉身向門外奔去。

唐錦屏關上房門，眉峯一蹙道：「怎麼辦？大哥。」

張一刀握着她的玉手，淡淡一笑道：「別擔心，妹子，姓金的是唬人的。」

唐錦屏噘着櫻唇道：「不，我寧可信其有，咱們的孩子還沒有出世，我要你好好的活着。」

「那只有一個法子……」

這句話突然而來。這句話是以傳音入密的絕頂的內功說出來的。

以傳音入密說話，這些話自然是不想被第三者聽到的了。

唐錦屏沒有想到這些，一句頗為生硬的言語已然衝口而出。

「向三凰幫投降？哼。」

「不，張夫人，根本就沒什麼三凰幫，南星如此說法只不過奉命行事而已。」

「啊，你是誰？」

「不必管我是誰，你們立刻向東走，前往羽山，自然有人替張大俠解劇毒。」

「我怎能相信你說的是眞是假？」

「……」

「喂……喂……」

她連聲追問，再也沒有回音，顯然，那人必然巳經離開了。

張一刀道：「妹子，那人說什麼？」

唐錦屏道：「他說根本沒有什麼三凰帮，南星如此說法只是奉命行事。」

張一刀道：「哦，他還說什麼？」

唐錦屏道：「他叫咱們往東走，前往羽山，自然有人替你化解劇毒。」

張一刀道：「這人必然是南星一夥的，他們想盡辦法，要將咱們逼上羽山，想那羽山一定是一個龍潭虎穴了。」

唐錦屏道：「大哥，咱們去不去？」

張一刀道：「爲什麼不去？武松明知景陽崗上有虎，他還不是去了麼！」

唐錦屏點點頭道：「對，咱們既然知道了地方，好歹也得去闖它一闖。」

翌晨他們果然離鎮東行，第一天在南橋，第二天就趕到羽山山麓的郯城縣了。

他們住進客棧，只不過剛剛吃過晚餐，兩條熟習的人影忽然聯袂向他們走來。

「金一折南星見過張大俠張夫人。」

張一刀夫婦對這兩人決無好感，不過他們竟敢公然再見，這份膽量倒也令人佩服。這回唐錦屏下定了決心，除非他們能夠解除張一刀所中的劇毒，說什麼也不會再讓他們輕易離開，因而哼了一聲道：「來得好，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南星雙拳一抱道：「在下是奉家師之命來迎接賢夫婦的。」

唐錦屏冷冷道：「你不是奉帮主之命麼？怎麼又冒出一個師父來了？」

南星道：「對不起，張夫人，由於事實需要，在下不得不說一點謊言，只不過那是善意的。」

唐錦屏撇撇嘴道：「好一個善意，閣下下毒也是善意的了。」

南星道：「只要張大俠隨在下去見家師，所中之毒當可立予解除。」

唐錦屏冷冷道：「你認爲咱們還能對你信任？」

金一折道：「請恕在下多一句話，爲了化解張大俠所中之毒，希望張夫人能夠再相信南兄一次。」

唐錦屏道：「好，不過，至少咱們應該知道你們是誰？令師是誰？爲甚麼要將咱們逼來此地？這點要求不算過份吧？」

南星道：「在下複姓南宮，單名一個星字，家師複姓公孫，諱宇，是羽山的山主，至於爲什麼將賢夫婦請來此地，請恕在下無法作答，我想兩位只要見到家師，必可獲得滿意的答復。」

唐錦屏目光向金一折一瞥道：「金大俠呢？也是南宮大俠的同門？」

金一折道：「在下與南宮兄是朋友，跟公孫山主是世交，由於公孫山主令出如山，在下才臨時扮演一個帮閒的脚色。」

唐錦屏哼了一聲道：「帮助南宮大俠對付咱們夫婦，好，你們二人一起上。」

她那雙黑如點漆美目，原巳隱含殺機，此時忽然殺機暴盛，雙掌巳緩緩提起。

金一折面色一變，急忙連連搖手道：「張夫人請息怒，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張夫人千萬手下留情。」

張一刀道：「讓他們去吧，妹子。」

唐錦屏道：「可是，大哥，他們騙了咱們，還要將咱們逼上羽山！」

張一刀道：「不要緊，就算羽山是刀山劍林咱也要前去瞧瞧，兩位帶路吧。」

南宮星輕輕吁出一口長氣道：「多謝張大俠，在下爲兩位帶路。」

雙拳一抱，逕與金一折返身向店外馳去。出東門不遠有一條寬敞的山路，翻過兩座山頭就是曲折難行的小徑了。

最後經過幾處險要，到達一個城堡之前，南宮星脚下一停，抖手發出一朵旗花，這才回頭一笑道：「張大俠，這兒是采薇城，家師就在裏面恭候俠駕。」

張一刀唔了聲。

唐錦屏道：「采薇城？好名字，看來令師倒是一個有心人了。」

此時正當清初，民間反抗異族的義軍此仆彼起，慷慨悲歌之事時有所聞，這采薇二字是否隱射夷齊不食周粟就不得而知了。

南宮星沒有回答，只是哈哈一笑道：「堡門巳開，張夫人如有不解之疑，可以當面詢問家師。」

堡門確巳大開，六枝火把照着十餘名男女向堡外急馳而來。

領頭的是一名年約三旬，滿腮虬髯的紅袍大漢，他向張一刀夫婦流目一瞥，然後雙拳一抱道：「是張大俠賢孟梁麼？小弟公孫大郎特來恭迎俠駕，請。」

張一刀抱拳一禮道：「不敢當，公孫大俠請。」

進入堡門之後，只見街道縱橫，閭閻相望，張一刀夫婦決未想到這座隱藏於山林之中的城堡，會有如此的繁榮。

經過一陣左彎右拐，來到一幢巨大得像宮殿一般的華厦之前，但見氣象萬千，別具一股威勢。簷下一塊橫匾，大書「葆旌府」三個擘窠大字，門旁分列着八名抱刀武士，神情之上一片穆肅。

進入府門之後，再經過不少房廊，才到達一座燈火通明的大廳。

使得張一刀夫婦詫異的是，如此一座龐大的區所，竟然空無一物。

惟一的設置是大廳上方垂着一幅巨大的白綾帳幔，整個大廳的上方都被它遮了起來。除此之外，還有二十餘名男女，分左右靜靜的肅立着。

大廳的中央立着一名白髮銀髯，精神矍鑠的黑袍老者，正睜着一雙神光如電的眸子，向張一刀逼視着。

南宮星趨前幾步，向白髮老者躬身一禮道：「參見恩師，張公子到。」

白髮老者擺手揮退南宮星，目光仍一瞬不瞬的瞧着張一刀，道：「張公子可是東陽人氏？」

張一刀道：「此一問題金大俠巳經向在下詢問過了，在下是登封縣的一名屠夫，從未到過東陽。」

白髮老者道：「那麼張公子也不知道張國維大人了？」

張一刀道：「不錯。」

白髮老者道：「張公子的破山刀法是跟誰學的？」

張一刀道：「這個……在下可以不回

答麼？」

白髮老者面色一沉道：「這一點極端重要，希望張公子不要自誤！」

張一刀道：「重要到何種程度，在下能夠知道麼？」

白髮老者冷冷道：「不是朋友就是敵人，葆旌府縱然落得烟飛火滅，也要留下你們夫婦。」

語聲嚴厲，具有金戈鐵馬之聲。

張一刀是一個寧折不彎的奇男子，但對當前的形勢不得不作一番愼重的考慮。

他瞧得出白髮老者決非危言聳聽，一旦話不投機，必然是兵戎相見。

他身中劇毒，功力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唐錦屏懷有身孕，鏖戰也十分不利。

他不怕死，但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之別，爲如此一點小事，實在値不得以死相拚。經過一番思考，他決定坦然回答。

「在下是跟奶娘學的。」

「公子的奶娘是樓婆子？」

「不錯。」

「啊，公子，老朽終於找到你……」

白髮老者的神情變得十分激動，他奔上來握着張一刀的臂膀，雙眼老淚泉湧，口中却哈哈不斷的大笑着。

張一刀不明白白髮老者爲什麼會這樣，但他知道這位羽山山主決無惡意。

他正待出聲詢問，白髮老者忽然鬆開他的臂膀，旋身大喝道：「開祭！」

兩名身着白衫的少年，應聲奔向大廳上方的兩側，他們同時拉動一根繩索，白綾帳幔立卽緩緩向兩邊收了起來。

敢情帳幔之後，是一個巨大的香案，中間供着一個牌位，上書「故兵部尚書張國維大人之神位。」

張一刀一向冷靜沉穩，此時他却再也忍不住了，口中一聲悲嚎，逕自撲向香案之前拜倒下去。此時除了燃燭上香的兩名少年，全廳之人巳一起拜倒，而且悲聲雷動，揚起一片哀傷之聲。

良久，白髮老者將張一刀扶了起來，道：「公子，老朽罪該萬死，快將解藥服下去，待會咱們再慢慢的聊。」

張一刀道：「大叔沒錯，請別自責。」他接過白髮老者手中的解藥，一名青衣丫環巳捧來一杯開水，他吃過解藥之後，就被公孫大郎引進一間設備整潔的上房運功調息，唐錦屏也被白髮老者公孫宇的兩個女兒大妞小妞纏着問東問西閒話起來。

由於時間過晚，待張一刀運功醒來，房中就只剩下唐錦屏了，他瞅着她嘆息一聲道：「這就像做夢一般，妳說是麼？」

唐錦屏抿嘴一笑道：「哼，你這個人神神秘秘的，只怕我才是在做夢呢！」

張一刀握着她的玉手道：「胡笳遍地，神州蒙塵，往事像東流的江水一般，巳經一去不回頭了！」

唐錦屏道：「不，我要你告訴我。」

張一刀略作沉吟道：「先父是前朝魯王駕前的兵部尚書，在東陽一帶率軍與滿虜作戰，當粮盡援絕，兵敗城破之後，先父就自沉於水以盡臣節……」

唐錦屏啊了一聲道：「那時你是如何逃出來的？」

張一刀道：「那時我才四歲不到，先母將我託給奶娘撫養，她也隨先父於地下了，我是奶娘帶着在亂軍中逃出來的。」

唐錦屏道：「你那奶娘必然是一位武林高人了。」

張一刀道：「不錯，她們夫婦都是孤烟門的高手，如非她那身絕頂輕功，我怎能活到現在。」

唐錦屏道：「你是孤烟門的傳人？」

張一刀道：「不，羽山山主公孫一派才是孤烟門的傳人，我雖是習得該門的武功，但從來沒有使用過。」

唐錦屏道：「爲什麼？」

張一刀道：「據奶娘說，武林之中有不少人知道先父有一對孤烟門的忠僕，我如是使用該項武功，很可能被人查出我的身世，因此她才教我破山門的武功，這是一門失傳巳久的絕學，被她無意中拾得破山秘笈，倒是便宜我了。」

唐錦屏道：「原來如此，今後呢？咱們是去關外，還是就住在此地？」

張一刀道：「此事待明天與公孫大叔相商之後再說，現在咱們還是歇息吧。」

翌晨早餐之後，公孫宇將張一刀夫婦請到內廳相見，他先介紹了二子二媳，兩個女兒，四個徒弟，以及重要部屬十二人，這才詢問道：「公子，我那老妻呢？」

張一刀神色一黯道：「奶娘帶着我突圍之時，曾連中兩枝毒弩，由於在途中無暇療傷，致傷勢惡化，所幸她老人家功力深厚，當咱們落籍白沙鎭十四年後，她老人家才一病不起……」

這一項消息爲公孫父子帶來無盡的哀傷，但公孫宇却嘆息一聲道：「這是我的錯，當時我如非回山探望大郎兄妹，老爺也不會落得投水自盡了。」

張一刀道：「生死禍福數由前定，大叔就不必自責了。」

公孫宇哈哈笑道：「好，咱們總算還保有這點實力，公子與少夫人儘管安心住下，再商議如何替老爺夫人復仇之事。」

唐錦屏道：「大叔，我娘家在關外經營馬場，咱們想到關外一行你看可好？」

公孫宇道：「絕對不行。」

唐錦屏道：「爲什麼？」

公孫宇道：「關外是滿虜發祥之地，在防範上較任何一處都要嚴密，公子巳然名滿江湖，到關外必會惹出事端，再說，少夫人身子不便，也不宜於長途跋涉。」

張一刀向唐錦屏隆起的肚皮瞧一眼道：「看來咱們只好在此地打擾大叔了。」

公孫宇面色一整道：「別這麼說，公子，羽山自老朽以下，全都聽你的指揮，自今日起你就是羽山的主人了。」

張一刀道：「不，無論怎樣小侄決不能喧賓奪主，否則小侄夫婦只好離開。」

公孫宇一笑道：「好，咱們不談這些，大郎二郎帶公子及少夫人到處瞧瞧。」

張一刀一生顚沛流離，現在總算安居下來。但一股狂潮正在江湖之上醞釀，他能夠安居多久就難說了。

（本段完，全文未完，請留意「破山一刀」故事之二「金環、殘荷劍、絕刀」刊出日期。）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雨中殺手（上）

連殺十高手

這是一張令人怵目驚心的名單。

臘月初四——魯南刀霸司空十三。

正月二十七——杭州萬家莊主扣魂奪魄叟萬可興。

二月初二——蜀中鐵君子喬恕。

三月十六——南海飛仙客杜賢鳴。

四月二十五——少林寺渡艱禪師。

五月初五——三目神尼。

六月初九——借腰人。

七月十七——快鞭子徐其。

八月二十六——武當方道人。

十一月十八——相思堡總管田無心。

在這十行龍飛鳳舞的小字之後，還有**兩個鵝卵般大小的字。**

那是：「已殺！」

× × ×

把這份名單抄錄下來的，是當今武林**盟主座下金銀雙使的師父韓老人。**

韓老人拿着這份名單，親自交給武林**盟主。**

當今武林盟主，年紀很輕，還不够三**十歲。**

還不滿三十歲的年青人，居然會成爲**武林盟主？**

不錯，一點也不錯。

他十四歲的時候，已在江湖上揍過不少惡霸、無賴。

直到十五歲那一年，他開始第一次用自己的劍殺人。

他殺的第一個人並非無名小卒，而是

疑是一兇徒

九華山陰靈宮的主人幽冥叟。

從那時候開始，黑披風小賀的名字，已幾乎傳到每個人的耳朵裏。

× × ×

這十餘年來，小賀不但長得更高大，更健康，而且也更成熟。

現在很少人再叫他小賀。

他是武林盟主，連少林寺方丈，武當派掌門也對他相當尊敬。

他現在的外號仍然是黑披風，除了洗澡的時候，他身上總是離不了那件黑色的披風，和一把三尺三寸長的長劍。

他已掌握了很大的權力。

但他絕不驕傲。

謙虛，使他更獲得武林同道的支持和愛戴。

現在，無論是誰提起了武林盟主黑披風賀羽，都會有這種感覺——他的成功絕非偶然的。

× × ×

賀羽住的地方，並不是刁斗森嚴的堡壘，也沒有銅牆鐵壁般的守衛，只不過是一間建築在溪畔的房子。

這座房子本是南海飛仙客杜賢鳴的夏日居停之所，他怕熱，所以每逢暑天的時候，他就會到這裏消磨三五個月的時間。

這裏四週俱是竹林，竹浪之聲聽之有如海濤，再加上溪水淙淙不絕之聲，已是聽覺無以上之的享受。

三年前，賀羽與杜賢鳴曾在此處對弈

復對飲，成爲莫逆之交。

自此之後，賀羽就成爲此處的常客，一直三年，杜賢鳴都沒有回去南海的老窩。但在這年的三月十六，杜賢鳴就死在這座房舍外的石溪中。

他的背上中了一劍，胸前也中了一劍。這兩劍的速度，憑傷口來判斷，邪是快得令人驚異的。

他背上那一劍，是由上至下，自後頸骨一直劃至背心。

但胸前那一劍，却是由左至右橫劏而過。

這兩劍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彼此俱入肉一寸，絕無半點偏差。

由此足以證明，對方的劍非但快，而且眼界奇準，腕力更是控制自如。

事實上，倘非一流高手，也絕無可能把南海飛仙客杜賢鳴置諸死地。

杜賢鳴雖然是江湖人，但他涵養極佳，既不好名，復不好利，對於別人的閒事也絕不插手一管。

是甚麽人要殺他呢？

到目前爲止，這還是一個謎。

但兇手的劍法，却已使人大爲震駭。因爲除了杜賢鳴之外，從去年臘月初四，迄至今年十一月十八爲止，已有十個武林高手，不明不白的死在這一種劍法之下。

尤其是渡艱禪師和方道人，他們本是少林與武當的頂尖高手，但却竟然分別死於少林寺和武當山的紫虛觀之內。

這就更加令人吃驚了。

渡艱是少林寺方丈的師兄，武功絕不在方丈主持之下，但他竟然會在禪房內被人刺殺，那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方道人的輩份雖比武當派掌門低一輩，但年紀却比掌門還大，武功也不見得會比掌門稍遜，可是，他也同樣死在這一種詭異、可怕的劍法之下。

換而言之，就算有一天，少林、武當兩派的掌門死在這一種劍法之下，也是絕對不足爲異的事。

前後不到一年，已有十個武功絕頂的高手被殺，其中還有四個是劍法上的一流高手。

以劍法而論，杜賢鳴的飛仙十七劍最飄忽、最靈活，而武當方道人的劍法則是玄門正宗秘學，相思堡總管田無心也是劍法的一流高手，但若論出劍最快，劍招最霸道狠辣的，却還是江湖怪傑借腰人！

但現在，這四個在劍法上俱有極高成就的高手，已成爲別人劍下的亡魂。

× × ×

韓老人的臉色，就像今天的天氣：晦黯深沉，似乎快要下大雨了。

臘月本少雨，但這一天，似乎將會例外。

他坐着的地方，是南海飛仙客杜賢鳴以前最喜歡坐的搖椅。

但韓老人坐在這張搖椅上，却是四平八穩，椅子沒有搖，他的人更是像一座山嶽般。

韓老人在武林中輩份極高，不少成名已久的武林豪傑，算起來却比他還低一兩輩。

他是武林前輩，但却和賀羽以兄弟相稱。他們稱兄道弟，亦不是在賀羽成爲武林盟主之後，而是在他未成爲武林盟主之前。

× × ×

「老弟，這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自從你成爲武林盟主之後 已有十個武林高手不明不白的死去，這個兇手若抓不住，你的威望就要受到很大的打擊。」韓老人沉默了許久，終於開口說話。

賀羽淡淡道：「這一點我知道。」

「知道又有甚麽用？」韓老人板起了臉孔：「兇手還是找不出來！」

賀羽道：「遲早總會水落石出，你也不必太緊張。」

韓老人哼一聲，冷冷道：「你成爲武林盟主，我就是武林盟主的大哥，你若混得不好，我的臉擱往那裏？你可知道，現在已開始有人說你壞話，再弄下去，怎麽得了？」

賀羽聳聳肩：「那也無可奈何，被殺的十位高手，都不是無能之輩，他們的親友也不乏高人異士，連他們也對兇手無可奈何，我這個武林盟主又還能怎樣？」

韓老人的眼睛瞪大了一倍：「老弟，你怎能說這種話？難道你對這件事竟然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

賀羽笑道：「我可也沒有這樣說。」

韓老人哼了一聲，冷冷道：「你若眞的這樣，我不揍你才怪。」

賀羽道：「別人揍我，我可不怕，但你的拳頭又重又硬，倒是招惹不得。」

韓老人的臉色緩和了一點，道：「你有甚麽計劃把這個兇手抓出來？」

賀羽搖搖頭。

韓老人又再沉下臉，好像眞的準備動手要揍他。

賀羽吸了口氣，道：「現在我們連兇手是誰都不知道，對一個既無名字，也無來歷的人，要抓他又談何容易？」

韓老人道：「容易也好，不容易也好，但你一定要把他抓出來。」

賀羽道：「依韓大哥的意見，又該怎辦？」

韓老人咳嗽一聲，却沒有回答。

賀羽微微一笑，道：「有一件事，韓大哥有沒有注意到？」

韓老人一呆。

「那是甚麽事？」

賀羽仰望着窗外一片黑壓壓的烏雲，道：「今年九、十兩個月，沒有下雨。」

韓老人又是一陣發楞。

他想了一想，捋着頸下的鬍子，半晌才道：「不錯，但與這件事又有甚麽關係呢？」

賀羽把手中的名單交回給韓老人，道：「從去年臘月開始，每一個月俱有一人死於這種劍法之下，但在九、十兩個月之內，却是平安大吉，沒有發生這種事。」

韓老人眉頭一皺。

他是個老江湖了，當然明白賀羽的意思。

「難道老天下雨，這個兇手就不殺人嗎？」

賀羽沉吟着，道：「殺人和下雨，本是毫無關連的事，但有一點我們是不能忽略的，就是這十個被殺的人，他們被殺的

時候，老天都正在下雨。」

韓老人目光一亮，屈指細算，突然道：「不錯，今年九月、十月，都沒有下雨，但到了十一月十八那天，却下了一場大雨。」

賀羽緩緩道：「相思堡的總管田無心，就是在十一月十八那一天，在雨中被殺的。」

韓老人道：「其他九人呢？你是否已詳細調查過，他們都是雨中被殺？」

賀羽道：「司空十三、萬可興、喬恕三人被殺，當時是否下雨，我本來沒有留意，但杜賢鳴被殺的時候，是在雨中，其後，渡艱和尚、三目神尼、借腰人、徐其，方道人、田無心，皆在雨中被殺。」

韓老人道：「如此說來，這倒不能以『巧合』二字作為理由，其中必有某種奇怪的秘密。」

賀羽苦笑一下。

「這也許就是我們唯一的綫索。」

「這也可以算是綫索？」

「除了下雨的時候，我們絕對無法可以找到這個兇手。」

「就算兇手要等待下雨才殺人，咱們還是無法可施，因為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兇手的下一個對象是誰。」

就在這個時候，霹靂一响，大雨傾盆而下。

雨聲中，遠處忽然同時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

蹄聲一先一後，以韓老人和賀羽的耳力，他們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那是兩匹快馬追逐。

倏地，韓老人脫口道：「這可能是追殺！」

賀羽面色一變：「難道就有這麼巧合？……」說到這裏，他却說不下去，大概是連他自己都認為不可能會有如此湊巧的事。

但韓老人的身形已展開，像是一隻怪鳥般向外飛掠出去。

賀羽的輕功也不弱，一老一少，瞬即飛躍百丈開外。

×　×　×

蹄聲由遠而近，現在又已由近而遠。

大雨中，賀羽和韓老人都看見了一匹馬。

馬是棗紅色的，牠雖然是一匹好馬，但却已太疲累。

馬兒在喘氣。

在牠的不遠之處，還有一個人的呻吟聲。

這匹馬兒不再走動，當然沒有馬蹄聲，但另一匹馬却已遠遠離開了這裏，所以也聽不到馬蹄聲。

呻吟的是一個灰衣漢子，他的身上中了兩劍。

其中一劍在他的背後，由上而下，自後頸骨一直劃至背心。

而另一劍，則是在胸前由左至右一劊而過。

韓老人沉着臉，對賀羽道：「又是那斷幹的好事。」

賀羽沒有回答他，急急扶起這個已身受重傷的灰衣漢子。

灰衣漢子連臉色都已變成了灰色。

他吸了口氣，拚盡最後一口氣力，嘶聲叫道：「他是……少林……寺的渡……渡……」

他一連說了兩個「渡」字，却渡不下去。

韓老人沉聲道：「振作一點，他叫渡甚麼？」

但灰衣漢子的頭已垂了下去，呼吸也同時斷絕。

雖然他只說出了這一個「渡」字，但却已是極重大的綫索。

在此之前，誰也沒有把這個兇手與少林寺聯想在一起。

韓老人盯着灰衣漢子，道：「你可知道他是誰？」

賀羽道：「他叫蒲毅，是借腰人的師弟。」

韓老人點點頭，道：「借腰人使的是奇門劍法，名曰『借腰』，這一門的劍法甚是奇特，專向敵人的腰部下手，狠辣殘酷，相當可怕。」

賀羽道：「哦！蒲毅練的也是借腰劍法？」

韓老人搖搖頭，道：「不，他練的不是借腰劍法，而是比借腰劍法更詭異、更可怕的搜腸劍。」

賀羽嘆了口氣。

「可惜他還不是那神秘殺手之敵。」

韓老人道：「他顯然明知自己打不過對方，所以亡命奔逃，他也許想找我們兩人庇護他，但最後還是慢了一步。」

賀羽抽一口凉氣：「想不到少林寺渡字輩的高僧，竟然出現了一個如此危險的人物。」

韓老人眉頭緊皺，道：「據我所知，渡字輩的高僧，在五年前還有十八人，但到現在，已有三人圓寂，而渡艱禪師也在本年四月被殺，餘下來的就只剩下十四人，其中還包括一派掌門渡貧禪師在內。」

「渡貧禪師德高望重，且生性隨和，從不喜與別人爭鋒，他絕不會是兇手。」

「話雖如此，但在未曾找到眞兇之前，任何渡字輩的高僧也有嫌疑。」

賀羽嘆了口氣：「他殺這些人的動機何在？」

韓老人沉聲道：「你猜不出？」

賀羽道：「我已在猜，却不知道是否已猜中。」

韓老人道：「也許他是個瘋子，每逢下雨的時候就要殺人。」

賀羽嘆道：「你能相信自己所謂的理由嗎？」

「不能！」韓老人毫不考慮立刻就否決了自己剛才的說話：「就算我瘋了也絕不能相信這種無稽的理由。」

韓老人又接着說：「你是否已準備要到嵩山少室峯走一遭？」

「不，」賀羽搖搖頭，道：「我現在只想去找一個怪物。」

「你認識的怪物並不少，有大怪物、小怪物、老怪物、也有女怪物，倒不知道你要找的怪物是那一個？」

「統統都不是！」

「哦？」韓老人一怔，但他隨即恍然大悟：「你要去找的怪物，是個不男不女的怪物？」

賀羽微微一笑：「這一次你總算猜對了。」

接着，他發出了一聲尖嘯。

頃刻間，四個健壯的少年應聲而至。

賀羽盯着地上的屍體，用低沉的聲音對他們說：「他叫蒲毅，給他挖一個好坑吧。」

蒲毅並不是個好人，有人能替他挖一個好坑，已是很大的福氣。

×　×　×

這一場雨下得很兇，但下雨的時間却並不太長。

坑還沒有挖好，雨已停。

在這種季節下的雨，又濕又冷，好像比冰雪還更寒冷。

假如今天下的不是雨，而是鵝毛般的白雪，蒲毅會不會被殺呢？

這眞是一件撲朔迷離的事。

殺手。

這是多麼可怕的名詞，假如世間上沒有這種人存在，許多人都會活得長久些。

但人類自有歷史以來，一直就有殺手的存在。

人類能創造一切，也能毀滅一切，這正是人類最大的光榮與悲哀。

陰魔白骷髏

冬日的太陽，永遠都是那麼令人喜愛。陽光剛照進樊記麵店，第一個吃麵的人就來了。

這人披頭散髮，面有垢積，穿着的衣服又闊又大。

他是赤脚走進麵店的。

他的脚並不乾淨，但比起他的臉孔却還算乾淨一些。

老樊對於這種顧客，當然不大歡迎。

老樊就是這家麵店的老闆，他從二十歲的時候就開始在這家麵店工作，當時他只是個小伙計。但經過四十年的辛勤工作，和節儉的積蓄，他終於買下這家麵店，成為一個小老闆。

今天第一個顧客，倒是個怪人，他走進麵店，一言不發的就坐在最角落的一張椅子上。老樊也沒有理睬他。

過了很久，怪人仍然坐在那裏，呆呆的望着天空。

老樊終於忍不住走過去：「這位客官想吃麵？」

怪人連看却不看他一眼，只是淡淡道：「想。」

老樊道：「客官要吃甚麼麵？」

怪人道：「不必付帳的麵。」

老樊的面色變了。

他突然大聲叫道：「大象！大豹！」

他這兩句話剛叫出，兩個彪形壯漢就已從厨房裏跑出來。

他們都是這家麵店的伙計。

老樊冷冷一笑，道：「這斷想吃不必付帳的麵，你們懂不懂煮這種麵？」

大象嘿嘿一笑：「這個容易極了。」

他正待走上前對付怪人，大豹却伸手把他攔住：「且慢。」

大象一怔。

大豹冷冷道：「上次揍叫化子是你出手，這一次該輪到我過過癮。」

大象沉吟半晌，終於退開。

大豹得悉洋洋地走到怪人的面前，道：「你想吃不必付帳的麵？」

怪人的視綫仍然盯着遠方，漫不經心的說道：「不錯。」

「不錯？」大豹嘿嘿冷笑：「但老子却覺得你是大錯特錯。」

「哦！」怪人忽然轉過臉，目光盯在他的臉上：「怎樣錯法？」

大豹捲起了衣袖，冷冷道：「你要撒野，也得看看這裏是個甚麼地方，同時也得看看這裏有甚麼人，你可知道老子的拳頭有多大，有多硬？曾經打死過多少……多少豺狼虎豹？」

怪人淡淡道：「你為甚麼不說自己曾經打死過多少人？」

大豹哼了一聲：「就算老子曾打死過人，那又怎樣？你總不成跑去官府告發老子！」

怪人道：「我沒有審問你，你也不必把自己的罪行抖出來。」

大豹回頭望了大象一眼，忽然道：「這斷好像吃錯藥，居然找到咱們的頭上來了。」

呼！

大豹突然掄起砵兒般大小拳頭，向怪人的胸膛上打去。

在他的想像中，這一拳最少可以讓對方在床上躺個把月。

假若對方身體孱弱的話，那麼這一拳很可能會把他打死，亦不為奇。

但大豹本來就是個兇殘成性的人，這一拳打下去，對方會有甚麼惡劣的後果，他一概不理。

那知這一拳他打了個空。

這怪人看來有點呆呆楞楞，但當這一拳即將打在他胸膛的時候，他却用極快的身法，閃了開去。

這一來，發楞的人是大豹。

他正想再打第二拳，但胸膛上突然重重的挨了一脚。

那是怪人的赤脚。

這一脚的力量倒也非同小可，居然把大豹一脚踢開一丈，撞在大象的身上。

大象瞪了大豹一眼：「怎麼啦，昨晚喝酒多了？還是跟那妞兒胡混到天亮？」

大豹咬牙再撲前。

怪人仍然是那一招，一脚又把他再次踢開。

這一次，大豹不敢再逞威風了，他對大象說：「這斷是個會家子，別上他的大當！」

大象冷冷一笑：「俺來對付他……」眼看大豹吃了兩次虧，大象也不敢輕視這個怪人。他的靴上有小刀，小刀現在已在他的手上。

「吃俺一刀！」

大象雖然身高八尺，但身手居然極其靈活，一刀刺出，一刀三變，每一變都蘊藏着極厲害的殺着。

單是這一刀，就可以看出這個叫大象的伙計，實在不是一般尋常人物。

老樊的臉也有點青了。

「小心……別弄出命案……」他畢竟是個生意人，做生意的地方，當然絕不能鬧出人命，否則他的麻煩可不小。

但大象根本就不理會老樊的說話。

對他來說，殺個把人並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當他以前還未在樊記麵店棲身的時候，他幾乎每個月都殺過人。

大豹殺人的紀錄，也絕不比大象少得了多少。

當然，老樊是絕對不知道這些事的，否則他就算有八顆腦袋，也不敢聘用這種殺人如痲的兇徒在自己的店舖中幹活。

大象這一刀絕不是開玩笑，也不是志在恫嚇這個怪人，而是眞的想取他性命。

可是，他的刀子剛刺出，怪人的拳頭已到了他的下顎。

大象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連忙回刀急劃怪人的右腕。

他應變頗快，但怪人的招式，變得更快。

怪人橫跨一步，左掌斜斬大象頸際血管大脈。

大象的呼吸突然急促，半邊身子幾乎爲之痲木。

大豹一聲暴喝撲出，雙拳直擊怪人的背心。

但大象的尖刀忽然落在怪人的手裏，刀光一閃，大豹驚呼後退。

他兩隻拳頭的八根手指，全部幾乎給怪人一刀削斷，鮮血涔涔而下。

老樊大吃一驚，忙道：「有甚麼事情儘管商量，別弄刀子……」

怪人把尖刀隨手一拋，插在一張木桌上，冷冷道：「這把刀子可不是我的。」

大象又驚又怒：「閣下是那一路上的朋友？」

怪人道：「我不是你的朋友，從前不是，現在更不是。」

大象道：「我們有仇？」

怪人道：「沒有。」

大象道：「既然無仇無怨，閣下何必找咱們的岔子？」

怪人冷冷道：「我不是來找岔子，我是來找一個人的。」

大象道：「你要找誰？」

怪人道：「你的師父！」

大象臉色一變：「你知道俺的師父是誰？」

怪人冷冷一笑，緩緩地一字字的道：「陰魔白骷髏！」

大象大豹兩人面面相覷。

老樊却聽得毛骨悚然，雖然他並非武林人，但陰魔白骷髏的名號他還是聽說過的。

他還聽人說過，白骷髏殺人之後，必定把被殺者的心臟挖出，然後煮酒吃之。

他又聽人說過，白骷髏對付敵人的手段，極其殘酷，他的兩個弟子也同樣性格兇殘，但武功方面却是遠遠不及師父。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聘請的兩個伙計，原來就是陰魔白骷髏的弟子。

大象臉色一沉，道：「師父從來不見無名無姓之輩。」

怪人道：「誰說我無名無姓？我姓盧，盧夫白。」

「盧夫白？」

「你們在江湖上見識淺薄，當然沒有聽過我的名字，但你們的師父一定知道我是誰。」

突聽門外一人冷笑道：「甚麼盧夫白！簡直就是耍嘴皮子！」

大象聞言，精神一振，脫口道：「師父來了。」

老樊乍聞「師父來了」這四個字，更是忍不住牙關打戰。

陰魔白骷髏會出現在他的麵店，眞是一件倒霉透頂的事。

老樊閉上眼睛不敢看。

他聽見白骷髏的名字已差點沒撤出尿來，如何還敢去看？

那知他不閉上眼睛猶自可，閉上眼睛却也招來一場小禍。

拍！拍！

老樊的臉頰，一左一右各挨了一個熱辣辣的耳光。

他嚇了一跳，不禁張開眼睛。

只見一個臉色慘白的老人，瞪着一雙佈滿血絲的眼睛瞧着他：「老樊，你瘋了，怎麼連我這個老朋友都害怕？」

老樊一呆：「是你？錢大叔？」

老人道：「就是我嘛！」

老樊一臉疑惑，道：「難道你就是陰魔白骷髏？」

老人道：「你看我像不像？」

「當然不像。」老樊臉上終於擠出了一些笑容：「你在這個城鎭巳住了二十八年，我們也是二十八年的老朋友，你當然不會是白骷髏。」

老人的臉上却是木無表情。

怪人却冷冷一笑，忽然道：「樊老闆，你錯了。」

老樊一楞。

「我錯了？」

「當然是錯了。」

「難道……」

「錢大叔並不姓錢，他姓白。」

「姓白？白骷髏。」

怪人淡淡道：「他就是白骷髏。」

老樊哆嗦着，甚麼話也不敢再說。

他怎樣也想不到，這個錢大叔居然就是黑白兩道上，人人聞名變色的陰魔白骷髏。

白骷髏冷冷的盯着老樊：「樊老闆，世間上知道錢鴻利就是白骷髏的人，現在只有五個。」

老樊點點頭。

這五個人當然就是怪人盧夫白，大象，大豹，老樊和白骷髏自己。

白骷髏嘆息一聲，道：「這是一個秘密，我不想惹太多的痲煩，所以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

老樊忙道：「你……儘管可以放心，我絕不會把這件事洩露出去。」

白骷髏道：「我知道你的嘴巴很穩，而且你也不是江湖中人，所以我不打算殺人滅口。」

老樊吸了口氣，忽然跪了下來以頭點地，不停的叩謝。

怪人却冷冷一笑：「你以爲他眞的這樣仁慈不殺你？」

老樊聞言，又是臉色大變。

怪人冷冷接道：「白骷髏的行事作風，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你若以爲他會放過你，那未免是太天眞了。」

白骷髏冷冷一笑道：「閣下是……」

大象插口道：「他說自己姓盧，叫盧夫白。」

「蠢材，」白骷髏叱喝道：「盧夫白倒轉過來唸就是白骷髏，這名字是玩耍你們的！」

怪人一笑：「還是師父有點見識。」

白骷髏臉色深沉得可怕，冷冷道：「你究竟是個男人？還是個女人？」

白骷髏此言一出，大象、大豹和老樊都不禁爲之一怔，再仔細一看，這個怪人確然既不像男，也不像女，倒是撲朔迷離得很。

怪人的聲音也同樣男女難分，他究竟是男人還是個女人呢？

怪人嘿嘿冷笑，道：「我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對你來說，都沒有太大的關係。」

白骷髏沉默了半晌，忽然一字一字緩緩的道：「閣下莫非就是『閒事必管』藍不女？」

怪人忽然仰天長笑。「我早就說過，你一定會知道我是誰的！」

老樊也有點呆住了。

他並不是江湖人，但江湖中頂尖兒的十幾個高手，他知道的却有七八個。

陰魔白骷髏是其中之一。

而號稱「閒事必管」的藍不女也是其中之一。

老樊只不過是一個小城鎭的小人物，他當然沒有資格和江湖的頂尖高手混在一起。

但今天他忽然發覺錢大叔就是陰魔白骷髏，接着又忽然知道這個怪人就是「閒事必管」藍不女，他幾乎要昏倒過去。

無論他以後是否還有機會活下去，這已是他畢生中最驚險、最刺激的日子。

滾雷七式

樊記麵家忽然關上了大門。

關門的命令是白骷髏下的，而關門的人當然是大象和大豹。

藍不女冷冷一笑道：「天剛亮就關門，樊老闆的心裏一定很不舒服。」

老樊只能苦笑。

他何止心裏不舒服，他渾身都不舒服，尤其是他的頭顱，彷彿又比平時脹大了兩倍。

白骷髏凝注着藍不女，陰惻惻的笑道：「藍大俠找白某人有事？」

藍不女道：「我找你巳整整兩年。」

白骷髏道：「所爲何事？」

藍不女道：「三十九條人命，十萬兩金子，還有八十箱價值連城的珠寶。」

「噢，」白骷髏揮了揮手，道：「你是指兩年前臨安首富褚老太爺滿門被殺的巨刼案？」

藍不女道：「你應該心中有數。」

白骷髏道：「你是受人所託，要澈查這宗刼案？」

藍不女搖頭。「我向來做事都只憑自己的好惡而爲，別人求我去幹的事，我反而沒有興趣。」

白骷髏點點頭：「我知道。」

藍不女冷冷道：「三十九條人命巳化爲枯骨，那些金子和珠寶也在一夜之間無影無踪，你做案的手段的確高明。」

白骷髏忽然嘆了口氣，道：「假如我告訴你，這件巨刼案根本與我無關，你會否相信？」

藍不女冷冷道：「絕不會相信。」

白骷髏道：「既然你不相信，我也不再自辯，咱們在功夫上見個眞章好了。」

藍不女沉默片刻，道：「十萬兩金子並不是一個小數目，能够在一夜之間把十萬兩金子搬走，絕不是你一個人可能辦得到的事。」

白骷髏道：「任何一個人都絕對辦不到。」

藍不女冷冷道：「所以，褚家巨刼案，你一定還有不少黨羽。」

白骷髏冷笑一聲：「怪物，你知道的事實在太少，你可知道，連老夫也被人出賣？」

藍不女冷冷的瞧着他，道：「難道你沒有得到金子和珠寶。」

白骷髏吸了口氣，良久才道：「不但我沒有得到金子和珠寶，他們也同樣甚麼都得不到。」

「他們？他們是誰？」

「你想知道這些人的名字？」

「不錯！」藍不女說：「你若把這件事情的眞相說出來，我也許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給予主謀者迎頭痛擊。」

白骷髏頻頻搖頭，道：「沒有人能懲罰他，因爲根本就沒有人能知道他在那裏，而且也沒有人能打得過他。」

藍不女道：「他總該有個名字罷？」

白骷髏沉默了半晌，終於道：「他姓韓，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他韓老人。」

「是韓老人？」

「你知道這個人？你也認識他？」

「不，我不認識他，我却知道他是賀盟主的大哥。」

「賀盟主是個好人？」

「不錯，他是個好人。」

白骷髏冷冷一笑：「可是他的甚麼大哥韓老人，却是條老狐狸，也害得我們好慘。」

他越說越激動：「他糾集了十幾個武林高手去幹這件事，那知事成之後，非但沒有把金子和珠寶分給我們，還把我們一一追殺！」

藍不女悚然道：「果有此事？」

白骷髏悲慟地說道：「我巳經活了一大把年紀，行將就木，又怎會欺騙你？」

藍不女拍桌破口大罵：「可惡！韓老人簡直他媽的不是人，待我去把他打爲肉醬。」

他一面破口大罵，一面開啓麵店大門，怒氣冲冲的奪門而去。

他是名副其實的「奪門而去」，麵店左近的一扇大門居然給他一手牽脫，而且還索性把它帶走。

他走得很快，瞬即消失了踪影。

直到他的影子消失之後，白骷髏臉上悲慟的表情忽然不見了。

老樊的臉色仍然那麼蒼白。

他忽然發覺自己的褲襠濕了一大片。

白骷髏輕輕嘆了口氣，喃喃道：「藍不女武功雖然高强，但却比驢子更蠢。」

大象道：「難道你剛才的說話都是假

的？」

白骷髏冷冷道：「我已活了一大把年紀，又怎會對他這種白痴說眞話？」

老樊心中一凜。

藍不女不但是個「怪俠」，而且怪得離譜，他太容易相信別人的說話，這一點倒是很像個白痴。

白骷髏的說話，其實一個字都不能相信，但藍不女却信以爲眞。

老樊也聽說過韓老人的名字，也聽過不少有關他的故事。

他知道韓老人是個正人君子，不義之財絕不貪取。

韓老人絕不會是邢宗巨刦案的主謀，白骷髏這一着實在陰險毒辣。

老樊的心跳在加劇，白骷髏却在這個時候向他招手。

「你過來。」

老樊臉如土色，戰戰兢兢的走過去。

白骷髏冷冷一笑：「我們是好朋友，對不？」

老樊道：「對，對！」

白骷髏道：「我的秘密你都已知道了，對不？」

老樊又道：「對！對！」

當他說這兩個「對」字的時候，他覺得這兩個字說得不大妥當，但一時間却又沒有更好的字句來回答白骷髏的問話。

白骷髏淡淡道：「你放心，我是絕對不會殺你的，因爲我相信你一定會替我保守秘密。」

老樊彷彿甚麼話都不會說，又道：「對，對！」

白骷髏向大象大豹兩人盯了一眼，露出一個古怪的微笑，然後對老樊說：「再見。」

老樊嚇的頭昏眼花，依然回答：「對，對！」

白髏骷終於離開了樊記麵店，老樊總算鬆了口氣。

但大象却忽然走過來，對老樊說：「對不起。」

老樊一怔。

大象又道：「師父是菩薩心腸，他絕不會殺你，可惜俺不是菩薩。」

老樊蒼白的面色忽然變成紫紅：「你……你……」

大象笑道：「我很好，你聘請到我這種伙計，算是幸運得很。」

他的手中亮出一把尖刀。

寒光一閃，老樊倒了下去。

× × ×

老樊倒下去之後，大象仍然在笑。

但他的笑容却已變成一片僵硬。

老樊沒有死。

他倒下去並不是因爲挨了一刀，而是給嚇昏了。

尖刀仍然在大象的手中，刀上並沒有血跡。

但大象的咽喉還在冒血。

不是少量的血，而是大量的血。

他的咽喉已被一把鋒利的劍刺穿了一個洞。

劍長三尺三寸，劍鋒上沒有血跡。

但大象却知道，自己的性命就要給這把鋒劍奪去的。

他又驚又怒，鼓其餘勇向這把劍撲過去。

他要撲擊的當然不是這把劍，而是這把劍的主人。

這把劍的主人是一個很冷靜的年青人，他的身上披着一件黑披風。

大象突然聽見大豹驚呼道：「是黑披風小賀。」

「黑披風小賀」這五個字是大象畢生所聽到的最後一句說話。

× × ×

大象這一刀的去勢雖然兇悍，但却並不急勁。

他已是强弩之末。

即使他的咽喉沒有挨這一劍，他也絕對比不上賀羽，更不可能一擊即中，令到賀羽受到任何的傷害。

他一刀刺空，人也隨即仆下。

大豹臉色大變，急急退後。

賀羽冷冷道：「你可見過藍不女？」

大豹道：「他……他走了……」

賀羽道：「白骷髏呢？」

大豹道：「他也走了。」

賀羽冷笑道：「你爲什麼不走？」

大豹忙道：「我現在就走。」

他說走就走，而且恨不得能再長出兩條腿。

但就算他眞的有四條腿，他也跑不過賀羽。

賀羽沒有讓他走。

他把他留下。

他不但留下了他的人，也留下了他的性命。

然後，他又把老樊弄醒。

老樊雖然全仗賀羽的救命，但一下子弄出兩條人命，他也不禁慌了手脚。

賀羽淡淡一笑：「他們都是江湖敗類，殺人放火强姦擄掠無惡不作，着實死不足惜。」

老樊吶吶道：「的確……的確死不足惜……但這一來我可也要死啦。」

賀羽笑道：「你沒事的，人又不是你殺的，官府絕不會難爲你。」

老樊道：「但他們的師父是……是白骷髏。」

賀羽冷冷一笑：「白骷髏爲禍武林，必遭天譴。」

老樊苦着臉，道：「恐怕他還未遭天譴，我已給他宰掉了。」

賀羽沉吟半晌，終於道：「你還是暫時離開這裏，等待白骷髏死後，才回來復業。」

老樊嘆息道：「這一次眞是他不死我死啦。」

賀羽道：「你儘管放心，我保證這個惡魔一定活不長久的。」

老樊瞧了他一眼，道：「你是誰？」

賀羽道：「賀羽。」

「賀羽，武林盟主賀羽？」

「不錯。」

「希望你能把白骷髏宰掉，別讓他在武林中爲非作歹。」

「這是我本身該負起的責任。」

「唉，這一檔攤子我也呆不下去，否則白骷髏一定會取我的性命。」

「再見。」

賀羽不再跟他說甚麼，飄然離開樊記麵店。

× × ×

寒風如刀，刮在韓老人的臉上。

雖然寒風澈骨，但韓老人並不在乎，他仍然像平時般，在自己的草廬外練功。

數十年以來，他的習慣從未改變，每逢睡覺之前，他一定練功超過一個時辰以上，才能安然就寢。

近五年來，他一直在苦練第十六套掌法。

韓老人精於掌法，天下皆知，天星掌、金剛掌、翻天掌、烈火神掌、鐵砂掌，空空十門八變、韓門七絕掌等等掌法，他都精嫻熟練，所以他又被江湖中人譽爲「中原掌聖」。

他現在不斷苦練的第十六套掌法，乃是滾雷七式。

滾雷七式本是魯東武林大豪鐵面神席天豪的不傳秘學，但在五年前，韓老人以韓門七絕掌與他交換，所以，現在席天豪大概已練成了韓門七絕掌，而韓老人苦練的滾雷七式，也即將練成。

他們都發覺，韓門七絕掌與滾雷七式兩種掌法走的路子雖然並不相同，但却能互相配合，倘若把兩種掌法交替使用，威力更是無可比擬。

對於席、韓兩人來說，這都是重大的收穫。

其實，以韓老人現在的武功，就算不練滾雷七式也足以睥睨江湖，難逢敵手，倘若換了別人，也許不會花費時間再去鑽研第十六套掌法。

但韓老人練掌並不是爲了要增强自己的武功，他每天不斷苦練掌法，完全是爲了興趣。

今天晚上，滾雷七式他已練了六式。

這六式都感覺得很滿意，接着，他要打出第七式，也是滾雷七式中最厲害的一式。

這一掌的名堂是「雷震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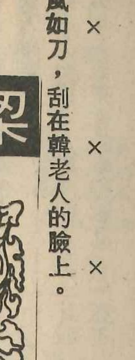
可是，他這最後一式掌法還沒有打出，忽然聽見一個人怪異的笑聲。

就算這人不發出怪異的笑聲，韓老人也已發覺有人在暗中伺窺自己練武。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梁紅玉



智勇雙全，擊鼓戰金兵。

梁紅玉，宋朝臨安人，是韓世忠的夫人。她和世忠這段姻緣，也是極爲香艷的。她原是臨安城中一個有名的歌妓，有一次去廟裏進香，被惡棍邱大爺看見，貪念她的美色，立刻就起了不良的念頭，於是就率領家丁把她搶了過去，紅玉正在危急的時候，突然有一個軍人來把她救出，這個軍人就是韓世忠。

紅玉雖然是一個歌妓，但是文武都會，智謀勇氣都有，而且富有愛國觀念。那時世忠只是一個軍士，她並沒有看不起他，反而嫁給他。

後來世忠年年打仗，紅玉始終在他身邊，和軍隊一起行動。

世忠和金兵作戰，許多計謀，大多和紅玉商量，紅玉非常了解軍事，所說的都有相當的見解，因此世忠每次作戰都必定打勝，這和紅玉的關係很大。

有一次金兀朮帶兵侵犯濬安州，破了第一道防守綫，又進攻第二道防綫兩狼關。兩狼關的守將，就是紅玉的丈夫。於是她立刻傳令給各軍營的將士們，積極準備作戰，又迅速地在各個重要的道路埋伏許多軍隊，一面防守城關，一面寫報告向朝廷報告，情形非常危急。

世忠看見汴梁節度使孫浩，已經陷入金兵一層層的包圍，不能不救；就派他的兒子尚德帶領着二千人出城作戰，誰知一去尚德就沒有回來，世忠心急，又親自率領五千人出城衝殺，這時候金兵像潮水一樣湧來，把世忠父子都層層圍困了。

於是兀朮乘機盡力攻打城關，紅玉趕緊上城，在城頭上來來去去，指揮作戰。兀朮看見指揮作戰的人是一個女人，並不予重視，更加緊攻擊，下令兵士爬城；那裏知道爬到一半；城牆紛紛倒塌，炸死許多金兵，金兵大敗，紅玉乘機率領軍隊出城追殺，救出世忠父子，合力攻擊金兵，金兵死亡的很多。這時候兩狼關已經成了廢墟，雖然被金兵佔領，但已經沒有任何軍事價值可利用了。

又有一次，世忠奉命防守焦山，兀朮起兵夜間偷襲，世忠在事先已經偵察到了，立刻作迎擊的準備，這時候紅玉又秘密命令將士等到金兵到的時候，近的金兵用啞箭射，遠的用炮轟，但都不許喊叫。

夜間三更的時候，金兵果然大批來偷襲，等到到了焦山附近，大聲喊叫，可是宋朝軍營內沒有任何動靜，覺得非常奇怪，正在懷疑不能作決定的時候，忽然聽到遠的地方有轟轟的炮響，近的地方箭像雨一樣下來，好多船都翻了，只好準備收拾剩餘的士兵，逃回黃天蕩去。

正在這時候，紅玉忽然站在船頭，用力敲打戰鼓，戰鼓的聲音，愈打愈急，全軍受到這鼓聲的鼓動，更加奮勇百倍，拚命殺敵，紅玉在船桅高掛起一隻燈球，或東或西的指揮着全軍，世忠就率領着將士們照着燈球所指示的方向，切斷金兵的退路，前後猛烈的衝殺，直把金兵殺得沒有任何地方可逃，結果全軍都被消滅。紅玉這一場戰爭的功勞，後來就成爲千古的美談。

精選短篇小說／

楊威·文
盧令·圖

鐵漢嬌娃

要知偷竊練武，乃是江湖中之大忌，韓老人雖然不在乎別人偷練掌法，但對於如此無禮的笑聲却是無法忍耐。

「滾出來！」

他的叱喝聲非常嚴厲。

黑暗中，一個披頭散髮，男女難分的怪人懶洋洋的，從一叢矮林中走出。

他凝視着韓老人。

韓老人也用同樣的目光盯着他。

怪人淡淡一笑，笑得非常愉快：「我終於找到你了。」

韓老人冷冷道：「你終於找到老夫，對你來說，恐怕未必是一件好事。」

怪人眨了眨眼，道：「你很像一塊溝渠中的石頭，既醜陋，而且又硬又臭？」

韓老人冷冷道：「你找老夫，就是要說這些不倫不類的廢話？」

怪人道：「非也，我是來告訴你另一件事的。」

韓老人忍住怒氣冷笑道：「請說。」

怪人嘿嘿一笑：「老賊，你幹的好事已經東窗事發。」

韓老人冷冷道：「你是誰，老夫幹了甚麼事巳經東窗事發？你的神經是否出了毛病？」

怪人道：「我的神經絕對沒有毛病，大病倒很難說。」

「倒還有點自知之明。」

「鄙人姓藍。」

「姓藍？」韓老人看了他半天，才吸了口氣道：「原來你是『閒事必管』藍不女。」

「好說。」

「聽說你的確很喜歡管別人的閒事，是嗎？」

藍不女淡漠地一笑，道：「聽說你很喜歡練習各門各派的掌法？」

「這是老夫的唯一嗜好。」

「這嗜好不好。」

「怎麼不好？」

「太枯燥無味，而且濫而不精。」藍不女盯着韓老人，道：「藍某自出娘胎，只練過一套掌法，一套拳法，還有一套平平無奇的劍法，但巳足够對付江湖上的魅魑魍魎，又何必去練十幾套掌法？」

韓老人道：「這是老夫的嗜好。」

藍不女想了想，道：「這也難怪，你的嗜好在我的眼中看來枯燥得要命，但你却趣味盎然，這是因爲每個人的嗜好都不相同。」

韓老人道：「你的嗜好是喜歡管別人的閒事？」

藍不女道：「這句話一語中的！」

韓老人道：「可惜你管閒事的手法太差，而且亦近乎盲目。」

藍不女怪眼一翻，怒道：「你他媽的才盲目！藍某人目光如炬，明察秋毫，這是江湖中朋友一致公認的。」

韓老人冷笑一聲：「原來你還很自大哩。」

藍不女啐了一口，道：「廢話不必多說，先把金子和珠寶拿出來再說。」

韓老人冷冷道：「甚麼金子和珠寶？奇怪！」

藍不女道：「你敢說自己沒有金子和珠寶？」

韓老人道：「老夫身上現有黃金三両，寶石兩顆，還有一顆不大不小的珍珠，够坦白了罷？」

「坦白？」藍不女冷笑：「你把藍某看成是甚麼人？你若是這種小毛賊，也不配我出手抓你？」

「甚麼小毛賊、老賊的？老夫對於不義之財，從來一介不取，這三両黃金，兩顆寶石和一顆珍珠，都是老夫清清白白的家當，藍不女，你把老夫看成是個甚麼樣的人？」

藍不女冷冷一笑：「你是個老賊，老混蛋、老烏龜、老王八、老不死、老而不、老……」

「老夫是你的老祖宗，」韓老人一聲怒喝，再也忍耐不住，身形躍起，一掌撲前，向藍不女的胸膛撞去。

他這一掌不算太快，但韓老人却巳用了三成內力。

韓老人貫注上三成內力的一掌，威勢又是相當的驚人。

藍不女嘿嘿道：「這是滾雷七式的雷神在天。」

韓老人冷笑：「你倒識貨？」

兩句說話之間，藍不女的身形巳急變三次，而且連消帶打反攻三掌。

韓老人一凜。

藍不女雖然陰陽怪氣，但他這三拳却隱隱含有風雷電閃之威，勁力之强，猶在自己剛才一掌上。

韓老人不敢怠慢，掌上勁力源源增强。藍不女表面上是採取守勢，但他的拳法却往往能守中帶攻，韓老人若稍一不愼，隨時都會被藍不女重創。

韓老人眉頭一皺，想不到這個不男不女的怪物，他的武功竟然能給予自已相當的威脅。

雖然他眉頭大皺，但心中却是相當的高興。

他嗜武成癖，假若對手不堪一擊的話，他反而會覺得興緻索然。

漸漸地，兩人的戰鬥便陷入激烈的階段。

韓老人初時還沒有放手搏盡，但藍不女的戰鬥能力極强，可說是遇强越强，居然還微微反佔上風。

藍不女冷哼一聲，道：「老賊，你還不老實招認，我就把你化爲肉醬。」

韓老人三掌連環擊出，把藍不女逼退五尺，厲聲道：「你發那一門的癲？老賊前老賊後的，老夫幹了甚麼事，怎麼連老夫也想不出來？」

藍不女沉着臉，道：「兩年前臨安的**殺案，你就是罪魁禍首！」**（未完）



仗義鋤奸惡 每多屠狗輩

市井英雄

關鐵山坐鎮在萍鄉，附近的盜賊望風而逃，數年來的太平世界，關老大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不是官，也不是俠客，却天生有股令人望而生畏的威嚴，當他在街上走，別說流氓地痞，即使衣着不整的人，也遠遠繞大圈子，避免碰頭。

關鐵山人如其名，像一座山，相信當年的關雲長關老夫子，也不會高過關鐵山，在萍鄉一帶，最高的賀剛，與關老大站在一起，也要矮上那麼小小的一截！

實在說來，關老大很少打架，而且很難碰到他罵人，不知爲什麼，他那雙烱烱有神的眼睛朝你一望，自然而然就會令你產生一種畏心，那感覺就像小偷碰到官差，只想逃走！

每天黃昏時分，關老大喜歡在街上走，說是散步，其實像操兵，大步往前走，雄糾糾，氣昂昂，從東走到西，又由西走到東，那雙烱烱有神的眼睛，精光暴射，好像注視每一個人！這是他最得意之時，大大滿足了他的英雄氣概。

雖然沒有說話，過路人的神態，關鐵山當然看得很清楚，越發感到滿足！

附近的鄉紳及官府爲什麼不理他呢，第一，大家明白關鐵山所作所爲，對大家有益，無緣無故的他決不會殺人，甚至於破口大罵也未聽過。

那麼，一些心底威脅，換來了太平，在普通人來說，什麼事好過太平。

漸漸的，有許多糾紛或公衆事情，也請關鐵山理論判決！

關鐵山的權威益發大了！

今天，他和往常一樣，在夕陽西照的金色陽光裏，在市鎮的長街上走！

雄糾糾的步伐，踏在地面上，咚咚作响，令人聽來以及感覺上，附近的地皮都在震動着！

關鐵山顧盼自豪，虎視耽耽，一雙環眼，神光凜凜，像兩顆探射燈，在長街上掃來掃去！

突然，一個女孩子從轉角處慌慌張張奔過來，還不時回頭張望，像逃避什麼人追趕！所有的人立刻看到，大家全注意這女孩子的行動，關鐵山更不例外，義不容辭的往前趕去！

那女孩子身段窈窕，此時却披頭散髮，看不清楚面容，猛然間，撞在人身上，抬頭看時，見到關鐵山兇霸霸的形像，不由「哇！」的哭將起來。

關鐵山自己知道生相駭人，盡量將聲音放溫柔些，雖然如此，仍然如雷貫耳：「小姑娘別怕，有什麼人欺負你，告訴我好啦！」

少女停了半晌，才定過神來，端詳了老半天，大概是關鐵山的眼神與態度，看來不像壞人，而且街上許多人也七嘴八舌道：「這位關大爺最好助弱鋤强，姑娘碰

到他，算是遇到救星啦！」

「關大爺替你出頭，什麼人你都別怕了。」

「對啦，那個混帳、王八蛋，竟敢欺負良家婦女，關大爺好好教訓他一頓！」

少女漸漸定下心來，怯怯道：「求關大爺給我作主，小女子叩頭啦！」

關老大最怕這個，想伸手扶吧，又覺得不妥，所以口內連連道：「別行禮，別行禮，有話好說，俺最怕這套！」

旁邊有個老頭也說：「關大爺不喜歡人叩頭行禮，姑娘別客氣啦！」

少女聞言，即俏生生站好，看上去，越發有股弱不禁風神態，令人從心裏產生一股憐惜！

「究竟什麼人欺負你？」關鐵山宏聲問。

「三個强盜，搶了我的包袱，還想……還想……」少女說到這裏，似乎難以出口。

在場之人却明白了，强盜不僅刦財，還想刦色，只不知少女如何逃脫魔爪，此時無法追究這點，大夥兒全義憤塡膺，叫道：「混帳王八羔子，竟做此傷天害理之事，關大爺，快把他們抓來，好好教訓一頓！」

「好，你們等着，待俺去瞧瞧！」關鐵山說時，大踏步往前趕去。

「賊人今日碰到關大爺，算是倒霉了！」旁觀衆人道。

關鐵山走出街口，只見前面路中間，有三人正往樹林裏走，瞧他們個個橫眉粗眼，正是一副賊像，大概看到街上人多，所以不敢追，暫時退避。

試想，這等人如何可以放他們走，關鐵山大喝一聲：「站住！」

三人聞聲，回頭看時，關鐵山這形像實在駭人，而且他們自己的來路不正，所以脚步在移動，而且移動的速度越來越快，最後飛一般的逃了！

「那裏走！」關鐵山喝聲中，發力猛衝過去？

別看他生得雄偉，這一發力奔馳，當眞是疾逾奔馬，快得駭人！

三名賊人大駭，簡直在逃命，他們的速度，是他們從來未有過的事。

追過了兩座山頭，三名賊人突然叫道：「救命！」

關鐵山心內暗自冷笑，口內喝道：「世界上誰能救得了你們三個毛賊！」

「站住！」這一聲，有如半空响起個焦雷，直震得樹葉簌簌作响。

關鐵山聽到這聲音响亮雄渾，所顯示的內功端的是非同小可，這窮鄉僻地中，怎麼有如此人物。

一個五短身材的老者，當道而立，滿臉傲氣，冷然望住關鐵山。

「你是什麼人？」關鐵山喝道。

「嘿嘿……」老者只是冷笑，並不答話。

「小子，連生死判梁冲老捕頭都不認識，還學人做這攔路打刦的强盜，哈哈，今天是你倒霉，牢裏的日子，官飯不要錢，多吃幾碗吧。」那名賊人洋洋得意。

「捕頭！」關鐵山叫起來。

「小子害怕了！」那漢子這時神氣極了，再不怕關鐵山，反而走上前，不斷出言諷譏。

想不到事情會有這樣的變化，關鐵山眉頭微皺，心念疾轉，把心一橫，已有了計較，當下抱拳道：「梁捕頭，在下久聞大名，今日巧遇在此荒僻小鎭，算是有緣，但這三位朋友，恐怕有犯罪嫌疑，相煩梁捕頭與他們同去長街，那邊有很多人在場！」

「梁捕頭，這小子使壞點子，長街上有他的同黨，我們去了只怕不妥當！」一名大個子叫道。

「嘿嘿！」生死判梁冲一雙烱烱生光的眼睛，頗懷敵意的望住關鐵山。

這時，那大個子更加得意，笑容中充滿了勝利意味，又趁機說道：「捕頭快把他帶回衙門，如果沒有鬼，他自然不會怕，否則，江洋大盜容許他跑了，以後那兒找去。」

「對呀，」另一人插口道：「看這小子粗眉橫眼的，決不是善類！」

關鐵山越聽越火，心內對這捕頭的身份也頗懷疑，有那巧的事，莫非是他們玩的鬼花頭，當下一咬牙，身形像一陣旋風，衝到大個子面前，揮拳猛擊。

大個子好像早已防備好，轉身讓開，口內哇哇怪叫：「强盜行兇呀！」

關鐵山大怒，決不容他逃出，鐵拳如電光火石，橫蔽直擊，「砰！」的聲大响，大個子給打得飛了起來。

「好賊子，還敢行兇！」另兩人怒喝，衝上前去，準備拚命！

「砰！砰！」兩聲，又倒了一雙。

生死判梁冲想不到關鐵山有如此好武功，竟然當着他面前打人，心頭又驚又怒，喝道：「小子，你竟然抗命拒捕，使用暴力，嘿嘿，以後有你瞧的了！」

關鐵山根本不理，一把抓住大個子，左手一拳，擊中另一名漢子，右脚踏在地上的高瘦子。

生死判梁冲大怒，關鐵山實在太放肆了，當着他這捕頭的面前行兇，他以後還有何臉目見人，當下大喝一聲：「强徒，拿命來！」左掌運足十成功力，朝對方背心猛擊。

關鐵山微微轉身，只將大個子朝前一送，生死判梁冲只要不停手，大個子正好挨着，雖說不至於送命，只怕也要去半條命了。

一連七八招，生死判梁冲竟是莫奈何，他更加怒發如狂，全力進擊，到後來再也不理大個子的死生，砰砰聲响，中了兩下，大個子只有悶哼的份兒！

關鐵山爲人，自然不會任由對方眞個將大個子打死，見對方眞個狠下心，反而不願再用大個兒做擋箭牌，隨手一送，頓時與生死判梁冲面對面。

「小子，乖乖的隨我到衙門走一趟，拒捕行兇，那可是很大的罪名，你要小心啦！」生死判梁冲冷冷道，他心內對關鐵山的一身武功，也十分忌憚，眞個打起來的話，可不是好玩的，所以想對方能够服輸就捕，那才是最好的結果。

事實上，關鐵山心底下，對於生死判梁冲的身份，抱有極大懷疑，至於束手就擒之事，別說無罪，即使犯了錯，在今天

這情況下，也不會輕易就範，當下嘿嘿冷笑道：「說不定要試試朋友的身手了！」

「好小子，果然不是好人，今天叫你知道厲害！」生死判梁冲說時，緩緩從身上掏出一對長短不同的判官筆。

關鐵山夷然不懼，屹然卓立，雙目緊盯着對方，凝神待敵。

「看招！」生死判梁冲等了老半天，對方仍然不聲不响，並未取什麼兵刄，當下也不客氣，輕叱一聲，判官筆吞吐如電，專打三十六大穴。

「好！」關鐵山見對方一雙判官筆功夫，也有相當火候，也不禁喝了聲采，脚下連連走動，避開判官筆。

生死判梁冲在這雙判官筆上，已下了二十年功夫，施展開來，當眞有鬼神莫測之機，挑、打、敲、硼、點，令人防不勝防，在江湖上，許多綠林豪傑，全在這雙判官筆下吃鱉，所以博得生死判的外號！

今天，他這雙判官筆，似乎不怎樣靈光，走完三十六招，又接着使出七十二式，仍然無法制敵克勝，可想而知，對方一身武功，高强到什麼程度！

「朋友，可以停手了吧！」關鐵山突然道。

「除非你束手就擒，否則，俺生死判不會甘休！」梁冲眞個豁出去了，他何嘗不知道對方武功好，眞個拚下去，只有吃虧，沒有其他的後果。

「哈……」關鐵山放聲大笑，他叫對方停手，原是一番好意，雖然目前懷疑對方的身份，仍然不能確定，所以想和平解決，只要捉到三名賊子，回去算了，誰知道這厮竟說出如此不近情理的話，如何不好笑！

「梁爺，此人强横霸道，如果今天讓他跑了，只怕受害的人不知多少！我們兄弟三人帮帮手如何！」大個子此時招呼另兩名同黨走近，一面大聲道。

生死判梁冲心底本不願，可是這關鐵山一身武功，自己無法取勝，加上三人或者可以獲勝，當下沒有出聲，算是默許！

「兄弟，大夥兒用點勁，捉住江洋大盜，梁爺一高興，賞點什麼下來，有我們受用的呢！」大個子得意洋洋，似乎拾到個大元寶！

「好，今天不讓他跑出去，看招！」高瘦子一時間更加得意，竟自搶先出手。

關鐵山心內大怒，三個毛賊加上個糊塗捕頭，竟然顚倒黑白反把自己當賊辦，豈個混帳透頂，當下決意給他們個厲害。

高瘦子一拳打出，虎虎風生，倒也不容忽視，大個子也不敢怠慢，相機出擊，生死判梁冲趁此時刻，判官筆疾點，直取雙目。

「嘿！」關鐵山悶哼一聲，身形微矮，讓過判官筆，右拳出擊，端端正正打在高瘦子右胸，試想，這一拳重逾千斤，高瘦子如何禁受得起，往後就倒，連哼都無哼聲，就昏死過去。

大個子微微一怔，關鐵山右脚早到，別看他個子大，在關鐵山脚下，就像稻草人無異，兜胸一脚，頓時鮮血噴出，倒地時，剛好壓在高瘦子身上。

生死判梁冲大驚，這時才知道剛才關鐵山手下留情，未施出眞功夫，像他此時，不出手則已，出手就傷人，可想而知，今日無法捉到，相反地，只怕還會給他捉了去！

「砰！」這一拳响聲很大，剩下的那名漢子頭頂中拳，搖搖幌幌坐下去，雙眼泛白，終於昏了過去。

這時，生死判梁冲渾身透着寒意，判官筆在手，却無力出擊。

戰場上冷冷清清，東倒西歪的三人，以及關鐵山雄偉的身軀，成了鮮明對比！

「還要打麼！」關鐵山冷峻道。

「你如此武功，爲何做此不法勾當！」生死判梁冲咬牙切齒道。

「混帳！」關鐵山眞想打對方一拳，到底忍住了，雙手提起地上二人，大踏步往長街走去。

生死判梁冲無法之下，反揹起躺在地上的仁兄，遠遠跟在關鐵山身後。

不屑片刻，已來到長街，熱鬧的人羣，頓時轟動起來，關鐵山畢直走到那女孩子面前，隨手一放，兩名賊人「咚！」的聲跌在地上，緩緩醒過來。

那高個一睜開眼，就看到那少女，頓時臉色大變，掙扎着想站起來，這只是心理上的潛意識作用，不講別個，僅只關鐵山一人，他就別想跑得脫，一想淸楚，頓時洩了氣，頹然坐在地上。

「就是他！」少女叫起來。

「混帳，你竟敢使壞，勾動公差捉我！」關鐵山大怒，一脚踢去，雖不至於要命，大個子也去了半條命！

「賀老三，胡老五，你們簡直不是人！」許多人叫起來，看來高個子及高瘦子是當地熟人。

「梁捕頭，你老來得好快！」大夥兒對這捕頭辦案能力，實在欽佩得五體投地，而且他手中還捉住一人，試想，做捕頭的有此效力，怎不叫人心服！

生死判梁冲無法答話，叫他怎麼說話呢，剛才他還帮着賊人行兇，要不是關鐵山武功好，只怕如今已關在牢中去了，三名賊子反而逍遙法外，對於吃公門飯的來說，這是種恥辱。

這時候，生死判梁冲已大約明白事情眞象，他心內對三人實在恨極了，當下在一間小茶室坐定，賀老三，胡老五及小黑子全給帶來，那少女也羞怯的跟在後邊。

「姑娘，你是本地人！」生死判梁冲首先問道。

「小女子周少瓊，正是楓樹坪上人，今日想到牛頭山脚探望舅母，剛走到前面山坳，他們三人諸般調戲，我不得已，一路逃走，才倖免於難！」

生死判梁冲聞言，轉頭對賀老三等道：「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三人垂頭喪氣，沒有一個開口，在人證物證面前，他們無法狡辯，只好認了！

「嘿嘿！」生死判梁冲栽了大觔斗，全是三名賊子太過狡猾，以致丢了大人，此時弄清楚，忍不住怒極反笑，望住三個，發出嘿嘿之聲不絕！

「唉！」旁觀一名老者突然嘆口氣道：「賀老爹這樣好人，想不到竟生個不爭氣的姪兒，眞叫人恨。」

「老天沒有眼睛！」

「他老人家要是知道今日之事，只怕

會氣瘋了！」

旁觀衆人七嘴八舌，雖然沒有說到十成十，但關鐵山大約已知道，賊人賀老三有個叔父，在此處頗得人望，想來必然是個鄉紳吧！

正在此時，門外走進八個公差，見了生死判梁冲，齊聲道：「大哥，賊人已經捉到了麼！」

「就是他們三個，」生死判梁冲往地上一指道：「鎖起來帶回縣衙大牢。」

「是！」公差們轟應一聲，毫不留情將三個混帳用鐵鍊鎖起，像牽畜生一樣拉着就走。

生死判梁冲此時也站起來，朝那受辱的少女周少瓊道：「衙內審問時，姑娘要去做個證人，還有這位大哥，到時也請來一趟，縣太爺定當厚賞！」

「哈哈，重賞什麼，我倒不稀罕，只希望這三個賊子，能獲得到應有判決，那就人心大快了！」關鐵山朗聲道。

「他們不會逍遙法外，今次要吃苦頭了。」生死判梁冲說時微一拱手，大踏步往門外走去，趕上衆公差。

「關大爺眞有本事！」

「這三個傢伙還學了幾年武功，捉住他們不是容易的事情，關大爺這身武功，算是難得的高手了！」

旁人此時說個不停，全是讚美關鐵山的話，尤其是周少瓊，一雙妙目，緊盯在關鐵山臉上，雖沒有說什麼，眼波中無限的情愫，比說好聽的話更令人感動。

關鐵山朗笑一聲，站起來抱拳道：「各位好坐，關某失陪了！」

「關大爺！」周少瓊怯怯的叫了聲，想要說話，似乎又不好意思開口。

「姑娘有話只管說呀！」關鐵山朗聲道。

「我呆在這兒，怎辦呢？」周少瓊爲難道。

關鐵山眉頭微皺，心內暗道：「這確是個困難的問題，一個大姑娘，在此處舉目無親，而且隨時會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險，自己又是個男人，帶回家去讓人家說話，眞叫人頭痛！」

「關大爺，」一名老者從人羣中走出道：「小老兒家裏比較空些，這位姑娘正好同我那老伴兒住，你說可好！」

「多謝老伯！」關鐵山大喜，總算解決了一項困難。

「龐老爹眞是好人！」旁觀者有人笑道。

這時，關鐵山轉身對周少瓊道：「姑娘暫時住在龐老爹家內，我走了！」

「是！」周少瓊感慨良多，一時不知如何說話，只嗚咽的答應了一聲，再也無法說下去，目送關鐵山雄偉的身形消失在門口，呆呆的出了神。

在萍鄉地方，民情純厚，關鐵山不僅喜歡這裏人，更喜歡這地方，定居於此，倒也心安理得！

雖然是免不了有少數不良份子，數年來已在關鐵山手下淸除不少，所以萍鄉一帶的太平景象，關鐵山有很大的功勞！

像今天這件事，關鐵山認爲很平常，辦完之後，立即回家休息，等候縣衙判決那三名壞蛋！

五天，很快過去了，毫無動靜，對那三名混帳，究竟有沒有定罪，至今仍無消息，關鐵山及周少瓊沒有上堂作證，看來還沒有審問呢！

周少瓊住在龐老爹家裏，雖說人家很客氣，到底不及自己家裏自由，所以她心內十分不安，誰叫她碰上這樣的事？當日能逃脫魔掌，保持淸白，那已是萬幸了！

別說周少瓊內心難受，關鐵山又何嘗不是悶悶不樂，衙門裏辦事，實在太過份了，五六天下來，沒有絲毫動靜，眞是太豈有此理了！

晚飯後，關鐵山剛走出門口，想到外邊去溜溜，一名公差匆匆忙忙走來，抱拳道：「關大爺，請跟我走一趟，梁捕頭有請！」

「好極了，我正想見他！」關鐵山一聽，心內高興極了，他生就一副嫉惡如仇的性格，壞人坐在牢裏，仍然是太寬容了，如今聽說梁捕頭有請，一定是縣太爺要審判，請他去做證，所以很高興！

「關大爺好本領！」那名公差一面走一面道。

「老哥說笑了，我這點玩意兒算什麼，江湖上有的是奇人，本領越大，越能韜光隱晦，僅此修養功夫，我就差得遠了！」關鐵山感慨道。

「小弟周發，日後有暇，請關大爺多多指教！」那名公差打蛇隨棍上，想學幾招。

「哈哈，說笑了！」關鐵山哈哈一笑，也未峻拒。

「小弟這是誠心話！」周發莊容道。

「日後再說吧！」關鐵山笑道。

兩人順着大路走，漸漸遠離市鎮，地勢越來越荒僻，關鐵山自然不怕什麼牛鬼蛇神，另一名是公差，雖然沒有高强的武功，但他背後是官家，還怕誰！

談談笑笑，二人雖然初次見面，倒也蠻談得來！

突然，前面樹林中傳來極輕微的聲響，周發仍然毫無所覺，關鐵山却神色凝重起來！

「怎麼，有什麼不對！」周發見關鐵山神色冷峻，忍不住停下步來問道。

「我們給人家包圍住！」關鐵山緩緩道。

「不會吧，」周發心內暗自好笑，誰敢打他們的主意，所以仍然很輕鬆笑道：「誰嫌命長，敢來惹我們！」

「恐怕是針對我來的！」關鐵山沉聲道。

「是你！」周發有點不相信，憑什麼這樣肯定，埋伏在此的人，是對付你關老大！

其實，這理由很簡單，關鐵山聽出，躲在林中的人全是高手，對付周發這樣的公差，他們還不須動用武林人物，再說一名公差，根本無關重要，所以他可以肯定，這班埋伏的高手，是針對他而來！

等了好半晌，仍不見半個人影，周發心內暗暗懷疑，關老大恐怕是疑心生暗鬼，那有什麼武林高手，自己駭自己，眞個笑話！

「朋友，既然來了，還躲在裏面幹什麼！」關鐵山向林中大聲道。

嗤嗤嗤，一陣密集的箭羽，往二人身上射來，力道强勁，顯然發箭的人功力頗高。

關鐵山大驚，他自己當然不怕，這公差如何避得開，如果傷在箭羽之下，如何向官家交待，即使弄淸楚眞象，只怕也要弄一身痲煩！

在道義上，關鐵山也不容周發傷在此處，電光火石之中，伸手抓住周發衣領，雙脚疾蹬，人已冲霄躍起，左手在空中一撈，已抓了把箭枝。

「好！」林中傳來聲好，跟着又射出十幾枝箭。

關鐵山身在半空，手內還有個人，閃避實在不方便，對方箭法極高，將前後上下都封死，想要平安逃出，實在不容易！

好個關鐵山，面臨生死關頭，心內靈機仍在，猛地輕嘯一聲，憑空又升高兩丈，將周發抛出，跟着身形掠出三丈，剛落地時，堪堪又將周發跌落的身體接住！

身形還未站穩，一道尖銳的刀風，已自身後劈至，勁道十足。

周發還在手上，關鐵山一時無法反擊，往前疾滑五尺，順手將周發送出一丈，聽聲辨形，身軀半轉，左掌抵住刀身，右掌倏劈，電光火石之中，指尖已掃着對方手腕，「噹！」刀已墜地。

這幾下兔起鶻落，其快無比，待得事情過去，關鐵山已擊退强敵！

簌簌樹葉聲，打破了沉靜。

三人成品字形站立，將關鐵山圍在中間，一言不發，雖然如此，那股無形的殺氣，仍然横立在前面，令得關鐵山越發不敢大意。

爲首那人，滿頭白髮，臉色紅潤，手中一把似杖非杖的武器，渾身透出一股慓悍之氣；雖然有七十來歲，看表面已令人望之生畏，可想而知，定是當今武林中有名的煞星。

關鐵山腦內電閃，已知此人正是雲貴邊陲有名的殺手，皓首無常焦文遠。

再看左邊那位朋友，豹首環眼，身材壯碩，手中提着子母流星鎚，此時正怒容滿臉，注視着關鐵山不語。

右邊那位雙手空了，正是手握短刀偷襲者，又矮又瘦，這樣子很特別，太行土行孫李度，與手提子母流星鎚的朋友——猛靈君魯士英，行走西北邊陲，兇狠毒辣，武林朋友談虎色變，不敢沾惹他們，想不到這三位不可一世的黑道巨擘，今日竟在此荒山野嶺，聯手對付關鐵山，眞叫人大惑不解！

關鐵山深深吸口氣，沉聲道：「三位今日在此，那是存心與在下過不去！」

「嘿嘿……」皓首無常焦文遠嘿嘿一陣冷笑，好半晌，才冷峻開口道：「够朋友的話，閣下趕快送上頭顱，免得我們動手！」

面對三人，關鐵山實在頭痛，他知道與這班人說理無用，只有訴諸武力，當下也懶得多言，淡淡道：「單打獨鬥或是羣毆，劃下道來吧！」

「嗤！」皓首無常焦文遠眞够陰險，事先毫無徵兆，什麼招呼過門都沒有，說幹就幹，那枝怪杖刺出，其疾如箭，發出尖銳的破空聲，往關鐵山胸口刺去！

面對這班兇人，關鐵山早以全神戒備，對方怪杖實在太快，浮光掠影般，待到發覺，杖頭已沾着胸衣，關鐵山猛吃一驚，間不容髮中，胸腹筋肉猛縮入八寸，左掌朝前推出，堪堪將杖頭推開五寸，右掌疾拍，一股强勁無匹的掌力凌空打出。

皓首無常焦文遠這招「先斬後奏」，不知毀了多少成名英雄，出道以來，從未失手，想不到今天竟然無功而還，心頭微震，但他兇狠成性，悶哼一聲，追魂杖上絕招源源使出，與關鐵山大戰！

太行土行孫李度此時已拾起短刀，與猛靈君魯士英一打眼色，緩緩往場中走去，趁隙進擊！關鐵山赤手空拳，與這三人展開血戰，雖然目前只有皓首無常焦文遠一人接戰，另一人窺伺在旁，給予的威脅力却更大。

子母流星鎚的威力，有時比暗器更難防，再則，此輩兇人什麼手段都用，他們是否還有什麼陰毒暗器，不得而知，猝不提防下，只要稍爲沾着邊，就是死路一條，連解藥都來不及服，所以關鐵山一面應戰，大部份精神還是注意着突如其來的暗算。

五十招過去，仍然是個僵持的局面。

計擒老賊

突然，猛靈君魯士英雙臂疾振，子母流星鎚打出，關鐵山背後像長有眼睛，閃身避過。太行土行孫着地就滾，短刀猛下中盤，單打獨鬥現不出威力，與其餘二人配合起來，給予的壓力可就大了，關鐵山暗暗担憂。

「小子，乖乖的束手就擒，對你有好處，如果不知好歹，硬要幹下去，那時別懊悔莫及，怪我們心狠手黑了！」皓首無常焦文遠冷峻道。

「像我們三人，聯手圍攻下，你還有什麼生路，再不省悟，那就是死無葬身之地。」猛靈君魯士英宏聲道。

只有太行土行孫李度悶聲不响，像一個肉團在地上翻翻滾滾，短刀給予關鐵山頗大威脅！

稍不留神下，腿肚子劃開了一道口子，左肩也中了一鎚。

關鐵山心念疾轉，今日必須要用險招取勝，否則，只怕凶多吉少。

二十招過去，關鐵山又中了兩刀，猛靈君魯士英一柄流星鎚迎面往胸口打到，皓首無常焦文遠追魂杖也從背後打來。

關鐵山算準時間，上身斜出，流星鎚穿空而過，由於變化太快，身後人看不淸楚，待得流星鎚來到，已經閃避不及。

「呀！」猛靈君魯士英驚得叫起來。

「砰！」那一鎚結結實實打在左邊胸膛上，皓首無常焦文遠蹬蹬蹬，往後疾退五步，臉上露出奇怪神色，望住猛靈君魯士英，口內已說不出話來。

關鐵山耳內聽得很淸楚，已知道會有那種結果，暫時却無暇察看，雙脚奇快踼出六次，最後兩下，完全招呼有太行土行孫李度身上。

試想，以關鐵山所具備的深湛功力，中了兩下，太行土行孫李度還有不受傷的道理！

整個人陡地飛起，口中噴出一道血箭，直飛出五丈，才「朋！」的聲跌下，人已昏死過去。

這幾下變化太快，待戰場平靜下來，事情已經過去了，像皓首無常焦文遠及太行土行孫李度二人，竟然會在這情況下受傷，誰也料不到，所以他們自己也不能相信，雖然那是鐵一般的事實。

猛靈君魯士英幾乎不能接受這事實，兩隻環眼，露出茫然神色，望住面前的景象。

「你們三位，本來可以在江湖上橫行，今天却跑來這小地方，追殺我這樣無名小卒，要是栽了觔斗，那才是天大的笑話吧！」關鐵山淡淡道。

直到這時候，猛靈君魯士英才算回過神來，一股怒氣猛地爆發開來，那還管什麼死活，猛喝一聲：「殺！」子母流星鎚全是進手招式，連防守的全不用了。

關鐵山眉頭暗皺，照理由，面前的三人全有該殺，但他心內總不願趕盡殺絕，所以不肯施出殺手。

猛靈君魯士英不會如此想，他此時只想拚命，甚至不惜拚個同歸於盡。

就這樣糾纏不清的鬧了好半天，關鐵山心內有點不耐煩了，他必須速戰速決，再拖延下去的話，夜長夢多，恐怕會生意外。

此時，子母流星鎚迎面打到，關鐵山右手一豎，已托住一鎚，左手疾伸，抓住中間鐵鍊，往後猛扯！

猛靈君魯士英大驚，他自然不容手上兵刃讓人搶去，所以拚命拉回。

突然，關鐵山一放手，這實在是意外，猛靈君魯士英一下子失去重心，往後就倒。

試想，關鐵山是何許人物，這好機會邊不把握住，身形電閃欺進，鐵拳疾拍，結結實實打在胸口上，推金山，倒玉柱，猛靈君魯士英往後就倒。

「你好狠！」皓首無常焦文遠見了，巍顫顫的走向前來，根本連脚步都站不穩了。

「嘿嘿！」關鐵山冷笑道：「如果是你們得手，只怕不會像我這樣仁慈吧！」

「除非你今天殺了我，否則，我們必將不計一切利害，與你拚到底！」皓首無常焦文遠道。

以你們三人來說，的確是死有餘辜，但我不想親手殺害你們，留得有天理來譴責，那時可以令到壞人有所警惕。」關鐵山嚴峻道。

皓首無常焦文遠一生何曾受過這等侮辱，他那枝追魂杖也擧不起了。

關鐵山暗自冷笑，正想轉身離開時——突然怪事又發生了，那枝追魂杖頭，突然射出一大蓬細針，關鐵山大驚，拚命往旁閃避。

但細針實在太多了，身上已中了十幾枚！

「哈哈……」皓首無常焦文遠放聲狂笑，聲音中內力强勁十足，看來他剛才有氣無力模樣，完全是裝出來的，與這班黑道兇頑對敵，的確不能稍有疏忽。

只不過霎眼時候，半邊身子痲痺越來越盛，關鐵山又驚又怒，今日功敗垂成，全是一念婦人之仁，到現在爲止，仍然看不清楚三名殺手究竟受何人主使。

「小子，」皓首無常焦文遠得意洋洋，緩步上前道：「照你一身上乘武功，也算當世豪雄，屈居於此荒山僻地，却好管閒事，惹來殺身之禍，我也爲你可惜！」

關鐵山沒有話說，他知道問也問不出結果，只有閉上雙目，坐以待斃。

皓首無常焦文遠緩緩擧起追魂杖，他臉上又露出那股狂熱神色，只有殺人才能獲得這種滿足，尤其是殺害絕頂高手，益發感到是一種無上享受。

只要追魂杖落下，關鐵山就要在世上報銷了！

「殺！」皓首無常焦文遠暴喝一聲，全力運勁擊下。

眼看關鐵山就要頭破血流，橫死追魂杖下。

「噹！」一顆小石子，擊中追魂杖，皓首無常焦文遠大驚失色，正當驚愕之際，一條人影從天而降，還未看清楚身形，背心着了一掌，如受雷殛，頓時昏死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時間，關鐵山悠悠醒轉，似乎並未死去，睜開眼看時，上身衣服已經脫去，所中毒針全部取出，還敷上一層膏藥，全身痲痺感覺也消失，也就是說，經已完全痊癒！

關鐵山猛地跳將起來，什麼人救了我，莫非萍鄉這小地方，還潛伏着什麼不爲人知的高手，這眞是怪事！

突然，他想起了周少瓊，莫非也遭遇到兇險，看來這事與賀老三，胡老五及小黑子有關，但他們三人怎會與這班黑道巨寇扯上關係，事情眞令人費解。

但是，周少瓊的安危，想到這裏，關鐵山立即衝出門口，直往龐老爹的家裏闖去！

客堂裏，周少瓊正俏生生的與龐老太談笑，見關鐵山神色緊張闖進來，立時站起來笑道：「關大哥，莫非有什麼事！」

「關大爺，請坐，喝杯茶！」兩位老人家也站起招呼。

這時，關鐵山見周少瓊平安，心頭放下塊大石，但想到公差周發的安危，無法呆得下去，所以立即道：「姑娘沒有事最好，二位老人家別客氣，回頭我再來。」

不等他們回答，關鐵山旋風般趕到昨日打鬥場中，已失去周發踪影，現場上人影不見，皓首無常焦文遠等三人也走了。

突然，關鐵山靈機一動，他想起了賀老爹，正是當地望族，那名不爭氣的姪兒賀老三，如今關在牢裏，不知賀老爹怎樣想法，反正事情茫無頭緒，關鐵山就想去探望這位萍鄉聞名的鄉紳。

那眞是想不到的事情，賀老爹竟是當地首富，擁有兩座煤礦及一座鐵礦，可說是取之不盡的財富。

賀家莊人口極多，依山建造，氣勢極其雄壯。

關鐵山一走進賀家莊，立即就有兩名中年人迎上來，笑容可掬，拱手道：「關大爺，我們老爹有請。」

「兩位是——」關鐵山內心大爲震駭，對方莫非是神仙，竟能預知自己會來到，這位賀老爹當眞不可小覷！

「在下賀志誠，這是我兄弟賀志恭，賀老爹是我們伯父，關大爺好武功，我們老爹讚口不絕，大夥兒正想找你，老爹說你會來，叫我們在此恭候。」

「好說！」關鐵山心內疑慮越來越大，口內應付着，暗中却震駭不已！

經過兩間茅屋，立即看到一座極大院落，賀氏兩兄弟當先引路，走入院門。

關鐵山一踏進院門，只見十幾人，正在練武，當中一位老者，精神健旺，怕沒有七十歲，此時正揮動拳脚，將兩名壯漢打得東倒西歪！

其餘幾人也正在作對兒厮打，雖是練習，出手絲毫不亂，井井有條相當認眞。

關鐵山越看越心驚，賀家莊眞不簡單，在場之人所顯示的武功，决非一班江湖客可比，他們想幹什麼，轉念一想，賀家財雄勢厚，自然是黑道巨寇覬覦目標，他們練武防身，當然是合理不過的事情。

「哈……」一陣洪亮的笑聲打破沉靜，賀老爺早已站在關鐵山面前，狀很得意，好半晌，笑聲才停，連連拍着關老大的肩頭道：「老弟，我早就想見你，今天總算稱心如願了！」

「晚輩正想拜望老前輩！」關鐵山拱手道。

「別客套，像老弟這樣英雄人物，自然不喜歡虛情假意，我那不長進的姪子，老弟教訓教訓，那是件好事，老朽感謝不盡。」賀老爹笑道，毫無不豫之色。

關鐵山不知如何說好。

「來來來，」賀老爹突然揚聲道：「你們天天鬧着要與人家關老弟較量較量，今天他來了，你們來見見。」

「關兄！」

「關老哥！」

十幾人全趕來，大夥兒像看什麼稀奇古怪事物，露出詫異神色。

「怎樣，是否想試試！」賀老爹笑着道。

「好！」一名健壯小夥子，約莫二十四五歲，首先站了出來，抱拳爲禮道：「小弟賀敬元，不自量力，請關大哥多多指教。」

「別客氣，我們試試招也好！」關鐵山這時爽快的答應，如果推三阻四的話，反而令人笑話！

當下二人來到場中，即自亮開門戶，賀敬元一個小跳步，眞拳出擊，虎虎風生，勁强氣足，最少有十年以上的苦功。

關鐵山喝了聲：「來得好！」右掌劈出，也是硬碰硬的招式。

「砰！」拳掌相交聲中，賀敬元往後退了五步，上身猶自吃不住勁，往後仰去，總算沒有倒下。

關鐵山屹立如山，渾身散發一股令人不敢直視的霸氣，冷然望住賀敬元，並未趁勝追擊。

賀敬元穩下身形，心內實在不服氣，虎吼一聲，展開攻勢，這回是軟硬兼施，招式奇奧，並將充沛的內力貫注招式中。

關鐵山隨手化解，從容應付，看來毫不費力，旁觀衆人暗暗震駭，對方擧重若輕，已深得上乘武學眞諦，他到底是何來歷，竟有此高明武功！

二十招過去，關鐵山暗自不耐煩，對方太過不知好壞，自己一再手下留情，仍然不知進退，繼續纏戰，當下出拳如風，砰砰砰，打中對方三下，却未用眞力，中拳部位全是人身重穴。

賀敬元大驚而退，抱拳道：「關大哥好功夫，多謝手下留情！」

「好說！」關鐵山也很喜歡這少年，所以回答時也帶着和悅笑容。

正在此時，一名中年人，滿臉冷冰冰神色，從後門走進來，誰也不理，竟自來到關鐵山面前，淡淡道：「在下于二，也想請教幾手高招！」

關鐵山對這于二，只不過初次見面，就打從心內感到討厭，此時只是敷衍道：「切磋切磋，也是好事。」

在場衆人，似乎對這于二特別注意，自他一出場，許多人全露出特別關注神色，只有賀老爹本人仍然保持原有的笑容。

關鐵山暗道：「照這傢伙神態，必然練有邪門陰毒功夫，今日倒要小心在意才好！」

于二微一拱手，算是打過招呼，右脚倏飛，快如閃電踢向關鐵山心口。

這腿法頗爲奇特，在中原武林不常見，關鐵山一面閃身避開，心內暗暗思忖，此人是何來歷，今日倒要好好留意，免得中了暗算！

颼颼颼，剛才那一下，只不過是開頭，三腿踢過，于二身形突然縱起，雙脚愈踢愈快，準、快、勁、狠，兼且招式精奇，關鐵山猝不提防下，頓失先機，苦苦支撐，只有挨打的份兒！

危急中，關鐵山暗自一咬牙，今天只好施展師門絕學，此人不簡單。

以武會友，點到即止，于二此時的打法，即使不共戴天之仇，也不會過此，窮追猛打，存心要人性命。

關鐵山暗暗將體內一口先天眞氣調勻，少陽神功緩緩運出，身形微頓，雙掌吞吐出擊，一股剛猛勁氣，破空擊出，只聽得一陣絲絲作响。

砰砰砰，六腿全給封住，二人硬橋硬馬，掌腿相交，發出極大响聲。

「颼！」于二翻身落地，雙眼睜得比銅鈴還大，似乎瞧着什麼怪物。

關鐵山心內暗暗好笑，這傢伙大概從未輸過，他雙腿上的功夫確有獨到之秘，施展開來，確實威不可當，今日給自己破了，令他大爲吃驚了！

「好，再接我暗器！」于二沉吟半晌，臉上陰晴不定，突然呼喝一聲，不等對方回答，雙手疾揚，兩枚星形暗器，迎風轉動，發出嗚嗚聲响。

關鐵山大爲驚異，他從未見過此種暗器，而且聞所未聞，來勢極快，一時未弄清楚，關鐵山不敢用手接，閃身避開。

但那星形暗器，在空中成圓環形飛走，快慢不定，極慢時如遇强風，反而激動飛快，關鐵山避了幾下，頓時大感頭痛！

于二見兩枚寒星鏢仍然無法傷敵，又喝道：「再加兩個試試！」喝聲中，又有兩枚寒星鏢迎空飛舞。

關鐵山展開身法，在四枚寒星鏢交擊網中閃避，時間長下去，只怕也要受傷！

正思忖間，兩枚寒星鏢突然相碰，關鐵山急睜眼睛看時，突然一道火光閃過，

「轟！」寒星鏢爆炸開來！

這變化令得關鐵山大驚失色，身形往後急掠，饒是他逃得快，仍然給爆散的鐵片打中十幾點，破傷力不强，關鐵山正奇怪，突然感到一陣酸痲，不由大驚，知道鏢上有毒，正喝問間，于二巳往前掠去。

這是性命相關的事，關鐵山如何能放手，當下急往前追去，一衝進大廳，空蕩蕩的，巳失去于二影子。

「陰謀！這是陰謀！」關鐵山心念急轉，這一連串之事完全是賀老爹主持，今日來到賀家莊，只怕兇險得很！

「咔察！」四周窗口及大門口，突然落下一道鐵閘，關鐵山暗自嘆息一聲，今日中了奸計，困於銅牆鐵壁之中，只怕很難逃出去！

一試探，果然不錯，四周鐵牆很厚，即使屋頂的鐵瓦亦屬不易破碎。

關鐵山無法，只好閉目而坐！

門外雖然人聲喧嘩，可是沒有人來探視，關鐵山心內雖然懊悔，如今也只有等待機會而巳！

直到晚上，仍不見什麼人，關鐵山腹中有點饑餓，對方忌憚他的武功，只怕會先餓它三五天，那時任何天下第一高手，也無力動彈了！

第二天，餓還可以忍受，沒有水喝可要命了！

關鐵山正愁悶時，突然「吧達！」一聲輕响，急睜眼看時，面前有個小袋，不知什麼人拋進來，急忙拾起，手皮袋中有水，還有五個饅頭，半斤五香牛肉，這香味眞叫人開胃，只不過片刻光景，關鐵山巳全部吃光，他雖然嚐過天下好吃的東西，但從未想到，今天這五個饅頭及五香牛肉，竟有那樣好味道！

俗話講：「人是鐵、飯是鋼！」的確不錯，關鐵山吃飽之後，頓時渾身是勁。

這是深夜，萬籟俱靜，關鐵山暗暗奇怪，這是什麼人送的，看來賀家莊埋伏有對方奸細，既然會送食物，必然會帮助自己逃走！

逃生有望，頓時精神大振，關鐵山雖是閉目假寐，全神注意任何動靜。

大約四更時分，後邊窗門突然有聲「克察」輕响，關鐵山凝神望去，一柄寒森森的短劍，鋒利無比，那粗的鐵栅，直透而過，看來是柄寶劍，只不過三幾下手勢，後窗經巳洞開，可以逃走！

關鐵山仍然不動，他想看清楚，究竟是什麼人營救，所以靜坐不動！

「喂，還不快走！」一聲低喝，竟是嬌滴滴的聲音。

關鐵山此時不敢怠慢，一個「燕子穿簾」身法，輕巧落在窗外。

那女的身段窈窕，竟然幪着面，關鐵山只覺得好像那裏見過，無暇多想，逃走要緊！

那女的把手往東一指，當先掠出五丈，輕巧俐落，一身輕功極其高妙，關鐵山暗暗奇怪，武林中那一派有此高手，等會倒要弄清楚！

「有奸細！」一聲喚，四周敲鑼角號，燈火齊照，頓時大放光明！

「快走！」那女的急叫。

關鐵山大怒，賀家莊爲非作歹，决非善類，那于二看來是黑道中人，前日施展寒星鏢，引己入伏，鏢上並不是什麼毒藥，只是普通痲醉藥，中在皮膚上，使人好像感到中毒，對這混帳，關鐵山實在恨極了，今日再碰到他，必不放過！

颼颼颼，人影翻飛，巳有十二高手趕到，關鐵山虎吼一聲，當先迫上，他此時再不容情，全力擊出，當先一名高瘦殺手，首當其衝，「朋！」雙掌相交，「克察！」手腕頓時折斷，餘勁猶未竭，整個人往後飛起，「砰！」跌出五丈，巳昏死了過去。

衆人想不到關鐵山武功如此强，微微一窒，關鐵山有如虎入羊羣，舉手投足，打得他們叫苦連天！

那女的也不怠慢，手中寶劍展開，連傷七人，出手又快又準，二十幾名殺手，轉眼消滅殆盡，雖未喪命，只怕以後再無法用武了！

「快走！」那幪面女孩子急叫，似乎怕了什麼！

「今天我要好好殺它個痛快，這班混帳王八蛋，還和他們客氣麼！」關鐵山恨聲道。

「咳！」幪面女孩子急得直跳脚，低聲急促道：「賀家莊內絕頂高手極多，兼且鬼計多端，各式各樣奇門外道鬼花樣極多，令人防不勝防，再中埋伏，那時死無葬身之地，今天先逃出去，找到帮手，再來算帳，走吧！」

關鐵山聽如此說，想到自己失算，果然不錯，當下心意微動，應聲道：「姑娘說得是！」

「乖孩子！」女幪面客一聲輕巧的笑語帶來無限的溫馨，嬌軀微轉，騰身躍起往前逃去！

關鐵山也不後人，展開絕頂輕功，往莊外掠去。

二人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全力施展下，當眞是疾如流星，尤其是黑夜中，實在不容易發覺！

「嘿嘿！」前面突傳來聲冷笑，關鐵山大驚，看情況是走不脫了，當下身形一凝，屹立當地，凝視黑黝黝樹林，冷峻道：「什麼人，鬼鬼祟祟的，算是什麼！」

「很好，果然有點門道！」聲音很冷，而且帶有無限傲氣，人隨聲現，是一個鬢髮皆白的老者，緩步自林中走出，身後跟着一位，不是別人，正是使出寒星鏢的于二。

「是你！」關鐵山一見是這傢伙，失陷賀家莊，就是這傢伙的鬼計使然，所以內心恨到極點，見面就怒喝。

「你能逃到此處，本領不小！」于二笑道，神態輕鬆而得意！

關鐵山心頭暗凜，看情況這老者是于二的師長，本領自然更厲害，看來這賀家莊，當眞是潛龍伏虎，女幪面客所言確有道理！

「小子！」于二冷冷道：「這是我師叔知年先生苗德先，你今天眞是幸運，要他老人家親自出馬！」

關鐵山深深吸口氣，在中原武林，知年先生無疑是一塊金字招牌，近二十年雖未做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但他的威名却是遠近聞名！

「小子，你是束手就擒，還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與我師叔過上幾招才死心？」于二冷笑道。

到這時候，關鐵山還有何話說，再者，能够除去此等黑道巨擘，也是功德一件，想到此處，立即拱手道：「能够與知年先生過招，雖死無憾！」

「哈……」知年先生苗德先似乎很高興，放聲狂笑起來，笑聲中貫注內家眞力，他似乎有意示威，足足有半盞茶時分，才收起笑聲，緩緩道：「很好，年青人有胆識，老朽最喜歡，我們試試招也好！」

關鐵山轉頭看時，不見女幪面客踪跡，此時無暇追尋，只好收起心思，應付强敵！

知年先生苗德先隨隨便便站着，絲毫不見緊張，而關鐵山却再也不敢大意，嘿！」的聲悶哼，身形展動，右掌直劈，巳運起三陽神功，一股灼熱的氣流，透空打出。

「咦！」知年先生苗德先頗爲驚奇，想不到這少年竟懷有此等武學秘技，面色微變，右掌輕拍，迎將上去。

「朋！」雙掌未接實，兩股氣流在空中相交，只聽到絲絲聲响，到後來响聲愈來愈高，地面上捲起一道灰沙，霎眼間成了道尺來深的小坑。

風沙平靜，關鐵山與知年先生站在原處，毫無改變，看情況這次交手，並未分勝負。

「老朽今日又再見三陽神功面世，可說是有緣；我們再試試！」知年先生苗德先莊容道，似乎知道三陽神功威力，所以收起不可一世的傲氣。

「好！」關鐵山當然不客氣，此時巳豁出去了，奮起神威，全力擊出。

三陽神功天下無敵，關鐵山雖然火候較差，仍然是威力絕倫，當者披靡！

知年先生苗德先所練武功，專走陰柔路綫，近年來玄陰眞氣大功告成，復出江湖，以爲可以縱橫天下，想不到今天碰到三陽神功的傳人，正好是他玄陰眞氣的尅星；這樣一來，就像老鼠見到貓，只有吃鱉的份兒！

于二在旁，越看越不對，再如此下去，只怕師叔要吃虧了，當下無暇多想，雙手疾揚，放出六顆寒星鏢！

關鐵山正想施展破法時，林中突然放出一把松針，以天女散花手法，分別包圍六顆寒星鏢，砰砰聲响，全部破去！

「什麼人？」于二喝道。

沒有回答，除了樹葉籟籟聲，那有半個人影，然而施展天女散花手法，須要深厚內力及絕佳暗器功夫，沒有人回答，反而給予更大威脅！

「殺！」關鐵山知道這是女幪面客的傑作，趁此時機，全力追擊，猛喝一聲，三陽神功施展十足功力，一股熱焰透空疾射而出。

知年先生苗德先大驚，明知玄陰眞氣不是敵手，也只有硬挺，全力施爲！

空中頓時出現一陣濃霧，玄陰眞氣好像是雪，三陽神功是火，兩下相交，立刻雪化濃霧，漫佈空中。

這一次激戰，知年先生苗德先整個人長力耗費過鉅，委頓在地，雖未至於武功盡廢，以他年紀來說，要想恢復舊觀，只怕此生難以達到！

關鐵山望住這位當年曾經叱咤風雲人物，心有不忍，本來此時趁機下手，取其性命易如反掌，想到武林中的殺戮，暗嘆一聲，轉身走去！

女幪面客不見踪影，想來一定在暗中躲着，關鐵山也懶得費神，昂然走回賀家莊！

第二天，去龐老爹家裏轉了一轉，周少瓊仍然很好，見了關鐵山來到，好像見到親人，高興着上前迎接道：「關大哥，這兩天到那裏去了，縣內可有消息！」

關鐵山搖了搖頭，他不想多說，像賀家莊的事，定然有問題，這鄉下女孩子，又何必說出駭她呢！

「喝杯茶！」周少瓊是一位好女孩子，莊重文靜，不多說話，此時溫柔地端上杯茶。

「謝謝！」關鐵山漫應了一聲，顯然心事重重，不願多開口說話。

「關大爺眞是好人，整天勞勞碌碌，爲大家做事！」龐老爹感嘆道。

「我能做到了什麼事！」關鐵山想起賀家莊的事，滿腹心事，聽了龐老爹的話，感慨道。

「關大爺太客氣了！」龐老爹笑道，那是由衷的心底話；在他心目中，這位關大爺的確豪俠好義，英雄本色，所以神態中自然流露出恭敬神色。

談談笑笑，關鐵山心內憂愁也消去不少，漸漸也有說有笑，尤其是周少瓊，善解人意，一個溫柔的笑容，一句體貼的問候，令這位關老大感到無限溫馨。

龐老爹老夫妻很識趣，二人忙着到厨房弄飯，四個家鄉小菜，關鐵山見他們盛情難却，也就老實不客氣，吃一大餐！

飯後又泡上一壺茶，幾人談笑甚歡。

「龐老爹！」門外突然有人叫。

「誰！」龐老爹應聲道。

正說時，門口走進一人，正是捕頭梁沖，見關鐵山在座，立即臉色一變，喝道：「姓關的，你昨晚强闖賀家，恃强傷人，賀家告到衙門，你好壞跟我去一趟！」

「什麼！」關鐵山不由大怒，轉念一想，土豪惡霸，本來就是這樣作風，想到此處，立即站起來道：「好吧，我跟你去評理！」

生死判梁沖立即緊張起來！

關鐵山的武功，他是領略過的，要是動手的話，只怕十個梁沖，也近不了身！

門外二十幾名公差守候着，見關鐵山願意走，當下像捧鳳凰似的，前呼後擁，往縣城走去！

公堂上的威嚴果然駭人，關鐵山一走來，堂上立即一陣呼喝：「跪下！」

關鐵山本願跪下，但衆人一呼喝，好像藉此駭人，關老大立即不服，大聲道：「關某犯了什麼罪？」

「大胆！」縣官怒喝。

「此人仗有武功，橫行不法，縣太爺如今親自見到，想來不須小老兒多說什麼了！」賀老爹此時正站在案前，趁機拱手道。

「哼，這等强徒，不服王法，拿下！」縣太爺威風不少，他以爲人多，關鐵山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沸湯蓋頂

木材商人李百忍，坐船要到杭州收帳，中途遇雨，岸上有一個人，整個身上濕淋淋的，要求搭便船，船夫曉得那人不是好東西而不答應。

李百忍可憐他，對船夫說：「何不答應他？給人家一個方便，即是給自己方便，同時，我正有些兒寂寞，不妨答應他上來同坐。」

船夫只得將船靠岸，載那人同行，不料船開到一處寬闊無人烟的地方，來客拔出刀子，插在几案上，對百忍說：「本來要將你一刀粲死，奪取你的金錢，姑且念你心腸慈善，容許你跳進水中，求個全屍。」

百忍垂下淚說：「但願吃個痛快而後跳水，好作個飽鬼。」那强盜答應這項請求。船夫去燒煮滾燙的肉湯，盛在罐缶裏，端來面前，百忍接過來，乘着强盜不注意，翻過罐缶蓋在强盜頭上，强盜被燙得急忙擧起手來想把說時罐缶推開，遲那時快，百忍拔起案上的刀子，刺進强盜的喉部，殺死之後，把屍體推棄於河中。

焚絕敵粮

楊堅在陳朝末年便已稱帝，國號隋。擧兵伐陳的時候，高熲獻了一個計謀說：「陳國的氣候熱而土質鬆，田間的稻穀早熟，所以三四月間，便須耕種，我們可乘他們農忙的時候，徵集兵馬，散佈將襲擊陳國的消息，他們必定徵兵設防，壯丁一放棄農耕而從事軍事訓練，那麼秋季的收穫就會減少，等他們徵兵備戰時，我們便放下武器從事農作，以謀糧食充足，同時，派間諜打聽他們的動靜，假使他們解散兵馬而回去耕種，我們再聲稱要伐陳，如此一再地造謠，他們會以爲我們根本說是着玩的，然後我們餵飽了戰馬，精練了戰士，趁他們無所準備而加以進攻，一定可獲得勝利。又江南地方的農民，不用土塊砌成糧倉，而用竹子編上茅草，來存放穀類或糧食，可以暗中派人打扮成商人，混入陳國，趁着風勢縱火燃燒，等他們修補完工，又再放火燒它，那他們的糧食便所剩無多了。」

楊堅採用了這個計謀，果然攻克了陳國。

會國藩巧計誅叛將

清同治年間，會國藩率領湘軍剿匪，軟硬兼施，對於稔匪之率隊前來歸降的人，都給予適當的軍職，仍讓他們統率所有的部下，隨軍作戰。主要是藉此誘匪前來歸降，而予以優厚的待遇。

某天，曾國藩在和人下棋，有人來密告某某將領有意反叛，曾氏一聽大怒，罵告密者：「你誣告長官謀反，依法是爲死罪。」立刻命人將他斬首，曾國藩則繼續專心的下他的棋。不久，被告的將領前來謁見曾國藩，跪下來向曾國藩道謝說：「還好您了解我，否則的話，我就被冤枉而死了。」曾氏臉色一變，下令把他殺了。

左右問曾氏：「二個人你都殺了，這樣不是不辨是非了嗎？」曾氏回答：「這統領爲投降的稔匪，一直存有叛意，告密者所說的不假，但不殺告密者，那統領知道我已知實情，一定馬上叛變，所以就我故意犧牲這一告密者，引誘他來，再殺他，這是萬不得已的啊！」左右聽了這番高論，無不欽佩之至。

蹶由數語救命

楚國攻打吳國，來勢洶洶，吳國忙派蹶由呈獻糧草，討楚王歡心，好使楚王手下留情。誰知楚王不但不領情，反將蹶由捉了起來，還打算殺了他，用他的血來染戰鼓祭天拜神呢！臨刑前，楚王派人問蹶由：「你來之前不是占卜過了嗎？難道是吉的不成？」蹶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不得不逼出一計，他說：「當然是吉的！要不然我怎麼會白白來送死啊！」問話的捧腹大笑，心想這小子死到臨頭，還嘴硬，簡直是胡說八道。蹶由馬上又說：「我們的國君，聽說貴國打算在我國境內發動戰事，於是占卜吉凶，他禱告上蒼說：『我現在派人前往楚營，假裝獻上糧草，也好觀測楚王的心理，以作準備。懇祈神龜顯靈，告訴我這個方法行得通還是行不通？』神龜的兆紋可是這樣的回答：『行得通！』。所以如果楚王善待我，我們不易窺察他眞正的用心，還以爲他心存仁慈，改變初衷，我國也就寬心懈怠，不加防備了，如此，貴國一擧就攻克了我國。如今則否，楚王勃然大怒，不但虐待使者，還要血染戰鼓，如此的心狠手辣，鐵石心腸，我吳國必定及早作嚴密防備，吳國再弱，但是早作防禦，也足以抵擋你們的攻勢，這難道不是吉嗎？」楚王一聽，信以爲眞，趕忙放了蹶由。

黃霸判爭子

穎川這個地方有一戶大富人家，兄、弟兩人住在一起，兄嫂、弟媳都身懷六甲。產期到了，兄嫂的腹中物，因爲未能善加保養而夭折了，而弟媳則順利產下一男嬰，白胖可愛。兄嫂怕人笑說生不出孩子，所以也不管什麼仁義道德，該與不該，暗中把弟媳的男嬰偷偷抱走，佯稱是自己生的。弟媳哭哭啼啼告到郡州府，但是經過三年的判案，一直沒有結果，直到黃霸上任，才想出妙計。他叫手下的人把小孩子抱開，離兩婦人有十步遠的地方停住，然後下令要兩人上前去搶，說誰搶到就是誰的孩子。結果兄嫂一個大跨步奔上前去，搶先把孩子奪到手，弟媳落後一步趕上，不肯放手，兄嫂那肯認輸，死命地用力拉扯孩子，把孩子嚇得大哭，弟媳看到兒子大哭，心裏絞痛，又恐怕再拉扯下去會傷到孩子，所以只得鬆手，好不傷心地在一旁哭泣。黃霸一切看在眼裏，知道痛愛孩子的母親當是弟媳，於是下令兄嫂歸還孩子給弟媳，而解決了這幕鬧劇。

蘇代罷秦兵

秦國意欲併吞六國，好稱霸天下，它的武將王翦、司馬梗，更是如火如荼地四下殺伐；眼看即將席捲韓、趙二國了，二國不堪亡國之苦，於是火速商議，遣口才好、謀略高的蘇代，帶了大批錢財前往秦國，好從秦相范雎那兒獲得生機。見到范雎，獻上珠寶，蘇代便問道：「貴國的武將白起，擒住了趙國的武將趙括，這件事您可知曉？」范雎點點頭說：「聽說過了。」蘇代再問：「那麼白將軍就要攻打趙國邯鄲城的這件事，您也風聞了吧？」范雎又點點頭說：「是聽說了。」蘇代開始進入心理戰術，他說：「趙國一旦滅亡，那麼貴國稱霸中原就是理所當然了，而白將軍的戰功最大，也勢必升官發財，官拜三公了！這也難怪嘛！白將軍的戰功確實了不得，沒誰能和他相比，若論功封爵，三公眞是非他莫屬。說起來這個三公高爵，不但地位高，權勢、財勢更大，誰都夢想有朝一日能爬上去風光風光。可惜呀，可惜，這會兒坐上去的是他，不是你；誰都知道，您倆素來不分高下，平起平坐，這下子可好！他升了官，您見到他時，您就得低聲下氣，這面子可丟大了。您能忍下這口氣嗎？可是，到時候想不忍也由不得您了。這後果實堪憂慮，您還得想個法子阻止白起立戰功才是啊！再說，秦以往奪土地的情形是這樣的，土地雖得，但是百姓却逃得精光，空城空地，什麼用也沒有；現在就算白起攻下邯鄲，百姓還是會四下逃散。要想得地又得人，以我之見，還不如下令白起收兵，讓趙國自動地獻上土地、人民，這豈不是一擧數得嗎？」如此滔滔口才，終於使范雎上了套。范雎快馬加鞭奏請秦王：「出征的兵馬，連年征戰，已經疲憊不堪了，如果不及時收兵，恐怕就要吃敗仗了，所以請王下令，撤回軍隊，通令韓、趙二國割地議和了事，這樣土地人民概得，士兵們也可保存體力。」秦王一向尊重范雎的提議，所以馬上下令白起回師。這件事後來被白起知道了，兩人見面如同仇敵。

一定不易逃出！

但是，自生死判粱冲以下，衆公差知道，即使一齊上，也無法奈何人家，所以大夥兒挨挨擦擦，却沒有人眞個敢上前動手！

「你們怎樣了！」縣太爺怒喝。

衆公差面面相覷，不知如何辦好！

「李師爺到！」門外傳來喝聲。

「快迎！」縣太爺一聽，立即站起身來，親自迎出。

關鐵山暗自奇怪，什麼人這等威風，要這狗官自己迎出。

正在這時，十幾人由外邊走來，前面一名老者，大約六十上下，身後有二十幾人，周少瓊也在中間。

關鐵山暗暗奇怪，這是什麼回事，定睛看時，老者身後十幾人，個個太陽穴高高鼓起，顯然都是武林高手，此時不待吩咐，立即上前，將賀老爹團團圍住！

「這是幹什麼！」縣太爺叫道。

「大人，」那位老者笑道：「你不知道，近十年來，賀老頭結交江湖匪類，做下許多大案，撫台大人派了六名高手，深入賀家莊，如今證據確鑿，所以才奉命捉人！」

「賀老爹樂善好施，不會是這樣人吧！」縣太爺猶自不相信。

「王捕頭，周捕頭！」老者叫道。

「在！」兩名老者應聲走出，正是多年來在賀家莊掃地打雜的人。

「把犯人押下！」老者大聲道。

賀老爹一見這情形，身形展處，往後急掠，別看他年紀大，一身輕功還眞不錯，那麼多人，竟然阻擋不了，眼看就要衝出門口。

關鐵山此時豈有袖手旁觀，大喝一聲，龐大身形急掠而追，人在半空，右掌已凝集三陽神功，全力擊出，一股灼熱氣流當先衝前。

賀老爹似乎知道厲害，翻身接掌，掌力渾厚威猛，一身深厚內功，在武林中不可多見，但此時可惜碰上三陽神功，一接觸之下，頓時受創，胸口如受雷殛，蹬蹬蹬，連退五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口中鮮血狂噴！

「拿下了！」老者喝道。

原來這位老者，正是撫台大人師爺，奉命主辦此案，數載尋查，總算大功告成，當日周少瓊來此，也是跟她爸爸周捕頭辦案，剛巧碰上關鐵山，所以惹出許多事，直到關鐵山被困，周少瓊才暗中出面相救！

如果在賀家莊，還眞麻煩，想不到老賊竟然動用官府力量捉拿關鐵山，李師爺才調動高手，拿下老賊！

衆公差正七手八脚，周少瓊已急叫道：「關大哥！」

門外人影已杳，那有關鐵山的人影！

周少瓊站在衙門口，芳心滿不是味道，一雙妙目怔怔望着前面，浮現出關鐵山的影子！

「我一定要找到他，那怕是上天下地，我也要找到他！」周少瓊暗下決心，此間事了，一定要找關鐵山。

這位美麗的少女是否眞能找到關鐵山，那已是以後的事了！

（完）

名劍

培新圖　黃鷹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連環行刺花千樹得手後，即拿走他的寒星劍，滿心歡喜返回寓所。晚上，與仇歡、陳鐵衣等歡宴慶功，手握寒星劍對酒把玩。劍光與燈光輝映，連環猶感美中不足，蓋兩柄稀世名劍，尚欠其一——齊物劍。據仇歡所提供的綫索，連環判斷寒星劍必在李驀然手上。仇歡認爲這一判斷十分正確，即欲率人前往奪劍，但爲連環所阻。他欲以智取，而不想强搶。他們這番計議，爲言小語無意經過聽到，非常震驚，急退入房中。夜深，席終人散，連環扶醉歸去，步履踉蹌，言小語正待上前攙扶，却被連環攬住，拔劍要她觀賞……

舉杯邀明月　訴說心中願

柔情似水

「我自小學劍，平生最遺憾的就是始終找不到一支好劍，不像花千樹。」連環自顧說下去。「他一共得到寒星齊物兩支好劍，也因此如虎添翼，縱橫天下，人稱第一。」

小語只是聽。

「這支寒星劍現在到底落在我的手上，我的心願也總算了了一半。」連環大笑挿劍入鞘，踉蹌走前，也就抱着那柄劍醉倒在床上。

言小語看着他，搖頭歎息，又在燈前坐了下來。燈光迷濛，她目光亦逐漸迷濛起來，也不知過了多久，才又站起身子。

再看連環，已經熟睡，小語又猶疑了一會，終於一咬嘴唇，倒退出去。

× × ×

長夜消逝，陽光從窗外射進，連環亦從醉夢中醒轉，見劍在懷中，小語却不在床上，不禁也有些好笑。

他轉了一個身，往外望去，亦不見小語在房中，大笑道：「女人到底是女人，丈夫不過是抱劍而眠，也瞧不過眼。」

他只當言小語是氣他不過，走到外面的廳子睡覺，可是到他走出房間，一樣不見。「小語——」他振聲高呼，但却沒有回答。

兩個小丫環匆匆走來，一樣說不見，連環終於動了懷疑，立即吩咐到處找尋。

遍尋不獲，却有一個老婆子來報，說是好像看見小語深夜打開後門走了出去。

連環震驚。

——到底去了什麼地方。連環苦思不得，目光落在懷中的寒星劍上，突然起了一個很奇怪的念頭。

——莫非我昨夜說了什麼，讓她知道了，去警告李驀然。

連環由心寒出來，眼中刹那冒出怒火，他居然沒有發作，轉向內堂走回去。

陳鐵衣仇歡已趕來，亦步亦趨，一直到連環在內堂坐下，陳鐵衣才開口：「公子，要我們怎樣做？」

連環深深的吸了口氣，倏的一笑：「我只知道自己現在必須走一趟花劍館。」

× × ×

連環的外表絕不惹人討厭，他的面上也總是帶着三分笑容，給人和藹可親的感覺。在靈堂這種環境，他當然要將笑容收起來，雖則是這樣怎也不像是包藏禍心。

花盈之却仍有些奇怪，因爲他知道花千樹應該不認識連環。

上過香，連環才說道：「花館主逝世多日，在下才知道消息趕來，實在很過意不去。」

花盈之淡然道：「公子與家父什麼時候認識的？」

連環說得很老實：「在下從不認識花館主，只是心儀已久，一直都希望能夠一瞻風采，可惜花館主竟然在最負盛名的時候退出江湖。」

花盈之反問：「若不是又怎樣？也來向我爹挑戰？」

連環道：「花館主武功高强，劍術無雙，人稱第一，在下就是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妄言挑戰。」

花盈之冷笑：「連公子言重了，劍公子連環之名江湖中人有誰不知，聽說在年青一輩，能與公子一戰的人經已不多。」

連環笑了笑：「姑娘既然對江湖上的事情也有注意，當然知道在下出道以來，從未主動挑戰過任何人，只是有時對於某些事，某些人看不過眼，不得不留手。」

花盈之冷冷一笑：「我知道你是一個俠客。」

「姑娘言重，」連環一派謙虛模樣，「對於前輩劍客，在下向來更就只有敬重，可惜，一直以來，都不知道花館主就在這兒，以致未能請領敎益。」

一頓沉聲道：「也因此，雖聽到花館主與李驀然決鬥的消息，只有空着急。」

「你的消息倒是靈通得很。」

「李驀然遍天下找尋花館主，江湖上很多人都知道，這一戰在他目的就是揚名，又怎會不將消息傳開去。」

花盈之不由點頭，再問：「你着急什麼？」

「恐怕花館主爲他所算。」

「哦？」花盈之瞪着連環。

「李驀然，這個人姑娘只怕還不怎樣清楚。」

「你說——」花盈之越來越感興趣。

「這個人外表看來厚道，事實非常狡猾，而且自命風流，到處留情，對於有利用價值的女孩子更就賠盡小心！」

花盈之頓有同感，不覺又點頭。

「正如他對鈸姬。」連環沉痛的接道：「又正如拙荊小語。」

「言小語？」花盈之緊張起來。

連環頷首道：「她們都輕易被李驀然騙服，言聽計從，那天晚上在白石鎭的客棧……」

「這件事我知道。」

「小語見過他之後，就完全變了另一個人。」

「你可是他的……」

「她是我最喜歡的人，這你說我能夠將她怎樣！」連環苦笑，「我也不明白，何以她對李驀然那麼痴心，非獨勸不來，而且要離家出走。」

花盈之吃驚的追問：「去了那兒？」

「當然就是去找李驀然的了。」連環長歎：「小語人懦弱，誤信非人，眞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那你現在有什麼打算？」

「我已經派了人去找尋，找到了小語，當然就是希望她速回連家。」

「李驀然你又打算怎樣對付？」

「連花館主也敗於他劍下，有誰還能夠對他付？聽說——」連環突然問：「姑娘與他是很要好的朋友。」



花盈之冷笑：「難道你懷疑我將他們收藏起來？」

連環忙搖手，語重心長地說道：「只担心姑娘天姿國色，李驀然不會就此罷手的。」

花盈之咬牙切齒的道：「他若敢再來，我要他的命。」

「姑娘的武功我雖然不知道怎樣，但是李驀然……」

「我就是拚掉了這條命也要……」

「拚命並不是辦法，姑娘要報殺父之仇，而我則要報奪妻之恨，敵愾同仇，又何妨團結起來？」

花盈之考慮了一會兒：「你要我怎樣做？」

「要是他再來，姑娘最好用說話將他留下。」

「這簡單。」花盈之話說出口，才考慮到在李驀然面前是否能瞞得下那口氣。

連環隨即道：「我那兒一有消息，亦必會着人到來給姑娘說一聲。」

花盈之只有點頭。

連環出了花劍館，才露出笑容，花盈之實在比他的想像中還要容易對付。

× × ×

夜又深。

天上有月，杯中有酒。

李驀然已有些醉意，舉杯邀月，一半的酒濺在衣襟上，他沒理會，將其餘一半喝下，又去斟酒。

夜風吹來那邊小樓的誦經聲，是那麼凄涼，李驀然的心境更凄涼。

當他看見丁丁與香香在鉉姬死後的徬徨，不由他有些後悔。

雖然她們並沒有對李驀然表露有絲毫的不滿，李驀然却反而因此更覺得難過。

酒入愁腸愁更愁，那紅絲的眼睛，使他的眼神看來更悲哀，酒痕斑駁的衣衫，披散的亂髮，亦使他更顯得憔悴。

酒斟下，他舉杯未飲，珠簾聲响處，一個人探頭進來，竟是言小語。

她已經沒有了那一份弱不禁風的神態，看見李驀然，急急的走了進來。

李驀然不知道進來的是言小語，只道是丁丁香香，問：「那裏還有酒？」

言小語沒有作聲，走到李驀然面前。

李驀然一眼便看清楚了，呆了一呆。

「是你！」

言小語無言取去李驀然手中的酒杯，放過一旁，隨即扶李驀然坐下。

李驀然沒有拒絕，只是問：「小語，你怎會走來這裏了？」

言小語搖頭歎息。「聽說你與鉉姬認識，她還送了一柄劍給你，所以我也到鉉姬這兒看你是否仍然在。」

李驀然一怔。「你認識鉉姬？」

言小語道：「我也是幾經打聽，才知道鉉姬住在這兒。」

「你是來找我的。」李驀然總算明白了。

言小語呆望着李驀然，伸手替他拭去了衣衫上的酒痕，再替他整理了一下頭髮。「你怎會變成這樣的？」

李驀然歎息：「小語，你有所不知，我與花千樹決鬥，那知道他有暗疾在身，傷在我劍下，以致舊患復發，死在花劍館內。」

言小語怔怔聽着。

「消息已經傳開，江湖上的朋友據知都說我乘人之危，說我卑鄙。」李驀然長歎。

「你就是因此意志消沉？」



李驀然無言頷首。言小語突然道：「花館主的死，只怕是另有內情。」

「哦？」李驀然一怔，「你好像知道了什麼？」

「花館主是不是有一支寒星劍？」

「不錯。」李驀然更詫異。

言小語欲言又止，李驀然追問：「寒星劍到底怎樣了？」

考慮了一會，言小語才道：「已落在他的手上。」

「他？誰？」李驀然試探問道：「是不是連環？」

言小語一咬牙，點頭，李驀然又是一怔。「怎會這樣的？」

「他還與陳鐵衣仇歡他們商量怎樣奪取你那柄齊物劍。」言小語邊說邊歎氣。

李驀然沉吟片刻。「這樣說，花館主的死，與連環只怕大有關係的了。」

言小語垂下頭，李驀然亦沉默下去。

又過了一會，言小語突然抬頭，「以我的意思，你還是先跟花館主的女兒解釋清楚。」

李驀然苦笑。「我去過的了，她對我成見很重，只是要殺我，解釋又有什麼用呢？」

「到不如我替你走一趟，女人與女人，到底比較容易說話。」

李驀然細看了言小語一眼，忽然歎了一口氣。「連我她都不相信，怎會相信你，再說，我既然做得出，一定已作好安排，解釋也白費心機。」

李驀然將杯取回，仰首飲盡杯中酒，



言小語看在眼內，心中刺痛，却不知道怎樣勸解。

「算了——」李驀然笑接道：「反正我都已無意江湖，別人喜歡怎樣說就由得他們怎樣說。」

「驀然……」言小語欲言又止，眼中無限關切。

李驀然深注着言小語，忽然收起了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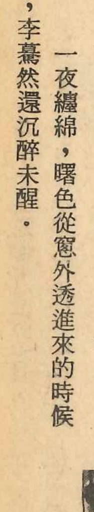


容，歎息道：「連環若是這樣的一個人，你嫁入連家後的日子，只怕也不會怎樣愉快。」

言小語垂下頭去。

李驀然劍眉深皺，「知道了你來找我，一定不會饒過你。」

言小語淒然一笑。「我是他的人，相信他也不會將我怎樣的。」



李驀然突然抓住言小語雙臂。「小語，不管怎樣，我都是不放心讓你回去。」

小語笑得更淒涼。「不回去連家，我還有什麼地方可去？」

「過去的就當作一場夢，你與我一齊離開這兒，到一個沒有人騷擾我們的地方。」李驀然說得很認真，雖然有醉態，說的却一些也不像醉話。

言小語的眼淚已流下，李驀然接將言小語摟入懷中。「我現在別無他念，只求能夠與你長相厮守，歡度餘生。」

言小語再也禁不住，伏在李驀然懷中哭了起來。

李驀然輕撫着她的秀髮，也再無說話，好一會，才抬手輕托起她的下頷。

她淚眼迷濛，珠串一樣的眼淚無聲的順腮流下，映着燈光，是那麼的淒涼，又是那麼美麗。

李驀然舉袖替她輕輕將眼淚抹去，目光凝留在她面上情深一片，盡在不言中。

言小語給托着下頷，要迴避李驀然的目光也不能，面上不由泛起了一抹紅暈，無限的嬌羞！

李驀然的目光越來越狂熱，摟着言小語，倒在綉榻上。

言小語掙扎無力，整個人以至理智終於淹沒在李驀然澎湃的情感中。

誦經聲這時候已絕，夜更深，燈火亦終於在夜風中熄滅了。

× × ×

一夜纏綿，曙色從窗外透進來的時候，李驀然還沉醉未醒。

言小語却醒來了，看看自己，看看李驀然，臉上紅暈未去，突然又憂形於色。

好一會，她悄然滑下綉榻，稍理衣衫，躡足往樓外走去。

李驀然這時候若是已醒轉，縱使沒有發現言小語神態有異，也一定會問她要去什麼地方，一定會阻止。

可惜他昨夜喝的酒未免多了些。

× × ×

正午，雲很多，陽光輕柔，風却急。

風吹亂了言小語的秀髮，也吹起了她的衣衫，使她看起來是那麼單薄，那麼可憐。

在花盈之的面前，更單薄，更可憐。

花盈之在聽着她說，聽得好像很用心，臉上却絲毫的相信之色也沒有，只有譏諷之色。

她也只是聽到言小語說及她來是爲了替李驀然分辯，便截斷了她的話。

「我知道你與李驀然是青梅竹馬，感情非常好，可是我也知道你已經是連環的妻子。」花盈之的說話譏諷的意味更濃。

言小語方待說出她所以離開連環的原因，花盈之說話已接上。「要解釋，李驀然應該親自來跟我解釋，叫你來，又算是什麼意思？」

言小語忙道。「我是自己要來的。」

「這就更笑話。」花盈之冷笑。「你是他的什麼人？」

言小語搖頭歎息。

花盈之冷笑接道：「背夫出走，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事，你這次到來，也來得正是時候了。」

語聲一落，花盈之突然站起來，一把抓住言小語的手臂，她抓的很用力。

言小語不由一驚呼。

花盈之一把將言小語拉近來，痛恨的斥道：「你若是在連環之前到來，我還不知道你出走的事，一定會放你離開。」

言小語吃一驚：「連環來過這裏？」

「所以你騙不到我，我這就拿你去交給連環，再去鉉姬那兒找李驀然算賬。」

言小語更吃驚，花容失色，急忙道：「盈之妹妹，你聽我解釋……」

「誰是你的妹妹？」花盈之冷笑：「我也不想聽你的任何解釋！」

一頓接又道：「要解釋，跟連環解釋去！」一把拖了言小語就走。

言小語驚呼掙扎，以她的纖弱，又怎能夠掙扎得出花盈之的掌握，還要說什麼，已給花盈之一指點在啞穴之上。

這實在大出她的意料之外，她本以為女孩子與女孩子之間容易說話，只要花盈之讓她將話說完，最低限度也會先弄清楚寒星劍的下落，那知道花盈之性子竟是這樣的急躁。

現在她總算明白李驀然的說話。

花盈之一面走一面還道：「你的口才不用說也很好的了，再給你說下去說不定被你說服。」

言小語空自焦急，却作聲不得，眼淚不由流下來。

亦只有流淚。

出了大堂，花盈之挾着言小語上馬開鞭，奔出花劍館！

絕無疑問，她真的是會將言小語送到連家交給連環，在她來說這樣做是件很應該的事情。

她當然不知道這是怎樣大的一個錯誤，甚至到她將言小語送到了連家，送到了連環手上。

連環也當然不會在她的面前露出得意的神色來，即使笑也待她踏出連家之後。



真相

午後雲更多，天色異常的陰沉。

李驀然終於醒轉，捧着腦袋坐在床前呆了一會，這才憶起昨夜發生什麼事情。

他周圍望了一眼，搖搖晃晃的站起身子，移步到窗前，看了看天色，不由得苦笑。冷風吹起了他的散髮，也吹活了他的思想，回身又望了一眼，脫口呼道：「小語——」

沒有人回答。

——小語應該留在我身旁才是。

——該死，怎麼我會喝這麼多的酒？

——到底她去了什麼地方。難道竟然是又……去找花盈之？

李驀然心念再轉，身子猛一震，一把抄起旁邊那支齊物劍，急奔向樓外。

他一手才將珠簾掀起來，寒光一閃，一柄彎刀已然砍至！

這一刀出其不意，若換個武功差些的，只怕就得命喪在刀下。

李驀然閃得也很險，裂帛聲中，胸前衣衫被割開，亦裂出一道血口來，但總算閃開了這一刀。一刀之後還有六刀，珠簾在刀光中斷下，一顆顆珠子四射，叮叮噹噹的散落在地上。

李驀然連退丈許，齊物劍出鞘，劍身上那七顆象徵邪惡的星紋閃出令人心悸的寒芒。

刀光再閃，珠簾又飛散，仇歡手執彎刀，悍然立在雨點一樣洒落的珠子中。

李驀然目光一寒：「仇歡？」

仇歡露齒一笑，滿面殺機，十二個黑衣人接從他左右衝進來，一字橫開。

仇歡接一步跨前。「放下你手中的齊物劍，給你一個全屍。」

李驀然淡然一笑。「好像這種話不是你說的。」



仇歡目光一閃。「這是什麼意思？」

「看你也不是一個健忘的人，可是你偏就忘記了已敗在我劍下兩次。」

仇歡笑容一斂。「在這個時候你還能說出這種話，我也佩服得很。」

李驀然冷笑。「我同樣佩服你還敢再惹我動手。」

仇歡獰笑道：「不殺你我是絕不罷休的。」



「是你自己的意思？」

「不錯！」仇歡手按着彎刀，提起胸腔。

李驀然上下打量了仇歡一眼：「你不是飛魚塘的人。」

「要說什麼說清楚！」

「以我所知，飛魚塘仇家堡向來沒有私仇，仇家弟子都是奴才。」

「住口！」仇歡斷喝，那些黑衣人亦躍躍欲動。

李驀然一聲冷笑。「連環沒有錢給你們，你們還肯不肯為他殺人？」

仇歡沉聲道：「現在就是沒有錢，我們也非殺你不可！」

「請！」李驀然一振劍。

仇歡一揚刀，沒有動，那十二個黑衣人脚步却開展迅速將李驀然包圍在當中。

李驀然也不動，突然一動，却是偏身一閃，一道寒光即時由左面窗戶飛進來，從他的頭上飛過！

是劍光！

陳鐵衣連人帶劍閃電一樣突然從簷下飛進，一刺不中撞碎右面窗戶飛了出去！

李驀然沒有追，也沒有動，只是在冷笑。

仇歡忽然一聲：「可惜！」

語聲甫落，陳鐵衣又已在右面窗戶上出現，冷冷的盯着李驀然：「這個人一身武功，反應敏銳，要殺他實在不容易。」

這些話當然是說給仇歡聽的，仇歡應聲道：「我們今日却是非殺他不可。」

陳鐵衣點頭。「你們有你們動手，我只管等機會抽冷子給他一劍！」

仇歡冷冷道：「希望你刺倒他的時候，我們還沒有死光。」

陳鐵衣道：「我也是這樣希望。」右手斜落在窗框上，又是一觸即發之勢。

李驀然目光落在陳鐵衣臉頰上的傷痕上。「那天在月老祠中伏擊我的原來就是你。」

「不錯！」陳鐵衣目光一寒。「你現在應該什麼也明白的了。」

李驀然追問：「是連環的主意？」

陳鐵衣冷冷的說道：「我只是他的僕人。」

「為什麼？」李驀然倏的一呆。「就為了我與小語在客棧的相會？」

陳鐵衣一聲冷笑。「任何男人知道自己的妻子與以前的情郎鬼混，相信都會很生氣。」

「我們並沒有……」李驀然話說到一半，突然又停下，是想起了昨夜的事情。

「要解釋你應該與連環解釋。」陳鐵衣搖頭。「不過我認為，你若是真的喜歡一個人，應該就為那個人設想。」

李驀然沒有作聲。

陳鐵衣本是一個不喜歡說話的人，這一次的說話出奇的多，接又道：「兩個青梅竹馬，分別了很久的朋友相逢，的確是一件很值得高興的事情，但高興之餘，最好還考慮一下後果。」

「想不到連環的心胸如此狹隘，」李驀然歎了一口氣。

「是不是要他將妻子讓給你？」陳鐵衣連聲冷笑。

仇歡揷口道：「陳兄今日怎樣了？」

陳鐵衣目光一轉。「說話雖然多一些，相信也不完全是廢話。」

李驀然沉默了下去，陳鐵衣目光轉回李驀然面上。「連環要殺你，當然還有其他的原因，言小語變成怎樣，你却是要負大部份的責任。」

李驀然驚詫地問：「言小語到底怎樣了？」

陳鐵衣冷笑不答。

「你們已經將她送回連環那兒去？」李驀然追問，只當言小語方才外出，被他們看見抓了回去。

陳鐵衣仇歡相顧一眼，並沒有作聲，

李驀然看在眼內，更以爲事實的確就是如此．

他的目光從陳鐵衣面上轉到仇歡面上，一字一頓道：「她若是有什麼不測，我要你們償命。」

仇歡大笑．「我們現在就要你的命！」語聲一落，彎刀一揮！

數十枚錐子一樣的暗器立時從那些黑衣人的手中射出來，破空之聲大作．

李驀然伏地滾身，那數十枚錐子一樣的暗器間不容緩之間落在他方才站立的地面上！

十二個黑衣人旋身發出暗器，凌空未落，撲向李驀然，錐子一樣的長劍疾刺了出去！

李驀然身形未起，兩支劍已刺到，一刺眉心，一刺胸膛，每一劍都是那麼的惡毒！

「叮叮」的兩聲即時响起來，李驀然劍一旋，竟就將那兩劍封開，身形再一動，從兩人之間穿過，「刷」一劍割開了左面那個人的咽喉，反手再一劍，刺入了右面那個人的脅下！

七支錐子一樣的劍緊接從後面刺到，李驀然身形不停直衝向牆壁之前才轉身，一劍封開了刺來的七劍，接往上一拔，翻身從七人頭上滾過！

仇歡的刀看準機會，立即斬出，那知道李驀然半空中竟能夠再滾身，左手一搭，掠上了樑上！

刀從他脚下斬空，李驀然在樑上一轉，劍倒刺下來，急刺仇歡的腰脊！



仇歡身形如飛，李驀然連刺三劍，都趕不上，第四劍還未刺出，仇歡已穿窗掠了出去！

那些黑衣人迅速欺前，一劍急一劍，李驀然回劍封擋，暴喝聲中，齊物劍劃起一道森冷的光芒，「錚錚」兩聲，削斷刺來的兩支劍！

那兩個黑衣人方一呆，劍已經刺入了他們的要害，浴血倒下。

李驀然繼續衝前，有如虎入羊羣，暴喝中齊物劍將黑衣人手中那些錐子一樣的劍一支支削斷！

那些錐子一樣的劍刺出之際發出的聲响不大，有利於暗算襲擊，但遇上齊物這種寶劍，那份單薄便反而成了弱點，不堪一削。

驚呼聲中，有人倒下，有人發出暗器，亂成一片！

李驀然一股旋風也似飛捲，連刺三人，欺前的身形突然倒退！

仇歡的刀與陳鐵衣的劍終於一齊襲向李驀然，刀從窗外飛簷下斬進，劍刺向李驀然必救的要害！

李驀然退得正是時候，仇歡陳鐵衣刀劍落空，雙雙搶上，刀與劍都飛靈巧幻！

他們已看出，齊物劍雖然鋒利，還不是所謂削鐵如泥的那種神兵，只要不運勁與之硬碰，還不致那麼容易斷下！

他們刀劍的迅速變化，亦使李驀然不能夠將太多的內力運到齊物劍之上！

刀與劍俱快，李驀然不能不快，一連串錚錚聲中，三個人彷彿化成了一團光！

椅几在寒光中粉碎。

剩下來的黑衣人完全插不進手，怔在一旁，他們雖然都是悍不畏死的殺手，但亦被三人這一戰驚呆。

寒光移到窗旁，窗櫺亦迅速碎裂，李驀然倒飛了出去！

仇歡陳鐵衣雙雙追出窗外，那些黑衣人看見，亦紛紛追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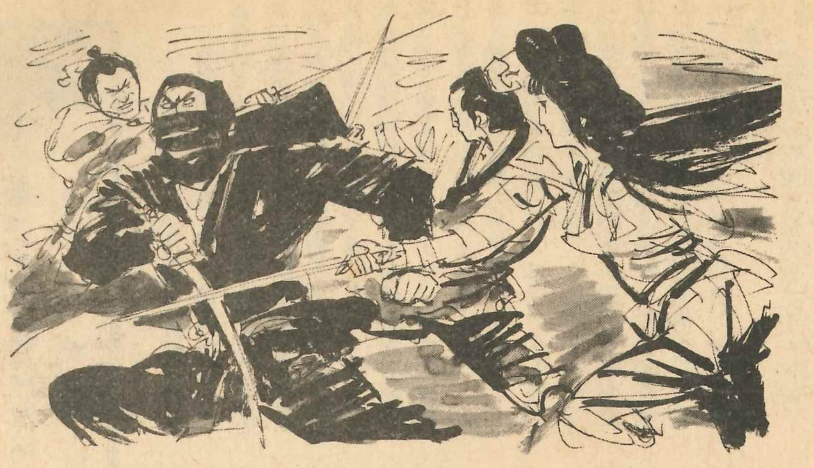


窗外有一叢翠竹，李驀然左手一探，抓住了一竿竹，懸在半空中！

陳鐵衣仇歡凌空直撲前去，一刀雙劍在半空中連接了幾招，陳鐵衣仇歡直往下瀉落，着地滾身，那一叢翠竹眨眼被斬下來！

李驀然長嘶聲中飛墮！

那些黑衣人錐子也似的暗器四面射到



，沒有一支趕得及他的身形！

他的身形未下，陳鐵衣仇歡的劍刀已經在等着，一齊硬削前來！

「嗡」的一聲李驀然手中齊物劍刹那震出百十道劍影，「叮叮」連响中，撞開刀劍的砍削，再一翻，終於落在地上，劍勢未絕，又封住了刺來的九刀十七劍！

黑衣人左右齊上，左手暗器右手斷劍，又向李驀然襲來！

劍光寒芒飛閃中，李驀然倒縱上院子裏的假山上，一個黑衣人跟踪欺上，一劍才刺出，眉心已被李驀然一劍刺中，曳着一道血虹倒飛了下來！

李驀然掠劍四顧，十二個黑衣人已只剩三個，但仍然圍上前，仇歡在左，陳鐵衣在右，刀劍亦蓄勢待發！

李驀然不動，他們也不動，突然齊動，左右向假山撲上，彷彿有默契一樣！陳鐵衣一拔三丈，凌空翻滾，一劍向李驀然當頭刺下，仇歡貼着假山掠上，彎刀却是刺向李驀然的下盤！

李驀然劍尖點地，斜從假山上飛退！刀劍齊落空，仇歡陳鐵衣兩人身形一轉，急追而下！

李驀然身形還未着地，一劍已向他刺來，那個黑衣人看準了才刺出這一劍，既快且狠，可惜李驀然在落下之前亦已經算準了他的出手，齊物劍隨勢一轉，迎向來劍！

「錚」一聲，黑衣人錐子一樣的那支劍兩斷，齊物劍順勢刺入了他的胸膛！

血怒激，黑衣人倒地，李驀然身形再變，閃陳鐵衣的劍，齊物劍疾向仇歡的彎刀斬下！

仇歡不敢以刀硬接，偏身急閃，李驀然緊追在後，連斬十七劍！

仇歡倉然後退，陳鐵衣亦追在李驀然的身後，接連十四劍却都追不上李驀然的身形。

到他的第十五劍刺出，終於搶在李驀然的劍之前，李驀然不得不招架，仇歡鬆了一口氣，同身揮刀反攻！

月洞門外即時人影一閃，花盈之疾掠了進來。

看見陳鐵衣仇歡聯手雙戰李驀然，花盈之當場怔住，一雙眼睛却直眨。

仇歡多次追殺她，對她來說已可謂印象深刻，陳鐵衣給她的印象也一樣深刻。

閃電一樣的劍，斷在劍下那兩個無賴的手，只要一想起花盈之就覺得不舒服。

這兩個人竟然會一齊在這裏出現，夾攻李驀然，難道竟然是一夥？

心念一動，花盈之一顆心突然怦怦的跳動起來，她想了一想，一咬牙，拔劍出鞘，欺身撲前一劍刺向仇歡！

仇歡已經發現她進來，大喝一聲，回刀將刺來的一劍封住。「女娃子滾開，這兒沒有你的事。」

花盈之冷冷一笑道：「我們的賬還沒有算清楚！」

仇歡沒好聲氣的說道：「那有空跟你算。」

花盈之「刷刷」兩劍刺出。「你沒有，我有！」

仇歡兩刀擋回。「我已經幾次放過你的了，若是糾纏不清，先砍殺了你。」

花盈之試探着問：「那個面無血色的陳什麼跟你是一夥？」

「是又怎樣？」

「你們其實都是連環的手下。」

仇歡冷笑道：「你現在才知道麼？」

花盈之一呆，許多不明白的事，一下子完全明白過來，嘟喃道：「小語說的原來都是眞的．」

仇歡看見她發呆，機不可失，亂刀斬下，幸好李驀然及時閃至，接下了仇歡的刀，却險些被陳鐵衣的劍刺中．

花盈之看了李驀然一眼，一面歉疚之色，李驀然沒有看見，仇歡的刀與陳鐵衣的劍已向他左右攻來。

（下期續完）

武林軼事

謝朝達棍殺雷公松

麥海雲・文

古今練武之人，都知道最常用的武器，不是刀劍，就是長棍，同是一條棍，有齊眉棍，鼠尾棍，以及八卦棍之分，擅長八卦棍的一名高手叫做鄒泰，廣東南海縣人，綽號棍王，他在鳶嶺鄉居住，一般武林高手對他的一條棍，讚不絕口，殊不料與鄒泰同門師兄弟的另一個武林高手叫做謝朝達，棍法也很厲害，而且住在丹灶鄉，只是鳶嶺鄉附近的鄰居，他一向深藏若谷，從來沒有在別人的臉前表演棍法，故此，懂得有他這個人的非常之少，不過，世事很奇，就算他把自己的絕技收藏起來，不願意在別人的臉前演一兩招，碰着扼要關頭，必須施展渾身解數，然後能夠殺敗強敵，只是一戰巳經名震南海，直到現在還有些老前輩記得起他跟雷公松大戰的一頁舊痕。

說到那一次雷謝兩人的交手，起因十分輕微，不過因爲謝朝達的幼孫元禧偶因小故給人打腫嘴而巳，說到那一次的禍苗，並非甚麼，只是一個蓮蓬，那時在丹灶鄉有許多個大地主，雷公松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擁有良田百頃，還有一個絕大的荷塘，每年荷花盛放，香聞十里，到了秋盡荷殘，荷塘裏面就有許多蓮藕掘出來，拿到市場賣，等於一條財路，故此，雷公松重視荷塘多過重視他的田，一向不准別人走近，更加不准任何人摘他的荷花蓮蓬，那天恰當有事，他正在荷塘附近走動，忽然看見一個孩子僅有十二歲左右，伸手在荷塘邊緣折了一個蓮蓬，偸蓮子吃，他怒不可壓，立刻衝過去，向那個孩子劈面打了一巴掌，雖然孩子受打，啼啼哭哭，他絕不理會。

被打的孩子就是謝朝達幼孫元禧，謝元禧因爲搭館讀書關係，每天必然離家前往附近的一個姓謝教書先生那邊讀書，到了中午然後回家吃飯，故此，他給人打腫嘴，回到家裏，被祖父謝朝達看見，大吃一驚，立刻替他敷藥止痛，兼且設法使受擊的牙床不會繼續流血，定眼看時，才知道他的門牙巳被打落四隻。

謝朝達初時只是以爲孩子打架，無意之間受傷，查問起來才知道是雷公松打了他的一巴掌，以至如此，勃然大怒，立刻帶元禧到荷塘那邊，向雷公松查問此事。

見面後，謝朝達站定脚步，說：「姓雷的聽住！我的幼孫元禧雖然頑皮，折了你的一個蓮蓬，如此細微之物，所值幾何？你竟然恃着武功，一招鬼王撥扇，把他打腫嘴，門牙也脫落幾隻，居心何忍呢？我今日並非準備跟你算賬，不過向你提出一個要求，希望你以後別用任何的招式打孩子，你應該知道，孩子皮肉尚嫩，未必捱得起，可能給你一掌打死，弄出人命官司，吃虧的是你！」

雷公松一向就是非常魯莽的，恃着自己以前做過教頭，肌肉豐滿，拳硬如鐵，二來是當地的大地主，三來荷塘是他自己的產業，打孩子一巴掌，根本不算甚麼一回事，忽然看見謝朝達帶着孩子走來向他理論，而且說出這種硬話來，不禁怒火攻心，大喝一聲，說：「我喜歡打孩子就隨時動手，用不着你干涉，如果你的孫兒元禧下次再來荷塘採摘荷花蓮蓬，我照樣打他！」

謝朝達看見他出言不遜，不覺動了氣，臉色沉下來，對元禧說：「我眞的想看他如何動手再打你，有我在這裏，你甚麼都不要怕，快些跳進荷塘多摘幾個蓮蓬上來，如果他打你，有我在此。」

元禧僅得十二歲，懂得甚麼呢？聽了這番話，喜形於色，立刻向荷塘那邊飛奔過去，當時雷公松料不到他會縱容孫兒放肆的，突然看見元禧朝向荷塘那邊走去，立刻把一雙手向前一抓，抓不着元禧，便即在後追趕。

他是個有氣有力的漢子，兼且一向練武，脚步走得快，元禧當然鬥不過他，眼見元禧就快給他抓住，謝朝達看不過眼，大喝一聲，從背後趕來，跟着發力一標，隨即雙手把雷公松托起向荷塘使勁一抛。

雷公松重一百斤過外，謝朝達僅重六十多斤，怎料他苦練武功，能夠把渾身氣力放在兩手之間，故此，一抓一托，雷公松無法收得住脚，竟然好像餓狗搶屎似的被他抛入荷塘之內，登時變成泥鴨一般，濕淋淋的在荷塘裏面耕水走回來，至於元禧這個孩子，看見雷公松受辱，他就不再到荷塘那邊去，免得硬碰硬，只是站在岸上拍掌嘻哈大笑。

那時附近有些孩子放學回家，路經此地，站着看熱鬧，他們一向都是恨透雷公松的，亦有一些鄉人覺得雷公松恃勢凌人，太過卑鄙，一向就恨之刺骨，難得有人仗義出頭，把這傢伙抛入荷塘裏面，替他們洩憤，當然是心裏高興的，不約而同的哈哈大笑。

雷公松一向只有他欺負鄉人，從來沒有人斗膽在他的臉前發笑，那時他看見大人和孩子都向他嘲笑，這一場禍苗是由老伯伯謝朝達挑起的，當然怒上加怒，剛從荷塘爬到岸上來，便即向謝朝達那邊飛奔過去。

他有如一頭蠻牛似的衝到謝朝達眼前，大喝一聲，身形向左，一個左拳，以黑虎偸心的姿勢向謝朝達胸部正中打出，來勢兇而且辣，如果謝朝達給他一拳打中，準會一命嗚呼，不過，謝朝達的武藝巳經登峯造極，如何懼怕他呢？身形一閃，稍爲避過，便即雙手齊出，先行制服他的左拳，然後轉向右邊，移步換形，施出連環拳出擊，跟着化爲鴛鴦蝴蝶掌，向對方右脇進攻，他早巳料到雷公松的左拳受制，必然用右手搶攻，那時他只要閃過對方的右邊，趁着對方用右拳出擊，先用自己的右手挑起，隨即以左掌出擊，那一掌準會使對方受到挫敗。

他料事如神，雷公松突然發覺左拳落空，立刻用右拳迎頭痛擊，不料右手只是抬起來，還沒有向下施展獨劈華山這一招，驟然覺得右邊肋骨好像火燒一樣發生劇痛，不由自主的蹲下來。

他給人抛入荷塘巳經丟臉，濕淋淋的跳上岸來出擊，又再挫敗，眞的氣得七竅生烟，雖然他覺得吃這一掌，不能再用拳技取勝，但仍不服氣，勉强掙扎站起來，向謝朝達說：「你們公孫兩人切勿走開，我要跟你決鬥！」

說完這句話，他就向家裏飛奔而去。

謝朝達知道這傢伙一定回到家中取出刀槍棍棒之類的武器，再來打鬥，很想離去，但却因爲元禧僅有十二歲，走得並不快速，故此兩人雖然急步由荷塘走開，走了一程，仍是無法走出雷家莊，眼見背後有人握棍飛奔上來，不覺窒步看看究竟，再行定奪。

雷公松眞的是準備決一死戰，返家拿出一條鼠尾棍來，那條棍有如鼠尾一般，頭大尾細，棍身沉黑，且又微有光澤，顯然是朝夕苦練的一種兵器，不能輕視，謝朝達雖然近這十年來天天在家練棍，不過，那時手上沒有兵器，赤手空拳抵擋對方的鼠尾棍，未必打贏，立刻想走，跟着看看元禧，那個小孫兒早巳嚇到脚軟，走也走不動，知道這一戰是無可避免的了，便即把心一橫，放眼在四方八面搜索，看看有甚麼東西可以作爲兵器之用，很快他就看見左邊相隔二十多尺之遙有人用竹竿晒衫，那種竹竿就是茶竿竹，雖然像手指公那麼細小，但却十分堅韌，正好拿它抵禦長棍，主意打定了，他就急走過去，抓起一支晒衫竹來，隨手把穿在竹竿上面的衣裳抛掉，就用茶竿竹應戰。

雷公松看見謝朝達忽然抛開孫子元禧，向左邊奔走，以爲他怯戰，更加不會把對方看在眼內，他並非向元禧尋仇，故此沒有向元禧發招，還加緊脚步，奔向謝朝達那邊。

謝朝達看見他目露兇光，手握鼠尾棍，直衝過來，絕不留步，知道這一戰難以避免，索性把茶竿竹拉起，整條竹竿垂直，擺出釣魚棍的姿態來，然後喝令對方停脚，否則，棍下無情。

如果這番話在平時交談之際說出，對方可能聽了就此收兵，但在盛怒之下，雷公松巳經火遮眼，看不見人，怎會依他的話呢？當時人到棍到，一棍當胸向謝朝達戳去，然後大喝一聲：「謝朝達，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閒話休提，請即發招！」

他以爲謝朝達不過握着茶竿竹，那種竹竿如此細小，不堪一擊，自己的鼠尾棍又長又辣，且又苦練多年，必操勝券，故此口出大言，怎樣鼠尾棍向前刺去，忽然發覺謝朝達失了踪，大吃一驚，趕快向左邊跳開，回手再用撥草尋蛇這一招向對方下三路橫掃。

謝朝達的釣魚棍巳經苦練十年過外，不管揸棍抑或揸住竹竿，同樣的發生作用，整整一條竹竿垂直，正是用來預防對方當胸刺來的，刺左閃右，刺右閃左，一閃就過，順勢用竹竿化爲花槍使用，向對方小腹插去，這一招往往得手，如果雷公松不是那麼機警，看見一棍落空，急急忙忙跳避，還用撥草尋蛇連消帶打，向對方出擊，恐怕一招就輸了給謝朝達，儘管如此，他仍是鬥不過謝朝達的，因爲謝朝達的茶竿竹雖然細小，但愈戰愈勇，而且盡力貼近對方的身邊，使雷公松的長棍無從發揮威力，反而茶竿竹因爲細小的緣故，頻頻施展鷄啄米的招式，插他的前鋒手，一經插中，對方就長棍落地，不戰而敗，因此之故，雷公松苦戰無功，受制於茶竿竹之下，又驚又怒，不知如何是好。

到了那時，謝朝達大聲斥喝，叫他罷手，否則，戰死在草地之上，那時看熱鬧的人愈聚愈多，雷公松更加下不得這一口氣，身形一緊，竟然施展他最擅長的七煞棍，一發就是七招，分別向對方咽喉心臟以及下體出擊，連打七個部位。

照道理說，謝朝達僅憑一枝茶竿竹，當然落敗，可是，謝朝達的圈點功夫非常厲害，把茶竿竹忽然圈細，忽然向前一刺，稱之爲點，一圈一點，即打即消，出得快，收得更快，對方施展七煞棍，他早巳識穿，連避七步，然後出擊，跟着提出最後警告，並向街坊講明，如果雷公松再不收手，必死無疑，到時就算人命關天，他爲了自衞，亦屬無可奈何，懇求街坊各人作證。

他愈是口出大言，雷公松愈加憤怒，不顧一切，連續施青蛇撲面，毒蛇吐舌等，以蛇棍出擊，謝朝達突然仰臥在地，對方持棍向前衝刺，他由地上一躍而起，那枝茶竿竹向對方心窩偏左之處刺去，這是一種暗勁，非同小可，雷公松大限難逃，收不住脚，竟然給茶竿竹向左邊要害刺了一下，登時仰臉翻倒，鼠尾棍也抛開，臉色慘變，口吐白沫，氣若游絲。

旁觀的人看了，大驚失色，走近圍觀，謝朝達嘆息一聲，說：「我早巳說，他苦攻之際，身形不穩，可能我只是希望他受傷就算，怎料我的棍向前刺去，他正好向我撲來，人與棍相撞，便會受傷不治，現時他的脾臟巳給棍尖刺破，腸肚全是鮮血，神仙也難救治，你們趕快抬他回到屋裏辦理後事吧！」

雷公松自從吃了一棍之後，一直無法開口，雙眼翻白，兩手握拳，渾身是汗，出氣多，入氣少，還沒有抬到屋裏，巳經氣絕身亡。

雖然雷氏家族很大，有人出頭向官府控訴，指出謝朝達蓄意傷人，但因謝朝達有言在先，街坊全部作證，證明雷公松咄咄迫人，絕非謝朝達挑戰，這一場官司然後了結。

自此之後，謝家棍就風聞於世。

謝朝達的愛子因爲鬥棍身亡，剩下幼孫，祖孫兩人相依爲命，謝朝達早巳不想兒孫輩繼續練武，故此他從來沒有在別人面前表演武功，即使各人稱讚他的棍法出色，他仍是一笑置之，沒有把謝家棍傳到後手。

因此之故，他的棍法雖然跟棍王鄒泰同門所出，而且同樣的出色，至今武林中人只知南海棍王鄒泰，懂得謝朝達曾經棍殺雷公松的人並非很多。謝家棍的棍法究竟如何厲害呢？知者不多。

——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槍手刀客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林烈和瑪莉到海灘邊的一座別墅，他們合作把古亦清殺死之後，莉瑪又把林烈槍殺了，現場上乾凈俐落，並沒有留下一點痕跡，第二天，司馬洛和莫先生視察現場，但他們却無法從現場中得到任何一點綫索……瑪莉在殺死林烈之後，又接獲上司的命令和一個叫袁光的暗殺高手合作，準備繼續下一步他們殺人的計劃……司馬洛喬裝侍役，巧妙地在一間酒店中找到史敏生，史敏生正在逃避那可怕的追殺，但他却是無能爲力的到處亂闖，司馬洛找到他，說明是爲了保護他而來，並要他詳詳細細道出他們打刼羌花山的經過……

消滅證供

「你們得手，逃出來了，」司馬洛說，「但是華克不知如何查出了是你們，於是他的殺手就追來了，我不知道駱得利究竟是怎樣打算的，你要偷華克的錢，你雖然計劃得很周密，然而華克在調查方面也是有辦法的，瞞過他的機會也祇是五十五十而已。」

「但是你不明白，」史敏生說，「華克已經死了。」

「什麼？」司馬洛愕然看着他。

「華克已經死了。」史敏生說：「所以我們才這麼害怕。假如他是活着，他要殺我們，我們可企圖先把他殺掉。但是他已經死了，有人正在替他殺我們，而我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這才是最可怕的。」

「等一等，等一等，」司馬洛說，「你最好講得清楚一點，一步一步來。」

「你沒有給我機會。」史敏生說。

這時司馬洛才想起自己的確是講話太多了。於是他說：「好吧，你講好了，我不插咀就是。」

殺合夥人

於是史敏生又繼續講下去。

羌花山上由於是座化學工廠，假如外人不知就裏而闖進去，那是很危險的，所以華克就很有理由佈置下森嚴的防範了。表面上是爲了保護自己的現欵。

駱得利有了很周詳的情報，也有很周詳的計劃。由於那個保護網是非常複雜和鞏固的，需要好些有特殊技術的人合作才能潛進去，所以他們就十二個人進去。

「我負責的祇是電子學的方面，」史敏生說，「我對付那些通電的鐵絲網，電子防盜警鐘系統和電子保險庫門之類，我並不負責殺人，我不懂用槍，即使給我一把槍也是沒有用的。」

「我相信你，」司馬洛說，「你說下去行了！」

總而言之，駱得利的計劃是很周密的，然而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不如意者多，人算不如天算。他們知道華克會有那一筆現欵在工廠裏面，也知道華克是極少到那

裏去的，祇有動用那些錢的時候才會出現的，因此他們祇要進得去，出得來就行了。但是就在他們潛進去了的那天晚上，正在銀庫裏準備動手的時候，華克就從天而降。他是乘坐一部直升飛機來的。

華克顯然是急需要把一些現欵拿到手中，雖然沒有人知道他忽然要作一些什麼交易。

他們十二個人狼狽極了。幸好他們還沒有打開了銀庫，不然他們就可能要殺開一條血路才能衝出重圍了。也幸好這工廠晚間是停工的，有很多可以躲的地方。他們在工廠中躲了起來，看見華克下去開銀庫，也聽見華克說要拿多少數目。華克把那個數目拿了出來，所以剩下來的就只有二百四十萬，而不是他們所預期的那麼多了。

而且華克把錢拿出來之後並沒有馬上離開，而是到了工廠頂層的總裁室去，不知道在等什麼人。

他們十二個人又會合商量起來了。他們都一致認爲得盡快逃出去，因爲無法知道華克會等到什麼時候，假如華克等到第二天白天都不走，那就糟糕了。但是駱得利認爲反正要走了，爲什麼要空着手走呢？於是把心一橫，就開了庫門把餘下的錢取出來。反正史敏生這個電子專家與開鎖專家羌盈利是早已研究出了開鎖的密碼。

華克回來之時他們正是剛剛要把庫門打開。

所以臨走之前開一開庫門，實在是花不了多少額外時間的。而且也並不算是冒險。進這個地方根本就已經是冒險的了，不論他們有沒有拿錢，假如給捉到了，也是同一命運。

於是他們就開了庫門進去，把那裏剩下來的錢都拿走了，然後他們就可以逃出。他們是有辦法不被發覺而出去的，正如他們進來時也沒有被發覺。但是情形和進來的時候不同了，他們担心華克那架直升飛機。

假如他們出去了之後華克就發覺了，那架直升飛機會給他們很大的威脅。車子不怕，那工廠裏面並沒有够高速度可以追上他們的車子。但是直升飛機就不同了，車子的速度不論怎麼高，都賽不過一架直升飛機的。

他們必須在直升飛機上做些手脚。可惜的就是他們之中並沒有人懂得直升飛機的機械。把機器弄壞，使之不能起飛是最理想的辦法了，但是由於沒有人懂得如此做，他們就祇有設法把飛機炸掉。

他們其中一個熟悉炸藥的就在直升飛機的肚子下面裝了炸藥以及定時訊管，然後離開。

在他們離開了一段距離之後，直升飛機就爆炸了。

「這件事一直是一個謎，」史敏生說，「我猜直升飛機上一定是携帶着很大一批炸藥，因爲我們裝上的炸藥並不多，僅够把飛機炸得破掉吧了，然而一爆炸起來，却像是投下了一個巨型的炸彈，連工廠也被波及了，我們看着整座工廠在幾秒鐘之間就完全成爲火海，那裏面是有不少燃燒性很强的化學物品的，我們祇能看着，做不了什麼！不！眞的不關我們的事！我們不知道會這樣！」

「也許是用炸藥的人有意如此？」司馬洛說。

「不會，」史敏生說，「對於炸藥我也懂得一點，我知道我們沒有帶那麼多的炸藥，我們不過是準備在必要時把庫門炸一炸吧了，這並不需要很多炸藥，一定是直升飛機上有炸藥，說不定他們帶着一隻炸彈！」

「華克沒有機會逃出？」司馬洛問，「事前沒有離開？」

「沒有可能，」史敏生說，「他要離開的話，不是乘汽車就是乘直升飛機了，而且多數全是乘直升飛機。即使他不用飛機而用汽車也沒有可能，他來了之後，並沒有汽車出過來，我們注意着，我們知道的。」

司馬洛沉默下來。假如史敏生講的是眞話，那羌花山上的人的確死得很寃枉了。不過也正如史敏生所說，這不是他們的錯，假如華克的直升飛機上載着炸藥，那華克自己就得負全部責任了。

「你最好別對我說謊，」司馬洛說，「你得知道，現在並不是說謊的時候！」

「天！」史敏生苦惱地說，「爲什麼我要對你說謊？」

不錯，他似乎不是說謊的，他不像是那種可以順口編造一個故事出來的人。一個電子技師並不是靠行騙爲生的那種人。

「那麼華克是肯定已經死了？」司馬洛說。

「他不可能活着。」史敏生說。

「你知道，」司馬洛說，「華克這個人是特別有死裏逃生的本領的。」

「我知道，」史敏生說，「駱得利也對我講過這些事情的，但是當時沒有這個可能性，華克連逃走的時間都沒有，假如我們是去謀殺他的話，他也許會預先知道風聲去避過災難，但實情却是我們都不知道會發生這件事情。既然我們也不知道，他又怎會知道呢？」

司馬洛不能辯駁這一點。他說：「然而現在却有人追來殺你們了，誰會這樣做呢？」

「這正是最可怕的部份。」史敏生說道。

正如史敏生所講，假如華克沒有死的話，那還容易一點，知道敵人是誰，還可以有一戰的機會。但是他們不知道誰是敵手。

司馬洛說道：「你們還有八個人是誰呢？」

史敏生告訴了他。司馬洛嘆一口氣：「這份名單之中的人，我不敢說全是可靠的，事實上假如是我，我對他們就沒有信心了！」

「這一點駱得利是也跟我們講過了的，」史敏生說，「但是他說因爲我們光顧的對象是華克，所以他就不怎樣担心了。我們之中沒有人有胆量出賣別人，因爲祇要是有份參加這件事的人，華克反正是不會放過他的，不管他出賣不出賣！」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所以，不管他們這些人可靠不可靠，華克是替他們保證了必然可靠了，爲了自己的生命安全，他們一定不敢洩漏秘密！」

「就是這樣，」史敏生說，「華克雖然死了，也還是不會有人洩漏秘密的，這並不是值得吹牛的事情。」

「既然你知道華克已經死了，」司馬洛說，「那你爲什麼還要這樣落力守秘密呢？」

史敏生迷惘地搖搖頭：「我已經講過了，這並不是值得吹牛的事情。而且那件爆炸的事情的調查還沒有完結，我們都不想拉上關係的，是不是？」

「除此之外呢？」司馬洛問，「你不怕華克報復？」

「華克不是已經死去了嗎？」史敏生說。

「你不怕有人會替華克報復？」司馬洛問。

「在這之前我是不怕的，」史敏生說，「駱得利告訴我們，華克給炸死了，我們都很抱歉，不過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我們祇要不做聲，裝作沒有發生過這件事情就行。但他錯了，我們的人一個跟着一個死去！」

「你不知道是誰在代替華克報復？」司馬洛問：「駱得利沒有告訴你嗎？」

「沒有，」史敏生說，「我對華克的事情根本就知道得不多，我知道的都是駱得利告訴我的。」

「還有古亦淸呢？」司馬洛說，「他沒有跟你提過？」

「古亦淸也不知道什麼，」史敏生說，「不然他也不會死掉了。他這樣一個人，假如他知道有人要殺他的話，他不會等的，他會先動手，不過，我也沒有機會跟他談，這件事情之後，我們都分手了，在短期之內不打算再碰頭。」

司馬洛搖搖頭：「眞奇怪，假如華克是死定了，怎麼忽然之間會有人替他復仇呢？即使他沒有死掉，也不容易查出是你們十二個人的。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我認爲十二個人之中有一個人把你們都出賣了！」

「向誰出賣？」史敏生問。

「這正是需要研究的問題，」司馬洛說，「我得先拿華克的檔案來看看！」

「你——你說你要把我帶到一個安全的地方的。」史敏生說。

「假如你信任我，」司馬洛說，「那我們一起走吧！」

史敏生苦笑着：「我並沒有說出不信任你。而且，我也非要信任一個人不可的。我沒有本事，我知道我沒有能力保護自己。」

「你說得很對，」司馬洛說，「這是很明智的決定，假如你打算自己解決問題，那就相當笨了。這不是那種你能夠自己解決的問題！」

「我知道，」史敏生說道，「我們走吧！」

× × ×

當那個像殯儀館推銷員般的袁光從那下級的旅館出來時，他的神情與動作都與平時不同了，輕鬆得多，背也沒有像平時那種挺得筆直和發硬了。

他吹着口哨，慢慢地沿着行人路走，直至那部汽車無聲地滑到他的身邊來，他才嚇了一大跳。由於那車子連車頭燈都沒有亮。在夜間，開車而不亮車頭燈是危險的，也是犯法的。

袁光戒備地低頭先看看車中人，發覺那是瑪莉，才鬆了一口氣。

「上來吧！」瑪莉說。

袁光繞到車子的另一邊，上了車，有點尷尬地說：「怎麼你會到這裏來的？」

「我現在是正在跟你一起工作，」瑪莉說，「當你忽然失踪的時候，難道我不應該關心嗎？」

「我不過是出來辦一點私事吧了。」袁光說。

「什麼私事？」瑪莉問。

「我說是私事。」袁光說。

「你現在是跟我在一起工作，」瑪莉說，「不是辦私事的時候，你有私事要辦，那你就得告訴我。」

「我是去探一位朋友吧了。」袁光說道。

「怎麼樣的朋友？」瑪莉問。

「你——你不認識的。」袁光吶吶着說。

「你是到那上面去找一個妓女。」瑪莉說。

袁光的臉在黑暗之中也顯得紅起來了。他吶吶着：「既然你知道，那你就別問我了。這種事情——你得明白，你是一位小姐，我怎好意思對你講呢？」

「一個廉價的，骯髒的妓女！」瑪莉說。

「價錢有什麼關係？」袁光說：「我不過需要鬆弛一下吧了，這是我的鬆弛的方式！」

瑪莉的態度和語氣使袁光感到不大舒服，因爲瑪莉簡直是顯得很妒忌似的。她不應該這樣，她又不是他的妻子，甚至不是他的女友，她沒有權這樣，亦不需要這樣。

自然，他也不好意思指出這一點。不過，他却實在是應該重視這一點的，因爲祇有從這一點上，他可以了解瑪莉這個人，而了解她是很重要的，林烈就是因爲了解得太遲而死去了的。不過，像瑪莉這樣一個女人，你實在亦很難求早了解她。尤其是像袁光這個對女人不求甚解的人。

他就因爲不喜歡在女人的身上動腦筋和花時間，所以才要在一個廉價的妓女身上解決。所以他也不知道瑪莉現在是正在想着什麼了。

瑪莉的心中現在正有着一陣狂怒，那是因爲袁光竟然在一個廉價的妓女身上去尋求發洩。那麼她又如何了？他把她當作什麼了？難道她不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嗎？袁光居然對她不感興趣。甚至連林烈那種條件的男人也要爲她神魂顚倒呢！並不是說，假如袁光向她追求的話，她就會就範，她祇是不服氣袁光會當她不存在。

瑪莉不了解袁光對女人的態度，袁光也不了解瑪莉的感受。兩個人都同樣地是誤會了。但是他們兩個人却也有一個不共同的地方，那就是袁光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而瑪莉則是深深地恨，恨極了。

她可以殺死一個與她無怨無仇的人，她當然更不會放過她所恨的人了。但這些袁光是不知道的。袁光並不知道瑪莉很快就會把他殺掉！

車子行駛了好一陣之後，袁光說：「有什麼新的情報嗎？」

「有！」瑪莉說，「而且是不大好的情報。情報告訴我們，我們將會失去一個賺錢的機會了。」

「這件事情告吹了嗎？」袁光問。

「並不是！」瑪莉說，「祇是其中一個，這個史敏生，他給帶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了！」

「我們是職業好手，」袁光微笑起來了，「在我們的眼中，沒有什麼地方是安全的。我們的工作就是把安全的地方變成不安全，不是嗎？」

「也許吧！」瑪莉說，「但這却是一個不同的地方，有一個姓莫的人，他有一個組織，專門跟我們這種人作對的，史敏生就是給帶進了這個組織的總部。」

「那我們是失去了這一件生意了，」袁光不能不承認，那個地方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可能進那個地方去把一個他們保護的人殺掉再走出來！」

「也許不一定！」瑪莉說，「總可以想想辦法的。」

「但這是瘋狂的！」袁光說，「我們怎麼可以這樣做？別的地方可以去，這個地方萬萬不能。」

「這是以後的事情，」瑪莉說，「以後再想法子好了。現在，我們要殺的不是史敏生，我們要殺的是萬家明。」

「不錯！」袁光說，「但假如我們先把史敏生解決那多好，這個史敏生是一個容易的對象，沒有什麼抵抗能力的！」

「容易的事情該說是留在後頭，」瑪莉說，「誰想到偏偏就是容易的一個會作反起來呢？」

「史敏生怎會受到保護？」袁光問。

「我不知道，」瑪莉說，「也許就因爲他是一個懦夫，無胆匪類，他自己在要求保護的吧！」

「假如萬家明也是這樣的呢？」袁光問。

「萬家明不是那種人，」瑪莉說，「他是那種賣命英雄的人，他認爲這種事情他自己解決得來的。而且，假如他自動要求保護的話，他也要提出一些交換條件的。以他那種底子的人，他很可能要作很大的犧牲！」

「這倒是眞的。」袁光說，「以前他做了一些甚麼不能證明的事情，他現在也祇要自動承認不可了！」

「我就是這樣說，」瑪莉說道，「所以這一方面的事情，我們也是不必去担心的。」

袁光忽有所憶：「你剛才說什麼？你說我們現在就去解決萬家明？現在？」

「是的！」瑪莉說，「現在！」

「但是我們商量好了明天晚上的，」袁光說，「我們的計劃——」

「計劃到現在略有改變，」瑪莉說，「我們得提早進行。」

「但是——」袁光還是遲疑着。

「怎麼了？」瑪莉說，「你害怕嗎？我還以爲你是一個職業好手，你是不受時間限制的，隨時都可以發揮最高的工作效能。」

「我的工具。」袁光說，「還在我們住的酒店裏！」

「不在了。」瑪莉說。

袁光回頭，果然看見他那一箱的餐具就放在汽車的後座上，而那箱子的旁邊還有另一隻長方形的箱子，不是屬於他的。他說：「這一箱又是什麼呢？」

「槍。」瑪莉回答道。

「這槍似乎相當大，」袁光說，「我從來沒有見過的。」

「這是長距離來福槍，」瑪莉說，「有望遠瞄準鏡，紅外光鏡，滅聲器，效能很高的。」

「我們要去打仗嗎？」袁光說，「計劃似乎改變了，我沒有聽你提過！」

「是的，」瑪莉說，「計劃有點改變了，你進去，我在外面把風。」

「這即是說萬家明的情形也有變化了。」袁光問道。

「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瑪莉說，「我祇是有點懷疑，經過了史敏生的事件之後。」

「但是，」袁光說，「你不是說萬家明不是那種人嗎？他不會投向那些人。」

「誰知道史敏生招供了一些什麼呢？」瑪莉說，「也許情形不是萬家明所能够控制的，雖然他不合作，但是假如人家要暗中保護着他呢？」

「有人在暗中保護着他嗎？」袁光問道。

「不能肯定，」瑪莉說，「所以我們要改變方法了。你一個人行事，我在遠遠把風，有人制止你，我就開槍，他們不會看到子彈是來自何處的。我們都是職業好手，沒有人能制止我們，我們的戰術是靈活運用的，對嗎？」

「對，」袁光說，「我們都是職業好手。」他對自己的職業果然是有着一種光榮感的。

「你累不累？」瑪莉問，「會不會太疲倦？」

「當然不，」袁光說，「我就是精力過剩，所以才——去我剛才去的地方。」

「那很好！」瑪莉說，「那我們的行動就不必改期了。」

「究竟我們的計劃還有一些什麼變動呢？」袁光問。

「沒有什麼大變動，」瑪莉說，「大致上還是如前，就是我們不一起進去吧了。現在，你何不先休息一下呢？我們要午夜才能到達，現在時間還早！」

「很好，」袁光打一個呵欠，「睡一會也好。並不是說我很累，而是，既然有機會可以休息，就要爭取休息了，我認爲多休息是長壽之道。」

他的頭在椅背上一靠，便閉上了眼睛。瑪莉瞥了他一眼，臉上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特別的是在於她的眼睛。她的眼神中顯得充滿了恨意。

袁光對她不感興趣，這對她來說實在是一件難以容忍的事情。而且袁光現在還能够在她的身邊開懷睡覺，女人的心理是奇妙的，當一個男人開罪了她之後，那就似乎不論做些什麼都是錯的了。尤其是像瑪莉這樣一個女人。現在，在她的面前，袁光就是動輒得咎，祇不過袁光自己還是並不知道而已！

瑪莉的憤怒雖然是高度的，卻仍然沒有影响她的動作。她還是能够那麼圓滑地駕駛着。她一面在想着袁光是個多麼不識趣的人，假如像林烈那樣，袁光應該可以活得久一點，而且也活得有樂趣得多，但是像現在這樣，他就不能活得太久了，因爲他與一個下等的妓女沾染過，她就不能够再讓他碰她，因此他的利用價値就祇是一次過而已。

而袁光一點都不知道死神之將至，還是正安全地在那裏睡着。後來，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是給金屬撞擊的聲音驚醒的。他睜開眼睛，看見車子已經停下來了，而瑪莉已經打開了那另一隻箱子，把箱中的來復槍裝嵌起來。

車子停在一片荒地上，在黑暗之中，瑪莉對他微笑：「你對槍有所認識嗎？」

「一點吧！」袁光聳聳肩，「不過興趣並不濃，我不喜歡碰那種東西。」

「但是現在在這東西可以保護你！」瑪莉拍拍槍柄，「這是最優良的！」

「但是我們現在這裏幹什麼？」袁光問着，四面望望。這一大片空地是在山上，連草也不多幾根的。

「目的地就在前頭！」瑪莉的手一指說，「最高那座大厦就是了。」

「你在開玩笑嗎？」袁光的眼睛凸出來，「這樣遠，我們到這裏來幹什麼？」

他們的前面是一片山崖，山崖下面就是一個住宅區的一部份，其中一座大厦正高高矗立着，大厦那些窗口的燈光就像一顆一顆閃着光的鑽石。但是在那麼遠，望過去就小如一件玩具了。

瑪莉微笑着把一件零件遞給他，說：「你看看吧！」

那是槍上的望遠瞄準鏡，拿在手中，自然也可以代替望遠鏡應用了。袁光用這望遠瞄準鏡望過去，果然就看得相當清楚了！

「看得見的，就可以射中了。」瑪莉說。

袁光發出一聲口哨聲：「好傢伙！有了你這東西，我們用刀的都得改行了。不過這東西還是有不容易携帶的缺點！」

「所以我就要在遠處負責掩護的工作了！」瑪莉說。「而恐怕在這種情形之下，你祇好步行下去了。」

「步行下去？」袁光顯得大不以爲然地。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瑪莉說，「假如我載你去，那麼假如有人監視着的話，我的車子亦會受到監視了。」

「假如我們要犧牲的話，」袁光聳聳肩，「還是讓我一個人犧牲的好？」

「你對我太沒有信心了！」瑪莉說着，冷冷地瞪了袁光一眼，從身邊那隻箱子裏再取出來兩件東西。

那是兩隻金屬的香烟匣，比普通的似乎厚了一點。她把其中一隻金色的交給了他。

「這是什麼？」袁光問。

「無綫電通話器，」瑪莉說，「我們雖然分開了，我們仍然可以藉着這東西通話。你一直走，進行我們的計劃，我看見什麼可疑的地方就告訴你。」

「假如不方便講話呢？」袁光問。

「放進袋裏吧！」瑪莉說，「我給你示範一下！」

袁光把那隻烟匣放進了衣袋裏，瑪莉在她這一隻的上面按了一個掣，袁光就可以感覺到那隻烟匣在他的衣袋裏震動起來。沒有聲音的，祇是可以感覺到。

瑪莉又說：「當我要跟你通話時，是一下短的。假如是三下短的，那就表示危險，你得馬上放棄任務，盡快離開了。這樣行了沒有？」

「唔，這倒是很公平的。」袁光說。

「所以我們的老板沒有錯，」瑪莉對他作一個嫵媚的微笑，「我們是一雙配搭，有些事情是我做不到的，也有些事情是你做不到的。」

「好吧，」袁光說，「現在我去了。不過我得拿點工具。」他轉身打開了他那隻餐具箱子，從裏面揀出好幾把刀子來。那隻箱子裏的東西，他並不是全都需要的，有些祇是做做樣子的吧了，他用得着的祇是其中幾件而已。他把這些都放在身上，然後步行着下山而去。

瑪莉拿着她的槍，透過槍上的望遠鏡，居高臨下地小心視察着。

下面是一座城市，也像是一座森林，一座屋宇的森林，屋子代替了樹木，所以如此而已。

瑪莉這是一把十分優良的槍，而槍上的望遠鏡也是十分之優良的，而她又佔了一個最優良的位置，所以她能够看到那些僅次於她的優良位置。他們的目標萬家明就是住在那座大厦的一個單位之中，假如要暗中監視萬家明，暗中保護着他的話，瑪莉可以選擇出幾個適合的地點，譬如，大厦正對面的另一座大厦裏，就可以找一個單位，祇一個人在裏面，監視着大厦的進口處。

此外，還有另外右邊那座大厦的頂層，亦可以派一個人在那裏看守着，瑪莉不知道對面大厦的一個單位裏是否眞的有一個單位有人看守着，因爲這個單位的人會閉着窗簾，祇剩一綫，而且不開燈，從窗簾後面担任監視的工作的，她從外面看不出來。但是在右面的大厦的天台，則是已經有一個人在看守着了。而且在左面大厦的天台上亦有一個人在看守着。

不是到天台上散步納凉的人，因爲這兩個人都並不走動，祇是固定地坐穩在陰影中的一個位置，看着街上，有一個相當周密的監視網。

這並不太意外，事實上這幾乎是瑪莉的意中事了，萬先生那些人，當然會這樣做了，既然史敏生已經投向他們，那史敏生一定已經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全部都招供出來了。

瑪莉的望遠鏡對準對方右邊的大厦的天台上那個人，由於那人是一動不動地坐着，所以瞄準鏡的十字綫可以準確地交叉在那人的頭部。瑪莉祇要一扳槍機，這個人就可能整個頭顱都要不見了，但瑪莉並沒有這樣做。殺死這個人沒有用處的，這個人又不是萬家明。

跟着她那一隻聯絡用的香烟匣震動起來了，發出輕微的軋軋聲，瑪莉這一隻香烟匣的構造是大有不同的，可以發出聲音來，她按了一個掣，袁光的聲音從裏面透

出來了，說：「我現在已經到了街上，你有發現什麼可疑的東西嗎？」

「沒有，」瑪莉說謊道：「我看你可以繼續進行我們原定的計劃。」

「很好，」袁光說，然後半自我解嘲地：「我不過試試這東西有沒有失靈吧了，我知道假如有什麼不對的話，你一定會通知我的。」

「當然了。」瑪莉說。

袁光的確對瑪莉有信心，他認爲假如他失手的話，瑪莉也等於同時失手了，因此假如發現情形不對的話，瑪莉就一定會通知他。但他猜錯了。瑪莉就是不告訴他，而理由不是他猜得出來的，因爲他知道得那麼少。

袁光步行着繼續走向萬家明那座住宅。瑪莉的望遠鏡擺一擺，可以看到袁光正走在街上了。

×　×　×

他們的目標萬家明果然正在那座大厦的那個單位裏，正在看着一本雜誌，不過他顯得心不在焉的。這是當然的事情了，當一個人知道自己可能有生命的危險的時候，他當然很難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本雜誌上了。

他就躺在廳中的沙發上，電話就在床邊那座小几上，電話鈴聲一响，使他整個人都跳了起來。他大聲叱罵了一句，因爲這是自己神經緊張的表現，一個人假如不是神經非常緊張，那不會給電話鈴聲也嚇一跳的。

他抓起聽筒，說：「喂？」

那邊靜了一陣，似乎這是表示這是一個重要的電話的最佳方式。萬家明把聲音再提高了一點，說：「喂？」

那邊一個陌生人的聲音說：「萬先生，你知道你現在有生命危險嗎？」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萬家明說，「你是一個瘋子嗎？」

「我知道你是知道的，」那人說，「不然你不會派兩個人在樓下守着了。這大厦祇有一個門口，假如有不認識的人進來，你的朋友們就會知道了。」

萬家明沒有做聲，這個人不是瘋子，因爲這個人知道得那麼多。

那人又說：「但是萬先生，你忽略了一個漏洞，你的大厦有後梯，後梯與隣座大厦的後梯是很接近的，而七樓的後梯有一隻窗子破了。」

萬家明全身一震，馬上從身上拔出一把手槍，他說：「你是誰？你爲什麼對我講這些話？」

「我們是保護你的，」那把聲音說，「史敏生先生已經投向我們，他把一切都講出來了。」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萬家明說，「我不認識什麼史敏生。」

「你看！」電話中那把聲音說：「這就是我們最困難的地方了。我們無法互相取得信任，不過，現在我們也沒有時間談這個了。這個人已經從隣座跳進了你的後梯，他眞會跳！」

萬家明一時額上淌滿了汗珠，槍咀連忙對準門口。

「我猜他會步行着上來，」電話中那人說，「你有槍在手吧，我們也不知道這人打算用什麼辦法來下手，但他顯然是一個高手，他會設法進入你的屋中的。你小心一點，他進來時別殺死他，可以轟掉他一條腿子，但別殺死他，那時，我們才好好地談，你說怎麼樣？」

「好吧。」萬家明祇好答應。

「現在不阻你了，」那人說，「我暫時要收綫了，因爲這個人正在上來。」

電話掛斷了。

×　×　×

萬家明對這個奇怪電話告密將信將疑的時候，袁光已經正在沿着後梯步行着上樓了。

那個電話裏所講的都是對的，袁光果然就是從隣座大厦的後梯跳過來，兩座大厦的背後相距大約八呎，而後梯的窗口是很小的，還是祇破了半邊，袁光這個人顯然有着馬戲班藝員的身手，他從隣座大厦進入，摸進後樓梯，從梯的窗口爬出去，就這樣一跳跳過去，扳住破窗的邊緣，就從破窗爬進了萬家明那座大厦的後梯之內了。那窗子是沒有鐵枝攔着的，本來是磨沙玻璃，而窗子是不能大開的，所以就不需要鐵枝攔着了。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原因，把其中一層的後窗的玻璃打破了一塊，一直沒有修好，這就成爲一個漏洞，而袁光也是僅僅可以從這個洞鑽進去。假如其他的人是稍爲胖一點，他就鑽不過去了。

這個人外表上眞看不出他是那麼狠而那麼準。果然是一個高手。沒有案底，甚至除了用得着的人之外，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存在的。

而他跑樓梯上去這亦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因爲樓下那一個萬家明的朋友，也等於是萬家明的保鑣，他們是可以看到升降機的，假如乘升降機上去，他們就會看到升降機的燈號在移動了。升降機從樓下上去，接了人再上升，這在住宅大厦之中是比較少見的，他們一定會注意，所以，袁光就祇是跑樓梯上去算了。

他到達了萬家明那一層樓，由於已經夜深人靜，所以同一座樓雖然有好幾個單位，也沒有人出入，亦沒有什麼聲音，人們都已睡了，袁光猜想萬家明可能也已經睡着了——希望萬家明是已經睡着了。

他走到門口的面前，從門洞向裏面窺望一下，看見門內已經沒有燈光了，他轉身走到走廊的轉角，找到走廊燈的燈掣，把燈熄了，使走廊也陷入了一片漆黑中，這是一種小心的措施，在性命相搏的時候，總是在黑暗之中那一個有利得多的，而袁光不想佔這個劣勢，所以就把燈熄掉，拉平機會了。

他再走向那門的前面，從身上拿出一把刀子來，那實在不是刀子，而是燒烤用的劍，亦是他那餐具的一套。沒有多少人看得出這劍是比普通用的燒烤劍有所不同的，首先就是所用的金屬精良得多，其次就是劍尖之處是以巧妙的角度畧爲彎曲了，在一個精於開鎖的人的手中，這就是一件簡單而優良的開鎖工具。

袁光用這劍伸進門上的匙孔中，很慢很慢地，小心地挑動着，一點聲音都沒有，他果然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憑着劍身上傳來的感應，他開始探索以求了解這鎖

的構造，以及找尋這鎖內的彈點。重要的就是那個彈點，祇要找到了彈點，稍爲用力一壓，鎖便可以彈開來了。

他終於找到了那個彈點，劍一動，幾乎聽不到的喀察一聲，鎖便開了，他把門小心地推開了一綫，再很慢很慢地讓門鎖彈回原位，以使沒有進一步的聲音發出。然後他就把劍拔出來，在身上放好。

他再推開門踏入黑暗的廳中時，手中已拿着一把刀子，而且是一把用以投擲的飛刀——雖然外表看來也是他那套餐具的其中一件而巳。

他輕輕地把門再掩上去，一面等着眼睛習慣那門內的黑暗。但是，當他的眼睛才剛剛開始習慣那黑暗的時候，燈光就亮起來，使他很不習慣了。

他不習慣，所以就不够快了。那把聲音低聲說：「放手，丟下來。」

袁光看見對方了，萬家明就伏在沙發後面，一個很有利的位置，祇露出半邊臉和一把手槍，袁光的刀子並不容易擲中這樣一個位置裏的這樣小的一個目標，而且亦過不了那把槍的一關，於是他也不作此企圖了。

他放手，讓那把刀子從手上跌在地下，說：「別開槍。」

他故意這樣講，好讓瑪莉從那無綫電中聽得到，知道他巳經失手了，既然他巳經失手，就無謂讓瑪莉也跟着他完蛋。在這一點上，袁光倒算是一位大丈夫。

而瑪莉也果然從無綫電傳話機中聽到了。

她繼續聽下去，聽見有另一個人的聲音命令：「現在，退後一步，用脚替我把門推上。」那人不想有人繼後而入。

她聽見袁光也遵命了，門「格搭」一聲關上，然後袁光說：「我！……我不過是想來發一點財的！我不知道有人在家，我也有眼不識泰山。」

袁光還是想減輕自己的罪名，他並沒有動手殺人，那麼他也許可以否認是來殺人了。他不過是一個小偸而巳。

「別胡說八道，」那人說，「你是來殺我的！」

瑪莉不在場，看不到當時的情形，祇是能聽到那些對白而巳，但這也巳經够了，萬家明講到這一句，她就知道那個人乃是萬家明，而她祇要知道那是萬家明就够了。

她拿起她那一隻無綫電通話器，手指按在那按鈕上，一下，兩下……一連按了五下，臉上露着一個扭曲的微笑。

也許當她按到第三下時，袁光完全感覺到她的警告是來得遲一點了。不過，當她按到第五下的時候，袁光就不會再感覺什麼了，因爲當她按到第五下的時候，袁光那隻無綫電通話器就爆炸了。

從望遠鏡中，她可以看到那個單位的窗子一亮，火舌衝開窗簾向外面射出，也有不知多少東西的碎片飛出來，然後就是着火。

距離那麼遠，她祇是隱約地僅可聽到那爆炸聲而巳。

瑪莉把她的東西都收好，然後不慌不忙地把車子開動，離開了那裏。

這個時候，監視着屋子的人，都爲之目瞪口呆，但是他們也沒有什麼辦法，他們祇知道他們是棋差一着了。

那二個萬家明派在樓下守着的人反而不及他們知道得那麼多。那一聲使整座大厦都震幌起來似的爆炸使他們大爲惶惑。他們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又不敢離開他們的崗位，直至救火車和警車都馳到，他們才知道是這裏出了事了！

× × ×

「沒有什麼剩下來的，」莫先生說，「一爆炸，兩個人都完了，我們沒有辦法辨別來者是什麼人。事實上我們也幾乎分不出那一個才是萬家明，那爆炸就是那麼厲害的。」

「我就不相信兇手是那麼勇敢的，」司馬洛說，「不過是一個職業兇手吧了，即使落在萬家明的手中，也總比馬上死掉的好。」

「總之爆炸是這個人引起的，」莫先生說，「至於是否自殺就很難講了。我眞希望我們動手把這個人截住，也許這一次我是弄巧反拙了。」

「你並沒有做錯，」司馬洛說，「假如這件事情是由我主持的話，我也會一樣做法的。我們不能動手，一動手起來，就會引起三方面的混戰了。萬家明在樓下那二個人不會明白的，總之有人在附近動的就是敵人了。」

「也許是的吧！」莫先生說，「假如我們在這人下手之前把他抓住，萬家明不會相信，我們也不能够跟他談了。」聳聳肩，「也許祇能說是萬家明運氣不好。」

「現場總有點綫索的吧？」司馬洛說，「我的意思是，即使飛機在空中爆炸了掉下來，還是可以檢拾起碎片而研究出許多綫索來。」

「我們的科學家也正在研究！」莫先生說：「他們也是正在用同樣的方法研究，初步結論就是這個來人是衣袋裏有一隻金屬的盒子爆炸，差點把他的人炸成兩截，這隻金屬的盒子裏面似乎還有些電器零件之類。很可能是一隻計時炸彈，也許他是打算摸進屋中放下一隻炸彈，但是給捉住的時候就慌將起來，也許是糾纏之中爆炸了，也許他是自己引爆了，沒有人知道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祇有他們兩個人在場，而他們兩個人都死了。」

「唔，」司馬洛說，「這一次不是用刀子了，這一次是用炸彈，他們不是一直用刀子的嗎？」

「也有刀子，」莫先生說，「在現場，我們也找到兩把扭曲的刀子。」他把兩張照片推過去給司馬洛看。

在爆炸的時候，體積較小而較爲結實的東西就沒有那麼容易碎掉了。那兩把刀子就是這樣，爆炸祇是使這兩把刀子變成扭曲了而巳。

「這是餐具。」司馬洛說。

「是的，」莫先生說，「但這是那種一整套的餐具，萬家明的屋子裏沒有這種東西，找不到全套，因此相信就是這人帶來的了。」

「唔，對了，」司馬洛說，「這一把可能是作爲開門的工具，而另一把則可能是飛刀，很聰明。」

「所以來人可能是一個用刀的好手。」

」莫先生說。

司馬洛皺着眉頭：「這就有點矛盾了，一個用刀的好手不應該是一個用炸藥的好手。」

「他可以兩樣都懂的。」莫先生說。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司馬洛說，「當他行事之前，他當然是巳經心裏有數了，所以他一就是用炸藥，一就是用刀。那一種用得最好的就用那一種。」

「也許他就是決定用炸藥，」莫先生說，「他是要拿一隻計時炸彈上去，刀子祇是作爲自衞的武器吧了。」

「但他必然是一個用刀的好手，」司馬洛說，「不然他就不會帶刀子，帶一把槍不是更好嗎？一個用刀的好手又是一個用炸藥的好手，這兩種本領是不配合的，我告訴你。雖然沒有什麼條例禁止一個爆炸專家用刀子，但是經驗使我們知道，一個用炸藥的人，通常是不喜歡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的，炸藥本身就是一種暴力，一種靜的暴力。他很可能會帶着一把槍，但是刀子，用刀要很多動作，使用炸藥的人是不喜歡大動作的，因爲大動作隨時會引發炸藥。」

「你是在講心理學？」莫先生說。

「對了，我正在講心理學，」司馬洛說，「而且我剛才是在講動作，大動作，你說這個人從一座大厦後面跳到另一座大厦的後面，天，這不是人做的事情，沒有人能對一隻炸彈這樣有把握的。假如你身上懷着一隻炸彈，你會這樣跳過去嗎？」

「你說得很對，」莫先生尋思着，「炸藥是很不穩定的東西，碰得重一點……砰！」

「沒有人會身懷炸彈而這樣做的。」司馬洛說。

「他就是這樣做。」莫先生說。

「這是不合邏輯的，」司馬洛說，「在心理學上面當是不合理的，除非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身懷炸彈。」

「他不知道？」莫先生說。

「心理學上講，就應該是不知道的。」司馬洛說。

莫先生猶疑地看着他，莫先生並不是一個沒有頭腦的人，不然他就不會有資格領導這樣一個組織了。事實上司馬洛一向認爲莫先生的頭腦是勝過他的，不過總是以大智若愚的姿態出現，他提出問題問一件事情，並不就表示他不知道答案，事實上他通常都是知道答案的。現在莫先生祇是等着司馬洛開口說下去。

司馬洛道：「這個人，我們都知道他並不是主謀的人，雖然我們不知道他是誰，但是照常理推測，他大概不過是另一個職業兇手而巳，就像林烈一樣。他死了，可能還會有別人繼續他的任務。祇要有錢，就可以另外請到一個兇手了。」

「你的意思是說，」莫先生說：「這個兇手也不知道自己是會死亡的，他祇是給消滅以便滅口而巳？」

「自然了，」司馬洛說，「我們可以假設他是身懷着一個望遠控制的炸彈，而他自己並不知道，他假如成功的話，自然就沒事了，但假如他失敗，他就會與萬家明一起給消滅，這正是後一種情形。」

「你怎能令一個人懷有一隻炸彈而不讓他知道呢？」莫先生問道。

司馬洛聳聳肩：「這個很容易了，祇要你使他以爲是另外一件東西就行了，一件此程非帶不可的東西。一隻金屬盒子，有些電器零件，是嗎？對了，假如是一隻無綫電通話器，那就很簡單了，你告訴他那是一隻無綫電通話器，但並不告訴他這同時亦是一隻遙遠控制的炸彈，這樣，你更可以聽到他行事的情形，假如他在行事的時候碰釘，你亦可以知道，那麼就更可以知道需要在什麼時候把他消滅了。」

「唔！」莫先生尋思着點點頭，「我猜也正是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不過這還是解決不了什麼問題，這個買兇的人把兇手也消滅了，這樣，我們仍然是不知道他的身份，這不是等於回到開頭的時候一樣嗎？」

「不！」司馬洛說，「我們不是等於回到開頭的時候一樣，起碼有兩件事情巳經改變了。第一件就是那些人不管是誰，他們暫時是不容易再請到兇手了，因爲他們表現出的作風就是太過心狠手辣。即使是職業兇手，亦要得到一些保障的，他們在行事的時候給對手殺死的話，那沒話可說，這是他們在職業上必須的危險，但是給聘請他們的人殺掉，這就不服氣了。第二，我們知道這些人是不擇手段到了極點的，這一次這個人就是爲了滅口而給殺掉了，而上次的林烈，我猜亦可能是爲了同樣的理由，我一直覺得這件事情是巧合一點，擲刀與放槍的人一齊死掉。中刀的人受的是致命傷，而中槍的人受的也是致命傷，這種情形是不容易發生的，要擲刀的人把刀子擲出去了，刀子仍在空中的時候，開槍的人放槍，才能得到這樣的效果。但假如當時有第三者在場，那就容易得多了。中刀的人死了之後，第三者用死者的槍向林烈開一槍，那就容易得多了。」

「爲什麼要消滅林烈呢？」莫先生問，「林烈不是相當好用嗎？」

「好用是一件事，」司馬洛說，「用得太多，就不好用了，我們巳經知道了是林烈，我們正在找尋林烈，那林烈就變成不好用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這樣一個人，並不是把他放棄就行，而是必須把他消滅，以使他不能開口招供。」

「的確是心狠手辣，」莫先生說，「這是華克的手段，但華克很明顯地是巳經死掉了。依史敏生的講法，華克似乎不可能還活着的。」

「我們可以繼續與有關的人談談，」司馬洛說，「經過了這件事情之後，我們也許會得到多一點的合作了。」

× × ×

總之司馬洛所講的第一點是對了，那些人要再找一個兇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他們的信用巳經失去了！

「那些人」就是瑪莉。當瑪莉再企圖與一個兇手取得聯絡的時候，她就發覺並不容易了。

瑪莉是用電話作初步聯絡的，而接到她的聯絡的人聽不出她是一個女人，祇知道那把聲音是經過了改變的，再也不是原音，瑪莉是在電話上套上了一隻形狀古怪的儀器，而透過這隻儀器講話的。透過了這隻儀器，對方聽到的就是低沉的男性聲

音了。

瑪莉說：「你是高加嗎？」

「我是高加，」那人回答說，「你是誰？」

「我聽說你在刀子的方面很有心得。」瑪莉說。

「也許你聽錯了。」高加說。

「我並沒有聽錯，」瑪莉說，「我就是把那些錢放在你的信箱裏的人，你巳經找到了那隻信封了吧？」

「我巳經找到了，」高加說，「那些錢是幹什麼的？」

「那當然是訂金，」瑪莉說，「我有一件工作給你。」

「怎麼樣的工作？」高加問。

「我現在不能告訴你，」瑪莉說，「到行事的時候你自然會知道了。」

「這不是做事的方式。」高加說。

「但我聽說你是可以做任何的工作的，」瑪莉說，「沒有什麼工作可以把你難倒。」

「現在情形有點不同，」高加說，「我聽說有兩位同業接受了自己事前不明白的工作，結果他們都不得善終，你就是聘請他們的人嗎？」

「我們現在祇是談工作問題，」瑪莉說，「我們不談別人的事情。」

「對不起，朋友，」高加說，「暫時我不想接受任何的工作，我想休息一個時期。」

「但是你巳經接受了我的訂金。」瑪莉說。

「朋友，」高加說，「我認爲你的作風近乎野蠻了。我並沒有接受你的訂金，是你自己送來的。我是一個有權爲自己做主的人，我願意接受你的訂金才能作實。你告訴我把錢送回什麼地方，我就送回來好了。」

「你使我很不高興，」瑪莉說，「我不高興人家拒絕我的聘請。」

「我不知道你究竟是誰，」高加說，「但你這樣講，更使我們合作不成功了。你不高興我，而我對你愈來愈沒有信心，所以，你還是告訴我把錢送回什麼地方去吧。」

「算了，」瑪莉說，「那些錢送給你好了。」

「多謝你，」高加說，「但假如那些錢是送我的話，就是送我，並不代表什麼，完全沒有條件。」

「你說對我缺乏信心，這是一種挽回你的信心的措施，」瑪莉說，「也許過一個時期，當你休息過之後我們再談吧。」

「你的事情可以等嗎？」高加問。

「也許可以，也許不可以，」瑪莉說：「假如我決定不等的話，我就不會再找你，假如我決定等，也許我會再找你。」

「很好，」高加說：「不過到了那個時候，我還是不一定會答應你，我到時可能剛剛另有工作，也可能根本沒有空，所以你的訂金是不能算什麼的。」

「我巳經忘記了那些訂金，」瑪莉說：「再見吧。」

她掛了電話，把那個古怪的儀器從話筒上除下來，放進手袋離開了那電話亭。

她並不是沒有地方打電話才到那電話亭去，而是不方便在一個可以追查的地方打這種電話。

她的神色是暗淡的，步伐也很慢。假如旁人看到這個非常美麗的女人，會以爲她是在戀愛上出了問題了。她的打扮是高貴而且講究的，很明顯地不是一個爲了生活而發愁的人，自然，一萬人之中很可能也不會有一個猜得到眞相，知道她是因爲再也請不到兇手而發愁，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去買兇手？

瑪莉走到她一部停在路邊的漂亮跑車，打開車門坐上去。美麗的女人，漂亮而名貴的車子，很多人會認爲不惜付出任何代價親近她，不過假如知道要付出什麼代價才能親近她的時候，大概就不會成交了，付出了代價而親近過她的人，現在大概也正在地獄裏後悔着。

瑪莉開着車子回到了一個相當豪華的住宅區，那裏有不少高層的住宅大厦，與平民化的住宅大厦不同的就是這裏的大厦的每一個單位都是面積很寬大的，樓下有公共的花園及停車場，而且其中有些的頂層還有住客私用的泳池，瑪莉把車子開進這大厦的花園內，在一個漆有號碼的停車位中停下來。停車位中漆着的號碼與瑪莉那部車牌號碼是相同的。

瑪莉就是住在這個地方。

她下了車上樓，到達了頂樓，用門匙開門進去，裏面的擺設是豪華而現代化的，餐廳及客廳的面積都可以容納一張乒乓球桌以及此外還有足够打乒乓球的空位。

廳子的一邊，全部是玻璃牆，可以看到遠遠的海景。黃昏，天還沒有完全黑下來，所以風景不算美麗。

還有陽光的時候，從城市的高層望下去，風景總是不够美麗的，因爲可以看到有些屋子的破落的天台，以及海灣之中有些相當殘舊，全身發銹的輪船，當天完全黑了之後，這些醜陋的細節都給黑暗掩蓋了，祇是看到那些燈光，好像閃爍在黑天鵝絨上的寶石，風景就很美麗了。

瑪莉就在對着窗的沙發上坐下來，看着外面的天漸漸黑暗下來，到了這個時間，天一黑就黑得很快了，簡直可以看到光綫漸漸消退。

廳子雖然有一邊沒有牆壁阻擋着，可以容許充份的光綫透進來，但是當完全沒有光綫來源的時候，那就完全沒牆壁都無濟於事了，廳中變得昏暗，瑪莉也與其他的傢俱一樣，成爲昏暗之中更黑的黑影。

瑪莉忽然聽見背後有聲音，便轉過頭去。一個女人尖叫起來，白閃閃的肉體一閃。

瑪莉伸手把旁邊的燈掣一按，一盞燈亮起來了，她看見的是另一個美麗的女郎，美麗不遜於她，不過現在吸引力可能比她更强，那是因爲這個女郎的身上現在是一絲不掛的，兩隻手雖然狼狽地掩住身上兩個重要地帶，但是因爲兩隻手的面積實在不大，所以也遮掩不了什麼。

「你，瑪莉。」那個女郎說。

「你以爲會是誰？」瑪莉問。

「我不知道你巳經回來了，」那個女郎說，「爲什麼你不開燈？嚇死人了。」她的手也不再遮住身子。

「我也不知道你巳經回來了，」瑪莉

說，「不然我就會開燈了。」

「我——呃——我一會兒再跟你談。」那個女郎回轉身，走進裏面了。

兩分鐘之後她再出來，巳經穿上了衣服，一件短短的T恤，一條短到無可再短的藍布牛仔褲，仍然是非常富於誘惑性的，尤其是穿在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的身上，不過屋裏沒有男人，對面亦沒有窗子看得見她的，所以也沒有所謂了。

她說：「我剛才正在洗澡。」

「當然了，」瑪莉微笑，「除非神經病，不然怎會光秃秃地在屋子裏跑來跑去呢？」

「我不知道你巳經回來了。」

「我巳經回來了兩天，」瑪莉說：「你却完全不見人。」

「昨天是周末，今天是星期日，都是假期，我當然要去鬆弛一下了。」她說。

瑪莉沒有做聲，祇是坐在那裏，凝視着窗外那不大清楚的夜景，由於現在屋中巳亮了燈光，視綫受了燈光的影响，窗外的夜景又沒有那麼清楚了。

那個女郎也坐在另一張沙發上，但是她沒有瑪莉那麼鎭定，她是顯得侷促不安的。

終於，瑪莉扭轉頭望着她：「克麗，你有什麼心事嗎？」

「我——唔——呃——」克麗更加顯得不安，「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開口。」

「我與你之間，」瑪莉說：「有什麼不能開口的事情呢？我們一起合伙住在這裏，錢的方面也不大計較，我們一向是什麼都談的，有什麼不能開口的事？」

「唔——你認識一個叫司馬洛的男人嗎？」克麗問。

瑪莉的臉上並沒有任何表情上的改變，她想了一想，搖搖頭：「不認識，他是誰呢？」

「一個高大，英俊而斯文的男人。」克麗說。

瑪莉聳聳肩，道：「這可能是任何人。你喜歡的男人，就是高大，英俊而斯文的了。」

「唔，我的確是很喜歡他，」克麗說：「我——我還怕把你的男朋友搶掉了呢。」

「你知道我並沒有男朋友的，」瑪莉說：「你兩天沒回家，你是跟他去了。」

「這……這不算是很不正經的事情，」克麗說：「我是一個成年的人，又還沒結婚，我有權做我喜歡做的任何事情。」

「那你爲什麼要問我認不認識這個人呢？」瑪莉問。

「因爲他是來找你的。」克麗說。

「哦？爲什麼？」瑪莉說。

「我不知道，」克麗說：「他沒有告訴我，他說是爲了一些私人的事情。你去了渡假，我不知道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也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回來，於是他就問我關於你的事情。」

「你既然跟他上床，」瑪莉說：「那你自然毫不保留，什麼都告訴他了。」

「我——」克麗顯得更加不安，「其實我也不能告訴他什麼，老實講，我對你也知道得不多。」

「你告訴了他什麼？」瑪莉問。

「我們——都是一間大國際公司的公共關係主任，」克麗說，「我們有很好的入息，住的是公司出租錢的屋子，我們都沒有結婚，而你這個人有點怪僻，不喜歡交男朋友。除此之外，我就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他的了，老實講，我連你的出身也不大清楚，你從來沒有跟我談起你過去的事情。」

「人家問你，你就全部講出來了，」瑪莉說：「你却不問他是幹什麼的。」

「他這個人有點神神秘秘的，」克麗說：「似乎他有點事情不想告訴我，祇是想跟你談，既然這樣，我也不追問他了，也許你有些私事不想讓我知道，那我亦不方便刺探了。」

瑪莉沒有做聲，還是凝視着窗外的夜景。

克麗又在旁邊顯得侷促起來，扭着自己的手指，終於又問道：「你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呢？我還以爲你要一個月之後才回來。」

「不過是到處走走吧了，」瑪莉說：「你知道我這個人的，喜歡獨自一個人東逛逛西逛逛。我回來休息兩天，也許會參加一個旅行團到歐洲去。」

「你這個人是眞怪的，」克麗說：「爲什麼你不交個男朋友呢？雖然你年紀不算大，但也是個大人了。」

「你怎知道我在旅行的時候沒有？」瑪莉微笑看着她。

「你有嗎？」克麗問。

「我沒有，」瑪莉微笑着搖搖頭，「你嘴巴是很關心，又不見實際行動，你覺得這個男人是那麼好，爲什麼你又不留起來介紹給我？」

「呃——我可以讓給你的，」克麗說：「沒有所謂。」

瑪莉笑起來：「我不過跟你開玩笑吧了。」

「但你既然回來了。」克麗說：「我們可以安排一下讓你們見面了，到底，他是來找你的，那就是說，假如你不反對的話。」

「我不明白，」瑪莉說：「爲什麼我要見他呢？我又不認識這個人，他不會是來推銷什麼的吧？」

「我看不會了，」克麗說：「假如他是要推銷什麼的話，爲什麼他沒有向我推銷呢？」

「你有帶他回家嗎？」瑪莉問。

「沒有，」克麗說：「你知道我是不會這樣做的。我們兩個人住在這裏，這不是我自己的地方，我當然不會隨隨便便把一個男人帶回來。」

瑪莉又沒有做聲了，祇是望着窗外的風景。

「怎麼樣了？」克麗又問道：「你要不要跟他見一見面呢？他正在等着你回來呢。」

「他一定要找我的話，」瑪莉說，「不跟他見面也不行了，是不是？」

「那很好，」克麗說，「我現在就給他一個電話好了。」她一隻手按在瑪莉的手上，「講句眞心話，瑪莉，他是一個很好的男人，我希望你跟他——」

（未完）

東方四女俠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謎中謎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芝仙因丈夫陳家寶和兒子陳彼得的失踪而請求東方偵探社代爲尋找，這天陳秀蓮來到林芝仙別墅中，偶遇羅拔楊兩夫婦在塲，就和羅氏夫婦閒扯，暗中陳秀蓮已知陳家父子倆失踪與羅氏有關，陳秀蓮佯不知情，却以天堂島在歐亞美三處的代理權這肥肉爲餌來引誘羅氏夫婦，言明陳家父子回家之後才有時間商談雙方合作的條件……果然在第二天陳家父子平安回到別墅了，陳秀蓮和林芝仙的秘書通電話一方面說明次日非要見林芝仙不可，另一方面就在當夜採取行動，前往林芝仙的別墅去。

閉門齊密議　突來不速客

說話的是朱麗，她又加以補充道：「在妳們失去連絡的一段時間內，我非常着急，因爲案件是林芝仙來報告她丈夫捲欵潛逃而開始的，所以我對那家公司的人也作了廣泛的調查。」

「有什麼發現嗎？」

「沒有，那家公司的業務很不錯的，而且交往帳目也是規規矩矩的，雇用的人員都是合法的居民，沒有一個人有案底，可以說是沒有一點毛病。」

「這就是毛病，珠寶公司的業務多少都會有點違法的，我向林芝仙也問過，她承認向羅拔楊收購過走私的鑽石。」

「這些事在徵信紀錄上，是不會存在的。」

「那就證明他們的手法很乾淨，要做到一點毛病都不出，不但要良好的關係，而且還要嚴密的組織，完美的計劃，那絕不是一個人的力量……」

「大姊，莫非妳連林芝仙與陳家寶夫婦也起了嫌疑。」

「我沒有證據，不能確定，這就是我說的未知，但是我會去求證，也就是以未知求未知的眞諦。」

「但是總要有一點蛛絲馬跡，不能憑空去求呀。」

「不錯！所以我放了一顆定時炸彈，把爆炸的時間定爲明天早上八點鐘，但是我在這個時候趕去，他們一定正在清除炸藥而忙着，就有跡象可循了。」

「那我們不能在遊艇上呀，別墅在半山區，離碼頭很遠，如果有情況，我們絕不可能在二十分鐘內趕到。」

「一定可以，而且十分鐘就夠了，我安排了一架直昇機隨時候命，得到我的緊急通信，妳們按動那枚按鈕，直昇機在五分鐘內就會到達女神號的上空，兩分鐘發機，十分鐘，足够妳們趕到我所指定的地點。」

「大姊，既然妳安排得這麼妥當，爲什麼非要我們在船上呢，我們可以在別的地方。」

「不行，我已經有個預感，雖然還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但可以確定必然是一

個很大的組織，有着廣大的人員與完善的設備，我在遊艇上雖然隱秘，可是跟別墅直接通過話，他們可以用電波上測知我的方位了。」

「有這麼大的神通嗎？」

「不算稀奇，因爲我這兒發出去的電波頻率是持續性的，他們很容易用電波測定器偵知我的方位，所以我要妳們動，而且不斷地保持動，很可能不久後會有別的船來探聽一下女神號的行蹤，所以妳們在移動時要保持警覺，不要讓別的船太接近，但是又要技巧地保持一個距離，讓人家約略看見一點船上的情形。」

馬佳琍笑了起來：「大姊，放心好了，我們會讓人知道妳還在船上的，只是有一個問題，萬一有了緊急的狀況，直昇機來接應的時候，不是也會被對方發現？」

陳秀蓮點點頭道：「不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倒是忘記了，幸虧妳記起來，可見集思廣益這句話是不錯的，三個諸葛亮，加起來有時還不如一個臭皮匠的。」

她把諸葛亮與臭皮匠顛倒過來，却更增加了這句話的趣味性與智慧性，引得大家都笑了，馬佳琍道：「當然了，諸葛亮不會做鞋子，十個諸葛亮加起來，也做不出一雙皮鞋來，這些地方，他們的確不如一個皮匠。」

陳秀蓮在海圖上劃了一個圓圈：「妳們在這個周圍裏遊弋，如果有了情況，立刻利用加速引擎以最快的速度，駛向這個地方，四分鐘內，必定可以到達這個地點，直昇機在兩分鐘內能夠到達妳們上空，把妳們接走，對方的船就是追過來，也無所發現了，接應時朱麗仍然留在船上，把船以高速駛向碼頭，然後回到寫字樓去等候進一步的消息。」

她似乎是一個指揮官在擬定作戰計劃，而且把時間計算得如此緊湊，使得每個人都意識到這將是一次很隆重的出擊計劃，大家的態度也變成凝重了。

陳秀蓮帶了魯薏絲跟蘇非乘上了朱麗開來的車子走了，她的車子直駛半山區，越過了陳家的別墅沒有停，一直開過去，到達更高處的一所公寓前面，下車後，她按了電梯，直上七樓，在一個門上按了門鈴。

出來開門的竟是劉嫂，蘇非跟魯薏絲都很驚奇，沒想到陳秀蓮早在這兒安下了一個監視站。

劉嫂把她們帶到靠窗的地方，那兒安着一架長程望遠鏡，裝配着紅外綫設置，大概已經作了連夜的監視，望遠鏡的鏡頭剛好對準着別墅，一目了然。

陳秀蓮望了一下，才問道：「有什麼動靜沒有？」

「五點二十分，有一輛救護車開進去，現在還在裏面。」

「就只有一輛救護車，沒有別的車子麼？」

「沒有，救護車一直開進車房，裏面的情形看不見。」

陳秀蓮的神情開始凝重了，嘆了口氣：「事情比較痲煩了，我假設了三種情況，這却是我最不希望出現的情況。」

蘇非忍不住問道：「大姊，妳假設是那三種情況？」

「A——對方得到羅拔楊的通知，希望透過他們跟我接觸，把人送了回來，胡亞麗通知了林芝仙，她隨後陪同醫生前來，這是最簡單的情況，但是林芝仙一定會比醫生先到，或者是會同醫生一起來，那就不會只有一輛救護車，應該還有林芝仙的車子。

「B——對方通知了林芝仙，讓她帶了醫生去把人接了送到別墅中再通知我們，但是胡亞麗告訴我們的情況却不是這樣，可見林芝仙一定是受了脅持，她爲了怕事，絕不敢說出眞相，我們的偵查就多了一層障碍。

「C——這是最壞的情況，林芝仙也是那個集團中的一份子，整個失蹤事件，根本是他們故意佈置的，目的就是在跟我接觸。」

她這三種情況的假設，已經把一切的可能性都包括在內了，蘇非很佩服，却又忍不住問道：「大姊，假如是第三種情況，不是更好嗎？我們就更爲深入地把握住情況了。」

「不，假如是第三種情況，問題就更複雜了，那證明了陳家寶第一次的捲逃都是有計劃的，他們早已看上了天堂島，故意安排了陳家寶，透過胡可爲把我們也弄上天堂島，目的是利用我們去對付胡可爲，祇是後來的情形發展又出乎他們的預料，我雖然擊倒了胡可爲，却從胡可爲手中得到了天堂島，而且對天堂島的情況，他們還是未能深入了解，所以又安排了第二次的失蹤……」

「照事態的發展來看，似乎是第三種的情況更可能，所以陳家寶一回來就發表了天堂島的情形，宣佈了那場豪賭，然後再失蹤，使我們義不容辭地再負起偵查工作，而且羅拔楊又巧妙地談到了胡可爲，可見他們對胡可爲這個人已經有了注意；不過，大姊，這樣一來，幾個主腦的人物不是都現了形嗎？」

蘇非再度發表她的看法，而且又補充地道：「胡可爲不是個簡單的人，他的天堂島在接顧客的時候都經過詳細的選擇與嚴密的調查，而且天堂島的位置始終在保密，誰也找不到，這次要不是他算錯一着，把大姊給擄了去，別人很難在那兒鬧事的。」

「蘇非，妳分析得很有理，可是妳沒有想到，對方既然知道天堂島上的防備如此嚴密，實力如此雄厚，我記得龍之介向我說過，他們曾經擊毀了幾條來歷不明，意圖接近的船隻，而對方仍不死心，仍然想把手伸進去，必然也握有相當的實力，林芝仙也好，羅拔楊也好，都不是握有實力的人，抓住他們，也仍是抓不到幕後的人。」

「抽絲剝繭，找到了絲頭，慢慢追上去。」

「沒有用的，他們擺出來的人，就是準備給人發現的，這些人祇是接受命令，自己也不知道眞相的！」

魯薏絲點頭道：「大姊說得不錯，我自己從黑社會裏出來，知道他們的組織，眞正雄厚有力的勢力集團，都是採取分層控制間接連繫，一個命令，要轉多少次才

交到執行者的手中，所以警方每次只能抓到一些小嘍囉，從未接觸到內部重心。」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碰碰運氣看，能够順着綫索找上去最好，否則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多接觸幾個强有力的集團，讓他們自己互相狗咬狗去，好在我把天堂島的地下武裝也對外宣布了，對天堂島有興趣的人還多得很。」

轉頭對劉嫂道：「妳繼續監視着，我們到別墅去，發現情況不對，立刻發出緊急通訊，通知長青她們支援，妳這個地方絕不能暴露，一切都採取靜態觀察。」

劉嫂點點頭，却又關心地道：「小姐，妳小心點，我覺得這次事件很不簡單，妳意下的對象似乎越來越大了。」

陳秀蓮笑笑：「劉嫂，放心好了，我會當心的，必要時恐怕還要動用到妳以前的江湖關係，找到些人手來幫忙了。」

「沒問題，我那死鬼漢子以前的弟兄，現在都混出點名堂了，交情固然是靠不住，但是面子上的道義，他們還得講的，再說我也不是白求他們，有錢就能使得鬼推磨的。」

陳秀蓮笑了一笑：「祇有幾十步路，我們還是走過去吧，爲了來個出其不意的突擊，我們從後面翻牆進去，妳要多照顧着點。」

劉嫂笑笑拍拍旁邊的一個提包。

「我把傢伙裝起來，這裏到那兒最多不過五百碼，那怕是一隻兎子，我也能一槍就撂倒下來的。」

她拉開手提包的拉鍊，裏面是一枝分解的遠程步槍，而且還有着滅音裝置。

陳秀蓮招招手，帶着兩個女郎下了樓，魯薏絲忍不住伸伸舌頭，做了個鬼臉道：「大姊，原來妳也有一支地下武力！」

「劉嫂是我父親的老人，她的丈夫是南中國海的大海盜頭子，她不但是我的保姆，也是我的監護人，更是我的警備司令，只是她是個光桿司令，只有一個副手，就是司機阿王，現在在直昇機上等着，我的地下武力就是這些。」

「可是也够大了，這間屋子是……」

「是我所管的企業的一個經理的住宅，我因爲想到這兒的位置恰好可以監視到那幢別墅，才向他借了來，完全是巧合，不過還眞管用。」

「大姊，我也沒看見妳安排，却已經布置好了。」

「昨夜來到這別墅後，我就有個預感，這是一件很扎手的大麻煩，所以準備了一下，並不一定指望動用的，凡事總是備而不用的好。」

三個人的行動快速得像黑夜中的狸鼠，而且她們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很不容易被人發現。

來到圍牆邊，陳秀蓮解下一根軟索，輕拋上牆頭，很快地翻了上去，又把另外兩個女郎也吊了進去。

魯薏絲很興奮，行動很冷靜，這頭奧斯陸的雌豹每到行動時，又將她潛伏的野性表露出來，綠眼珠中發着光，而嬌小的蘇菲却有點緊張，畢竟她還有點不習慣。

來到客廳外面，魯薏絲已經找了個最有利的位置掩藏起來，作爲她們的掩護，無須吩咐，她已知道配合了。

陳秀蓮却帶了蘇菲，猛地推開了落地長窗，一下子闖進了客廳，長方形的餐桌前坐了六個人。

六個人中，陳秀蓮認識五個，那是羅拔楊夫婦，陳家寶與林芝仙，還有就是那位女秘書胡亞麗小姐。

只有一個年輕人陳秀蓮不認識，但只是沒見過而已，事實上她是認識的，那是陳家寶的兒子陳彼得，陳秀蓮那兒還有他的照片，是林芝仙請求她尋找陳氏父子失蹤時交給她的，所以她一眼就認出來了。

陳秀蓮跟蘇菲突然在廳中出現，固然把那六個人嚇了一跳，但是陳秀蓮自己也相當吃驚的。

那六個人吃驚，固然是爲了陳秀蓮的突然來到，而陳秀蓮的吃驚却是爲了陳彼得。這六個人坐在長餐桌前，每人面前一杯咖啡，看上去似乎是在隨意的聚談，但是他們的座位分配得很奇特。

陳彼得獨佔桌子的一頭，背靠着牆。

胡亞麗跟羅拔楊的妻子羅琳達坐在他的左右兩邊，羅拔楊坐在他的妻子的旁邊，林芝仙是坐在胡亞麗的旁邊，而陳家寶則坐在長餐桌的另外一頭，面對着他的兒子。

按照西方的禮儀，如果他們是在用餐，則陳彼得坐的是第一順位，陳家寶是第二順位，以次是羅琳達、胡亞麗、羅拔楊、林芝仙，但他們此刻是在飲茶，或者是舉行一次較爲正式的業務會議，那陳彼得的坐位仍是第一順位而陳家寶則是最低順位，由第二降到第六。

其餘的人則順序不動，遞昇一位，照情形看，這一種的可能最大，因爲每個人所坐的姿勢似乎都把臉偏向於陳彼得，向他提出報告，或是聽取指示。

別人也許不易發現這個細節，但陳秀蓮却立刻感到這種情況的不合理，因爲她有時去參加一些本身所屬企業的業務會報，陳彼得的位子一定是她的，有時她不告而至，臨時去參加了，主席會立刻讓出那個位置，因爲她是董事長，是企業中的最高人物。

陳秀蓮並沒有搭架子，她也很少參加這類會議，但是這種習慣還是養成了，一種不坐第二席位的習慣，在女神俱樂部裏，她是首席委員，四姊妹的老大，在東方偵探社，她是社長，甚至於她到任何地方去，都沒有被安在第二個位子過，這種習慣使她進門後，幾乎是本能地就注意到那個位子及位子上的人。

發現那兒坐着的是陳彼得，她吃驚是難免的，因爲無論從那個立場看，陳彼得都不該坐在那個位子上。

會不會是無意間坐下的呢？陳秀蓮立刻推翻自己的假設，因爲胡亞麗的位子不對，她說什麼也不該坐在林芝仙的上首的，陳彼得可以在無意間凌駕在別人之上，一個女秘書却絕不會凌駕在她雇主之上。

假如是男雇主與女秘書之間，或許會因爲有了某些關係的改變，而出現這種情況，但女波士與女秘書之間，絕不可能有這種現象。除非是他們都具有另一種身份，而且正以那種身份在擧行着會議，因此按着地位的高低而入座。

而這種隱秘的身份才是他們眞正的身

份，才會有這種以下凌上的情形發生。

但是不管怎麼說，最不合理的是陳彼得的位子。

雖然因爲時代風氣與潮流的轉移，這一代的年輕人已經漸將成爲世界的主宰，對年長的不再有以前那麼多的敬意了，可是改變不應該這麼快的，傳統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視，但還不會到了以反傳統爲正常的程度。

何況，在陳彼得的資料上是在英國最古老，最負盛名的學府，牛津大學完成了學業，那是最重視傳統的學校！

這代表着一種什麼意義呢？

雙方都在緘默中對峙着，一方面正在設法如何應付這個尷尬的僵局，陳秀蓮却在觀察思索着陳彼得的問題。

陳彼得應該是二十五歲，人跟照片上沒差別，差別的是年齡，照片上的人很年輕，這個陳彼得却顯得世故與成熟，外表上看來，他仍是很年輕的，似乎比二十五歲的男人大一點，但二十五歲的男人再老氣也不會老到那裏去，倒是可以像十八九歲那樣稚氣未脫。

二十五歲，在一個男人，正是充滿青春的金色年代，可是陳秀蓮眼中的這個陳彼得，却似乎跟她在照片中看到的是兩個人。

他的頭髮沒有像一般嬉皮士那樣留得長長的，相反的還剪了個小平頭，短短的頭髮，使他看起來就分外地沉穩。

他的眼睛懶懶散散的，沒有一點精神，整個人也隨隨便便地斜倚在桌上，打不起一點勁兒。

這是應該有的神態，因爲他剛被痲醉藥痲醉過，還沒有完全恢復，但是陳秀蓮却注意到一件事，一個極爲細小的動作，那是陳秀蓮乍一現身的時候。

陳彼得的手曾經向上一擧摸到脅下去，那時他的眼睛裏似有異光一掠。

這是個不經意的動作，只有看在陳秀蓮的眼中才有特殊的意義，因爲那是一個職業槍手的反應。

眞正的槍手絕不像我們在銀幕上所有的西部遊俠，在草原上奔馳的牛仔，把槍別在後臀或腿側，所以掏槍時，手必然伸向那個地方。

但是一個職業槍手，却不能帶着槍滿街走，更不可能把槍別在人家看得見的地方，因此，通常是用肩帶掛在腋下，外面用外衣掩着。

陳彼得此刻穿着的是一件圓領的運動衫，那當然不能別着槍，所以他的手伸過去，也沒有掏出槍來。

可是他那個動作却是槍手的反應，而且他的速度，是一流槍手的反應。

這使陳秀蓮產生一個警覺——這個人如果身上或手上帶着槍時，不能跟他冒險對搏，因爲他的手法太快了。

陳秀蓮如果有一槍在手，她能射得很準，也出槍很快，但這是靠着練其他武功所造成的轉移效果，並沒有專心在槍法上下多少工夫。

在一般人面前，陳秀蓮是高手，但是面對着一個職業槍手，陳秀蓮只是業餘的好手，兩者仍是有距離的。

一個牛津的高材生，會是一個職業槍手嗎？

陳秀蓮立刻就否定了這個可能，一個槍手可以同時讀大學，但絕不可能讀牛津大學，除非他整個放棄了槍，但是陳彼得的反應表示他並沒有，還沒有改過那個習慣，只要他保持那個習慣，他就不可能從牛津修完學業。

推翻了不可能，就從可能地揣測。

假如陳家寶跟林芝仙眞有一個兒子叫陳彼得的話，至少這個陳彼得不是他們的兒子，這是可以確定的。

除非這個陳彼得一直以他們的兒子身份活動着。

這個人，姑且把他算成個年輕人吧——因爲陳秀蓮無法推斷他的眞實年齡——不是他們的兒子，却又冒充着他們的兒子，這又代表了什麼意義呢？

「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人呢？」

陳秀蓮初來的時候，心裏面至少有點底子，那是對羅拔楊夫婦的懷疑，對胡小姐的敍述懷疑，進而對陳家寶與林芝仙這一對夫婦的暗中身份懷疑。

這些懷疑，使她在進門時充滿了了戒心，但是她顯然却爲這個陳彼得而改變一些她的推斷。

祇是她沒有時間多想下去，胡亞麗已經首先迎了上來，驚愕爲微笑代替了。

「喔！是陳小姐，妳不是說明天才來嗎？」

陳秀蓮微微一笑。

「我在電話裏說得很不禮貌，心中很不安，所以特地來向你道個歉，當然我也有第二個目的，我想如果林女士不肯接受我的請求，明天我就看不見兩位陳先生了，而我又非常希望要見到他們，這就是我連夜趕來，而且又不得到允許而悄悄進來的理由，各位能滿意嗎？」

林芝仙與陳家寶都低下了頭，似乎很不好意思，仍是胡小姐代爲答話。

「那裏，那裏！陳小姐太客氣了，我把妳的話轉告了董事長後，她感到很爲難，正在商量着。」

「商量是否要答應我的請求？」

胡亞麗想了一下才道：「是的，陳小姐，我們不是不感激妳的幫助，可是我們有困難，在電話裏我不便說。」

「妳不便說，我却替妳說了，我問過妳是否受到什麼壓力，妳沒有承認，但也沒有否認。」

「是，是的，我們的確受到了警告，有人留了一封信，說人送回來了，但是不准對任何人說起，否則就要採取最嚴厲的手段來對付我們！」

林芝仙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氣道：「陳小姐，請妳原諒，我們是生意人，最怕惹是非……」

陳秀蓮冷笑一聲：「可是你們招待記者，發表天堂島上的情形時，却並不怕痲煩呀。」

「那……那時候我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

說話的又是胡亞麗，陳秀蓮冷冷地道：「有妳的胡小姐這麼能幹的女秘書，你們會想不到將要發生什麼痲煩？林女士，假如她事先沒有對妳分析過這種後果，那她就是沒盡到責任，妳也應該炒她的魷魚

了。」

胡亞麗忙道：「陳小姐，這……怎麼能怪我呢，我只是幫董事長處理一些生意上事務，那裏懂得這些……」

「亞麗，如果以女秘書的職責而言，妳是該炒魷魚了。」

這是陳彼得開的第一次口，說的第一句話，胡亞麗不禁一怔，陳彼得哼了一聲：「妳不覺得妳的話太多了，當事人都在這裏，並不需要妳代表發言。」

胡亞麗這才低頭不語了，陳家寶這才吶吶地說道：「陳——陳小姐，這是彼得．是……」

陳彼得懶懶地站起來，伸出了隻手來跟陳秀蓮一握。

「幸會，幸會，陳家寶，你別再介紹我是你的兒子了，陳小姐早就已經看出不是了。」

另外五個人都爲之一怔，陳彼得冷笑道：「蠢材，蠢材，你們居然給我安排這一個身份掩護，豈不會惹人笑掉大牙。」

轉過身來，又面對陳秀蓮，說道：「陳小姐，妳能够在這個時候來到，實在使人欽佩，當妳問起我被痲醉的情形，又說在我的書房裏找到了有關痲醉藥的書時，我就知道你一定找出整個事件的破綻，只是沒想到妳會來得這麼快。」

陳秀蓮淡然一笑：「過獎，過獎，其實一開始，你們的方法就用錯了，犯了兩個很明顯的錯誤。」

「哦，我是否可以請教一下，錯誤何在嗎？」

「閣下太客氣了，最大的破綻是在那封警告信上，不該借用我寫字間裏的打字機。」

陳彼得哦了一聲，微笑道：「那只是希望陳小姐能够接受條件，以更作進一步的接觸，不過就從那封信上，妳又怎能找出破綻呢？」

「從那封信我就找到了打信的人，再進而一想，整個事件就幾乎全明白了。」

胡亞麗立刻問道：「妳知道是誰打的的那封信。」

「當然是妳。」

「妳怎麼知道的？妳怎麼能够肯定是我？」

「很簡單，那架打字機放在我的起居室中，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放在什麼地方，縱然要借用，也一定會用外面的兩架，這是第一個綫索，那封信是英文的，語句、文法都是正確，標點正確，而且落鍵的力量平均，沒有忽輕忽重的毛病，字體安排在紙的最適當位置，這都顯示了使用者是一個很有經驗的人，不是打字員，就是秘書。」

「這就能證明是我了嗎？」

「不錯，任何一個條件都不能證明是妳，但兩個條件加起來，只有妳最適合，妳是在我回來前，唯一到過我起居室的女秘書。」

「這太武斷了，難道不可能是妳們偵探社的秘書小姐爲人收買了？」

「不可能，第一，她們不會被收買，第二，她們不知道我的那架打字機收藏在什麼地方，妳應該記得，那架打字機是藏在一個櫃中的，妳也許有機會進入我的起居室，我偵探社的工作人員却絕對不會進去，這架打字機是我爲一些承辦的案子留下記錄，編入檔案用的，那些檔案是很多顧客的私人秘密，絕對需要保密的。」

胡亞麗還要開口，陳彼得擺擺手，道：「好了，亞麗，還有什麼可以辯的，現在又不是法庭上的辯論證據，陳小姐只是要妳明白，她知道是妳而已，又不是要告妳入罪！」

陳秀蓮笑道：「不錯，這些證據無法構成罪名，因爲判罪必須要直接證據，妳沒有被人當場看見使用打字機，現場沒有留下指紋是妳到過的絕對證據，用來告發妳是不够的，但是我知道是妳之後，對案情就可以深入的了解了。」

陳彼得一笑道：「陳小姐的偵探才能是無可懷疑的，這些小手法在妳面前實在是不算什麼，不過這件事上還有一個破綻是……」

陳秀蓮指指羅拔揚與琳達道：「其次就是這一對賢伉儷了，他們出現的理由太牽强了。」

林芝仙連忙道：「不牽强，陳小姐，我告訴過妳，他們跟我們的業務關係，的確是個大主顧，而且，他們也是外子的好朋友，他們堅持要見外子，我是無法拒絕的。」

陳秀蓮笑笑道：「他們的熱心却過了度，如果是從事珠寶走私的商人，應該是怕痲煩，妳的丈夫跟兒子突然失蹤，而且已明示是被人綁架，如果他們不深知內情，一定會想到這可能要牽涉到警方，應該趕快離開才對，可是他們居然還留了下來，可見他們的身份有問題。」

羅拔揚乾笑道：「陳小姐，在本市我跟很多珠寶公司都有交易，我的身份絕沒問題。」

陳秀蓮一笑道：「我不是警方，我的問題跟警方的問題不同，我認爲你們有問題，必須提出確實的證據，只要判斷正確就行了，當我準備把人交給警方時，我才去搜集直接的證據。」

陳彼得瞪了羅拔揚一眼，止住了他沒出口的話。

陳秀蓮笑笑，繼續說下去道：「在場的六位，我已經找出了三個問題人物，對這一件失踪案還有什麼可懷疑的呢，進一步我就猜測動機，造成這件失蹤案，沒有任何意義，目的只是要挾我接受一些條件，但是，被綁的兩個人，跟我並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最多我只有一點道義上的責任。」

陳彼得笑道：「本來我們對陳小姐也是抱着友好的態度，所以不敢作太多的冒犯。」

陳秀蓮微微笑道：「所以我故示大方，跟羅先生作了一個初步的協商，却把失蹤案的解決作爲前提，果然失蹤案很快就解決了，我要胡小姐單獨留在這裏，使你們把人送回來更方便，果然胡小姐就給我來了那一個糊裏糊塗的電話。」

陳彼得看了他們一眼。

「陳小姐，妳對他們的身份懷疑，只是一個假設？」

「是的，我故意談到天堂島上的一切，故意暗示可以接洽羅先生爲代理，而且

還開列了一些很苛刻的條件。」

琳達連忙接道：「那些條件並不算苛刻，我們用電腦核算過陳小姐的利潤，的確是很優厚，那些額外的利潤是無法計算的。」

陳秀蓮笑道：「我提的理論只是經濟學上的一個構想，我們這個世界上的企業條件還沒有達到那個水準。」

陳彼得道：「我們達到了，我們的貿易觸角已經伸到世界上每一個角落，而且有一貫作業的企業體系，因此陳小姐的條件，我們是認爲合理才接受的。」

「哦！我倒不知道世界上已經有了一個超世紀的企業集團，這倒是一件很值得欣慰的事。」

陳彼得的臉上發着光。

「我們是一股新興的勢力，很多敏感的觀察家都說八十年代是有色人種的世紀，這已經證明了，陳小姐，妳一定看過歷史，在中古時代，我們曾經有過最輝煌的一頁。」

「那是蒙古人的三次西征，遠及威尼斯。」

「那只是小規模的黃色勝利，我指的那一次，在型態上雖不如元代明顯，但是其影響與意義却大得多了。」

陳秀蓮想想道：「那一定是漢代北伐匈奴，把匈奴人驅出亞洲大陸，流竄到西歐，所向無敵，引起了日耳曼人的大遷移，被西方人稱之爲黃禍。」

「對了！陳小姐不愧博古通今，就是那一次，那一次的征服比元代更偉大，把西方世界翻了個身，妳想想，在中原無法立足的匈奴被驅逐到了歐洲，居然也能成爲歐洲的霸主，失敗者還能有這麼大的威力，那勝利者又將是如何的驚人呢！只可惜漢武帝雄心不足，沒是乘勝追擊，否則在那時候，我們已經可以把世界踩在脚底下了。」

陳秀蓮看了他一眼，冷冷地道：「陳先生，你只會讀歷史，可能沒有讀別的古書吧？」

陳彼得有點訕然：「是的，我一直在外國，對於中國的古典文明沒有機會深入，但是我找到了最好的。」

「錯了！你找到的是差的一部份，你應該把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多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中國的文化，最偉大的是王道精神而不是霸業，是博愛、和平、富强康樂而世界大同，而不是把世界踩在脚底下，所以我們只輸出文明而不輸出暴力。」

陳彼得哦了一聲：「陳小姐是主張放棄武裝，容人欺侮。」

陳秀蓮一笑道：「你弄錯我的意思了，只是主張不去侵略人，但是並沒有反對要適度的武裝來自衞，除非有一天整個世界都接受了我們的王道思想，那時誰都無須武裝了。」

陳彼得一笑道：「好！陳小姐能够理解到這一點，就容易談得多了，對先人的光榮事跡，我們感到驕傲，但是無可否認，也有很多事令人喪氣的，像滿清末年時……算了，那些過去的事說來也沒多大意思，人家不會因爲祖上的光榮而特別尊敬我們，雖然會因爲我們先人的屈辱而卑視我們，但是只要我們站得起來，一樣可以揚眉吐氣。」

陳秀蓮點點頭道：「陳先生，你後來的幾句話非常正確，希望你其他的思想也能够同樣的正確。」

陳彼得笑一笑，說道：「陳小姐，我們不是一個政黨，不需要政綱，因此也不必談到思想什麼的，思想往往要受現實的影響而改變，像現在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在思想上，明明是反集權的，却爲了現實的緣故，逼得抹殺眞理去承認那個獨裁政權。」

陳秀蓮微微一怔，本來她從陳彼得的言論中，幾乎已能斷定對方是什麼人了，可是聽到這兒，却又推翻了，因爲他把眞理與極權看成對立。

因此，她要言不煩地問道：「陳先生，首先我希望知道，你們所謂的新興勢力是……」

「亞青聯盟，說得詳細一點，該是亞洲青年會聯盟。」

「聽起來是個國際性的組織，而且是很有錢的組合。」

「是的，但也不盡然，因爲這個聯盟有錢是不錯的，却不是國際性的，我們只是亞洲地區上一些青年人聯合起來，取得金錢與權勢，事實上這是一種現時的趨勢，金錢與權勢分不開的，有了錢就有權，有了權勢，也可以獲取更多的金錢，這個聯盟的成員包括亞洲每一個地區，但我們生根的地區却遍及全世界。」

陳秀蓮微微一怔道：「那必然是個很龐大的組織了。」

「是的，但也是一個很秘密的組織，因爲我們的組織形態與活動是大部份國家不能容許的。」

「那你們從事的一定是違法活動。」

陳彼得笑笑道：「違法的活動，往往是最能賺錢的事業，而且只要有錢、有勢，也可以使得違法變成合法，不過有一點我們可堪自慰，我們不在乎做任何違法的事，却絕不販毒，……」

陳秀蓮道：「你們做些什麼？」

「很多，像鑽石黃金走私、金融股票的投機、土地產業、能源的投資，凡是有利可圖的事我們都做。」

「也包括綁票勒索？」

「沒有的事，這種行爲太卑劣，會引起公憤，何況我們的成員，有很多曾經成爲別人綁票的對象，身受其痛，絕不會再施於人的，倒是我們自己成立了一股力量，專門對付綁匪勒索犯，只要有人敢欺凌到我們的成員身上，我們就採取最嚴厲的手段去對付他們。」

陳秀蓮忽地喔了一聲道：「我知道你們是什麼人了，在美國的華僑社會中興起的一批嬉皮阿飛，叫什麼飛車黨，在華人區橫行不法。」

陳彼得笑笑道：「陳小姐，妳看的是報紙上的報導，有失公平。」

「報上說你們勒索華人商店，搶刧行人，難道不是眞的？」

「是眞的，但是情形略有不同，我們不是勒索，是收保護費，這筆費用反正是省不下來的，以前要付給黑手黨，付給當地的黑社會，我們接替了過來，現在妳不妨去問問，一些重要的華裔區裏，有沒有

白種人的暴徒敢伸手進去？」

「以暴易暴，這有什麼可得意的。」

「有，陳小姐，這是有意義的，以前是白種人欺負他們，拿了錢還不把他們當人看，我們接辦之後，態度上至少客氣多了，多少還叫一聲叔叔伯伯，而且事實上，那些人本來就是他們的子弟居多，這些子弟已經被他們自己寵壞了，劣根性太重，根本就難以感化，於是我們設法加以利用他們的劣根性，讓他們多少爲自己的父老盡點力。」

陳秀蓮嘆了口氣，她不知道如何去辯駁才好，說陳彼得的話沒道理，他的確有點歪理在的。

但是說他的話有道理，那是抹殺了自己的良心。

陳彼得笑笑道：「我知道這種方法和手段並不合法，但是世界在變，人心在變，邪惡暴戾之氣日張，我們不能再守成不變，這是變中求生存。」

他的神色一正：「陳小姐，不必講法理，像妳現在私自闖入此地，就是違法的行動了，連警方都沒有這個權力，他們就是掌握了本宅有違法活動的實證，帶了搜屋令，也得按門鈴，出示命令，按照正當的手續才能進來，何況妳祇是一個私家偵探。」

陳秀蓮一笑，說道：「假如我按照那個方式，恐怕我就無法知道閣下的眞正身份了。」

陳彼得一笑道：「不錯，我們正在商量明天應付妳的訪問，只因爲沒想到妳突然會來，我沒有化裝，而且正在開業務會報的時候被妳發現了。我覺得無須再事掩飾，大家開誠佈公地一談或許會更好，所以我才告訴妳許多秘密，像在美國華僑的那批阿飛，我們只是間接加以利用，他們根本不知道組織的情形，而且類似的組織都建立起來了，東京、漢城、雅加達、曼谷，都很有成就，但是我們沒有宣告實情，否則恐怕會引起世界上幾個最具勢力的黑社會組織，聯手而攻。」

陳秀蓮嘆了口氣，她知道遇上扎手的對象了。

這一批不是狂人，是一批眞正聰明人，投機者。而且還是懂得利用機會的人，野心家，冒險家。

眼光準，手段狠，不講道義，却懂得利用道義，不談政治，却有玩弄政治的能力。

他們最有力的投資是投資在人類的弱點上，貪婪、盲目無知、好勇鬥狠，一切的缺點在他們手中都成了工具。有一個人已經不得了，而這些人却集合了一羣，如果由他們得勢，無疑地，他們將可成爲世界的統治者。

明知道他們的需要是什麼，但陳秀蓮仍然問道：「好了，陳先生，對你們的了解已經够了，現在我想知道的是你們要什麼？」

「陳小姐，妳不是明知故問嗎？自然是天堂島。」

「代理權？我的條件開出來了，你們同意就簽約。」

「不，我們要的不是代理權，而是整個的控制權，因爲我們這個聯盟已經很有基礎了，只缺少一個總部，一個絕對安全不受干擾的總部，來從事對全世界的擴充計劃，這個總部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够理想，只有天堂島。」

「你怎麼知道天堂島上能合乎你理想呢？」

「因爲它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却又有足够的自衞力量，它具有完備的自衞系統。」

「就憑我對羅拔楊所說的那些話，那是我爲了引你們上鈎放出的餌，眞實性很可疑。」

「不，陳小姐，我們不是從妳的話去判斷的，我們已經作過幾次試探，相信妳也知道天堂島曾經遭受過幾次攻擊，但是都在遙遠的海面上就被殲滅了。」

「什麼？那些不明船隻飛機都是你們的？」

「我不知道胡可爲一共摧毀了多少飛機跟船隻，但是我們的聯盟却有兩條武裝漁船，三架噴射水上飛機，六十四名人員損失在天堂作業上，而他們所帶的軍火，足够摧毀一個步兵團的，連天堂島的邊都摸不着就不見了。」

「那當然不够，天堂島的武力抵得上一個聯合兵團，它的自衞力量，能够毀掉一個艦隊。」

陳彼得笑了笑道：「以前是我們低估了胡可爲，這次我們不準備再花那麼大的代價了，我們希望能够跟陳小姐商量一下，以一塊錢的年租，租給我們使用二十五年。」

「只要二十五年，爲什麼不是九十九年呢？」

「不必那麼長，我們相信二十五年後，進入二十一世紀，世界必然會有個重大的改變，我們不是這個世界的主宰，就是被這個世界所淘汰了。」

「一塊錢一年的租金，是那一種貨幣呢？」

「那一種都行，那怕是存在大英博物館裏的那一枚最古老的金幣，我們都可以照付，一塊錢只是一個象徵的敬意，金錢對陳小姐並無意義。」

「爲什麼要每年一元錢呢，既然金錢的意義已不在價值了，你們何不說是二十五年一次租賃的費用呢？」

「因爲我們尊重妳，每年換一次約，如果妳對我們的一切感到不滿意，可以在第二年止約收回……」

陳秀蓮冷笑一聲，道：「我有這個權利嗎？」

「合約上載明了，妳當然有，而且我們絕對尊重妳的意思，本聯盟既然是金權至上，我們就尊重妳手中的財富，妳只要相信我們一年，而且妳也必須相信我們一年。」

「爲什麼我必須要相信呢？」

「因爲在這一年中，我們才可以爲妳服務。」

「我不需要你們的服務。」

「妳一定需要的，因爲天堂島是妳的產業了，島上的每一個人都是妳的僱員，妳有責任保全他們的生命，而妳是個很負責任的人。」

「可是，我想不出你們能威脅到他們

的生命。」

陳彼得笑了一笑道：「陳小姐，現在妳知道陳家寶不是我的父親，却是我們的成員之一，他上次以那種姿態進入天堂島的目的是什麼呢？」

陳秀蓮一怔道：「不錯，我實在想不透，你們既然已經作了武力攻佔的行動，顯然對天堂島已有相當了解了，爲什麼還要派這個人去，他能做什麼？」

「他不能做什麼，這次的天堂島假期，他在天堂島上四處遊蕩，唯一的工作是餵老鼠。」

「什麼？餵老鼠？」

「是的，他有心臟病，皮包裏帶了一瓶治心臟病的藥，祇有那個才能通過檢查而不引懷疑，也祇有那樣一種人，以及他那種行爲，才是胡可爲最歡迎的客人，爲了造成他捲逃的事實，我們還委託了妳去追索他的下落，可是那結果却出乎我們意外，妳也會上了天堂島……」

陳秀蓮忙道：「別說廢話，他在那兒餵老鼠有什麼用？」

「天堂島上的環境衞生令人吃驚，可是有很多地方却無法禁絕老鼠的生長，這種小動物的求生能力太值得敬佩了，陳家寶到那兒去，把他的心臟藥丸混進食物中，洒在每一個可能有老鼠出現的地方。」

「那會製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陳小姐，老鼠對人類生命的威脅，只有一種是最可怕而又最嚴重的……」

「黑死病，黑色的氫彈。」

陳秀蓮叫了起來，陳彼得却很冷靜：

「是的，而且這種病原體在老鼠身上才能蔓延開來，這次我們是經過精心的算計，今天開始是病原體的蔓延期，所以妳可以放心，妳們都沒有感染的可能。」

陳秀蓮的臉色蒼白，她在極端的憤怒中，却不敢發作。因爲島上有幾百條性命掌握在對方手中，也可以說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她能低頭嗎？

陳秀蓮很快就冷靜下來，跟她同時去的蘇菲却無法冷靜，因爲她是美國人，多少年前在倫敦發生的那一次大瘟疫一直被流傳着，使人談虎色變，猶有餘悸。

她也記得有部電影，是根據原著「虎魄」而拍攝的，就生動地描寫那場大瘟疫的情形，拍攝得很生動……

整個城市似乎空了一半，馬車把屍體一車車的拉出去火化，受疫的地區充滿了死亡的寂靜，只有垂死者的呻吟，微弱地飄盪在空中。

而現在這一切將要發生在天堂島上。

對天堂島，她比任何一個人都富有感情，因爲她在島上工作過，生活的時間最久，對那個地方，對那些人，她也有較爲濃厚的感情。

電影上的鏡頭轉移到了天堂島而浮現在她腦海中，使她情不自禁，歇斯的里的叫了起來。

「No!No!you can't do that！」

(不！不！你們不能這麼做！」

這一陣子，她已習慣地說華語，但是一急之下，英語就擠出來，更還瘋狂似撲向陳彼得去，雙手插向他的喉嚨，厲聲地吼叫着：

「Mourder！（兇手）Dairil！（魔鬼）」

羅拔楊不安地動了一動，似乎想阻止她，可是陳彼得却穩然不動，蘇菲看來嬌弱，實際上她的身手很不錯，在失去自制後，腕力定必更爲驚人，但是她的雙手扣在陳彼得的脖子上，却沒有使陳彼得造成任何的傷害。

這個年輕人的脖子像是鐵鑄的，蘇菲雙手握緊，還拚命地叫着，但是陳彼得安靜地坐着，一動都不動，抖的只是蘇菲自己而已。

陳秀蓮本來也想制止蘇菲的，看了這個情形，她也停止了，只是仔細地、有趣地觀察着。

她知道遇上了一個堅强的對手，這個看起來文弱的年輕人，的確是個可怕的敵人！

對蘇菲那種瘋狂的攻擊下，他能不受傷，不變神色，而且也沒有看出有用勁運氣抗禦的樣子，就可知道這個人是練過眞正中國功夫的，而且是一種很高明的，幾乎已經失傳的內家氣功。

然而，可怕的不是他的功夫，而是他的鎭定與修養，因爲他的臉上居然還從容地帶着微笑。

輕輕地伸手就撥開了蘇菲緊抓的雙手，他長而白的脖子上居然連一點紅印都沒有，微微地一笑：「小姐，請注意妳的淑女風度，而且也請注意妳的修辭，尤其是兇手兩個字，是不能輕易加之於人的，何況照表面的行動而言，妳倒幾乎構成兇手的條件了。」

蘇菲放下了手，也從迷惘中醒覺過來，一方面爲自己的失態而感到訕然，再方面也爲對方的神奇體能與鎭靜感到驚愕，呆呆地望着陳彼得，不知如何是好。

優雅地站了起來，把失神的蘇菲扶到陳秀蓮的身邊按着她坐下來，淺淺地一鞠躬，笑着道：「陳小姐，妳這位同伴太激動了！英國人常誇說他們對淑女的教養是舉世第一，但是在典型的中國淑女面前，兩者還是無法相比的！」

他不但風度好，而且還懂得修辭，巧妙地誇讚了陳秀蓮一陣而又一不着痕跡，

陳秀蓮微微一笑。

「陳先生太過奬了，値得驕傲的是你，在那種情形下還能保持紳士風度的，恐怕那一位西方紳士都做不到。」

兩個人都是中國人，但是却似乎是以外國人的身份在誇讚對方，陳彼得開心地笑了。

「謝妳的讚賞，鄙人深感榮幸！」

「不！我是出於眞心的，你的功夫很了不起，我只是在武俠小說上才看到有『無相神功』這個名詞，還以爲是小說家杜撰的，却想不到在陳先生的身上眞的見到了。」

「哈哈，陳小姐眞淵博，我本來不知道自己學的是什麼功夫，但是陳小姐居然找到淵源，佩服！佩服！」

他的臉上並沒有眞正的佩服的意思，陳秀蓮也知道對方的意思是暗譏自己的淺薄陋聞，這套功夫必然有一個專門的傳統名稱，但絕不叫無相神功！

她先是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隨即坦然地笑笑道：「陳先生，你看過武俠小說

孫玉峯的滾堂刀

嚴霜

在銀幕上經常看見刀劍爭雄，握劍的人比較文靜，稱做劍客，至於保鏢，俱是揸刀的，甚至所握的刀又長又闊，稱爲金背大砍刀，究竟刀劍相爭，那一方面佔優呢？這個問題，的確不容易回答，原因是劍比刀長，擅於衝刺，能够在對方一把刀或兩把刀舞動之際所做成的空隙直刺過去，那是劍比刀略爲佔先的，但從另一方面看，刀比劍雄厚得多，兩種兵器碰衝，揸刀的人毫無所動，揸劍的人却往往受到震動，甚至無法把那一柄長劍握緊，脫手飛出來，一言以蔽之，用刀砍劈的力量比劍厲害得多，根本上揸劍的人只是向前衝刺，只有在特殊情況之下然後從頭斬落，化劍爲刀。

說到這裏，該談談日本劍，看過宮映影片公司放映的許多套出色的武俠片的影迷，都會記得起日本刀分兩種形式，一種是盲俠所揸的短而尖的蜂尾劍，另外一種就是又長又沉重的長柄東洋劍，其實那種劍應該稱做刀的，因爲它的樣子像刀，不過，中國的刀如果有這樣長的話，一定以砍劈爲主，刀鋒不够尖，但從日本東洋劍來說，却大不相同，既然那種劍有刀的作用，而且它最尖的地方確是特別尖的，形如中國的劍，這種武器就是混和刀與劍的優點在內，不可輕視。

日本劍的使用方法，既然跟中國劍不同，亦跟中國刀大有分別，那邊的劍客習慣了拔劍出鞘，即時以旋轉砍劈姿勢撲攻，絕不留手，充其量只是在對方兵器之間略爲擋撥，隨即衝刺劈殺，如果這個劍客落場交手就出擊的話，他必然是向前又衝又砍又劈，或者兜頭斬落，隨即由下邊向前或向上出擊，形如中國的倒劏刀，一口氣直衝十多步，然後轉身，換言之，他向前直衝的時候，對方只能招架躲閃，無法反攻，到了對方想反攻的話，這個劍客已經遠遠的離開了他，因此之故，日本劍客互鬥，往往打了幾十個回合，仍然不分勝負，原因是雙方都抱着這種心理，剛剛拔出武器，便即衝刺，沒有片刻停留。

因此之故，兩個劍客只是在互相衝刺當中交手，碰了一下，便即分開，如果雙方的劍術相差不遠，那就很難分出高下來。

舊日的華北五省刀王孫玉峯，曾經用中國刀跟日本劍交手，連續三次，全部佔盡上風，對方不能不服，事後孫玉峯如此解釋：「中國的刀雖然不一定能够尅制中國的劍，但却肯定的說必定可以尅制日本的劍，就因爲日本劍的攻勢根本就是從中國刀變化出來，不過他們只是知道向前直衝，失利之後轉身再鬥，從來沒有倒地打滾的，想用中國刀跟東洋劍交手，就必操勝劵，最可靠的就是使用滾堂刀，這種刀法就是把單刀護住頭頂，絕不變招，刀隨身轉，倒地便滾，不管對方使用何種刀法或劍法，拚命滾到對方的脚下才一刀斬去，這一刀就是華北最有名氣的斬馬刀，我跟馬賊交手，就是如此，絕不斬人，只是滾到對方的馬脚之下，一刀斬馬，馬脚吃了一刀，人就倒下來，這種刀法同樣的可以施展出來，跟日本劍客搏鬥。日本很有名氣的幾個劍客都敗在我的刀下，覺得莫名奇妙，原因是他們那邊從來沒有人揸刀或揸劍整個身體滾到對方脚下的，再者，就算有人用這種刀法取勝，滾得慢些，或者眼慢手快，也是沒用，我苦練滾堂刀多年，僅憑一把單刀，已可戰勝日本的劍客。要是雙刀齊出，一把刀護體，另外一把刀斬劈，那就贏得更加乾脆玲瓏了。」

當時日本劍客松地三郎，以及華大郎兩人都很想學習這種滾堂刀法，孫玉峯始終沒有教授他們。

從上述的刀劍相爭看來，中國功夫確有另外一套，凌駕於同類兵器之上，喜歡練武的人應該對這方面作更深入的研究。

照事論事，中國的刀法已經勝過日本劍，更奇妙的就是棍，全世界各地的練武之人，都有刀劍之分，或者有人揸斧頭應戰，沒有人一個人揸棍應戰的，只是中國例外，事實上中國的棍法極端奇妙，化棍爲槍，並非靠那枝棍兜頭打落，而是靠棍尖向前衝刺，精於棍法的人，把手中的棍略爲一震，向牆上刺去，即時刺出一點梅花，即是有五個小洞，至善禪師的棍法更精，能够刺出六個小洞又半個，稱做六點半棍法，現時詠春的一手棍法就是由至善禪師傳下來的，亦稱六點半棍。這種棍練到最精的時候，能够向敵人當胸刺出，手上的棍一彈，對方胸部等於連吃六棍，當然是無法應戰，假如對方揸雙刀的話，只是六棍中的兩棍，已把對方的雙刀打落，跟着還有四棍刺出，至於六點半的半點棍法，那是向咽喉刺去，這半點棍就出高低，認眞厲害的敎頭，能够靠這半點棍法擊倒對方，使他的咽喉受傷，這一招就稱做金鶯鎖喉，非常奇妙。

中國的棍，有些長達一丈六尺，如果沒有學習過這一類的長棍，簡直不知道如何施展。

這種棍就叫做八卦棍，其實是雙手握着棍的中央，一枝棍變成兩支，有頭有尾，貼腰橫掃，有如車輪，突圍而出的時候，使用八卦棍，乃是最理想的一種武器。

上述的兩種棍法，是全世界所沒有看見過的，故此，中國拳師到外國唐人街，威震一方。

嗎？」

「很抱歉，沒有，第一是因爲我忙，第二是因爲我是學正統武功的，從不看那些無聊的胡說八道。」

「哦！你認爲那是胡說八道嗎？」

「當然；寫武俠小說的人，從沒有眞正地練過武功，憑着想像而信手拈來，怎麼不是胡說八道？」

他開始表現出他的驕傲來了，陳秀蓮微微一笑：「陳先生，假如你從沒有看過武俠小說，怎麼知道是胡說八道呢？」

「我聽過別的看過的人說說就知道了；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一個人的體能是有限的，絕不可能達到那個境界。」

「好，陳先生，你够資格說這句話，不過我要請問一句，以你目前的體能表現，對一個沒練過武功的人看來，會不會認爲是不可能的？」

「會，就是練過的人，也不會認爲武功能練到我這個程度，因爲他們沒有摸到正確的方向，傳我這門功夫的老師已經去世了，他練了五十年，也沒有到我這種境界。」

「這個我相信，陳先生，從你本身的例子就該明白，凡事未得深入研究，絕不可武斷，別人不到你的境界，才不相信你這種武功的可能性，你自己也沒看過武俠小說，怎麼就能否定它的價値呢？」

「那麼武俠小說中說的一切是可能的了？」

「並非每一篇武俠小說所說的境界都可能由人力去達到，但至少他們提供了一個構想。」

「我的武功並不是構想，是事實。」

「好！就算是事實，那麼我請問你一句，你是否就認爲自己的成就已是天下無敵了呢？」

「不敢說，人上有人，天外有天。」

「陳先生，你還是很謙虛呀！」

「我崇尚的是事實，並不狂妄。」

「你就自己的造詣而言，是否到了極限了呢？」

「那當然還沒有，我還年輕，勤練不輟，當然還有進境的，而且我永遠也不知道能有多少進境，武學是沒有極限的！」

「你知道這一點，就不能說這句話，在你認爲不可能的時候，別人未必就不可能。」

「可是也不能太離譜了，什麼隔空發掌，勁斃奔牛。」

「那並不可能，學理上講得通，這是氣體的壓力，由速度造成的，一掌劈出去，速度與勁力够那個境界，推出去的空氣所生的壓力就能擊斃奔牛，說一小塊豆腐能擊穿幾寸厚的鐵板，誰也不會相信，但是航空公司的試驗室裏就證明了它的可能性，超音速的噴氣機在行進中碰到一小塊豆腐，就把機身穿個大洞，所以一隻小麻雀造成一架客機失事的事故已經發生了好幾次了。」

「陳小姐，我承認妳說的在理論上正確的，但理論不見得都能變成事實的。」

「人類已登上月球，以前誰都以爲是理論。」

「陳小姐，妳這是在抬槓了，我不相信以人的體能，可以推動空氣而產生那種壓力的。」

「科學家到現在爲止，都未能對人的體能作一個極限，不久以前，科學家們宣佈說人類百公尺的速度以十秒爲最高的極限，可是已有人創下了十秒內的記錄。」

「這個我承認，但是我敢說五秒鐘是人類百公尺的極限，就永遠不會有人打破，只是這個極限訂得太遠，就不足以成理論了，武俠小說也是一樣。」

陳秀蓮發現他很善辯，她採取這個題目抬槓，目的就是要折服對方，這個題目不重要，這個目的却很重要。

未來的發展是談判多於行動的，她不能輸這一仗，但是要贏這仗很不容易。

這個陳彼得是很難折服的傢伙，陳秀蓮却輸不起，對方已經掌握了絕對的優勢，自己只要在任何一點小節上再輸一次，對方就吃定她了，只要對方能够吃定她，那麼天堂島上的一切都是要由對方去擺佈了。

想了一下，陳秀蓮笑了道：「陳先生，我們話題別扯得太遠……」

「沒關係，我希望跟陳小姐多談一談，在任何話題上都交換一下意見，讓陳小姐明白我們行事的態度與作風，我們是很講理的人，任何事情，我們都喜歡以和平方法去解決，萬不得已時才訴之暴力。」

陳秀蓮有點洩氣了，這個傢伙太厲害，一眼就看到人心裏去，他那番話，完全是針對着陳秀蓮心中所思在作答覆，陳秀蓮知道無須再避重就輕地作答了，必須在主題上立刻攤明，談得越多，自己的銳氣愈折，最後說不定會向對方低頭了，因此她一正神色道：「陳先生，有關天堂島的問題，你能全權代表嗎？」

陳彼得笑笑道：「不能，我只是組織中的一個負責人，重大的事件，要經由代表大會商妥才能決定的。」

「那我們似乎沒有什麼可以談判的必要了。」

陳彼得依然含笑道：「不過關於天堂島的事件，我們事前已經作了詳細的研討協商，作成了決議與原則，如果陳小姐的條件不超過我們決議所賦與我的彈性範圍，我們就可以達成協議了。」

「你們的原則是什麼？」

「自然是取得天堂的一切控制權，把那兒闢作我們的總壇所在地，不過我們早先的行動是針對着胡可爲的，現在天堂島的主權已易主，我們的原則也將作有限度的改變。」

「你們對胡可爲是希望達成那一種協議呢？」

「對胡可爲？我們不準備作任何協商，跟那個人是無可商談的，我們準備等鼠疫在島上蔓延流傳後，再去接收，因爲這次的黑死疫苗是我們在實驗室精心培養的特種菌苗，事前毫無徵象，只要發作時，那些病原體分裂繁殖很快，在十個小時內，全島都在菌苗的籠罩下，四十八小時後，島上沒有一個活人了。」

「畢竟還要四十八小時，那時間太長了！」

「四十八小時是指島上的全部生物死亡的限期，事實上十二小時後，島上的人沒有一個活着了，而且這種疫原體很妙，

牠們的濾過性病毒之一，發作前毫無徵象，感染後幾乎是同時發作，使體溫突增，拚命要喝水，然後突地倒下死亡，所有的人因體質差異所生的抗力雖然不同，但是死亡的差距不會超過一個小時。」

「那胡可為一定是撐到最後死亡的人，他在最後一分鐘，了解到這是一個人為的陰謀，還來得及毀掉整個島。」

「陳小姐，我們却不以為如此，因為我們對胡可為早已作了詳細的調查，知道他的體能超越常人很多，所以才採用這種稱為『黑色氫彈』的疫苗，那有一個特性，就是體力越強的人，感染程度越厲害，死亡的速度也越快，他可能是第一個倒下去的人。」

陳秀蓮聽來怵目驚心，她從陳彼得的臉色與語氣上，看得出這不是一種虛言恫嚇，因此輕輕一嘆道：「陳先生，你們擁有這樣的一項有力的細菌武器，可以向整個世界勒索了，又何必着限於一個天堂島呢？」

陳彼得笑了。

「陳小姐，你對我們還不够了解，我們是一羣熱愛生命的人，不是一羣瘋子，我們希望這個世界變得更美麗，並不想毀了它。」

「你們所謂的美麗是指你們控制下的美麗！」

「我們不敢那麼想，我們也沒有這麼大的實力，雖然我們的人員已經遍佈得很廣了，但只是一些先進的，開發的地區，極權的國家我們不去，那兒不適合我們的生活原則；落後的地區我們不作發展，因為無利可圖。我一開始就說過了，我們是要使世界更美麗。」

陳秀蓮冷笑道：「不錯，你們採了隣人花園中的花，來佈置裝飾自己的屋子，然後再誇耀世界美麗。」

陳彼得放縱地大笑起來。

「陳小姐，跟妳談話實在愉快，因為妳很快就領略到我們的思想目的了，妳舉的例子比我們所想的更妙，所以我們選擇隣居時，一定要在豪華住宅區，一定要在有錢人的地方，他們的花園裏才有特別美麗的花，也只有他們有能力種得起花。」

陳秀蓮忍不住憤然道：「你們為什麼不自己去種花來欣賞。」

陳彼得微微一笑：「陳小姐，第一，種花是很辛苦的事，雖然在付出努力之後的收穫特別有一種樂趣，但那是中年人的心境，而我們的年輕人，年輕人的興趣很廣泛，雖然他們的精力比老年人充沛幾倍，但是他們的興趣却廣泛出幾十倍，所以對每一件快樂的事情，都只能作直接的、表面欣賞，不想去做更深入的了解。」

他可惡地笑了笑。

「也許，當我們年紀大的時候，我們會去做個種花供人欣賞的善士，但目前我們喜歡採來的花，陳小姐，妳不妨作一個有趣的調查，妳會發現，現在這一代最懶的人就是年輕人，因為他們有福氣。」

陳秀蓮恨得想朝他的鼻上揮一拳，但是無法不承認，他說的是事實，這一代年輕人被寵壞了，慣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很多人吃了苦，那些吃過苦的人都成了父母了，他們似乎把自己的被戰爭奪去的美好歲月要在兒女的身上彌補過來，於是給了他們較多的愛，較多的放縱，因此，養成了這一批混帳的東西，而陳秀蓮却發現了更混帳的一批。

這一羣新興的罪犯比老的更狠，更聰明、更難鬥，舊日罪惡集團至少知道自己做的事見不得人，而這一批年輕人却把掠奪當作了合法的行動，還振振有詞的提出一大套理由。

陳秀蓮幾乎啼笑皆非的問道：「你祇說第一點理由，是否還有第二第三呢？」

陳彼得笑了一下道：「有第二，沒有第三，第二點理由跟第一點差不多，就是這個世界上有人種花，我們可以坐享其成，不必費力氣去種花了，而且我們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存方式，還會保護那些種花的人，鼓勵他們去種花。」

「世界上沒有那麼多傻瓜，付出了勞力來讓你們剝削。」

陳彼得眼中露出了揶揄的笑意：「陳小姐，這句話就不聰明了，不像是妳說的，也不像是一個私家偵探說的，因為妳沒有去看事實！」

「什麼事實？」

「我們的名稱，我們叫亞洲青年聯盟而不叫世界青年聯盟，因為我們作過一個詳細而確實的調查與研究得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亞洲青年是最優秀的，智慧最高，能力最強，應該是這個世界的主宰，以前我們沒有發揮出力量來，是因為沒有組織，現在我們已經懂得組織了，而且這是個很嚴密的組織，我們不會擴大，儘量保持着精簡的原則，這樣子我們才可以維持着一個優勢，要是我們的組織太大了，就找不到那麼多的人來替我們操勞了，要是我們把全世界的青年都吸進來，由於皮膚與種族上的差別，大家很難齊心。」

「你們倒是沒有政治野心？」

陳彼得哼了哼鼻子，露出了不屑之狀：「政治，那是傻瓜們幹的事，像以前的專制時代，當個皇帝大獨裁者，還有點意思，至少可以滿足一下私人的慾望，現在進入了民主時代，政治就變得無聊了，現在是個拜金的時代，有錢就有勢力……好了，陳小姐，妳對我們的思想、宗旨、人生觀了解得够多了，現在該到我問妳了，妳對我們這一個組合的觀感如何？」

陳秀蓮冷靜地道：「你要聽恭維的話，還是要聽老實話？」

陳彼得笑笑說：「自然是老實話，陳小姐，妳不必客氣，我們已經習慣了接受各種的惡毒批評與謾罵，不會放在心上了，而且我們對事物的看法有我們的解釋，也許別人對我們的謾罵，正是我們引為得意之處。」

陳秀蓮冷冷笑道：「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

「我坦白，坦白是青年的特質之一，我不假冒偽善，不沽名釣譽，不像那些偽君子，壞事做絕還充好人，我們做的事，我們勇於承認。」

陳秀蓮倒是沒有辦法了，她本來想罵他一場，激起他的怒氣的，但是她發現那不一定有用，因此她吁了一口氣：「你們是一堆渣滓！」（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三

江山如畫（續完）

溫凉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馬竟終一直跟蹤「火王」等押着唐朋等人，越走越快。一天，來到一處小鎮，祖金殿與左常生、血影大師、康劫生以及權力帮衆高手，連同被押的唐朋等人，住進鎮內一間客棧。一入門，康劫生搶先過去與老掌櫃說了一句暗語之後，各人便被安頓下來。晚飯後，祖金殿因喝過幾盅酒，人很興奮，便坦率的對唐朋等人說出擄劫他們且又護送他們來此的目的。原來却是挾持他們作人質。不久，馬竟終跟蹤進去，見他的妻子向他示意，急回頭逃走……

芳草天涯遠　何處覓玉人

圍困錦袍人

路，到了死巷，便沒有路了。

人，要是到了死巷，會怎麼樣？

馬竟終還沒回頭，就聽到後面放慢下來的脚步聲。然後他就回頭。

他就看到了一個灰袍大袖的人，臉腫漲，眼小，微笑時陰濕濕的，又一副很斯文的樣子：「你外號叫『落地生根』？」

馬竟終點頭，他知道這個人不好惹。

「我叫左常生，外號『一洞神魔』，你聽說過嗎？」

馬竟終額頭滲出了汗珠，他當然聽說過「一洞神魔」是個怎麼樣的人。

「我挖一個洞，剛好埋你的根。」然後那人緩緩地自袖子裏抽出兩葉銅鈸。

銅鈸在陽光下一亮一亮的，也在馬竟終眼前一幌一幌的。馬竟終被一漾一漾的鈸光反射的雙目迷眩：他馬上退背靠牆，先求無後顧之虞，再圖反擊左常生。

但是他背心一痛，胸前「噗」地一响，竟露出一截亮閃閃的劍尖來。馬竟終目眦盡裂，狂叫一聲，整個人像魚一般地彈跳起來，血飛濺，劍拔出，牆也倒了。

牆轟然倒下，牆後出現了一個人。

牆原來是假的，就像佈景板一樣。

路本來是有的，却被這道假造的牆封死了。牆後的人拿着劍，劍尖有血。

劍是好劍，亮了烈日。人是年青人。

人在微笑。「我叫康劫生，原來是蕭秋水的朋友，其實是權力帮的人。」

馬竟終怒吼一聲，揮拳撲了過去。

他數十年苦熬苦練的內力硬功，可以迫住一口眞氣，居然不死。但他忽然發覺雙脚被兩道利鋸一般的東西割入。

左常生的雙鈸。

× × ×

蕭秋水就在四川的小鎮裏，忽然遇到了一個人。他本來是要入城門的，忽然見城樓上有人影一閃。

光天化日下，一人竟越城樓落下，輕飄飄不帶一絲風聲，輕功恁地過人。蕭秋水本也沒什麼留意，但覺大白天下，居然有人如此施展輕功，不禁稍加注意。

這原本是一個衣飾華貴的人，顯然是逃難途中，但神態依然雍容，十足世家人物。蕭秋水觀察之下，也不知那人有多大年歲。這錦衣人一落下，城牆這邊，立即響起了一陣輕虛。然後立即有四、五個人，圍住了這錦衣人。

錦衣人看看無法突圍，也靜立不動。

「我與梁消暑、戚常戚等向無恩怨，幾位苦苦相逼，有何意思！」

這錦袍人雖然被圍，但說話之間，神態依然十分高貴。那五個包圍者被錦袍人道出姓名，似十分詫訝，互覷了一眼，使左拐和右拐的拐子棍大漢喝道：「那俺呢？你看俺是什麼人？」

錦袍人注視那使拐子棍大漢一陣，道：「我跟彭九也素不相識，無怨無仇。」

這時忽從女牆上又躍落一人，那人手執鐵鍊，而城樓上飛落一人，手持皮鞍，兩人俱十分高大。

開始那四個大漢說話了，其中兩個手執銀月彎刀的少年說話陰惻惻的：「不錯，我們確是戚大姑娘的得意手下。」

「他叫高中，我叫曾淼。」

另一對似孖生兄弟的大漢也接道：「你也看的對，我們是梁分舵主的弟子。」

「我叫何獅，他叫康庭；我們使的是喪門棒，這種兵器，你們慕容家雖有學問，不見得會使。」

蕭秋水着實吃了一驚：這錦衣人原來是慕容世家的人？

蕭秋水再看那自城牆上躍下來的兩人，竟然是烏江天險中「神州結義」搏殺「鐵騎神魔」閻鬼鬼逃出生天的安判官與鐵判官二人！

因此，蕭秋水更想留下來看箇究竟。

× × ×

只聽安判官叱道：「慕容英，你今日認命便了。」

慕容英苦笑道：「我與諸位，素昧平生……」

安判官一聲斷喝，打斷慕容英的話。

「既不相熟，何以又對我們的武功，打探得一清二楚？」

慕容英冷笑道：「我們慕容世家的人，素來對天下任何武術，無一不知。」

曾淼「嘿嘿」地笑道：「這話要是由你們慕容世家的主人慕容世情來說，或者是慕容若容、慕容小意來說，都還可以，由你來說，得要問問我手中的彎刀。」

慕容世情，是慕容世家現在的主人。慕容若容和慕容小意，則是掌管慕容世家的一男一女兩大高手。慕容英只不過是慕容世家嫡系中的旁系。

這些蕭秋水都知道，他決意不現身，暫時匿伏在一棵大樹之後觀察。

只聽安判官又喝道：「慕容英，你別假惺惺，你們慕容家的人要跟權力帮抗衡，別以爲我不知道！」

慕容英苦笑分辯：「這，這從何說起呢……」

那鐵判官呼喝：「慕容英，我問你，你們慕容家有誰是眼小小像粒米，頭大大，嘴巴向下撇，鼻子像隻鈎子，講話出口傷人的傢伙？」

這一句話，倒令被困在中的慕容英和躲在樹後的蕭秋水同時一呆。

蕭秋水心忖：鐵判官口中所述的人，有點像邱南顧。

只聽慕容英奇道：「有這樣的人麼？我可不知道哇……再說，慕容世家有近五百人，我怎能——」

安判官喝道：「不用說了！」

鐵判官也獰笑道：「既然你不知，就代他受死吧！」

蕭秋水心中也覺蹊蹺，可是一時也理不清頭緒來。

× × ×

蕭秋水當然不知道。

當日「神州結義」後首役，在烏江中殺閻鬼鬼時，邱南顧一人力敵鐵、茅二判官，頗感吃力，故標榜自己爲慕容世家的人，以亂兩人之心，並殺却茅判官，然鐵判官却得以逃命。

鐵判官這次落荒而逃後，即向「飛腿天魔」顧環青報告，顧環青一聽事態嚴重，亦報「蛇王」，「蛇王」即遣使者走告柳五公子。

柳五公子是何等人物，慕容世家是天下四大武林世家之首，既要對抗權力帮，不如權力帮先下手爲强，這一兩個月來，至少有三十個慕容世家的弟子死於權力帮的狙殺下。

慕容英武功直傳自當今慕容世家第四批人物，總管慕容恭手下，所以在江湖上也頗有盛名，並不是個易與角色，所以才會一連出動到「上天入地。十九人魔」中的三大人魔之弟子，圍攻慕容英。

可是蕭秋水却不知此事原來是由烏江之戰，邱南顧無心之言一手造成的。

慕容世家，一身「以彼之道，還彼之身」，天下聞名。權力帮一帮人傑，遍佈天下，武林聲勢，莫出其右。這兩個大宗派一旦火併，武林可要掀起濤然大波，何況權力帮還要抵抗少林、武當及十四大門派，以及江湖上各小宗小派，以及黑道上朱大王的人，甚至還有名震天下的蜀中唐門，和瀋力無盡的四川浣花劍派。

權力帮一連樹如此衆多强敵，似乎極是不智。

蕭秋水心中在這樣地想，可是慕容英的話似乎替他解決了一部份疑問：「我們慕容家沒這樣的怪人……」慕容英冷笑了一聲，傲然道：「你們揑造是非來坑人，莫非是南宮世家的人之唆使，或是上官望的門徒出的詭計？」

「慕容、墨、南宮、唐」合稱武林四大世家，這四大世家聲望武功，遠比「四大名捕會京師」裏的四大世家：「東堡、南塞、西鎮、北城」要大得多，另慕容世家又列入三大易容、忍術、異功奇門之首，即「慕容、上官、費」。

只聽康庭大笑道：「南宮世家早已與權力帮合併，上官族早爲權力帮所用，你又奈何？」

蕭秋水聽得吃了一驚，他在成都劍廬，曾見南宮松篁投入了「百毒神魔」門下，他尚以爲南宮松篁只是南宮世家子弟中的敗類，却沒料南宮世家已與權力帮合併，連上官望族也被權力帮收攏了！

只聽慕容英也沉不住氣道：「沒什麼奈何不奈何的，慕容世家縱橫江湖三百年，怕過誰來！」

那邊的何獅却忽然問道：「你別吹了，我們來，主要是找慕容英雄，不是找你，你是不值得我們勞師動衆。」

慕容英傲然道：「英雄七兄是我們慕容家第五號人物，也是武林中的泰斗，憑你們，還不配去見他！」

高中陰惻惻地笑起來：「那你呢？你只配去見閻王爺！」

慕容英忽然洩氣道：「是。」

高中得寸進尺：「你只配喝我的洗脚水。」

慕容英嘆道：「唉。」

突然間，閃電一般，慕容英動了手。

高中想招架，忽然張大了口，胸中一枚銀針，幌幌亮着。

然後高中臉色與銀針成對比，變了黑色。

只聽曾淼慘叫道：「小高！」

何獅失聲道：「慕容家『拂花分柳刺穴法』！」

接着康庭、曾淼也動了，彎刀如月，淡淡青芒，但是最可怕的是曾淼的短刀。

刀短得只有三寸不到，但只要捱上一刀，恐怕比死還難受。但只不過片刻工夫，這短刀居然到了慕容英手上。

慕容英手上的短刀，刀刀竟是曾淼的刀法。

何獅揮刀，他的刀長，長八尺五寸，也加了戰團。

只見慕容英一長身，摘了一根樹枝，右手短刀，刀法走詭異路綫，左手長棍，招招以長搏長，封殺住何獅的長刀。

「以己之長，制彼之短」。

但是安判官和鐵判官也各自揮鞍與揚鞍殺了過來。

只見慕容英動手間，一下子借力打力，以鞍反撞，一下子又扯鞭隨力，反掃衆人，一方面以短刄碰殺康庭，另方面又以長棍打擊何獅，身形却貼着曾淼，遊動不已。

何獅、康庭見久戰不下，忽收刀換上了喪門棒，招式走極其詭異的打法，開始時慕容英尚能支持，不久後已汗濕淋漓，還傷了幾道口子，血不斷溢出。

蕭秋水覺得自己應該出手了。

正在這時，忽見城頭凜烈的太陽，忽然一黯，大太陽中，忽然掠落一個巨影。

慕容英馬上警覺，封掌退後。

「你是誰！」

只聽來人口音熟稔：「慕容世侄，是我呀！」

慕容英的身子恰好擋住蕭秋水視綫，只見慕容英向着陽光下那人喜道：「原來是前輩……」

似正想打扦作禮，突然背部一抖，全身都僵直了。

蕭秋水忽見炎陽般的劍光一閃。

炎陽沒入慕容英咽喉。

「嗤」地一聲，一截金亮如焰的劍尖，自慕容英頸後突了出來，又「嗖」地收了回去。

炎陽一沒不見。

來人背着陽光，蕭秋水看不清楚。

但蕭秋水却知道來人是誰。

蕭秋水幾乎要叫了出來。

劍亮如日，人鄙如影。

觀日神劍，康出漁！

× × ×

又是他！

蕭秋水忍不住叫了出來！

這無恥、卑鄙、殘殺忠良的僞君子！

蕭秋水終於衝了出來！

× × ×

蕭秋水平時很理智，很冷靜。

他善組織，而且也能鐵腕手段，人際關係很好。

可是一旦有什麼事激怒了他的感情，和侵犯了他的尊嚴，凌辱了他做人的原則時，他就會不顧一切，任何阻攔，任何撓碍，都擋不住他的決心。

尤其是不能忍受像康出漁這等卑鄙小人。

他一面衝出來，一面大嚷：「康出漁，你這個敗類——」

然後他扶住顫顫將跌的慕容英。

然後他發現慕容英雙目凸瞪，人已氣絕。

殺與不殺

蕭秋水那一聲大吼，着實把康出漁等嚇了一跳。那一聲喊得實在大，但當康出漁看清了來人是蕭秋水時，才定下心來。

康出漁跟蕭秋水曾交手五次，每一次交手，就感覺到蕭秋水的武功又激進一些，所受到的壓力又大了一點。

不過蕭秋水原來的武功實與康出漁相去太遠：康出漁的「觀日神劍」，名列「武林七大名劍之王」，與蕭秋水之父蕭西樓名排。

蕭秋水天性聰悟，唯縱智慧再高，也不能跟他父親同時也是他師父的蕭西樓相比。

所以，康出漁心中對蕭秋水甚忌，恨不得早日刄之於劍下，但却並不畏懼蕭秋水。

康出漁獰笑道：「你這小子來得好，我找你好久了……」

曾淼一揮彎刀道：「他媽的你小子是什麼人！」

安判官冷笑道：「他是成都浣花劍派蕭西樓的兒子！」

何獅一揚喪門棒，叱喝道：「管他是誰的兒子，打死便了！」

說着，一出手，抓向蕭秋水後頸大動脈。

蕭秋水心中憤怒異常，掌沿「颼」地切出，截向何獅脈門！

何獅倒沒料到對方出手那末快，吃了一驚，一收爪，喪門棒打出！

就在這時，蕭秋水已變了招。

他的一切不中，立時沖掌拍出！

這一掌拍出，輕飄飄似不着力，但是發掌之快，連蕭秋水也意想不到。

他心念才動，掌已沖了出去。

掌一拍中，掌力便發，竟比平時蕭秋水出手，足足快了七倍！

何獅顯然也意想不到，捱了一掌，還想怒叫！

「你小子——！」突然覺得體內排山倒海的力量衝湧，眼珠子竟「噗」地激噴出來，口中咯血，鼻孔流血，連耳裏都濺出了血絲。

何獅竟給蕭秋水一掌活生生打死。

這一下，全場震住，連康出漁也想不到蕭秋水有這等功力。

連蕭秋水自己也想不到。

他呆了呆，望向自己雙手，幾乎不敢相信，那一掌是他發出來的。

就在此時，安判官已潛到他背後。

「砰」地一聲，皮鞭直劈在蕭秋水背門。

蕭秋水冷不提防，中了一記，蹌蹌踉踉跌走四、五步，但安判官却覺蕭秋水背門傳來了一股極大至巨的氣力反彈回來！

安判官怪叫一聲，竟然給震飛七尺多遠。

蕭秋水一把穩步樁，身遭暗算，無名火起，一下子倒退回去，一脚倒踢而出！

他曾在「劍氣長江」事故中，「金錢銀莊」內與「秤千金」搏鬥，就是倒退中發劍，迫退「秤千金」，致使其死于唐柔毒蒺藜之下。

可是他這刻，退得更迅快無倫，安判官眼見自己暗算得手，却不料對方無事，自己被震飛，尚未定下神來，蕭秋水便倒退而至！

安判官心魄俱裂，正欲抵抗，冷不防蕭秋水「虎尾脚」踹來，安判官窩心硬捱一下，「砰」地居然身子被撞嵌入城牆裏去！

安判官慘叫之聲，連一里之外都清晰可聞。

蕭秋水一出手殺死兩大高手，不但出人意表，連他也始料未及，就在這時，蕭秋水右腿給抽了一記！

鐵判官的鐵鍊。

他本來就在安判官身邊，蕭秋水顧得對付安判官，却爲鐵判官所乘。

鐵判官鐵鍊每環若杯口粗，生鐵鑄製，一記打在石上，可叫石碎，但這一鍊抽落蕭秋水腿上，蕭秋水負痛一跛，支地坐落，但鐵鍊亦寸寸斷裂。

鐵判官從來未見過這等內力之人，臉色都黃了。

蕭秋水右腿痛極，但神智仍清，鐵鍊碎斷時，他一拳擊出。

拳打在斷環上。

斷環飛出，「嗤」打入鐵判官額上。

鐵判官慘嚎半聲，伏地而絕。

× × ×

蕭秋水連殺梁消暑的弟子何獅、閻鬼鬼的弟子鐵判官與安判官三大高手。

康出漁怔住了，他瞇着眼睛看蕭秋水，彷彿在他眼前的人，不應該是蕭秋水一樣。

蕭秋水憑渾厚的內力連殺三人，但他一不知自己有此等神功，未加善用，二是武功技法不高，又未能與深厚的內力相配合，所以其實用效果也大打折扣。

他先前遭安判官背門一擊，確也氣血翻騰，鐵判官那一鍊，也抽得他右腿撐不起來。

然而未功力大進前的蕭秋水，武功只不過與安判官等相若，最多也不過是機警一點，而今居然硬捱兩擊下，還誅三兇。

康出漁冷着聲音道：「你功力進步得好快呀。」

蕭秋水冷哼道：「你少假惺惺。」

在一旁的曾淼忍不住又問：「他眞的是蕭秋水？」

曾淼眞無法相信蕭秋水內功竟如此之高。

康出漁冷笑道：「那也沒什麼，」驟地大喝道：「你接我一掌試試！」

× × ×

康出漁這一掌打出，已出十成力，立志要把蕭秋水斃于掌下。

他與蕭秋水五次比鬥，可以斷定蕭秋水無此神功！

可是他錯了。

要是他用「觀日劍法」與蕭秋水周旋，仍是可以把對方弒之於劍下的。他不該試。

他一掌拍出，蕭秋水也回了一掌。

雙掌甫接，他便知道他錯了。

錯得太厲害了。

蕭秋水的掌力實在太厲害了。

他的掌猶如擊在一滾燙的溶岩裏，對方的熱力不住地冒升，隨時燒融了他底手掌。

但他也不能抽掌。

一旦收掌，對方的掌力便排山倒海的捲至，直至把他吞沒爲止。

蕭秋水也在與康出漁這樣的高手正式對掌下，才知道自己的內力有多深。

那眞氣越出自任、督二脈，自丹田、守陽升起，暢遊三十六周天，源源而出，因爲有敵手的掌力在催發，使得蕭秋水內氣遊走，打通奇經百脈，成爲了自己的罡氣，可以任意使用。

這下子蕭秋水覺得十分舒暢，背上和腿上的傷痛，也逐漸淡去。

然而康出漁可苦了。

他面對的宛如一個練了一百五十年純內功的人比力鬥掌。

曾淼和康庭二人，開始見康出漁親自出手，自然放心，後見康出漁滿臉通紅，還大聲叫好助威，以爲蕭秋水這小子死定，却不料雙掌越黏下去，康出漁臉色開始焦黃，而且雙腳不住地抖了起來。

康庭這才知道不妙，斷喝一聲，喪門棒向蕭秋水迎頭拍落！

這下也眞及時，其實康出漁也到了油盡燈枯之際，再無人救，對方的眞力滾滾湧至，他已無力量拒抗，就要被對方震死當堂！

他心中之驚懼，莫可形容：蕭秋水這等眞力，簡直如傳說中那混世魔王的「吸星大法」，把對方的功力吸爲已用，亦使對方變成廢人一個。

殊不知蕭秋水乃偶得奇緣，吞食「無極先丹」與「草虫」，使得功力突進，能藉對方互拚功力，激發內勁之運用，而並非把對方勁力，吸爲已用。

康庭一記喪門棒打來，蕭秋水一，棒已及頂，蕭秋水急中生智，把康出漁扯來一擋。

康庭大吃一驚，連忙收棒，蕭秋水一推，把康出漁推得直撞康庭。

康庭這下手忙腳亂，避開康出漁一撞，然而蕭秋水已把適才拚掌的力道，全一擊發出！

康庭大叫，一邊避、一邊硬接，「蓬」地一聲，仍被掌風掃中，直撞上城牆，

牆爲之倒，康庭一跤跌倒，方磚打落在他頭上，康庭當場慘死。

康庭可說是代康出漁而死的。

那邊的曾淼，一見勢頭不對，返身欲走。

蕭秋水猛竄而起，攔住了他。

曾淼一揮彎刀，怒目喝道：「你要找死，快讓路！」

蕭秋水現可大有信心，雙手一抱，冷峻地道：「我是找死，你就給我死吧！」

曾淼見硬的不逞，心中着慌，語氣軟了：「我倆無怨無仇，何必苦苦相迫！」

蕭秋水板着臉孔道：「剛才你們有六個人的時候，爲何不說這句話。」

曾淼眼見蕭秋水連殺安判官、何獅、鐵判官、康庭四人，情知自己不是其對手，心中更亂，竟哀叫道：「康老師——救命——」

回頭一看，那裏還有康出漁的影子？

蕭秋水一見失踪了康出漁，心中也極是懊恨，喝道：「你們這裏的聯絡處在那裏？」

曾淼三魂嚇飛了七魄，忙道：「別動手，別動手，我，我帶您去。」

蕭秋水轉念一想，覺得也好，於是道：「你知道康出漁躲到那裏去嗎？」

曾淼嚇得脚都軟了：「我可以帶你去——本人也不知他，他是不是到那兒去，但那兒確是權力帮在這邊的聯絡處……」

蕭秋水心忖：龍潭虎穴，也要去一闖，當下點頭道：「解下你的彎刀——你帶我去，我便饒你不死！」

× × ×

而在「歡樂棧」裏的「火王」祖金殿，正用一塊濕布，來抹揩他發亮的光頭。

然後他湊過臉去，對涙珠簌簌滾落的歐陽姍一「嘿嘿」笑道：「妳有身孕，對我連做那事兒也不方便……難得妳出落得那麼漂亮，就賞給那些有興趣的弟兄們玩玩吧。」

在一旁的盛江北有些看不過去，終於忍不住：「『火王』。」

祖金殿回音：「嗯？」

盛江北稽首道：「既然這女人已有身孕，丈夫也給殺了，不如放了她算罷。」

祖金殿忽然「桀桀」地笑起來，盛江北一呆，忽然一團烈火一閃，撲臉而來！

盛江北大叫翻退，但眉鬚俱被燒灼了一大片。

盛江北得臉都漲紅了，祖金殿冷笑道：「你憐香惜玉？哦？我喜歡幹什麼，就幹什麼，用不着你這老鬼勸說！」

盛江北强忍一口氣：「是。」

康刼生忽然趨近道：「啓稟火王，屬下對這女人，很有興趣……」

祖金殿怪笑道：「你殺了她的丈夫，正是有功，合當你去享用，哈哈哈……」

就在這時，一個拿雙拐的人忽然匆匆掠了進來。

祖金殿沒有說下去，點了點頭。

那人立刻趨前，附耳談了幾句話。

祖金殿沉了沉臉，即道：「此人留不得，你帶鍾無離、柳有孔去把他幹掉。」

那使拐子的大漢苦口苦臉，沒有作聲，祖金殿沒有查覺，即道：「盛江北、左常生、康刼生，你三人先避一避。」

三人應得了一聲，分頭散去。

被點穴與改裝了的唐方和唐朋，甚是奇怪，究竟是誰來了呢？

就在這時，客棧門口，突然閃入了兩個人。

其中一個人，唐方一見，幾乎要大叫起來。

× × ×

那個人不是誰，就是蕭秋水。

夢魂牽縈、刻骨銘心的蕭秋水！

蕭秋水未死！

如果唐方不是啞穴被封，早都叫了出來了。

可惜唐方叫不出聲。

蕭秋水，蕭秋水。

蕭秋水！

× × ×

蕭秋水「砰」地把曾淼推了進來，還未細看，也不知怎的，總覺得這地方好熟悉。可是他又分辨不出，熟悉在那裏。

曾淼恐懼地低叫道：「他們、他們…：應滙聚在這裏的。」

蕭秋水「嗯」了一聲，只感覺到客店裏的人都在好奇的望着他。

蕭秋水不是惡霸，他當然會覺得這樣胡亂闖進來，會打擾了別人喝茶或清談的興緻。

他瀏覽了一遍，只覺沒什麼可疑，便要走了。

他忽然覺得剛才在對面正中央的桌椅上，應該坐有一個光頭的人的，可是現在忽然不見了。

不過他一進來時，也沒看清楚是什麼人。

但他却看見那桌子旁，還有三個人。

一個郎中，一個商賈，一個老太婆。

他不認識這三個人，也沒多加留意。

這三個人也沒驚動。

他忽然又感覺到那感覺。

那感覺就似心有靈犀。

外面太陽很好，青天普照，他忽然想起唐方。

× × ×

秋水秋水，我在這裏啊。

你看看這裏吧，我是唐方呀。

你還沒有死，你還沒有死！

你騙得了人，却騙不過我！

我就知道你沒有死，你大志還未酬，怎會先我而死的呢！

我早就知道你不會死的！

你永遠不會死的！

我終於見着了你……從那一晚那一劍，挑開了我的臉紗開始……

你望這邊來呀，你看這邊來呀！

你難道已不認識我了！

——唐方心裏，猶有一千個聲音，在狂呼着。

× × ×

蕭秋水沒有聽到。

可是他忽然想起唐方。

而且他心裏有一種突如其來的悵惘，恍惚中覺得唐方就在身側。

——然而是不可能的。

蕭秋水微喟着搖頭。

——漓江水上一役後，唐方等也不知身在天涯何處？

但他心裏的怔忡却一直圍繞着。

他不禁不自覺地要想再看看這客棧中每一個人。

——說不定唐方會在呢。

他爲自己大敵當前，而有這種荒謬的想法，有點自嘲自己。

不過，他還是想再看看這客棧裏的一切。

雖明知沒有唐方。

× × ×

你、你——我就在這裏呀。

秋水、蕭秋水，你縱不認得我，也該認識我的眼睛！

我是唐方，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看你的眼睛，如我的眼睛！

可是你又爲什麼微歎、苦笑、搖頭？是這段分離的日子，太多的挫折、殺戮，還是太多的悲歡離合？

蕭秋水——！

× × ×

「蕭秋水——！」

蕭秋水正待察看客店中每一人，門外大街，忽然經過一條高挑的人影，猶如鬼踪一般，一閃即沒。

蕭秋水眼快，馬上認出那人。

南明河上施殺手的柳有孔！

柳有孔在，鍾單洞定必不遠。

抓到柳有孔和鍾單洞，不難知道左常生的下落。

知道左常生的下落，也許可以探知成都浣花劍派怎麼了？

於是，蕭秋水不理曾淼，馬上掠了出去。

就在他回身掠出去的刹那，他心裏忽然很亂，身上好似忽然被人扎了千百把針一般，全身都燒痛了起來。

蕭秋水不知道原因何在。

他已縱了出去。

× × ×

你走了。

你就這樣走了。

沒有一句話，沒有……。

唐方忽覺自己「啞穴」一鬆，原來可以發聲了。

原來點穴只能維持一段時間，時間一過，就可以鬆開血脈。

唐方正想高叫，忽然背後一隻手伸出來，迅速又點了她的「啞穴」。

那人頭光禿禿，正是祖金殿，桀桀笑道：「叫也沒用，他若過來，馬上就死，他不過來，一樣死在外面，如此而已。」

唐方沒有再說話。

她流了淚。

唐朋眼珠轉動，看着她。

唐朋在心裏有一個意願。

只要能使唐方不哭，他縱爲叫一聲而千刀萬剮，亦死不足惜。

！——死，不，足，惜。

× × ×

蕭秋水追出去，陽光正好，他追過一條街又一條街，追過了一條巷又一條巷。

然後突然攔在前面的是牆。

死巷。

接着他野獸本能又生起了。

他一陣鷄皮疙瘩，不知恐懼何來。

他及時一低頭，只覺後腦一陣涼颯颯，一支尖杖，橫空掃落。

蕭秋水一個箭步跳開，背牆而立，喝道：「鍾無離！」

只見屋簷上滴溜溜滾落一人，手拿鐵杵，笑嘻嘻地道：「你好哇！這是咱們的第三次會面了。」

蕭秋水怒道：「你——！」

倏地瞥見牆上有一滴血。

巷子兩邊牆是舊的、破的。

這背後的牆却是新的。

那滴血在新刷的牆上，很是明顯。

不明顯的是血滴裏有個破洞。

劍孔！

要眞的是牆，爲何有劍能刺得過？

蕭秋水一念及此，無及細想，大喝一聲，全身勁力，俱打在牆上！

× × ×

就在這一刹那間，他只覺背後兩道要穴一痛。

兩枚利針，刺中他穴道。

唯尖針僅刺中他穴道，還未刺入他穴中，他的勁道已全發了出去！

「轟」！

薄牆粉碎，磚瓦硝石，全射入牆後持針人的身上、頭上、臉上！

那人慘叫，捂臉、狂吼、血流披身，終於倒下。

他正是與鍾無離「焦不離孟」的柳有孔！

× × ×

柳有孔一死，牆後又出現一人。

這人手持雙枴，如鋪天捲地一般，連環攻掃蕭秋水！

蕭秋水閃電般展動身法，那人擊空。

蕭秋水轉而撲向鍾無離！

殺！

蕭秋水此刻的意念就是殺！

他今天已連殺四人，四個在江湖上响噹噹的脚色。

他撲向鍾無離，鍾單洞眼見蕭秋水如此神勇，簡直不像他所見過的蕭秋水！

他一杵刺了過去！

蕭秋水雙手拑住鐵杵，用力一拗。

「格登」一聲，鐵杵折斷！

蕭秋水一手執住杵尖，刺了出去！

鍾無離想逃，但雙手仍抓住杵的另一半，蕭秋水一手扣住，鍾單洞一掙不脫，杵尖已至，貫胸而入！

同時間，「卜卜」二聲，蕭秋水背後已被那人雙枴打個正中！

「啪啪」兩聲，雙枴齊折！

蕭秋水嘴角溢出了鮮血。

蕭秋水猛一回頭，雙手抓住了那人雙肩。

那人掙脫不得，痛入心肺，殺豬般嚎叫起來。

蕭秋水冷冷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人幾時見過如此神勇，忍着痛噙的眼淚道：「我叫吳明，……」

蕭秋水道：「你是彭九的人？」

吳明顫聲道：「是，是，我是彭九的弟子。」

蕭秋水緩緩鬆了手：「彭九對我有恩，我不殺你。」

那吳明只覺蕭秋水不怒而威，知其不殺自己，雖不知已歿的彭九跟蕭秋水有何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綠衣郎

混沌書生

清道咸年間，有綠衣郎者，蜀之武生也，力大無朋，精於拳劍，平素好着綠衣，人故以綠衣郎呼之，時有巡撫某，以善治盜，多政聲，因事觸權貴，遂解任隱居閭里，詩酒外恒芒鞋蒲笠，作溪邊垂釣老漁，咸不識其爲顯宦也，値清明節，率僮僕越山掃墓，比返，則夕陽掛樹，倦鳥投林矣，倏有十餘騎大漢，頭裹巾，手握刀，大喝曰，快出黃白物，以壽乃翁，否則勿怪無情也，公悚然曰，行道之人安有長物，內一人曰，子亦知狹路逢仇耶，前日之事子爲政，動曰殺無赦，今日之事我爲政，當亦殺無赦，舉刀欲劈公，第見白光一縷，奔巨魁，立殲，衆大驚曰，綠衣郞至矣，各鳥獸散，公脫難而歸，亦莫明其故，抵家，月已東上，爲述顚末，舉家驚駭，具酒爲公壓驚，未幾，覺庭內刀劍聲，聒耳甚劇，急滅燭，起窺窗隙，月光之下，覩日間之十餘大漢，圍一人奮鬥，駭極幾暈，移時聲寂，胆始略壯，啓關而出，見明月在天，積屍遍地，正驚疑間，其人一躍下，謂公曰，兩受驚恐，心胆得不碎耶，公愕然曰，壯士何人，答曰，某即綠衣郎也，日間戳其首惡，夜知其黨，必來報復，某不忍救公一人，而反害公一家，故追蹤至此，盡殲之也，公深德之，欲留之圖報謝曰，公在位除暴安良，某在野扶危濟弱，皆分內事，何報爲，語畢，一躍而逝。

淵源，但心裏才舒鬆了一口氣，當下道：「謝——」

蕭秋水搖手。

吳明一抱拳，越牆而去。

× × ×

蕭秋水不殺吳明。

待吳明走後，蕭秋水才貼牆滑下來。

他已力衰。

他今天先後捱了無擊，雖內力過人，可以抵受得住，但也受創不輕。

但他剛剛坐倒於地，想好好喘息一下，忽又有人影一閃！

蕭秋水「霍」地立起。

來人又是吳明。他深深地望了蕭秋水一眼。

吳明道：「你放了我。」

蕭秋水冷峻地道：「你還不走？」

吳明道：「我走，不過我來告訴你一件事。」

蕭秋水奇道：「你說。」

吳明道：「在客店的那幾個人，被我們所擒，由『火王』押送，其中二三人，像似你的朋友。」

說着吳明觀察着蕭秋水：「你是來找他們的吧？」說完了一拱手，道：「話至此盡，告辭了。」

吳明閃身而去。

× × ×

朋友？

是什麼朋友在那裏？

是誰人失手被擒？

蕭秋水很迷惑，忽然想起一事。

眼神！

那眼神！

那商賈的眼神！

熟悉的眼神！堅定的眼神！

含笑的眼神！欲語的眼神……

唐方、唐方就在那裏！

蕭秋水整個人跳了起來！

馬上他又想到那郎中。

那郎中瘦小的身子，却有個微挺的肚子！那郎中是男的，不，不，一定不是男的！是女的！而且就是歐陽姍一！

唐方他們，果然就在那邊！

蕭秋水眞恨不得挖掉自己一雙眼睛！

他沒有時間做。他興奮的飛撲起來，忘了身上有傷。

他飛也似的衝向「歡樂棧」。

× × ×

他衝到「歡樂棧」，只有哀傷，沒有人。

偌大的客店，椅翻桌倒，人都不在。

只有一個人，死人。

蕭秋水一顆心又幾乎飛出了口腔。

死人是曾淼。

曾淼是被火燒死的。

蕭秋水才放下了心。

曾淼是被灼死的，然而他身邊的一桌一木，却全無燒焚的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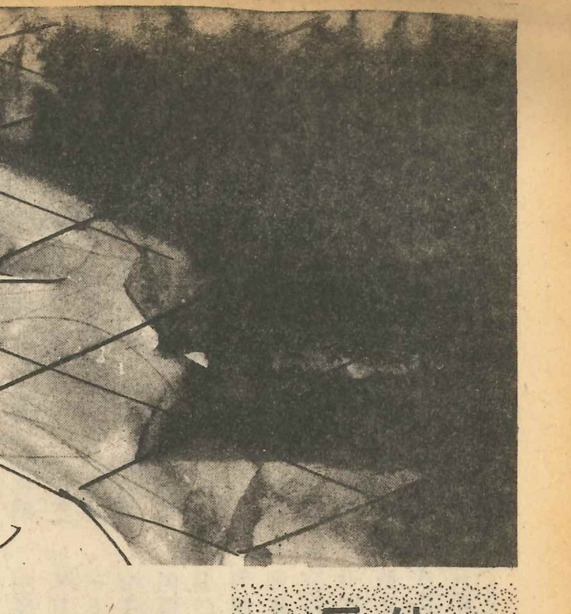
這種手法，非「火王」莫屬。

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祖金殿他們在那裏？

——唐方，唐方，妳究竟怎麼了？

——唐方，唐方，妳在那裏？

▲「神州奇俠」第三部「江山如畫」完。請看第四部「英雄好漢」▼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天蠶變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帝捨命抵擋雲飛揚和燕冲天，使傅玉書得以逃脫，自己却不敵而死……燕冲天追趕傅玉書，傅玉書躲進農舍中，搶過主人的一個嬰孩爲人質，要農舍主人遣開燕冲天，燕冲天不知有詐而走了，但傅玉書手中孩子却因傅玉書的不小心而窒息死去，主人此時道出孩子的母親是倫婉兒，傅玉書悲痛不已，沒想到竟是他自己殺死自己的兒子……獨孤無敵惡念又起，他同意獨孤鳳嫁給雲飛揚，以達到他報復的目的……婚期已近，一日傅香君出外回來，告訴沈曼君說雲飛揚和獨孤鳳就快成婚，沈曼君一聽，心頭大震……

慘變

沈曼君嘶聲追問：「是什麼日子？」

傅香君怔怔的望着沈曼君。

「告訴我，快！」沈曼君簡直是在哀求。

「是後天。」

沈曼君立即奔了出去，傅香君追前。

「夫人，你要去那兒？」

「無敵門！」沈曼君狂奔。

傅香君又是奇怪，又是担心，急追了上去，沈曼君霍地轉首。「這附近那兒有馬？」

當年糊塗事　險鑄倫常錯

×　　×　　×

馬從山路上奔過，沈曼君整個身子都伏在馬鞍上，傅香君一騎緊緊相隨。

由始至終沈曼君沒有說出是什麼事，傅香君雖然不清楚，但看見沈曼君這麼焦急，亦知道事態嚴重，不敢多問，只是緊緊護着沈曼君。

一路上馬不停蹄。

×　　×　　×

清晨，兩騎奔過一條溪流。

公孫弘飲馬在溪旁，一見忙叫住：「師母——」

沈君曼一騎衝出十數丈，才能够勒住，回頭一見公孫弘，厲聲問：「弘兒，你在這裏幹什麼？」

公孫弘直說：「師父叫我來接師母回去無敵門。」

「你現在才到這裏？」

「我……弟子……」公孫弘一時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是不是無敵叫你不要着急？」

「弟子……師父……」

「他到底怎樣說的？」沈曼君嘶聲喝問。

「師父說師母就是第二天早上到也不要緊……」公孫弘直腸直肚，給沈曼君一喝，立時直說了出來。

沈曼君慘笑。「好，獨孤無敵，你好毒！」

傅香君當然聽不懂，公孫弘也一樣不懂，沈曼君也不多說，策馬繼續趕路。

傅香君忙亦追上去，公孫弘怔了怔，亦急急跳上坐騎，緊追在後面。

不錯他粗心大意，但看見師母這種表情，又趕得這樣急，再想想獨孤無敵的態度，亦知道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要發生。

只是他無論他怎樣想，也想不到什麼事情，想不到那種可怕遠在他意料之外。

×　　×　　×

黃昏後，閃電奔雷，雨突然傾盆倒下，婚禮並沒有因此阻延。

很多賓客都已經到來。

燈火明亮，鼓樂喧天，人聲嘈雜，雷電的聲威完全被蓋去。

婚禮進行得非常順利。

雲飛揚高興之中難免有些傷感，若是父母仍然在多好？

——娘爲什麼還未到？獨孤鳳亦有些牽掛，間中往門外偷望一眼。

×　　×　　×

沈曼君這時候仍在郊道上飛馬奔馳。

這已是第五匹馬，她已一日一夜沒有吃過任何的東西，滴水也沒有進喉。

她只希望還來得及阻止雲飛揚獨孤鳳二人成親。

狂風暴雨，閃電奔雷，馬在驚嘶，沈曼君雙手緊控韁繩，滿面水珠紛落，也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

傅香君公孫弘緊追在後面，亦接近瘋狂。前路迷茫，無敵門到底還有多遠？

×　　×　　×

婚禮終於順利的完成。

無敵目送一對新人被送入洞房，實在忍不住發出了兩下得意已極的笑聲。

燕冲天就坐在一旁，感慨之極。

無敵門武當派竟然會拉上這種關係，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無敵目光轉向燕冲天，舉杯。「燕兄，小弟再敬你一杯，這一杯祝我們兩派化干戈爲玉帛，武林亦從此太平。」

他口裏這樣說，心中却不是，燕冲天當然只聽到無敵說出口的話，一想這一杯實在該盡，豪氣頓發，亦舉杯。「說得好，飲！」

一杯再一杯，無敵燕冲天相顧大笑，滿堂賓客亦紛紛舉杯。沒有人看得出無敵笑臉後的惡毒猙獰，一個也沒有。

堂外風雨交加，雷電並作，因爲鼓樂的停下，更顯得惡劣。

×　　×　　×

新房內紅燭高燒，閒雜人等已完全退了出去，只剩下一雙新人。

獨孤鳳坐在床前，垂着頭，方才倒不覺怎樣，現在只剩下她與雲飛揚二人，倒有些不勝嬌羞。

雲飛揚亦顯得很緊張，一雙手顫抖得好容易替獨孤鳳將頭巾揭起來。

獨孤鳳瞟了雲飛揚一眼，頭方待又垂下，却給雲飛揚雙手捧起來。

兩人四目交投，千言萬語，盡在其中，好一會，還是獨孤鳳開口：「傻瓜，呆看着我幹什麼。」

雲飛揚應一聲說了一句傻話。「你好美。」

獨孤鳳輕啐。「那方才你却是只懂得跟別人喝酒，看也不看我一眼。」

「所以現在就要呆看了。」

獨孤鳳鼻子一皺，雲飛揚即時放開手，走過桌子那邊拿來兩杯酒。「別要生氣，我這就與你喝一杯。」

「不喝。」獨孤鳳偏過臉。

「人家說交杯合卺，這杯酒怎能不喝呢？」

獨孤鳳只有接下，一杯喝下來，臉頰一抹紅暈，更顯得嬌俏。

雲飛揚接從身上拿出那半邊鳳玦。「小飛是一個窮光蛋，就只有這半邊鳳玦送給你了。」

獨孤鳳伸手接下，雲飛揚乘機捉住了獨孤鳳的雙手，兩人同時緊偎在一起。

也就在這時候，房門突然被撞開，沈曼君一身水濕披頭散髮的闖了進來，嘶聲道：「你們不能够……」

語聲出口，她才發現二人未及於亂，一口氣才鬆過來，如釋重負。

雲飛揚獨孤鳳齊吃了一驚，看見沈曼君這樣更加愕然。

沈曼君扶着房門，喘着氣，總算沒有倒下去。

「娘……」獨孤鳳呆了一會，才說出話來。「你生氣女兒事先不跟你說聲。」

「夫人……」雲飛揚竟還是這稱呼。

獨孤鳳白了雲飛揚一眼，方要糾正他，沈曼君已搖手。「你們不能成親。」

「娘，爹已叫了師兄去找你回來的了，有什麼不是，鳳兒給你叩頭。」

雲飛揚忙亦道：「少不了我一份。」

沈曼君看在眼內，啼笑皆非。

獨孤鳳接道：「娘，你就這樣答應我們，不要生氣了。」

雲飛揚還未開口，沈曼君已搖頭，慘笑道：「你們也眞是命苦。」

她的眼淚接流下，仰天悲呼道：「天，沈曼君就是錯了，也不該這樣懲罰他們，懲罰我一個人就是了。」

獨孤鳳奇怪問道：「娘，你到底在說什麼？」

雲飛揚看看獨孤鳳，看看沈曼君，雖然還未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亦想到絕不會是一件好事了。

沈曼君回過頭來，流着淚搖頭。「你們怎也不可以結爲夫婦……」

「爲什麼？」獨孤鳳叫了出來，上前抓住了沈曼君的雙手，雲飛揚亦走了過來。「是啊，爲什麼？」

「因爲你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妹！」

閃電過處，三人的臉龐剎那一亮，一聲霹靂，震人心魄。

雲飛揚呆了一呆，獨孤鳳叫起來。「怎會的，小飛姓雲，女兒姓獨孤……」

沈曼君搖頭。「你們其實都姓羽，是羽萬里的兒女。」

雲飛揚一顆心怦然震動，獨孤鳳奇怪道：「羽萬里不就是青松。爹跟他……」

沈曼君截口：「無敵並不是你爹。」一頓，悽然在一旁坐下。「到這個時候，我也不能再瞞你們了。」

她終於說出多年來心中的秘密。「二十多年前，我嫁給無敵，當時他爲了稱霸武林，不惜苦練滅絕魔功，那滅絕魔功必須滅絕生機，才能够更進一層，所以我們空有夫婦之名，並無夫婦之實。」

雲飛揚獨孤鳳怔怔的聽着。

沈曼君接道：「當時無敵門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無敵門與武當派十年一度的決鬥，那一戰，無敵以滅絕魔功，終於打敗了青松。」

她歎息又道：「他原是要取青松性命，尙幸青松機警，逃過了一命。却逃進了龍鳳閣，當時無敵已決心稱霸武林，要閉關苦練，使滅絕魔功再進一步，我也是小心眼，一心要與他作對到底，他要殺的人，我就偏偏要將之救活，所以將青松收留在龍鳳閣之內，悉心照料，期間無敵一直都沒有到來，青松在養傷之中，教會我很多東西，比如琴棋書畫，我們都一直以禮相待。」

雲飛揚聽到這裏，不由發出了一聲苦笑，獨孤鳳却已有些呆木。

「那又過了三個月，無敵終於出關，却只是留下一張字條着下人送來，匆匆趕赴泰山去參加羣雄大會，還說要打遍天下，一年半載才回來，我雖然知道他滅絕魔功在修練期間，要戒絕情感才有望達到大成，亦難免傷心欲絕，也就在當夜借酒消愁，終於在醉酒之後，做出了對不起他的事。」

雲飛揚獨孤鳳的面色更加難看。

沈曼君飲泣着接下去：「酒醒之後，青松與我都有些後悔，那時候青松的傷勢亦差不多完全痊癒，知道我練的也是內功，就將天蠶訣傳下來，希望我能够悟出其中變化，將來傳給我們的孩子……」

她越說越激動，到最後已經語不成聲，雲飛揚獨孤鳳呆呆的望着她，一聲也不發，獨孤鳳的眼淚開始一顆顆的流下來。

不等她將說話說完，獨孤鳳已經淚流披面，突然叫出來：「不要再說了。」

沈曼君事實也已說下不去，流着淚將獨孤鳳摟入懷中。

獨孤鳳終於忍不住放聲大哭。

她性格倔强，平日莫說哭，就是眼淚也不容易流下一滴來，可是現在她實在傷心欲絕。

雲飛揚同樣難過，呆望着摟抱在一起的沈曼君獨孤鳳，眼淚終於亦流下。

也就在那剎那，獨孤鳳突然從沈曼君的懷抱掙出來，掩面狂奔。

外面仍然狂風暴雨，獨孤鳳衝出院子，一身衣衫迅速濕透，她沒有理會，繼續奔前去。

「鳳兒——」沈曼君悲呼着追在獨孤鳳身後，追到廊外，一聲霹靂，閃電衝破夜空。

沈曼君心神震盪，「噗」的跪倒。「天，要懲罰你就懲罰我好了。」

雲飛揚看在眼內，亦聽得清楚，流着淚跑了下來，腦海那剎那一片空白。

閃電消逝，霹靂未絕，一聲緊接一聲，扣人心絃。

沈曼君在霹靂聲中，搖搖曳曳的又站了起來，蹣跚着一步步上前。

她雖然悲憤，對上天仍然非常感激，無論如何上天總算讓她及時趕到來。

她痛恨的只有一個人。

——獨孤無敵！

× × ×

風狂雨暴，無敵仍然將書齋的窗戶打開，以閃電奔雷爲餚，悠然喝着酒。

夜已深，可是以他現在的心情，又怎能够睡得着？

他喝着又忍不住大笑起來。「青松，沈曼君，想不到二十年後的今日，我獨孤無敵還是有機會清雪二十年前的恥辱。」

這些話當然是說給他自己聽的。

「雲飛揚，你本領！」他說着痛飲一杯。「饒是你天蠶神功打遍天下無敵手，打從明天起，也休想再有面目面對天下英雄豪傑。」

「今夜你儘管快活，明天我才對來賀衆人揭發你們兄妹成親這件醜事，到時倒要看你們如何應付！」語聲一落，他又斟了滿滿一杯酒。

這杯酒擧起還未沾唇，門突然被撞開了。

無敵霍地回首，喝一聲：「誰！」閃電即時照亮了那個人的臉，是沈曼君。

她頭髮衣衫盡濕，眼瞳中充滿了悲哀，也充滿了憤怒。

「想不到你也來了。」無敵一皺眉，仍將杯擧起來。「今日是好日子，我們夫婦也應該喝一杯。」

沈曼君嘴唇顫抖，終於叫出來：「你這樣做還算得是一個人？」

無敵居然還笑得出來。「你到底在說什麼？」

沈曼君怔怔的望着獨孤無敵，好像現在才看清楚這人。「方才你在說什麼？」

無敵「哦」一聲。「你在外面都聽到了？」

沈曼君一字字的道：「都聽到了。」

「那我更就非要請你進來不可。」無敵站起身子。

沈曼君却是自己走了進來。「你恨我，殺掉我好了，爲什麼要這樣做？」

無敵只是笑。

「不錯，我對不起你，可是你也用不着拿我的女兒來報復？」

無敵笑道：「我這怎算是報復，她喜歡雲飛揚，我成全她，這有什麼不對？」

「你還說？」沈曼君移步到無敵面前。「你知道鳳兒是誰的女兒，也知道雲飛揚是青松的兒子，還要讓他們成親？」

「讓我說一句公道話好不好？」無敵出奇的冷靜。

「你也有公道話？」

「聽着，這全都是你一手做成的。」無敵戟指道：「是上天要這樣懲戒你們這一對狗男女！」

沈曼君倒退了一步，無敵又放聲大笑，探手一把接將沈曼君拉回來，瞪着沈曼君大笑道：「你不該走來這裏的，既然進來，就休想再離開，我絕不容許你破壞我這個計劃！」

沈曼君悽然一笑。「以你的聰明，應該知道在到來這裏找你之前，一定會先去一個地方。」

「你已經到過新房了？」無敵的面色沉下來。

「總算還是時候。」沈曼君搖頭。「他們現在雖然很傷心，但是並沒有鑄成大錯！」

無敵面色一變再變，「波」的一聲，那只酒杯在他的手中碎裂，他右手握拳，胸膛不住的起伏，好像已經準備一拳擊出去。

沈曼君毫無懼色，冷冷的盯着無敵。

無敵那一拳始終沒有擊出，突然鬆開手，沉聲道：「你雖然破壞了我的計劃，我還是不會殺你。」

沈曼君冷冷的道：「你還等什麼？」

「要殺你，早在二十年之前我已經下手，怎也等不到現在。」

無敵的語聲更沉。「我認爲，這樣將你殺掉實在太便宜。」

沈曼君的眼淚不住滴下來。

無敵倏的大笑了起來。「不過很奇怪，你却是有面目活到現在。」

沈曼君只是流淚。

無敵接一拍雙掌。「雲飛揚既然已清楚這件事，怎麼還不來找我算賬？」

語聲甫落，雲飛揚已出現在門外，一樣衣衫濕透，以悲憤的目光盯着無敵。

「好女婿——」無敵一眼看見雲飛揚，反而又呵呵大笑，「洞房花燭夜，怎麼不在新房陪鳳兒？」

「住口！」雲飛揚整個身子都在顫抖，雙拳緊握，指節發白。

無敵更得意，笑顧沈曼君。「夫人，這女婿還合意……」

沈曼君嘶聲截道：「獨孤無敵，別人說你是一代梟雄，我看你只是個懦夫。」

無敵淡然道：「你怎樣看我，我都不在乎。」

他本來的確像一代梟雄，到現在也並不像一個懦夫，倒像是一個無敵。

雲飛揚即時把手一指。「無敵，你出來！」

無敵一整衣襟。「好女婿，你這位岳丈的傷勢還未痊癒。」

雲飛揚斷喝道：「不管怎樣，我今夜非要殺你不可！」

無敵笑問：「是爲了武當還是爲了青松？」

「好像你這樣邪惡之徒，要殺你根本無須再添任何原因！」

「這句話有點俠客味道，可惜一個人並不能够單憑他的幾句話來肯定他的爲人，尤其是武當派弟子。」無敵的語聲充滿了譏諷的味道。

雲飛揚怒道：「少饒舌。」

無敵自顧說下去：「就好像青松，身爲武當派的掌門人，不是一樣敗壞清規，淫人妻子？」

雲飛揚嘶聲大吼：「我叫你出來！」

無敵忽又問：「怎麼只是你一個人，新娘子呢？」

雲飛揚再也忍不住，嘶叫着撲入，雙掌直奔獨孤無敵，勁風激盪。

無敵腳一勾，龍頭杖飛起，雙手一按，「橫掃千匹馬」，疾掃了出去！

雲飛揚雙掌一合，一股內勁發出，霹靂一聲，將龍頭杖震開。

無敵半身一旋，龍頭杖上下飛舞，漫空林影，襲向前去。

雲飛揚眞氣運行，再配合霹靂掌法，一雙手掌堅硬如鐵石，一掌接一杖，連接無敵二十九杖。

這二十九杖接下，在他周圍的桌椅等物已盡破震碎，他的一雙手掌却一些損傷也沒有，無敵看在眼內，心頭吃驚，杖勢未竭，左右盤施，突一式「毒蛇出洞」，撞向雲飛揚心窩。

雲飛揚偏身一閃，龍頭杖間不容髮在他的心頭插過，他雙手閃電一探，就將那龍頭杖抓住。

無敵看得眞切，但竟然抽杖不及，倒被雲飛揚抓住，更就抽不動的了。

兩人的衣衫那剎那「拍拍」的突然響起來，雙腳同時陷入地上的青磚內。

無敵已運起滅絕魔功，雲飛揚的天蠶功亦已運行，四道目光同時劍一樣交擊。

「拍拍」的衣衫響聲却停下來，無敵的衣衫就像是鼓了風一樣緩緩漲起，雲飛揚的衣衫却只是無聲的悠悠然起伏。

那種起伏極有規則，循環不息。

沈曼君一旁退了一步，又一步，但並非出於自願，只是一股又一股的力道，無聲響的向她迫來，迫得她不能不後退。

她的呼吸亦逐漸急速，那種窒息的感覺越來越强烈，不由連退了七步，才比較舒服一些。

無敵的鬚髮剎那怒獅一樣揚起來，雲飛揚的頭髮亦揚起，却像是漂浮在水中一樣，是那麼的柔和，那麼的飄逸。

在兩人之間的那條龍頭杖亦有了變化，一時間弓起，一時間拉直，終於出現了一道道的白痕。

「拍」一聲，那條龍頭杖突然齊中斷下，兩人的身子同時被震得往後倒飛，疾

跌了出去。

雲飛揚在迴廊外穩住身形，旋即又展開。

無敵撞碎了一扇窗戶飛出，亦在迴廊外穩住去勢，那刹那，他突然生出了一個逃生的念頭。

這念頭而且是來得那麼尖銳，那麼迅速。

當日觀日峯陷身風雨雷電大陣與及天帝傅玉書的包圍中，環境盡管是那麼惡劣，他也仍然要一戰，祇因爲他清楚知道那六人任何一個單打獨鬥，都絕不是他的對手，現在他却是試出，雲飛揚的功力已然在他之上！

這可以說是他執掌無敵門以來遇上的第一個那樣的敵人。

一個眞正屬於他自己，武功又眞的在自己之上的敵人。

天蠶功的威力到底有多大他並不知道，只知道無敵門上一代夏侯天聰的敗，就是敗在天蠶功之下，而他之所以能够三勝青松，只是因爲青松並沒有練成天蠶功。

方才的內力拚下來，最低限度，他經巳肯定了一件事，那就是天蠶功的威力，還不是他的滅絕魔功所能够相比，即使他沒有受傷，硬拚下來亦沒有取勝的把握。

他是一個極工心計的人，從他的滅峨嵋，已可以看出他不喜歡打完全沒有把握的仗。

若是自問必敗，這一戰你叫他如何有心情打下去。

——反正是不會再有人着重自己的勝負，爲什麼不走？

心念再一轉，無敵的身形就往上拔起來，雲飛揚却就在這時候掠到了。

他根本沒有理會獨孤無敵在幹什麼，人到掌到，凌空兩掌，疾拍過去。

無敵不得不封擋，兩掌接下，拔起的身形已被迫得落下來。

雲飛揚揉身再上，接連又兩掌劈出，劈到無敵身前，却已變成十八掌。

每一掌看來都是那麼清晰，無敵一皺眉，雙掌迎前十八掌接下，倒退了兩步！

雲飛揚攻勢未絕，一面嘶聲叱喝，一面攻向獨孤無敵，一雙手時掌時拳，雙脚配合踢出，生平所學盡展，攻勢亦有如狂風暴雨。

無敵顯然亦已激發起鬥志，拳脚展開，與雲飛揚戰在一起，他出手的迅速絕不在雲飛揚之下。

兩人越打越快，雲飛揚嘶聲叱喝不絕，那神態彷彿巳接近瘋狂。

無敵亦縱聲長嘯起來。

霹靂轟鳴，銀蛇飛舞，這一戰在狂風暴雨中更顯得慘烈。

除了醉酒的，其他人都被驚動，紛紛循聲奔來一看究竟，一看之下，無不目定口呆。

傅香君公孫弘這時候也趕到來了，方見無敵雲飛揚大打出手，而且簡直就在拚命，都不由呆住。

燕冲天更奇怪，箭一樣射進戰圈，大喝道：「住手！」雙掌隨即推出。

一刹那，周圍急落的雨水突然中斷，騰出三丈方圓的空隙，雲飛揚獨孤無敵同時被震開。

無敵一退，雙掌一分，發出了兩聲冷笑，雲飛揚怒吼一聲，又待撲上。

燕冲天接連三掌，截住雲飛揚，喝道：「小飛，你瘋了！」

雲飛揚嘶聲道：「我要殺死他！」騰身又欲撲前。

燕冲天再截住：「小飛，你冷靜一下，說清楚再打。」

雲飛揚一再給截下，總算冷靜下來，盯着無敵，眼瞳中仍然有怒火在燃燒。

燕冲天目光從雲飛揚面上移向獨孤無敵沉聲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無敵冷笑道：「你應該問雲飛揚，是他來找我打架的。」

燕冲天目光回到雲飛揚面上。「要打架也不該留到現在，你們到底巳不是外人，就不怕江湖朋友笑話？」

雲飛揚面上的肌肉抽搐，欲言又止。

燕冲天接道：「我早就叫你考慮清楚，之前不打，現在更就不該打了。」

雲飛揚搖了搖頭。「師伯，你有所不知。」

燕冲天反問：「不知什麼？」

雲飛揚說不出來。

燕冲天回顧一眼又問：「鳳兒呢？」

雲飛揚心中刺痛，脫口說道：「她走了。」

燕冲天一呆。「這怎成說話，今夜可是你們的大喜日子。」

雲飛揚有口難言，垂下頭去，燕冲天關心的問：「是不是姓獨孤的挑撥離間，要你們夫婦反目？」

雲飛揚仍不作聲，燕冲天目光一轉：

「無敵，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無敵笑笑道：「是誰的不是，燕兄在未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前，還是不要胡亂下判斷的好。」

燕冲天冷冷的道：「這你說——」

雲飛揚一伸手。「師伯——」

燕冲天推開雲飛揚的手。「是非曲直，師伯自有公道。」

雲飛揚嘶啞着聲音，道：「師伯有所不知……」

「所以更就非要問清不可。」燕冲天一捋鬍子。

無敵笑接道：「那我可就要說出來的了。」

雲飛揚方待喝止，燕冲天巳道：「讓他說，無敵門邪魔外道，難道還有什麼正理。」

雲飛揚憮然一笑，無敵即時振吭道：「這件事可要由二十年前說起。」一頓才接道：「當日我與武當青松約戰觀日峯，以滅絕神功破武當六絕，將青松重傷在掌下。」

說到這裏，無敵不由自主的挺起胸膛來。

燕冲天冷笑道：「陳年舊事，現在還拿來炫耀，不怕別人笑掉大牙。」

無敵自顧說下去。「當時青松負傷逃命，逃入了無敵門的龍鳳閣，幸遇着了拙荊！」

他的聲音越來越響亮，這些話，他原就要說給趕來看熱鬧的江湖朋友聽的。

「拙荊沈曼君，就是這位——」無敵手指着扶着門框，站在那兒的沈曼君。

閃電劃過，沈曼君的面色蒼白如死，嘴角顫抖，眼瞳中一片哀求之色，望着無敵，却說不出話來。

雲飛揚雙拳緊握，混身却在顫抖，但是肩頭被燕冲天右手按着。

無敵大笑接道：「救人一命，勝做七級浮屠，實在算不得是一件壞事，但乘我不在，竟做出對不起我的所爲，却就不由我不生氣。」

燕冲天怒道：「你口齒放乾淨些，青松……」

無敵冷笑。「青松若是誠守清規，又何來雲飛揚這個兒子？」

這句話入耳，在旁所有人除了燕冲天沈曼君雲飛揚傅香君，都不由發出一聲驚歎。燕冲天一張臉實在掛不住，嘿嘿的一聲。

「這個兒子因爲是私生子，因爲青松是武當派掌門，不能相認，只好從母姓雲。」無敵又一聲冷笑。「這本來亦無可厚非，但淫人妻子，就算不是出家人，亦情理難容。」

燕冲天瞪着眼道：「是有這種事你才好這樣說。」

無敵大笑。「今日無敵門雖然毀在逍遙谷手上，我獨孤無敵也還是一個有頭有面的人，若是沒有這種事，你以爲我願意這樣說。」

燕冲天不禁爲之氣結。

無敵目光一轉，又道：「無敵門是邪魔外道，武當派是名門正派，可是我獨孤無敵，却是還沒有做過這種事，反倒是武當派掌門，一個出家人，做出這種所謂邪魔外道才會做的事情來。」

燕冲天按在雲飛揚肩膀上的手不覺鬆開，雲飛揚的一雙手却垂了下來，目光亦垂下。不少目光巳落在他身上。

無敵的語聲更響亮。「這一對奸夫淫婦結果生下了一個女兒，只當我是一個糊塗蟲，還說是我的。」

旁邊一個江湖漢子突然問：「那是否就是獨孤鳳？」

「不錯！」無敵以極之肯定的語聲回答。

人羣中又一陣驚歎。

燕冲天一張臉陡然紅起來。「你說雲飛揚獨孤鳳本來是兄妹？」

無敵又是那兩個字：「不錯！」

燕冲天怒道：「那你爲什麼還要讓他們結成夫婦？」

無敵語聲很平淡。「不是我强迫他們，是他們要求我讓他們結合。」

燕冲天厲聲道：「這之前，你巳經很清楚的了。」

無敵道：「我却是絕不會破壞別人的好事，而且不答應，他們定很生氣，一定說我沒人情味，何不索性去成全他們？」

燕冲天大罵：「你還有沒有人性？」

「這叫做報應！」

燕冲天悲憤交集，再也說不出話來。

「不過各位放心，拙荊總算及時趕到來制止了這件亂倫慘事。」

驚歎聲再起。燕冲天亦不由鬆了一口氣，那邊傅香君幾乎巳不忍再看雲飛揚，聽到無敵那樣說，才又看了雲飛揚一眼。

她的眼神充滿了憐憫，對於雲飛揚不幸的遭遇，無限的同情。

鳳姊姊又怎樣了？

想到獨孤鳳，傅香君更担心，雖然獨孤鳳性格剛强，可是能否抵受得住這打擊，實在令人懷疑。

「這也好——」無敵目光轉落在沈曼君面上。「否則江湖上的朋友以爲我存心釀成這件醜聞，我可是承担不起。」

燕冲天倏的一聲冷笑。「我看這並不是你的心裏話。」

無敵淡然道：「是也好，不是也好，事情到這地步，也很該告一段落的了。」

燕冲天上下打量無敵，好像現在才看清楚這個人。「無敵門雖然是邪魔外道，但是我一向都還很欣賞你這位門主，總覺得無敵門比起逍遙谷，還不算太卑鄙，現在我才發覺，逍遙谷姓傅的雖然卑鄙，尙不及你一二。」

「過獎——」無敵面不改容。

「這樣做對你到底有什麼好處？」

「沒有。」無敵搖頭。

「你却是要這樣做。」燕冲天悶哼。

無敵緩緩道：「你若是心愛一個女人，那個女人在成了你的妻子之後却去偸漢，你會怎樣做？」

燕冲天一怔。「不知道。」

他一生醉心練武，對於男女之間的事情，可以說一些兒也不懂。

「我忘了你是一個道士。」無敵一頓。「一個眞正的道士。」

再一頓，他才道：「那我告訴你，我這樣做還不算太過份！」

燕冲天怔在那裏。

無敵沉聲接下去。「我先後巳經饒了青松三次的命，也沒有傷害我的妻子，至於他們的女兒，我一直視如己出，你知道又爲什麼？」

燕冲天奇怪的道：「是不是就爲了今日的報復？」

無敵搖頭。「若不是姓傅的說出來，我根本就不知道雲飛揚是青松的兒子。」

燕冲天想想。「那到底是爲什麼？」

「我沒有將這件事看得這樣重要。」無敵振聲道：「在我的心目中，這之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雄霸天下！」

燕冲天點頭道：「你的確一直是在爲這個目的努力。」

「現在無敵門巳經沒有了。」無敵雙手握拳。「天蠶功的出現，對我來說亦是一個打擊。」

「你是在心灰意冷之下想到這種報復！」燕冲天總算明白。

「這並非完全是我的錯！」無敵厲聲道：「也正好用這件事告訴江湖上的朋友，名門正派的掌門未必就是正人君子！」

燕冲天頓足：「青松這個老小子！」

無敵接道：「連掌門人也尙且如此，門下的弟子，可見亦未必比我們邪魔外道的弟子好到那裏去。」

人羣中的武當弟子聽到這些話，一個個神情悲憤，却全都作聲不得。

青松一直是他們最尊敬的長輩，也竟然做出這種事，他們又是有什麼話好說。

燕冲天看在眼內，心頭更難過，但仍然存着萬一的希望。「你肯定獨孤鳳不是你的女兒？」

「當然肯定。」無敵反問：「你知道我練的是什麼內功？」

「滅絕魔功。」燕冲天不明白。「這有何關係，難道練了絕滅魔功，就會絕子絕孫？」

「正是如此！」無敵絕不否認。

燕冲天呆了呆，突然大笑。「難怪叫做滅絕魔功。」

無敵沒有生氣，而且很冷靜的道：「一個醉心武學的人無論他作出任何奉獻都是值得原諒的。」

燕冲天又一呆。「不錯。」

無敵反問：「對於青松的破戒，不知道武當派的弟子又有何感想？」

他的目光及處，武當弟子全都垂下頭來。

燕冲天沒有，目光更凌厲。「無論他做了什麼錯事，我們都不能再追究，他巳經是一個死人。」語聲一頓。「而且這件事，未必完全是他的錯。」

「哦？」無敵笑了笑。

燕冲天目光落在沈曼君的面上，好像要說什麼，但結果却沒有說出來。

他忽然發覺，在這時候還來譴責沈曼君，更加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

無敵的目光隨聲轉了過去，還未開口，沈曼君巳經倒下。她的雙手掩着心胸，鮮血從指縫流出來。

傅香君驚呼着走過去，忙將沈曼君扶住。「夫人，你……」

沈曼君的眼睛仍張着，凄涼的一笑。「我早就想死的了，所以活到現在只是有很多的事情放心不下，現在不放心也應放心……」

她的手鬆開，胸膛上一柄匕首直沒至柄。傅香君一聲驚呼，雲飛揚急掠過來，看清楚這匕首插入的部位，亦不由皺眉。

「飛揚……」沈曼君流着淚。「好好照顧妹妹，叫她不要再那麼任性……」

聲落氣絕，雲飛揚緩緩跪下來。

無敵那邊看在眼內，笑容亦僵結，說到底他還是喜歡沈曼君，否則亦不會讓沈曼君活到現在。

燕冲天目光一轉，回到無敵面上，冷笑道：「你現在是不是很開心？」

無敵硬發出一聲「哈哈」。「開心極了。」

燕冲天上上下下又打量了無敵三遍，忽然背轉身，向雲飛揚那邊走去。

無敵伸手一抹面上的雨水，詫異的望着燕冲天的背影。

燕冲天走前幾步，忽然又停下，回頭道：「我本想狠狠的揍你一頓，可是現在不想出手了。」

無敵冷笑。「姓燕的，有話說清楚，用不着吞吞吐吐。」

燕冲天冷冷地道：「你應該明白。」

「說！」無敵吼喝。

燕冲天到底說出來。「好像你這種卑鄙小人，殺了你也是汚了我的手，滾！」

無敵面色一變。「罵得好，只是就算我肯滾，雲飛揚也未必會答應。」

燕冲天點頭。「這件事，本該由他親自處置的。」

雲飛揚那邊巳站起來，沈曼君的死，沒有使他更激動，反而使他冷靜下來。

燕冲天即時轉向他道：「小飛，你是不是要在今夜將事情了斷？」

雲飛揚點頭，燕冲天道：「這也好！」霍地一轉身，大喝：「亮燈！」

那些武當弟子應聲急急去準備燈籠。

無敵嘴唇顫動了一下，沒作聲，那邊雲飛揚巳然在走廊盤膝坐下，運起功來。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無敵面上，無敵仍然很鎮定，轉身走進假山旁邊的那座亭子坐下，亦運功調息。公孫弘三步拼作兩步，走到無敵的身旁，替無敵護法。

無敵看着他進來，冷冷道：「你回來得也眞是時候。」

公孫弘苦笑道：「弟子是在路上遇到師母。」

無敵哼一聲。「或者這眞的就是天意，也好。」

公孫弘囁着道：「師父，這事……」

「是我一手安排。」無敵轉問。「你是不是看不過眼，覺得為師很卑鄙？」

公孫弘垂下頭。「弟子不敢。」

無敵盯着公孫弘。「你要走可以走，無敵門巳不存在，你也沒必要追隨我。」

公孫弘一字字的道：「一日為師，終生為師，弟子誓死追隨師父左右。」

無敵笑問：「無論你這個師父做出什麼事情。」

公孫弘咬牙點頭。

「你雖然是一個好徒弟，却也是一個傻瓜。」無敵大笑了起來。

公孫弘的頭垂得更低。

「好徒弟，你就替為師護法，一會看我打殺了那個小子。」無敵這句話好像仍然充滿信心。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翠跟隨風來儀前往不樂島，來至江邊時搭船下漢陽，途中，只見一大船急駛而來，有意撞翻朱翠所乘的小船，好在風來儀內功精深，遂使小船鎮定下來，原來對方是曹羽手下之大內衞士，心知朱翠的厲害，硬打硬怕打不來，乃想硬撞硬碰這個詭計，誰知却被風來儀攪了局，風來儀有意逞威，下手不留情的將對方完全擊敗……來到肇慶，高桐前來迎接她們往一深宅大院歇下，排場十分可觀。風來儀有事離去，朱翠一人在院內觀賞景色，突見一怪人出現，雙方却驚愕萬分……

同為落難客　何必曾相識

朱翠點頭道：「原來是他——」遂道：「這個高先生我看他不但會做生意，而且武功不錯吧！」

青荷怔了一下，才緩緩道：「公主眼光眞準，他的武功，得自大爺親授，很不錯！」

朱翠一笑道：「還有妳，一定也不錯，誰教妳的？」

青荷想是知道瞞她不過，再說也無須隱瞞，遂含笑道：「婢子的武功是三娘娘傳授的……只是比起高桐來可差遠了！」

「這是說：三娘娘的武功，不及大爺了？」

「那倒也不是——是婢子練功的時候短，也沒有高桐那麼專心！」

朱翠點點頭道：「妳可知三娘娘上那裏去了？」

青荷道：「婢子不知道，這裏的事一切都由高先生負責，婢子只是管裏面的家事！」

朱翠點點頭，道：「三位島主都出來了，島上沒有了主人怎麼成？」

青荷道：「不，還有劉公劉嫂！」

「誰又是劉公劉嫂？」

「劉公公是島上的總管！」青荷接下去道：「劉嫂是他太太，也是管事的！」

朱翠點點頭道：「這麼說起來，這兩個人的武功一定也是不錯的了！」

青荷點頭道：「劉公劉嫂是上一代島主跟前的人，武功高不可測，但他們對三位島主却極為忠心！」

朱翠心裏一驚，却把她的話記了下來了——

話題一轉，她又問道：「青荷妳來了這裏有多久了？」

「婢子才來了八個月！」頓了一下道：「是隨着三娘娘來的！」

「這麼說平常妳是專門侍候三娘娘的了？」

「是的！三娘娘頂疼我，到那裏都要我跟着！」

朱翠一笑道：「有幾句話我也許不該問，但問問也無妨——妳該說就說，不該說就不說，我不怪妳就是！」

青荷點點頭道：「婢子知無不言，不知道的，也就不能說了！」

朱翠道：「這個自然，我問妳，妳家三娘娘為人怎麼樣，是好人還是壞人？」

「這……」青荷微微一笑，吶吶道：「這很難說！」

「不要緊，妳說說看！」

「嗯！」青荷咬了一下嘴唇，吶吶的道：「她是個好人，不過你要順着仲的性子就是了。」

「妳意思是說，她的好壞不一定，性子好的時候就好，性子壞的時候就壞？」

「對，她就是這樣的人！」

朱翠點點頭道：「那她還是個壞人，因為人家並不能順着她的性子來過活。」

微微一頓，她接下去道：「我聽說她很喜好詩詞，常常以此來作為生殺的取捨，可眞有這件事？」

青荷一笑道：「怎麼沒有？光是我知道，就有好幾次！」

朱翠微微一笑，暗思她對自己倒還沒有這樣，倒是未曾想到！

「好吧！」朱翠道：「我們再談談大爺這個人吧。」

青荷吐了一下舌頭道：「我可不敢說了！」

「這裏沒有外人，妳又怕什麼？」

青荷道：「好吧，我說歸說，公主千萬不要對外人提起，否則我可就慘了！」

朱翠點點頭道：「當然！」

青荷咬了一下牙，兩彎眉毛挑了一下道：「大家都叫這位大爺是魔王，公主妳也就知道這位大爺有多厲害了。」

「大魔王？」

「比魔王還厲害！」青荷像是驚嚇的道：「難道也弄不清楚他就是了，反正瞪眼殺人，吃人不吐骨頭，可怕極了，誰能惹得了他？」

朱翠道：「難道說就沒有人能制得了他？」

青荷想了一下，嘆了口氣道：「現在是一個人也沒有了！」

朱翠聽出來她話中有病，遂問道：「現在沒有，難道說以前有？」

「以前……嗯！」青荷點點頭，吶吶道：「我也是聽人說的，我可沒見過！」

「誰？」朱翠頗爲好奇的道：「妳是說，難道還有什麼人的武功能够勝過這位高大爺？」

「現在是沒有了，」青荷冷笑了一聲：「以前可就難說，起碼我就知道十年前有一個人的本事就比他大得多，而且是他唯一的剋星？」

朱翠心裏一動，想到了海無顏，想想又似不對，因爲十年前的海無顏分明絕非高立的對手，即使十年後的今天，也未見得就能勝過他……那麼這個人又會是誰？

「這個人……是誰？」朱翠忍不住問道。

青荷站起來，臉上顯示着頗爲後悔的表情——後悔她的多此一言，可是話既已出，想收口已是不及，再者，對於「白鶴」高立這個人她確實鬱集着一種內心潛在的仇恨，當然，要追究這種仇恨的原因，可就把話岔開了。

「他是……」

「唉！」青荷嘆了一聲道：「我說出來以後，公主妳一定要爲我守口，否則大爺一定是不能留我活命，只怕三娘娘想保全我也是不能了！」

「我已經答應妳了，難道妳要我發誓麼？」

「婢子不敢！」

青荷上前一步，悄悄道：「婢子實在害怕會被人家聽見，這件事，關係太重要了。」

朱翠道：「妳是說這附近會有外人？我看是不會吧！」

「很難說……」青荷提起內置碗盤的錦盒道：「婢子陪公主進房去如何？」

這麼一說，不禁大大引起了朱翠的好奇，倒是非要一聽不可了。

當下她點點頭，二人踏過小橋，即見一葉小舟，方自由竹樓一隅撐過來！

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婆婆坐在船尾，正在採菱角。

撐船的人，是一個白白瘦瘦的漢子，頭上戴着竹笠，一眼看見二人，先是一楞，遂笑道：「是荷姑娘麼，這是上那裏去啊？」

青荷笑道：「天快下雨了，還不陪你娘回屋裏去，小心淋濕了衣裳着了凉！」

白瘦漢子笑道：「放心吧，娘說啦，越是雷雨陰天，那玩藝兒才出來呢！」

青荷一笑道：「敢情你娘又要抓黃鱔了！」

說時已同着朱翠進入竹樓！

朱翠奇道：「這母子又是那個？」

青荷嘆了一聲道：「公主問得好——他們是『桑氏母子』，公主妳可聽說過『南劍』桑太和這個人麼？」

朱翠想了想，似乎這個名字很熟，但是究竟想不起來這個人是誰。

青荷道：「妳大概想不起來了，這個『南劍』桑太和，據說當年是大爺很好的朋友，武功也很高，剛才那個老婆婆就是他的妻子，叫什麼我可記不起來了，不過却知道她用一把潑風斷腸刀，武功很了不起——」

「那個年輕人是她的兒子？」

「嗯！他叫桑青，武功得自他們桑家家傳，也很不錯！」

朱翠點點頭道：「這麼說，他們桑家一家人都住在這裏了？」

「桑太和已經死了！」

——青荷微微頓了一下，輕聲道：「據說他死的很不明白，有人說是大爺親自下的手……至於爲什麼，婢子可就不知道了！」

朱翠一驚道：「那麼桑太和的妻子怎麼會……又住在這裏？」

「這就是婢子想不明白的地方了，不過，桑老太太自從她丈夫死了以後，好像變得瘋瘋癲癲……奇怪的是，大爺把她母子送到了這裏，他們在後院種菜養鷄，過着與人無爭的日子，眞是一對奇怪的人，婢子就是想不通他們……」

朱翠心裏也很奇怪，想了想笑道：「這也罷了，我們還是談談高大爺這個人吧，妳剛才說高大爺十年前怕一個人……」

「婢子是聽一個人說的，這個人是大爺的貼身跟班，他叫呂昆！」

說到這裏，她的眼圈忽然微微發紅。

「就是因爲他多嘴，說出了這件隱秘，所以……所以大爺把他的舌頭給割了……現在已變成了一個啞巴，眞比殺了他還厲害！」

朱翠一陣慄然，若非聽眼前青荷道及，她眞不敢想像天下眞有這麼狠心的人。

青荷終於淌出了眼淚——

她抽搐了一下道：「公主您也許還不知道，我們在不樂島幹事的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血恨……婢子的爹娘也都是這麼死的！」

「怎……麼死的？」

「被大爺手下人殺的！」

「眞有這種事？」朱翠一時怒焰膺胸：「這又爲了什麼？」

「不爲什麼……」青荷一面擦着淚：「只是島上的規矩，凡是在島上工作的人，都不許有家人拖累，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例外，這幾個人却也是今生休想踏出不樂島一步……公主……」

朱翠搖搖頭，臉上悚然，道：「太可怕了！」

青荷破涕一笑，輕輕嘆道：「婢子太激動了……其實這些仇恨在婢子來說，應該早已淡無了……」

朱翠搖搖頭道：「這是什麼話，父母血仇不共戴天，豈能淡無？」

青荷輕嘆一聲道：「您不是生活在那個天地裏的人，您是不能想像的……其實有關我父母被殺之事也只是婢子引證旁測而悉知，婢子雖可斷定爲千眞萬確之事，但是却難能有其眞實的憑證，日子久了，也就淡了！」

朱翠點點頭道：「這也難怪，不過紙是包不住火的，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瞭眞相的！」

青荷苦笑着搖了搖頭。

朱翠想起來道：「妳還沒說出大爺所怕的那個人來，他是誰？」

青荷道：「他是大爺的——」

忽然竹樓一隅起了極爲輕微的一聲輕響，朱翠與青荷都聽見了，因而青荷到嘴的話突然止住。

嘴裏輕叱一聲：「誰？」

只見她纖腰輕擰，「嗖！」一聲巳縱身而出！

隨着青荷的兩隻手掌推處，兩扇虛掩的門扇驀地張開來，却在那裏直直的站着一個人！——

這個人想是正伸手叩門，却不意房門猝然敞開，把他嚇了一跳！

朱翠這時也由位子上站起，看見進來的人之後，她才鬆了一口氣！

原來是方才划船採菱的那個桑老太太的兒子！

——只見他一隻手提着兩串鮮菱，笑向青荷道：「荷姑娘要出門麼？」

青荷又好氣又好笑的瞅着他道：「原來是你，把我嚇了一跳，幹什麼來啦！」

桑老太的兒子提了一下手上的東西：「這是剛摘下來的『老鷄頭』（蓮之一種，極鮮美），姑娘有客，所以送來給姑娘與貴客嚐嚐新！」

青荷接過來笑道：「謝謝你——你也許不知道三娘娘已經來了，這院裏，你們還是少來吧！」

桑老太的兒子似乎吃了一驚，連連稱是，看了朱翠一眼，抱抱拳正要告退——

朱翠忽然身子一橫，攔住了他的去路，道：「謝謝足下盛情，還沒有請問尊姓大名號——？」

桑老太的兒子頓時顯出一副怪模樣，連連顧盼向青荷道：「這……這位是……是……？」

青荷道：「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無憂公主，還不見過？」

桑老太的兒子登時吃了一驚，立刻伏地就拜。

朱翠白了青荷一眼，怪她話說得太直，一面閃身讓開，嘴裏道：「不敢當！」

桑老太的兒子抱拳道：「公主的大名，在下久仰極了，在 桑平……這就不打擾了，告辭！」

說完又打了一躬，緊跟着雙足頓處，一片彩霞般地飄了起來，極其輕巧的巳飄身而出！

朱翠特別留意他的輕功身手，只見他一隻脚尖輕輕在一片荷葉上一點，遂即彈了起來，輕若無物的落向另一片荷葉．如此閃得幾閃．巳隱入湖側荷叢！

朱翠心裏一驚，忍不住讚道：「好身手！」

青荷道：「他的輕功雖好，但是比起他母親桑老太太來，却是差得遠了！」

朱翠心裏大爲驚憾，她自忖觀諸方才這個桑平輕功身手，已與自己相去不遠，如照青荷說法，那個桑老太太便不知深到何等程度了。

——她越來越對不樂島不敢等閒視之了，桑老太母子，高桐，以及隱身荒草的那個大頭怪人……這麼許多人……各有千秋，身份之玄妙、深奧，眞個莫測高深。

要想一一瞭解這些人，可又是煞費周章之事了。

腦子裏想着這些，不禁傻傻地望着桑平離去的背影發起楞來！

青荷輕咳一聲道：「公主——」

朱翠警覺道：「啊——我是在想桑氏母子……」

青荷一面把剝好的鷄頭蓮肉，用荷葉托上道：「桑平的一番心意，公主您嚐嚐新吧！」

朱翠含笑取過一些就口嚐着，果然入口甜嫩，昔日鄱陽湖湖鮮所產，總以王邸爲先，這類湖產，每年都不會錯過，嘴裏吃着腦子裏「亂紅秋千」幢憬着幾許往事，眞是別有一番感觸了！

青荷一面把廊子裏竹簾放下來，湖風穿廊，引得正簷角下那串風鈴叮叮作响！

朱翠又似一驚，笑向青荷道：「妳說下去吧，這一次大概沒有人再打岔了！」

青荷道：「好，我去去就來！」

說罷離座上樓，須臾下來，手裏拿來一面錦緞長披，道：「公主披上些，天凉了！」

朱翠一怔，認識這領披風正是自己隨身之物，只是連同兩具箱籠，都似忘記在旅邸未曾帶出，何以會出現在此，心裏大是奇怪！

「這……妳從那裏拿來的？」

青荷笑道：「公主的衣物箱籠，高先生巳派人取回來，公主人還沒到以前，這些東西都巳來了！」

「啊……」朱翠吶吶道：「原來是這樣！」

心裏却在想，所幸自己隨身所帶並無不可告人的隱秘，否則，豈不盡落對方眼底？

她雖然心裏這麼想，表面上却是微微一笑，不當回事的向青荷道：「妳說下去吧！」

青荷道：「是！」

「據呂昆告訴婢子說！」她聲音忽然變了許多道：「當初不樂島的掌門大弟子，並不是現在的大爺——」

朱翠一怔道：「妳是說當年『金烏門』的門主，除了現在的三位島主之外，另外還有一個徒弟？」

青荷點點頭道：「不錯！那個人姓單，是當年雲老祖的掌門弟子，據說這位單大爺一身內外功夫，盡得雲中玉老祖宗的傳授，武功要較今天的高大爺高多了！」

這倒是朱翠前所未聞的一件新聞，她

不但不知道，就連海無顏當日與她談論起不樂島一段始末事時，也未曾提到過，顯然海無顏也不知道！

「他姓單……妳可知他的名字？」

「這！婢子不知！」青荷搖搖頭道：「除了三位島主以外，只怕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人，呂昆雖然知道一些，但也並不十分清楚！」

朱翠道：「這位單老爺子如今又在那裏？」

青荷苦笑道：「這正是婢子要告訴公主您的！……聽說他已經死了！」

「噢！這可眞是太不幸！」

「詳細情形，婢子不知！」青荷微微停了一下接下去道：「呂昆告訴我說，這位單老爺子因爲貪好杯中物，而中了大爺的計，被斬去了手脚，已經秘密處死……詳細情形婢子就不知道了！」

朱翠皺眉道：「高大爺爲什麼要這樣做？」

「哼！當然有原因啦！」青荷挑動着一雙眉毛道：「第一：要是那位單老爺子在，可就輪不着如今的大爺當家了，第二：那位單老爺子有數不清的家財，聽說大爺是謀財害命！第三：他們師兄弟一直不和……反正，就是因爲這些，大爺就把單老爺子給害死了！」

朱翠低頭在尋思着什麼，忽似有所感觸的道：「單老爺子眞的已經死了？」

青荷點點頭，忽然張大了眼睛道：「啊——對了，不久以前，好像有人傳說單老爺子還活着！」

朱翠一怔道：「是麼？是誰說的？」

「這個婢子就不知道了！」青荷吶吶道：「反正島上很多人都在暗中這麼傳說，有人說那位單老爺子被砍了兩隻脚，有人說被砍了兩隻手，現在還活着，可是却沒有一個人見過他老人家的面，只不過是這麼傳說罷了！」

朱翠想了想道：「這個人要是活着，今年有多大歲數了？」

青荷想了想道：「總有七八十了吧……誰也沒有見過他老人家！」

朱翠微笑點點頭道：「謝謝妳告訴我這個隱秘，我倒是希望這位單老爺子如今還活在人世上，如果他沒有死，如果眞是高大爺謀害了他，這筆血海深仇，他一定會報復的，妳等着瞧吧！」

說話之間，廊子外風勢大起，黃豆大的雨點子已剛剛落下來！

青荷道：「下雨了！」

說時她忙站起來，忙着去關窗戶。

朱翠心裏這一刹似乎想到了很多事，頗不寧靜，就站起來道：「我也該回房間休息一會了！」

青荷道：「公主請隨我來！」

說罷邁出這間廊閣，只見正面一間雅室，湘簾低垂，她撩開簾子道：「請！」

朱翠邁步進入，鼻子裏立刻聞見了淡淡的花香，只見正面白石長案上，平列着一行石盆，盆子裏種植着水仙，都已綻放，襯以室內其它擺設顯得極爲雅緻！

牀是純木色的，燈是貝質吊燈，襯以窗外的湖景古柏，眞有幾分仙氣！

青荷點着了吊燈，朱翠才發覺那具別緻的吊燈敢情是用二種不同色澤式樣的海具所綴製而成，映以燈光，尤其好看！

朱翠才見自己的衣物，連同兩只箱籠一樣不少的都陳置在室內——這裏琴棋書畫無所不備，即使長此住下去，亦不會嫌得寂寞！——

「看樣子三娘娘一兩天是不會回來了！」朱翠看向青荷道：「可是？」

青荷一笑道：「公主眞聰明，三娘娘確是關照過，說是如果事忙，可能要多躭擱兩天才能回來！」

朱翠一笑道：「她必定關照妳陪我下棋了？」

青荷點點頭一笑道：「婢子棋下的不好！」

朱翠坐下來點點頭道：「我已經躭擱了妳不少時間，妳去休息吧！」

青荷道：「公主有事關照，只需拉一下這根繩子就好，我就住在後面院子！」

朱翠含笑道：「今天，是不會有事的了！」

青荷請安告退——

朱翠忽然道：「啊——還有一件事要麻煩你——」

青荷道：「不敢，公主千萬不要客氣，婢子奉命就是專門侍候您的，您請關照吧！」

朱翠道：「剛才妳給我喝的『二頭芬』味道不錯，如果有得多的話，請拿一瓶來可好！」

青荷應了聲：「是！」轉身退下！

須臾，她又返回，手中拿着一個白瓷小罈，一面笑道：「公主的酒量好，乾脆我就把罈子搬了過來，這就够您吃幾天的了！」

朱翠心裏暗道，妳道是我喝麼！傻丫頭！

當時笑着道了謝，青荷又留下了一個青瓷小瓶，說是用來盛酒，便於携帶，這才退下！

這時雷聲隆隆，閃電頻事，雨愈下愈大，隔窗向外看去，整個院落都在狂風暴雨之中。

朱翠合衣坐牀，盤膝運了一會兒內功，全身上下十分通暢，再看窗外夜色已濃，只是不復再聞雷雨之聲，大概雨已經停了。

——她整理了一下身上，覺得有點冷，隨即披上披風，信步步出室外——

整個樓閣，想必只有她一個人居住，顯得那麼靜寂，倒是懸掛在客廳內的四盞別緻吊燈，散播出一片青霞流光，美固然美，却別有陰森之感！

她倒是很久沒有這麼靜過了，睡覺又太早，又不便再把青荷找來閑聊——一眼看見一旁大理石案上置放的一樽焦屋，不禁觸發了她的雅興。

朱翠緩緩走過去，隨便播弄了幾下琴弦，其音鬱然，頗有古味，再看那琴式樣，竟是一樽古琴，這一來更觸發了她必欲一試的興頭！

窗外驟雨初歇，細雨連續，尤其是落在荷葉上的聲音，十分凄然，古人有「留得殘荷聽雨聲」的絕句，足見可以激發思古之幽情了。

朱翠大家出身，小小年歲時，已涉獵琴棋書畫，那時雖皆通曉，到底造詣不深

，眞正領會音韻之妙，當在十七歲隨師深居高山之年——

然而離師後這兩年來，整日忙於凡俗，不思此閑情逸緻久矣，這時睹物思昔，便感到非彈一曲不足以排遣旅邸寂聊了。

這麼想着，便不自覺的坐下來，彈弄起琴弦來了。

窗外細雨聲聲，她的琴韻不期然的與以湊合，一曲「雨打芭蕉」簡直如應斯景，兩者配合恰到好處，弦音飄渺，如緡天音！

一曲方終，朱翠已不能自已，正待一傾餘興再彈上一曲「悲秋」，就在這一刹，她彷彿看見了一條人影由窗前掠過！

朱翠一驚之下，手按石案，驀地把身子拔了起來，起落之間，翩若驚鴻的已撲出門外！

一條人影，自樓欄間撲向荷池！

來人胆敢躍身荷池，足見其輕功造詣極深，朱翠自然不敢等閑視之——

她冷笑了一聲，足尖飛點之下，疾若箭矢的縱身而起。

她在空中强收眞元，提起了一口眞氣，輕飄飄的落向荷叢。

她身子方自落下的一刹，眼中已窺見前面人影極其輕捷的已躍上了岸邊！

天黑，又下着小雨，朱翠實在看不清對方的身形，只能約略辨別出一個人的影子而已。

並不是一個十分高大的影子，似乎不像是一個男人的背影！

「難道是青荷那個丫頭！」

心裏想着，決計要把這個人給截下來，倒要看看是什麼人，對自己究竟又有什麼企圖！

一馳一追，霎眼間已是百十丈外！

方才兩者之間的距離不過兩丈左右，此刻反倒接近了，約在三四丈之間！

這還像是對方故意示情，否則只怕兩者距離將要拉得更遠——

朱翠這一陣追趕之後，心裏大爲吃驚，敢情對方這身輕功是自己生平罕見的高，即以所知的海無顏，風來儀二人來論，亦不見得就能勝過了對方！

大雨之後，小雨未歇，到處都是水淋淋的，由於出來過於倉促，未能來得及換上雨衣，這時已是全身透濕，行動越嫌不便！

更因爲這樣，她才決計不肯與對方干休，暗中咬了咬手，施展出「凌波虛步」身法，連續幾個起落，向前快速欺進！

眼前來到一處僻靜的院落——

前面那個人一頭扎進了像是開滿了籐蘿花的花架，脚下早已放慢，正因爲這樣，才被朱翠自身後霍地欺近上來，這人迎差朱翠猝撲的身子，倏地一個急轉，差一點與朱翠撞在了一塊！

黑夜裏看不清對方那張臉，却可見對方已呈花白的頭髮——朱翠一楞之下，還不及思索下一步的動作，對方這個人已欺身上步，驀地抖出右手，一式「二龍搶珠」，直向她兩眼上直點了過來！

好尖銳的指上風力！

朱翠倒沒有想到對方竟然會向自己出手，暗吃一驚，當下右手用「分花拂柳」的一招，霍地去撥對方的那隻手，同時身子滴溜溜一個快轉，已到了這人左側，清叱一聲，擊出了一掌！

在內功招式上，這一招叫做「吐氣開聲」。

這一招朱翠爲的是測量對方功力深度，倒是用了八成的力道！

那人啞着嗓子一笑道：「丫頭！」擰身錯步，霍地劈出一掌，招式巧妙，大出常規！

朱翠心裏一動，兩隻手掌已迎在了一塊兒！

一股內勁之力，透過對方那隻手直傳了過來，以朱翠之能，亦不能不騰身化解，當下不假思索，霍地騰身掠起，飄出丈許以外！

身子一經站定，却見對方那個人好端端的站在花架之下，天雖然黑，但朱翠已略能窺清對方面影——

她心裏怦然爲之一動，眞有點令人難以相信，敢情對方那個人竟然會是傍晚時分所見的那個桑老太太，當時她一言不發的在小船上採蓮，只當她是個尋常婦人，雖然青荷沒來對她之一番介紹，到底令人費解，這時見她身手才知果然厲害：——

只是，彼此並無仇恨，何以她上來即向自己施以重手，却是令人難猜透——

「是桑老太太麼？」

——一面說着，朱翠抱了一下拳道：「失敬了！」

對方楞了一下，哼道：「妳怎麼知道我姓桑？」

朱翠輕輕閃身，來到了她面前，再次抱拳道：「青荷已告訴了我妳的一切，剛才也見過了令郎，賢母子具有如此身手，令人佩服！」

桑老太太翻了一下眸子，嘿嘿冷笑道：「我就知道那個丫頭最愛嚼舌，她都對妳說些什麼？」

朱翠道：「也沒有什麼，只是談到妳丈夫桑太和……」

她本來想說出桑太和被高立所害死事，但到底事屬揣測，未便輕易出口。話到唇邊，頓了一下又吞回肚裏。

桑老太上前一步：「我丈夫怎地？」

朱翠見她說話口氣甚硬，心裏未免不悅，只是到底來此是客，不便發作。

微笑了一下，她接口說道：「桑大俠武功蓋世，我很久就聽說過他了！」

桑老太「哼」了一聲，道：「一派胡言，妳今年才多大，居然會聽過先夫的名字……？」

朱翠倒是沒想到這一層，被她兩句話一搶，一時只有翻白眼的份兒。

桑老太冷笑一聲，踏進一步道：「說，妳來這裏幹什麼？」

朱翠見她這般盛氣凌人，不禁心裏有氣，當下冷冷的道：「我的事又何勞妳來動問？」

桑老太碰了個軟釘子，越加有氣！

「嘿嘿……說的是！」桑老太眸子裏閃爍着兇光：「如果在妳的鄱陽湖，我是管不着……虧妳還是名門望族之後，竟然認賊作父，我倒是看錯妳了！」

毫無來由的一番臭罵，直把朱翠罵得火冒三丈！

「妳胡說！」朱翠一時氣得臉色蒼白

：「妳憑什麼開口罵人！那個又是認賊作父了？」

桑老太一雙三角眼瞪得極大，聆聽之下，沉聲笑道：「事實俱在，還要狡辯，妳以爲有了風三婆娘撐腰，別人便不敢奈何妳了，今天碰見了我，可是妳八字排錯了，先廢了妳這個賤人再說！」

說時，陡地向前跨出了幾步！

像是海無顏那般內功傑出之人一樣，立刻就由他身上傳出了大股的內力。

這股內力，宛如一面無形的鋼箍，倏地緊緊勒住了她的四週！

朱翠頓時一驚，經驗告訴她說，這就是動手出招的前奏，以朱翠個性，絕非欺軟怕硬，只是平白無故被桑老太誤會，認爲自己與不樂島成了同路人，着了她的毒手，實在是有點划不來！

可是這件事亦非三言兩語所能解說清楚，尤其是在眼前情況之下，更不容她分說！

桑老太看樣子像是要眞下毒手，身子一幌，疾風般的襲了過來——

來得疾，停的也快！

奇怪的是就在她身子霍地頓住的一刹間，朱翠却似當胸着了一鎚般，身子一陣大幌，驀地向後一連踉蹌了三四步，尚未能拿樁站穩。

這種動手方法，顯然是朱翠前所未聞，敢情桑老太是憑藉着她的內功造詣，所練經年的「無敵罡氣」向對方猝下殺手！

朱翠因有備在先，早已提貫眞力護住了全身穴道，可是儘管如此，亦不禁爲對方桑老太這兜心的一擊，震得全身發麻，眼前金星亂冒，忖思着對方如果再來這麼一次自己決計是當受不住！

桑老太滿以爲憑自己苦心孤詣數十年所精練的「無敵罡氣」，這麼迎面一擊一撞，對方不死必傷，最起碼也當摔地不起，却是沒有想到對方只不過後退了幾步而已，由此足證對方內功不可輕視。

「好個丫頭！」凌笑着桑老太第二次提具眞力：「妳再試試這一次！」

這一次她功力運足，一時間白髮齊開，身上那襲長衣也似突然間漲滿了氣機，變得十分肥大。

可以想見的，桑老太再次的一撲之力，必將是「石破天驚」的一擊，朱翠萬萬當受不住。

也就在這要命的一刹間，對面長草地裏，忽然吹過來一陣疾風——冷森森的，使得一樹籐蘿，連連打顫的落下了一地！

桑老太原已將要撲出的一刹，忽然頓時止住！

那股冷森森的風力，像是專爲照顧她才吹起來的，一時間使得她一連向後退了兩步！

「你……」桑老太睜大了她那雙三角眼：「又是你這個老鬼……」

「不錯……」

聲音是隨着那股子冷風，由長草叢中吹過來的！

桑老太神色立顯張慌，用力的在地上跺了一脚：「爲什麼……爲什麼你這個老鬼總愛跟我過不去……我們不是約好了麼，誰也不管誰的閑事！你怎麼又變了？」

起自長草地裏的聲音，沉聲道：「話是不錯，倒却要看看是什麼事了……幾十年來，我老怪物像個孤魂野鬼似的，誰又理過我了？好容易今天交上了個朋友，妳這老婆婆却要下手取她性命，赫赫妳倒說得好，這個閑事我能不管麼？」

朱翠心裏一動，這聲音她並不陌生，腦子裏想到了一個人，却是拿不準兒，倒要看看眼前這個桑老太如何化解！

桑老太冷笑道：「這麼說，你們見過面了？」

蒼老聲音道：「笑話，朋友豈有不見面的道理？」

桑老太看了朱翠一眼，一臉憤怒的道：「這麼說越加的不能留她活命了，好吧，老鬼，看你的面子我不出手，由你自己動手好了！」

「放屁！」那人粗魯的罵道：「妳把我看成什麼人了？我剛才不是跟妳說過了麼，她是我新交的朋友，有我在，妳休想對她不利，走妳的吧！」

桑老太臉上表情是怒極了，一連變了好幾次顏色，却强自忍着，想是知道對方的不易招惹，可是一口氣却是無論如何嚥不下去！

「老鬼！」她聲音氣得發抖：「你這一輩子落成了眼前這樣，還不够慘的？怎麼還想一錯再錯，再錯一次妳可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哼……」

聲音裏充滿了凄凉意味，却並無憤怒之情：——

「老婆子別只顧說我，妳也比我好不了多少，這幾句話正是我要奉勸妳的！」

桑老太笑了兩聲道：「你眼花了，眼前這個丫頭留不得，她知道得太多了！」

「我偏要說她留得，老乞婆，喪天害理的事作不得，」蒼老聲音道：「看我面子，妳就高抬貴手吧！」

桑老太似乎被這幾句話，勉强打消了一番盛怒，只是還有些不太甘心！

「要是我不給你面子呢！」

說話時，桑老太那雙眸子頻頻在前面草地裏搜索着，想是在搜索對方確切藏身之處。

「妳最好還是給我面子的好！」

聲音裏顯示着那人的自信：「妳雖然練成了無敵罡氣，但是要想拿來對付我，還差的遠，不信妳就瞧瞧！」

話聲一頓，立刻傳過來一陣輕噓之聲，當此寒夜這種聲音一經入耳，眞有點令人心驚胆戰！

朱翠一直在冷眼旁觀，她雖然仔細的觀察着四週左右，却是怎麼也找不着這個人藏在那裏！

眼前隨着像是這人所發出的輕噓之後，只見籐蘿花架上的花葉，紛紛四下離枝飛濺，散落了眼前一地都是！

桑老太目睹之下，一時呆若木鷄！

「怎麼樣！妳自信能勝得過我這一手古墓陰羆，便可放手一試，要不然妳還是賣我這個面子的好！」

桑老太聆聽之下，才似忽然驚醒模樣，凌笑一聲道：「我們也算是多年的隣居了，就賣個面子給你吧，不過我先告訴你，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說罷忿忿的瞪了朱翠一眼，倏地向後

退出，但見她肩頭輕幌，有如輕烟一縷，頃刻間便已消逝無踪！

朱翠目睹之下，心裏着實吃驚，姑不論暗中發話人如何了得，只看這個桑老太，已是她生平罕見的高手，眼前情形，設非是暗中這個怪人自己緩頰，只憑自己絕非是她對手！

心裏盤算着此番性命得失，不禁猶有餘悸！

「用不着害怕了，她已經走啦！」

聲音仍然來自草叢——「回房去見面再說！」

朱翠猶豫一下點頭道：「多謝相救，你老莫非就是那個斷……」

她原想說出「斷腿怪人」四字，話到唇邊，發覺不妥，連忙止住！

「不錯，我就是，我就是那個斷腿的老鬼……赫赫！」

最後的兩聲笑，含蓄着無比凄凉：「這裏是桑老婆子的地盤，回頭她又要來惹厭，還是進去再說吧！」

朱翠自見他三言兩語，即能見頑强如桑老太般的敵人却退，足見其大非尋常，加以他離奇的身世，卒使朱翠不得不對他油然生敬！

當時聆聽之下，向發聲處抱拳道：「遵命！」遂即施展輕功，向來時一般踏荷凌波，刹時間來到了居住樓閣！

推門進入，大吃一驚——

敢情客人先已經到了。

暗淡的燈光下，那個蓬頭散髮，滿臉于思的斷膝老人，敢情已然在坐！

入目相對之下，朱翠由於過於驚慌，一時楞在了當場，竟然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

斷膝老人現出了一片陰森：「怎麼，妳眞當我是個鬼麼？」

朱翠一驚之下，這才發覺自己神態失常。

「我……」朱翠後退了一步，吶吶道：「對不起……我只是沒有想到你老人家來得這麼快！」

怪老人一笑道：「這還罷了，坐下說話吧！」

朱翠這時心情略定，加以雙方已經有過兩次交談，倒也頗能自持。

當時點點頭坐下來，又站起來道：「你……要喝點什麼？」

「酒！」

說話時，這個怪人的一雙眸子，早已直直的看向案上的酒罇子——

「好極了，這些酒，可是爲我預備下的？」

「對了！」朱翠一面走過去斟酒，回過頭瞅着他：「你怎麼知道？」

「哈——」怪老人仰起下巴，笑了一聲：「妳是一個小姑娘，喝不了這許多酒的！」

酒遞來了，他接過來，仰首喝了一大口。

「好酒——」一雙閃爍的眸子在朱翠身上一轉：「眞是個好孩子，只爲了這個就不枉我對妳另眼相看——妳坐下來，今夜我的興緻很高，我們好好談談！」

怯意盡去，剩下來的，只是無限的好奇——

朱翠在一旁坐下來，打量着他，微微含笑道：「我已經大概猜出來你一些身世，你可要聽？」

怪老人又灌下了大口酒：「說吧！」

朱翠道：「第一，我猜出你姓單！」

怪老人正自仰首，聽到這裏忽然停住，頓了一下，咕嚕！又灌了一大口——

「誰告訴妳的？」

「沒有人告訴我！」朱翠得意的笑着：「把幾件事情連貫在一起，一想也就明白了！」

「不錯，嗯！算妳猜對了！」

放下了酒盞，他舐了一下唇：「再來點怎麼樣？」

朱翠點頭道：「可以！」

一面說着，她又爲他斟上了滿滿的一盞——

「我知道你的酒量很好——可是酒能誤事——」朱翠盯着他道：「不要忘了，當年你這一雙腿是怎麼斷的！」

她記得方才青荷所說，一時脫口而出，不意這句話有如一根尖銳的鋼針，一下子扎進了對方心裏！

怪老人仰首喝了一半，忽地中途頓住了！

——他臉上一刹間帶出了極爲忿怒的表情，突地一抖手，將手上青花瓷盞，隔窗打了出去，「噗通！」落入水池之內！

「有理——不喝了！」

朱翠想不到他性情如此剛烈，倒頗爲後悔有此一說！

怪老人臉上閃現出費解的神色，直直的注視着朱翠道：「妳怎麼會知道……這些……？」

朱翠神秘的一笑道：「你先靜一下，聽我說，看看我猜想的是否全對？」

「妳說吧……」他顯然已經迷惑了。

朱翠吶吶的道：「第一我知道你出身『金烏門』，算起來你應該是當今金烏門的第二代掌門宗師！」

怪老人「唔！」了一聲，緩緩仰起頭來——

「嗯嗯……金烏門……第二代掌門……宗師……」

「你可想起來了？」朱翠提醒他道：「現在金烏門的掌門人白鶴高立，其實只是你的師弟……對不對？」

怪老人緩緩點了一下頭，臉上表情撲朔迷離。

朱翠道：「外面傳說，白鶴高立圖財害命，暗中殺害了你，却沒有想到你竟然還會活着！」

怪老人臉上忽然現出了幾許陰森：「小姑娘，妳果然知道得不少，怪不得桑老婆子要殺妳……」

朱翠道：「那只是她的愚昧，其實我，她，連你在內，我們應該同仇敵愾，我們的遭遇其實大同小異！」

怪老人微微點頭道：「妳的眼睛已經告訴了我，妳說的是眞話，說下去，我喜歡聽妳說話，妳的聲音尤其悅耳好聽！」

「謝謝你！」朱翠一笑道：「也許你還不認識我！」

「妳是公主……」怪老人那雙眸子在她身上轉着：「爲什麼他們要稱呼妳是公主……？」

「因爲……」朱翠平靜的看着他道：「我不幸出生在一個被稱爲『王族』的家庭裏……」

「啊！」老人那雙眸子微微收斂着，但內含的精芒，却益爲逼人：「這是一般人夢寐以求而不可得的事，爲什麼妳却用『不幸』這兩個字來形容自己……？」

朱翠微微苦笑着道：「你問得很好，那是因爲我所出身的王族給我帶來不幸的遭遇與苦難……」

「嗯！」老人點點頭道：「這麼說我明白了……難道安化王朱寘鐇是妳的……父親？不……會吧！」

朱翠點點頭道：「他是我的伯父！」

「這麼說妳父親是……？」

「鄱陽王朱葆辰！」

「噢——我明白了……」

怪老人連連點着頭道：「我知道了，當今的皇帝，還是厚照那個小孩子？」

「他已經不算小了，今年也有三十歲了！」

「這麼說！他已經當了快十五年的皇帝了……」

朱翠咬了一下牙齒道：「他是一個昏君……我恨死他了！」

怪老人微微點了一下頭，道：「大明江山的這幾個皇帝，說起來簡直都不是材料，比較起來，上一代的孝宗還算是好的了……」

說到這裏，他微微的嘆了口氣，顯示着他如今雖是落得如此凄慘境界，却也並沒有忘懷江山社稷！

「宦官當政，皇帝隨喜怒亂殺人，這種事前朝屢見不鮮，你父親不用說也定是遭遇奇慘了！」

朱翠冷冷的點了一下頭道：「我聽說他老人家已經死了！」

「嗯！」怪老人點着頭道：「我風聞不樂島上來了貴客，是一對母子……被高立軟禁着不許離開——」

「那就是我的母親與弟弟！」

「這我就明白了……」怪老人連連點着那顆大頭：「現在，他們終於又抓住了妳——」

朱翠點點頭道：「我很想我母親！」

「當然……」怪老人冷笑道：「妳非去不可——他們這一手的確很厲害……只是等妳到了島上……妳就會覺得除非聽憑他們的擺佈之外，妳沒有一點辦法……厲害……」

朱翠冷冷一笑道：「我不會就此甘心的！」

老人看了她一眼：「小姑娘……那時候就由不得妳了……島上的情形怎麼樣，妳是不會知道的，我最清楚，不要說妳是一個人了……就是一條魚，只怕也游不出去！」

「眞有這麼厲害？」朱翠驚訝的道：「我簡直難以想像……難道說島上的人從來沒有一個逃出來過？」

怪老人搖搖頭道：「據我所知，確是沒有……當然，除了我以外！」

朱翠心裏雖然想到了海無顏，却沒有說出來，因爲這是一個到目前爲止還不爲外人所知的秘密！

「難道你老人家是逃出來的？」

「誰說不是……？」

怪老人臉上顯示出微微的笑：「對他們來說，這眞是一個天大的隱秘……他們不會知道的，誰又能想到我這個老鬼歷經百刧，至今還活着？而且就活在他們身邊，在這裏，他們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我的眼睛！就像是妳！上天竟然會安排我見到了妳……」

朱翠一驚道：「你……你……有什麼打算？」

「我就是爲我的打算才活下去的！」

忽然他話聲一頓，倏地轉向窗外，冷笑一聲道：「妳已經聽了很久了，可以進來了！」

「正要拜訪——」

語聲一住，人影猝閃，一個白髮皤皤，身材略矮的老婆婆已站在了眼前——

朱翠猝然一驚之下，認出了來人正是適才與自己動手，幾欲要制自己於死命的桑老太，心裏一驚，驀地站起，閃身一旁道：「是妳——？」

來人桑老太雙手抱拳，向着朱翠拱了一下，道：「鄱陽公主不罪，老身這裏有禮了！」

朱翠怔了一下，還沒想到對方何以前倨後恭，一旁的單老頭子一聲怪笑道：「好——這叫不打不相識，小姑娘，桑老太婆給妳賠罪來了！」

朱翠這才弄清楚是怎麼回事，當下呆了一下，向着桑老太道：「不敢當……妳老請坐！」

桑老太重重一嘆，操着一口鄂省口音道：「我老婆子這幾年眞個是老了，還不如這個老怪物，連朋友敵人都分不清了……眞是該死，公主要是不原諒我剛才的魯莽，我老婆子那裏還敢坐下……」

一面說，猶自連聲嘆息不已！

朱翠一笑道：「老前輩這麼說，我便更不敢當了，快請坐吧！」

說時，閃身而前，親手摻扶她坐了下來！

這一次桑老太便不再堅持了。

「恭敬不如從命，我老婆子這就坐下了！」

一旁的單老頭嘿嘿笑道：「人家要是不給妳這個面子，我看妳老婆子這張臉往那裏放？」

桑老太看了他一眼，鼻中哼了一聲道：「我當是誰呢！敢情你這個老鬼今天也人模人樣的像回事似的——你不說話人家不會把你當啞吧賣！」

單老頭被她搶白了幾句，出乎意外的竟自揚聲大笑了起來！

這番笑聲，端是驚人。

朱翠還沒說話，一旁的桑老太已驚得站起道：「老鬼，你這是怎麼了，難道不怕別人聽見麼……？」

單老頭笑聲一頓，一雙眸子直直的視向桑老太道：「哼哼哼……這還要妳担心麼！」

桑老太道：「這附近雖無外人，青荷丫頭聽見了也是不好！」

「這還要妳來說！這個丫頭現在只怕作她的春秋大夢還來不及呢！」

這麼一說，朱翠才明白了——

「你老人家莫非點了她的睡穴？」

「那還用說！」單老頭搖幌着他那一顆大頭道：「不單單是她，裏裏外外的人，那一個我老人家都照顧到了——」

說到這裏看了桑老太一眼，一笑道：「別見怪，妳兒子到底年輕氣盛，所以我也順便照顧他了一下！要他多睡一會！」

桑老太楞了一下，臉上一紅道：「怪道我說他會睡得這麼死呢！原來是你這個老鬼施的手脚！」

說到這裏冷冷一笑道：「怎麼，難道你連我兒子也不相信了麼！」

「哼哼……這可難說……倒不是我信不過他，有些事不得防着一點！」

「胡說——我兒子有什麼好防的？」

「你兒子人品也許還算不錯，只是性情不定，再說這一陣子，我看他跟青荷那個小妮子似乎走得很近，你這個老乞婆平常昏昏沉沉，我看妳什麼都不知道……可要防着點呢！」

「什麼！」桑老太睜大了一雙三角眼：「你說我兒子跟青荷那個丫頭……？」

「不錯！難道妳還看不出來？」

「這……不會吧！」

「怎麼不會，這個園子裏，什麼事又能够逃得開我的眼睛底下？哼哼！」

單老頭眸子裏閃爍着精光道：「你兒子暗戀人家已不是一天半天的了！」

「這……」桑老太一時轉不過口，冷笑一聲道：「少年男女，彼此愛慕，理所當然——哼哼，我這個作娘的還沒說話，你這個老鬼又管的是那門子閑事？」

「閑事？」單老頭冷冷的道：「這個園子，甚至於整個不樂島，那一件事我不能管？妳那個兒子最近只顧談戀愛，我看對妳交待的功課反倒不當回事了！」

桑老太一楞道：「原來什麼你都知道了！」

「應該知道的我都知道了！」

桑老太頓了一下，冷笑道：「你倒說說青荷那個丫頭又那一點不好了，多了這麼一個人，對於今後大事豈不是好？」

單老頭搖搖頭道：「這只是妳的看法，我看那個丫頭心眼兒太活……雖然有反叛之意，却無反叛之心……這件事還要往後再看……爲了防她嘴上不穩，所以連帶着也要防妳那個寶貝兒子！」

桑老太嘴裏說「你太多心了！」，却未始不把他所說之話仔細的記在了心裏！

單老頭看了她一眼，叮囑道：「這件事我囑咐妳了，要是由於你兒子嘴上不穩，洩露了機秘，哼哼……我老頭子第一個可就饒不過他……」

桑老太冷笑了兩聲：「我兒子的事我自己會管，用不着你這個老鬼多事，有一天他要是做了對不起祖宗的事，我這個娘第一個放他不過！」

「好！」單老頭桀桀一笑道：「可惜我戒酒了，要不然爲妳這句話也應該浮上一大白！」

桑老太忽然發現只顧自己二人說話，把朱翠冷落一邊，不覺一笑道：「公主不要見笑，我跟這個老怪物是死寃家活對頭，半年也見不上一面，一見面就是不歡而散，他倚老賣老，我老婆子第一個就不會含糊他！」

單老頭桀桀笑着，這一次却是不再搶白！

朱翠道：「二位老前輩的身世，我已由青荷那聽了一個大概，想不到竟能在這裏見面，眞是太巧了！」

桑老太道：「不樂帮最近這幾年，越來越不像話，有些行爲簡直比打家刧舍的强盗還不如……我老太婆活着睜着這雙眼睛，就是等着看他們遭到報應的一天……等着看吧，他們快活不了多久了！」

單老頭哼了一聲，道：「只憑妳我這兩個老廢物，那是難成大事——」

說時眸子轉向朱翠道：「這副千斤重担，却在姑娘妳的肩頭上了！」

朱翠苦笑道：「憑你們二位前輩的武功，尚担憂難成大事，我又怎麼成呢！」

單老頭道：「不然——」

桑老太點點頭道：「老鬼說的不錯，這幾年我們挖空了心思，也難成大事，公主妳來了，情形就不一樣了！」

單老頭哼了一聲道：「妳倒說說看情形怎麼個不一樣法？」

桑老太瞪着兩隻三角眼道：「這個……我……你倒是說說看！」

單老頭搖搖頭道：「這個妳無須知道，眼前妳唯一可行的是好好在這裏呆着，時候一到，裏應外合，才可一舉將不樂島殲滅！」

桑老太嘆了一聲道：「時候一到，時候一到，這句話我聽你說了七八年了！」

單老頭道：「不會太久了……這幾年我也沒有白活，他們在島外的十七處踩子窰，我已經摸清楚了一大半——」

「噢！」桑老太精神一振：「老鬼——這話我可是頭一回聽你說過……你說什麼……？他們在島外有十七個踩子窰？這我可是不知道！」

朱翠心裏爲之一驚，「踩子窰」乃是一句黑道的速語，意思乃指的是「巢穴」之意。她懂——想不到不樂島勢力如此浩大，除了在島上龐大的基業之外，竟然在國內大陸設置有十七處分舵，其組織之龐大，誠可以想知了！

單老頭桀桀一笑，看着桑老太道：「現在知道還不算晚……我有一份名單要交給妳，該是我們下手的時候了！」

桑老太猛地站起來道：「你這個老……鬼，你怎麼不早說？……好好……是應該給他們點顏色看的時候了？名單呢！」

單老頭冷哼了一聲，道：「會交給妳的！」

說了這句話，他點點頭道：「我該走了！」

朱翠本想留他下來，無如這個怪老頭說走就走。

這一次不是像蛇那麼溜法，即見他兩隻手在椅子上霍地一按，身子箭矢也似的反穿了起來。

人影閃了閃，已消失窗外！

桑老太看着他離去的背影，微微嘆了口氣道：「老鬼這身本事，眞可說舉世無雙——只可惜他雙脚折斷，難以直立，要不然，哼，只怕高立也不是他的對手！」

朱翠亦感嘆道：「這位老人家眞是身世如謎，想不到雙腿殘廢之後，仍然有這樣的身手，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了！」

（未完）



正宗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破了飛鈸陣，直闖少林寺，剛入寺門，即遭八名和尚攔阻，不得再進，雙方劍拔弩張，正要動武，突一小沙彌傳方丈令諭，召見俞秀凡等人。俞秀凡偕五毒夫人與方堃直趨方丈室，謁見掌門人玄莊大師，綜論江湖大勢，力陳武林心腹大患必須剷除，並懇玄莊大師號召武林正義之士，合力剿滅造化城。起初，莊玄大師不以爲然，但終被俞秀凡說服。旋即召開長老會議，徵詢各長老意見，但席間玄方大師諸多阻撓，並且出言無狀，玄莊大師忍無可忍，乃命護法擒拿玄方大師付諸懲罰，但爲神木大師勸阻，玄莊大師迫得宣告散會……

摘奸蠹發伏　協力共匡扶

玄方大師冷冷說道：「識時務者爲俊傑，目下大勢已去，師兄何不辭了掌門之位，免得傷了和氣。」

玄莊道：「本座辭了掌門職位，何人接替本座？」

玄方大師道：「這不勞師兄費心，長老會自會決定。」

玄莊大師冷笑一聲，道：「如是本座不肯辭去掌門之位呢？」

神木大師道：「這就是掌門人你的不對了．你如不肯辭去掌門之位，豈不是藐視長老會麼？老衲既是長老會中的唯一上代遺老，自然要主持大義了。」

玄莊道：「迫我去職？」

神木道：「你用人不當，判事不明，如若還佔住掌門人的職位，豈不是要誤了全寺的僧侶麼？」

玄莊回顧了玄光一眼，道：「玄光師兄意下如何？」

玄光道：「貧僧之意，掌門人不能輕易言退，需知長老會權威雖重，但却從來沒有免去掌門職位的事。」

玄方冷冷接道：「每一件事，總要有個第一次。師兄此言，大背衆意。」

玄光怒道：「就算長老會免去了玄莊師弟的掌門之位，也不會由你頂替。」

玄方大師道：「小弟並無覬覦掌門職位之心，師兄不用含血噴人。」

玄光冷笑一聲，道：「寺中還有白雲前輩，何不請他說一句話？」

玄方道：「白雲師伯不是長老會中人，如何能夠出席長老會議？」

玄莊歎一口氣，道：「神木師叔，本座不會辭退，師叔又準備如何呢？」

神木冷笑一聲，道：「你輕藐長老會，依戒規應該擒交戒持院，聽候裁決。」

玄莊還未來及答話，忽見屏風後轉出一個身佩長劍的英俊少年。

他是俞秀凡。緩步行入塲中。

對俞秀凡的出現，羣僧並未表現出驚訝之色，似是此事早已在預料之中。

神木望了望俞秀凡一眼，道：「掌門人，這一位小施主是何許人？」

俞秀凡道：「區區麼，俞秀凡。」

玄方大師道：「閣下就是率衆夜闖少林寺，勾結本寺掌門人的俞秀凡？」

俞秀凡道：「大師不覺着說得太重麼？」

玄方冷冷說道：「掌門人，這位俞施主，怎會隱藏在方丈室中？」

玄莊大師道：「這沒有什麼好奇的，飛鈸大陣，都攔不住別人，人家衝進了方丈室，我就讓他們進來了。」

玄方冷笑一聲，道：「不是掌門師兄勾結他們來的麼？」

玄莊大師淡淡一笑，道：「玄方師弟，你已經對本座污蔑很多，多幾句，本座也不放在心上了。」

玄方冷笑一聲，道：「掌門師兄，不覺着這些話太過牽强嗎？」

玄莊大師道：「他們來得很光明，經過了很多關，才進入了方丈室中。」

玄方道：「如若掌門人大公無私，爲什麼不在大雄寶殿接見他們？」

玄莊大師道：「你說我存有私心，究竟私心何在？」

玄方道：「這個，小弟就不知道了。」

玄莊道：「師弟既然不知，那就不該信口雌黃，欺騙大家。」

玄方大師道：「掌門人，你勾結外人之事，可以暫且不談，但造化城之事，不得不作個決定！」

玄莊大師道：「我已經宣佈長老會議暫時停開，你們一定要開，那是你們的事了。」

玄方大師道：「掌門人不主持長老會議，但你是否承認長老會的決定呢？」

玄莊道：「此事，目下不便答覆，等我看到了你們的決議之後再說。」

玄方大師道：「小弟可以代表長老會，告訴掌門人一件事。」

玄莊大師道：「什麼事？」

玄方大師道：「掌門人已經被免除了掌門職位。」

玄莊大師淡淡一笑，道：「玄方，長老會可會決議，由何人接掌我掌門之位？」

玄方道：「小弟。」

玄莊道：「玄方師弟，你狐狸終於露出了尾巴了。你處心積慮，就是要謀佔這個掌門之位。」

神木大師接道：「這是長老會的決定，和玄方無關，你先背棄了長老會，自然不能怪我們背棄你了。」

玄莊大師道：「師叔說的是，長老會既然決定了免去本座掌門之職，本座自然是應該接受。」

玄方道：「師兄，識時務者爲俊傑。」

玄莊大師冷笑一聲，道：「可惜的是，在此情景之下，本座無法接受。」

神木點點頭，道：「想當然耳！但會商已定，回天乏力，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了。」

玄莊大師道：「如是我堅拒不認呢？」

神木大師冷冷說道：「老衲受長老會的委託，擒你交付恃戒院中定罪。」

俞秀凡突然接口了，道：「人說少林寺爲武林道上的泰山北斗，但以在下的看法，却是傳言失實了。」

神木大師道：「這是少林派中的家務事，不用外人插口。」

俞秀凡接道：「在下眼不見爲淨，也就算了。但給在下碰上，那就只有非管不可了。」

神木師緩緩站起身子，道：「施主太過自負了。」

俞秀凡道：「在下倒不覺得，請明示。」

神木大師道：「插手別家的事，只怕很難叫人容忍。」

俞秀凡道：「正如大師適才所言，有些事，是非要容忍不可的。」

這時，神木大師已然欺到了俞秀凡的身側了。

兩人相距也只不過是三四尺遠。

俞秀凡右手緊握劍柄，雙目盯注在神木大師的身上。

神木大師看了俞秀凡握劍的姿勢一眼，停了下來，未再向前欺進。

顯然，俞秀凡握劍的姿勢、手法，使他心中有所警惕。

玄方突然一側身，道：「殺鷄焉用牛刀，這件事，由弟子出手就是。」

其實，他早已蓄勢待發，口中說話之時，右掌已然遞出！

俞秀凡右手握劍未動，左手拍出一掌，硬接下玄方的掌勢。

雙掌相觸，響起了一聲蓬蓬大震。

俞秀凡被震得向一側橫跨了兩步。

但玄方也未佔光，也同時被震得向後退了一步！

神木大師突然一伸手，身子隨着向前伸出的手臂，忽然間飛了起來，疾如流星一般衝向俞秀凡！

俞秀凡右手緊握的劍柄，一直準備對付神木大師。

但見寒芒一閃，一片劍光，繞身而起！

神木大師但覺俞秀凡全身都爲劍光籠罩，竟然無處下手！

他武功之高，已到了收發隨心之境，倏忽前進，但在一吸氣間，人又退回了原處。

俞秀凡橫劍當胸，冷笑一聲，道：「兩位大師配合得很好啊！」

神木大師只覺臉上一熱，道：「施主左掌、右劍，似也到了爐火純青之境。」

他究竟是有身份的高僧，對俞秀凡這等獨拒兩人的攻勢，心中佩服異常。

俞秀凡道：「大師誇獎了！」

玄莊大師眼看神木大師用出了少林寺中十二種絕技之一的「飛龍手」，心中暗道：糟了，俞秀凡非傷在神木大師的手中不可。

心想救援，已是不及。

他定力深厚，雖然心中震駭不已，但却忍下來未叫出聲。

出人意外的是，俞秀凡以閃電一般的拔劍速度，封住了神木大師一招飛龍手。

少林寺在塲的羣僧，個個都心中震動了一下。

玄方一皺眉道：「師叔，這人對師叔無禮，看來是饒他不得了。」

言中之意，是暗示神木大師，施展殺手一擊取對方之命。

神木大師表情嚴肅，緩緩由項上取下了一串佛珠。

玄莊大師臉色一變，道：「師叔，不可施下毒手！」

俞秀凡心中暗道：百弩齊發，我都能避得開，何況這一串佛珠。

但見玄莊神色鄭重，倒不好出言反駁。

神木大師冷笑一下，道：「少林寺從未受過這等奇恥大辱，如若不把此人毀在寺中，不但師叔的一生英名盡付流水，少林寺亦將難洗此汚點。」

玄莊大師道：「師叔，就算咱們要對付俞秀凡，也應該用一些光明正大的手段，如若用佛珠傷人，豈不是有失咱們少林寺的氣度和榮譽？」

神木大師臉上微變，道：「掌門人的意思，是要老衲憑仗眞實的武功勝過俞秀凡了。」

玄莊大師冷冷一笑，道：「如若師叔還願

替少林寺留下一些面子，那就不妨用些光明的手段，對付兪秀凡。」

神木大師道：「玄莊，你已被長老會免去了掌門之職，只是你自己不肯承認長老會的決議罷了。」

玄莊大師只氣的全身微微抖顫，但他究竟是有道高僧，還能忍下未言。

兪秀凡突然向前行了兩步，一拱手，道：「大師，兪某有一事請教。」

神木大師道：「什麼事？」

兪秀凡道：「造化城中，隱藏了無數高手，眼前就要發動一場血腥風雨的江湖大刦，貴寺是領導武林同道的盟主，不思挽救這一場浩刦，却還在自相爭權奪位。」

神木大師道：「這是我們少林寺中事，和施主何關？實在用不着你來插手。」

兪秀凡道：「在下不是插手，在下來自造化城。」

玄方大師突然接口說道：「兪秀凡，玄莊師兄爲你閣下的挑撥，已經失去了掌門之位，少林寺不會相信聳聽危言，我們也不會受你們挑撥，先當銳鋒，讓別人坐收漁利。」

兪秀凡道：「如若人人都有大師這等想法，造化城主可以兵不刄血，就統馭江湖了。」

玄方大師道：「兪施主可以率領着用毒高手，不惜以命作注，衝入少林寺中，爲什麼不率領這批人手，和造化城主決一死戰呢？」

兪秀凡道：「我們願爲前驅，但要少林出面召集各門大派，共禦强敵。」

玄方道：「閣下已把信息傳入了少林寺中，此刻已經沒有你的事了，殺死本寺中僧侶的事，我們也可以不予追究，你們可以走了。」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大師，我們既然來了，就得把事情辦妥。」

玄方道：「兪少俠可是想威脅本寺麼？」

兪秀凡道：「談不上威脅，在下等千辛萬苦才找上了少林寺，如若不把事情辦個明白，那豈不是完全白費精神！」

玄方大師道：「你要我們答允什麼，乾脆把條件說出來吧！」

兪秀凡道：「第一，我們要貴寺答允對抗造化城主。」

玄方道：「既有第一，想來也必有第二的了。」

兪秀凡道：「第二麼，你們不能免去玄莊大師的掌門之位。」

玄方怒道：「兩個條件，我們一個也不能答應。」

兪秀凡點點頭，道：「我明白了，少林寺僧衆已受蒙蔽，寺中的一些所謂高僧，如閣下這等長老階級的人物，心懷叵測，早已和造化城中勾結，只知謀圖個人名利，把少林聲譽，江湖正業，抛諸九霄雲外了。」

玄方道：「施主，血口噴人，羞罵貧僧，不知是何用心？」

兪秀凡道：「除你之外，還有那位神木大師，以及和你們站在一邊的少林長老。」

玄方哈哈一笑，道：「施主，一篙打盡一船人，少林寺中最權威的長老會，被你罵的一文不值了。」

兪秀凡冷冷說道：「用不着挑撥，玄莊大師莊嚴、公正，不但身受少林寺中的弟子擁戴，而且也受着武林同道的敬重。

凡是參與逼退玄莊大師辭去掌門之位的人，都是少林寺中的叛徒，武林中敗類。」

這幾句話說的很重，神木大師和身後羣僧，個個都聽得臉色大變！

但除了神木大師和玄方大師之外，都緩緩的垂下了頭。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你們都覺得慚愧了，是麼？既然知道慚愧，爲什麼還要聽從玄方和神木的指使？」

垂首羣僧，似都是有苦難言，面面相覷，但却無一人開口。

兪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亡羊補牢，時猶未晚。如若你們都還有慚愧之心，現在，還來得及改變。」

神木身後羣僧中，突然有一個大步行了過來，直到玄莊大師的身前，突然跪了下去，道：「小弟玄慈，向掌門人領罪！」

玄莊大師合掌當胸，低喧了一聲佛號，道：「過而能改，仍屬完人，師弟請起吧！」

玄慈大師一拜起身，道：「多謝掌門人的恩典。」

玄莊一揮手，玄慈退到了掌門人的身側。

兪秀凡道：「是非自在人心，諸位大師都是有道高僧，想來心中早已把是非分得清清楚楚了。」

不容兪秀凡把話說完，玄方大師已搶先說道：「玄慈，你忘記了你的誓言了麼？」

玄慈道：「沒有忘記。」

玄方道：「既然還記得所立之誓言，你還敢不守誓約？」

玄慈莊肅的說道：「如若我眞的會違背誓約而死，貧僧寧願立刻死去。」

玄方大師道：「你會的！」

提高了聲音喝道：「你立下什麼誓言，記得麼？」

玄慈道：「如有違背誓言，立刻暴斃。」

玄方大師哈哈一笑，道：「玄慈，懸崖勒馬，還來得及。」

玄慈道：「脫去臭皮囊，魂登西天上，貧僧不會再受死亡威脅了。」

玄方大師突然反手一拍，鏘的一聲，一聲脆響，傳入耳際。

說起來眞有些不可思議，那一聲脆響入耳，玄慈突然蹲了下去。

第二聲脆響，接連傳出。

玄慈大叫一聲，仰臥於地，七竅流血，氣絕而逝。

這變化，來得太突然，兪秀凡和玄莊大師，眼看着玄慈死去，却無法解救。

玄莊大師呆了一呆，道：「玄方，你用的什麼手段，傷了玄慈？」

玄方冷冷說道：「他立下了毒誓，自己又不肯遵守，所以應了誓言。」

兪秀凡道：「哼！故弄玄虛！」

玄方大師道：「好好的玄慈，突然死去，兪少俠又如何解釋呢？」

兪秀凡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但聞一個女子聲音，接道：「這不是什麼難事。」

說話的是五毒夫人，緩步行了出來。

玄方一皺眉頭，道：「女施主是……」

五毒夫人接道：「湘西五毒門的五毒夫人，閣下聽說過吧？」

玄方道：「女施主聲名狼藉，想不到竟然也和敝掌門人，勾結在一起。」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當今武林之中，人人都知道我會用毒，所以，我的聲名不好。但大師用毒之能，不在我之下，可怕的是，却沒有人知道。」

玄方道：「少林寺正大門派，貧僧怎麼會用毒？」

五毒夫人指着玄慈的屍體，道：「這一位大師，就死在奇毒之下。」

玄方大師道：「女施主信口胡言。」

五毒夫人接道：「這是造化城主的把戲，想不到竟然傳到了少林寺中來了。」

玄方臉色一變，道：「妳含血噴人。」

五毒夫人笑一笑，接道：「玄方，有一種毒，人服了之後，聽不得金玉相擊之聲，如若我沒有說錯，你袖中藏有金、玉之器，金玉互撞，其聲鏘鏘，中毒人會立刻毒發而死。」

舉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緩緩接道：「玄方，別忘了，造化城主的用毒手法，大半出於我手，你這套把戲，是班門弄斧，孔夫子門前賣詩文了。」

玄莊點點頭，道：「女施主，這麼說來，玄方的確早已和造化城主有勾結了。」

五毒夫人道：「在他們未耍出這套把戲之前，賤妾還不敢妄言，如今事實俱在，那是鐵證如山了。」

玄莊神情冷肅道：「玄方，你還有什麼話說，少林待你不薄，貴爲長老會中一員……」

玄方冷笑一聲，接道：「玄莊，你已經被免去了掌門之位，還有什麼身份，來干涉到本座的事？」

玄莊大師微微一笑，道：「玄方，你是什麼身份，敢這般自稱？」

玄方大師道：「如若說，我已經長老會的商決，接掌了少林寺門戶，你可服氣？」

玄莊大師搖搖頭，道：「玄方，你勾結造化城主，謀害玄慈師弟，罪無可逭，你還有什麼可以解說的？」

玄方大師道：「我用不着向誰解說。」

玄莊厲聲接道：「孽障！事實俱在，你還敢如此猖狂？」

他口中雖然聲色俱厲，但却一直未下令出手。

原來，玄方一方，人手衆多，還有神木大師爲助，所以，玄莊不敢輕易下令出手。

玄方大師這面，也覺着玄莊大師在少林寺仍然很具人望，長老會就算已革除了他的掌門人身份，但還未公告出來，少林寺中僧侶，還不知道這件事，對少林寺中僧衆，他仍然具有着掌門人的威嚴。

他們担心一旦動手，會引起少林寺僧衆的抗拒。

另一個顧慮是玄莊大師的造詣，五年以來，玄莊大師常常閉關，長則一月，短則七日，他本是寺中最忙的人，但他却擺脫了寺中的雜務，常常閉關靜修。

似乎在五年以前，他已感覺到了什麼。

兪秀凡等人，也是玄方這面顧慮的原因之一。

這就是雙方雖都在極度的衝動之下，但仍能保持了相當的節制。

玄方快步行到神木大師身側，低聲道：「師叔，玄莊似是早已有備，咱們應該如何處置呢？」

神木大師低聲道：「先下令封鎖方丈室，不許其他的僧衆接近。」

玄方點點頭，道：「兪秀凡這班人……」

神木大師道：「卽調派十二金剛來對付他們。」

玄方道：「玄莊呢？」

神木大師道：「由老衲對付，你和幾位長老，對付玄莊的隨身護法。」

玄方得到了指示，胆氣一壯，道：「法雷何在？」

一個中年僧侶，突然由外面行了進來，遙遙一合掌，道：「弟子在此。」

玄方大師道：「傳十二金剛進來，你率領其他的人封鎖方丈室，不許有人接近。」

法雷應了一聲，轉身而出。

玄莊笑一笑，道：「玄方，你們早有準備了？」

玄方道：「談不上什麼準備，不過，對兪秀凡等一班人很不放心，不得不稍作安排。」

玄莊大師道：「玄方，事到如今，你竟還不肯認賬，你這人不僅是陰森奸險，而且還無比虛詐，無可救藥了。」

玄方大師雖然臉厚，也不禁臉上一熱，道：「其實，就算我承認了早有預謀，你又能如何？」

玄莊大師點點頭，道：「好！這還算有一點英雄氣概。」

語聲一頓，接道：「記得五年之前，有人告訴過本座，說你訓練了十二金剛，想不到竟是十分眞實的事。」

玄方大師道：「你很快就可以看到他們，小弟相信，師兄看到他們之後，定然十分的驚奇。」

玄莊道：「有這等事麼？」

對話之間，十二個僧侶，魚貫行了進來。

這十二個僧侶的年紀不大，都在三十歲左右。

玄莊大師看清楚了來人之後，不禁爲之一呆。

敢情這十二個僧侶，都是法字輩中的優秀弟子，其中半數，都是玄莊寄望很深的人。

也是被玄莊看中的人。

這些人，二十年後，可能都是少林寺中最當權的僧侶。

突然間，玄莊有着心疼的感覺，他悲痛下一代秀優的弟子，爲什麼都會被玄方收羅旗下，爲什麼甘願作出了背叛少林寺的事情。

玄方哈哈一笑，道：「「師兄，是不是有些意外的感覺？」

玄莊點點頭，道：「確是有點意外，但老衲覺着很奇怪。」

十二金剛緩緩散開，隱隱間採取了一種合圍之勢。

玄方道：「師兄，有什麼不解之處，不妨請問。」

玄莊大師道：「這些人的身上，可受着禁制麼？」

玄方道：「沒有。他們都很好。」

玄莊大師道：「那怎會受你所惑？」

玄方道：「他們現在都在師兄的面前，你爲什麼不問問他們？」

玄莊點點頭，望着平日最爲喜愛的一個弟子，一招手，道：「法靜，你過來！」

法靜只微一抬頭望了玄莊一眼，人却肅立未動。

玄莊大師有着身受重擊的感覺，頓感一陣目眩。

玄方却淡淡一笑，道：「法靜，過去啊，玄莊師伯叫你。」

法靜緩步行到了玄莊身前。

平日他最是多禮，此刻却木然不言，連手也未拱一下。

强忍着激動的心情，玄莊緩緩說道：「法靜，你還認得我麼？」

法靜道：「認識。」

玄莊道：「我是誰？」

法靜道：「過去的掌門人，玄莊師伯。」

玄莊道：「過去的掌門人？現在的掌門人又是誰？」

法靜道：「現在掌門人是玄方師叔。」

玄莊道：「你好學不倦，經文、武功造詣都很不錯。」

法靜道：「師伯誇獎。」

玄莊道：「你現在似乎是完全變了。」

法靜道：「弟子倒不覺得。」

玄莊沉聲道：「你們十二人，都是法字輩的弟子，和他人有何不同，爲什麼要自稱十二金剛。」

法靜道：「十二金剛，並非憑口稱述，師

伯不信，何不考考弟子們一下？」

玄莊道．「好大的胆子．」

玄方冷冷接道．「師兄，你應該巳經感覺到，你在寺中的人望，巳然低到何等地步，雖然讓出掌門之位，實也沒有什麼好感慨了．」

玄莊點點頭，道．「還不算太晚．」

玄方接道．「還不算太晚？師兄還能耍出什麼花招？」

玄莊大師淡淡一笑，道．「玄方，你在少林寺中，不止建立十二金剛這一股力量吧？」

玄方道．「少寺中的僧侶，我們至少巳控制了一半．還有一半，雖然沒有受我控制，但我相信，他們會被多數征服．想想看，你還有好多人？」

玄莊神情出奇的平靜，合掌當胸，低聲祈禱道．「我佛有靈，爲了少林寺的前途、傳統，弟子要開殺戒了．」

他神情莊嚴，自具一種威力，玄方、法靜雖然距離他不遠，但却不敢暗施攻擊，反而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了一步．

回顧了玄光等身後僧侶一眼，玄莊緩緩說道．「你們都向後退開一些．」

玄光接道．「懲治叛徒，我等亦有責任，掌門請先下令，我等願爲先驅．」

玄莊道：「你們身中奇毒，不宜和人動手，退到一側休息去吧！」

想到玄慈之死，玄光等爲之愕然，緩緩向後退去．

兪秀凡突然說道：「請問大師，咱們可否挿手？」

玄莊道．「可以．貧僧重整少林寺的規法之後，自會盡出全力，和造化城一決勝負．」

目光一掠五毒夫人，接道．「貧僧還要請問女施主一事．」

五毒夫人道．「大師吩咐！」

玄莊道：「請看他們是否也中了毒？」

五毒夫人道：「你是說這十二金剛麼？」

玄莊道：「是，這些人都是少林寺中下一代優秀人物，爲什麼會甘願爲人所用？」

五毒夫人道：「大師如若留心一些，就可以從他們的眉宇間瞧出一點端倪出來．」

玄莊大師道：「這個……老衲怎能的瞧不出來．」

五毒夫人道：「他們雙眉之間，隱隱泛起了一層黑氣，那就是中毒之徵．」

玄莊道：「多承指點．」

五毒夫人道：「略一效勞而巳，算不得什麼．」

玄莊大師提高了聲音，道．「法靜，你們都聽到了吧？你們個個都身中奇毒，爲什麼還甘願爲人效命，我再給你們一個機會，能夠立刻回頭的人，既往不究．」

法靜搖搖頭，道：「玄莊師伯，不用想說服我們了。就算我佛現身，舌粲金蓮，也無法使我們聽你令諭．」

玄莊道：「法靜，你神智清明麼？」

法靜道：「清明得很。」

玄莊道：「既然你神志淸明，難道你連是非也不能分辨了麼？」

法靜苦笑一下，道．「不但是我，十二金剛中人，沒有一個會爲師伯說服，你不用枉費心機了。」

玄莊厲聲說道：「難道你們還敢和我動手不成？」

法靜道．「爲什麼不敢？」

兪秀凡一閃身，道．「大師，請留下精神，對付主腦人物，對付十二金剛，由我兪某代爲效勞如何？」

玄莊道．「兪少俠，十二金剛，都是本寺中優秀的人才，你要多小心了．」

兪秀凡道．「在下知道．」

玄方哈哈一笑，道．「法靜，你們一齊出手，對付這等狂徒，用不着和他們客氣了．」

兪秀凡道．「對了！十二金剛同行同現，想來巳煉成了合搏之術，諸位一起上，既可發揮出合搏的威力，兪某也可以省一點事了．」

法靜沒有講話，一揮手，忽然間，寒光閃動，四把戒刀，分由四個方位攻了過來。

十二金剛中，四個人出了手。

兪秀凡只見戒刀來勢，巳知不是好對付的人物，長劍疾轉，閃起了一片護身劍幕．

嘡嘡兩聲金鐵交鳴，封開了兩柄近身戒刀，閃避過了另外兩柄戒刀。

兪秀凡人雖脫圍而出，但內心之中却凜駭不巳。

四個僧侶手中的戒刀沉重，力道强猛．

兪秀凡硬接了兩刀，幾乎被震破了護身的劍幕，幸得他出手極爲小心，未硬接另外兩柄戒刀的攻勢。

如果他單劍硬接下四刀攻勢，必將傷在了刀下。

心中念頭還未轉完，忽聞金風破空，另外四柄戒刀，疾如閃電一般，又一次合圍而至。

一樣的方位，一樣的角度，四把刀封住了八方去路。

除非硬接一刀之外，別無脫圍之法。

但這一次，兪秀凡接下了一刀攻勢，運劍全力反擊，人隨劍衝了過去。

嘡的一聲金鐵大震，一僧被阻，手中的戒刀也被封震開去．

兪秀凡就借那一剎空隙，閃身而去．

但他忘了四僧也有了上次的經驗，戒刀落勢奇快，兪秀凡人雖脫圍而出，但覺背上一涼，三道寒芒，掠體而過。

兩刀劃破了身上衣服，一刀中背，劃傷肌膚，鮮血湧出，片刻間濕透了一半衣衫．

傷得不輕，幸好的是還未傷到筋骨。

但兪秀凡身上的一件青衫，却劃了三個大口子。

五毒夫人一皺眉頭，道：「兪少俠，傷勢如何？」

兪秀凡吸一口氣，道．「傷不不太輕，但在下還忍得住．」

第三次波勢，包括了法靜在內，巳佈成了出手的陣勢。

但却停下來沒有出手．

玄莊大師雙眉軒動，沉聲說道．「兪施主這一陣讓給老衲．」

但見人影閃動，無名氏、金釣翁、冷萍、湯蘭，全都疾掠而至，各執兵刄、暗器，監視着十二金剛．

兪秀凡道．「大師！在下有一句話，不便出口。」

玄莊大師接道．「但說無妨．」

兪秀凡接道．「他們合擊的刀法，非常凌厲，除了以牙還牙之外，很難破解．」

玄莊大師道．「兪少俠的意思是……」

兪秀凡接道．「我怕傷了貴寺中人，不敢全力反擊。」

玄莊大師歎口氣，道．「兪少俠，事到如今，你不用顧慮這些了，施主傷勢不輕，由老衲擋一陣吧！」

兪秀凡道．「可以殺人麼？」

玄莊大師道：「可以。這些人巳經喪心病狂，不是少林門中人了．」

兪秀凡點點頭道．「有大師這麼一句話，在下就可以下手了。」

喝聲中，突然攻出了一劍．

但見寒芒一閃，疾如流星一般，攻向了法靜大師！

法靜右手一抬，戒刀突然閃起了一片寒芒，渾成了一片刀幕。

這一刀，頗具奇幻之變，亦有着兪秀凡那護身一劍的威勢．

但聞一聲金鐵交鳴，法靜右手的戒刀，竟把兪秀凡的一劍封開．

但見兪秀凡隨着那一刀的來勢，揮劍直進，攻向另一個僧侶！

這一劍之快，快的如流星閃光一般．

那僧侶還未來得及擧起手中的戒刀，劍芒巳然刺入了前胸．

那僧侶前胸中劍，但却未發出一絲呻吟，右手一抬，戒刀如電，迎頭劈了下來．

這一刀，來勢奇猛，也顯出了那和尙的慓悍．

兪秀凡一收劍勢，閃退開去，避過一刀．

那僧侶身子一顫，突然倒仆在地上．

十二個僧侶，死了一個，突然間整個的陣勢變化，也受到了影响．

兪秀凡閃開這一刀之後，突然迴劍倒刺，攻向了另一個僧侶．

十二金剛的陣勢，變化上稍受阻撓，兪秀凡的快劍攻勢，也得以從容發揮．

但見寒芒連閃，四個僧侶，又各自中了一劍．

十二僧侶排成的陣勢，至此完全失去了變作化用．

羣僧的陣法，雖然失去了作用，但却各自發揮了本身的武功．

只見刀光連閃，七八柄戒刀，紛紛攻了過來！

兪秀凡人隨劍走，穿行於一片刀光之中．閃轉的寒芒交替中，不時響起悶哼之聲．

鮮血在寒刄中迸射．

這是一陣很慘烈的搏殺，兪秀凡快劍發揮出了無比的威力，片刻之間，十二僧侶，全部中劍．

十二個和尙雖然全都中劍，但各人傷的部位不同，輕重不同．

顯然在羣僧戒刀快速的攻勢中，兪秀凡的出劍，也失去了固有的分寸、力道．

十二個受傷的僧侶中，有五個傷得很重，巳完全失去了再戰之能．

七個和尙，手中擧着戒刀，似是還準備再戰．

但却都站在原地，未立即出手，不知是巳被兪秀凡的快劍震懾，還是等待令諭．

片刻間，連傷十二金剛，不但玄莊大師看得心中敬佩，就是神木大師也爲之臉色大變．

玄方大師更是驚駭異常，神情茫然，不知該如何應付．

兪秀凡的劍緩緩擧起，擺出一個劍式，冷冷說道．「諸位如若覺着還有再戰之能，那就請出手！」

法靜似乎是十二金剛中領班，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兪秀凡不見羣僧出手，冷笑一聲，又道．「諸位受傷，殺之不武，但諸位如是無意和我動手，那就請閃開去路．」

法靜微微揮手，七僧緩緩而退．

兪秀凡的劍式，轉向了玄方．

玄方是識貨人，目光一掠兪秀凡擺出了的劍式，駭然說道．「驚天三劍！」

兪秀凡道．「玄方，你亮兵刄！」

玄方面色慘白，回顧了神木大師一眼，道：「師叔，這驚天三劍，可有破解之法？」

神木緩緩行了過來，道．「你閃開，我來應付．」

伸手拔出玄方佩帶的戒刀．

這不過剎那間的時光，神木巳越過了玄方，和兪秀凡保持了對峙之狀．神木的臉色很凝重，手中的戒刀，高擧過頂，兩道目光，不望兪秀凡却望在戒刀之上．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刀式，兪秀凡只看得茫然不解，也不敢輕易出手．少林寺中的長老，豈可輕侮．

這樣一個怪異刀式，完全脫出了刀法的規範、對敵的常情，這反使得兪秀凡不敢對他出手，

玄莊突然長歎一聲，道：「兪少俠，這是達摩九式中演化出來的伏魔一刀，兪少俠不可輕敵。」

兪秀凡心中暗道．他看也不看我一眼，怎知我幾時出手．

心中念轉，口中問道．「大師，他不看我，怎知我幾時出手？」

玄莊道：「他所執戒刀的斜度，有映反光，你一發動，他立刻可以由刀光的反映中看到你，揮刀還擊．」

兪秀凡抬頭看去，果然發覺神木大師手中擧着的戒刀，不停的轉動．

點點頭，兪秀凡緩緩說道：「多謝大師指點．」

玄莊大師道：「這一刀威力絕倫，決不是任何人所能抗拒．」

兪秀凡道．「大師，這伏魔一刀，可有破解之法？」

玄莊大師道．「這一刀，貧僧沒有學過，只知這一刀威力絕倫，但却不知道它的内情如何．」

兪秀凡道．「試試吧！在下也會以最凌厲的一劍，和他作生死一搏．」

神木大師一直沒有說話，只是不停的轉動着手中的戒刀．

玄莊大師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道：「兪少俠，這伏魔一刀，威力絕倫，但却有一個缺點。」

兪秀凡道．「什麼缺點？」

玄莊大師道．「這伏魔一刀，無法搶先攻擊敵人．」

兪秀凡道：「爲什麼？」

玄莊大師道．「如若要搶先攻擊敵人，那就無法由刀光的反映中，看到敵人攻擊的影子，可能會影響到這伏魔一刀的變化．」

兪秀凡沉吟一陣道．「佛法降魔，不離仁慈，想來這伏魔一刀是寓威力於防守之中．」

玄莊點點頭道：「兪少俠，身受刀傷，仍能保持着靈台清明，實是武林之幸．」

這一剎那間，他突然對兪秀凡生出了無比的敬意。

年事雖輕的兪秀凡，却能不躁、不嗔、無畏、無懼，這非得有極深的修養功夫莫辦。

兪秀凡突然收了長劍，退後了一步，對神木道：「大師，咱們用不着各出全力一拚。造化城主通天武功，連暗器也把武林中最厲害的幾種集於一身，在下還要留着這有用之身，期能和造化城主一搏。」

神木收了戒刀，表情是一片嚴肅，誰也不知道他心中想的是什麼。

只見他左手握着刀柄，右手食、中二指，挾在刀身之上，用力一扭，竟把一柄純鋼打成的戒刀，扭斷了一截。

片刻之間，一柄戒刀，被他扭斷成七截，一語不發，緩步向外行去。

玄方心頭震動，急急叫道．「師叔，意欲何往？」

神木彷如未聞，仍然擧步而行，離開了方丈室。

玄莊冷冷喝道．「玄方，神木師叔究竟是修養有素的人，頓悟前非，立刻回頭，苦海無

邊，你難道非要沉淪至滅頂麼？」

玄方苦笑一下，道：「玄莊師兄，藏經閣經樹中，藏有解藥，小弟罪孽深重，無顏再生人世，我要去了。」

突然反手一掌，自擊在天靈要穴之上，身軀一晃，倒仆在地上。

他說去就去，落掌奇快，玄莊等想救援，已來不及。

這時，留在玄方身後的諸位長老，突然一個個盤膝坐了下去。

玄莊突然大聲喝道：「佛門廣大，無所不包，你們怎的如此癡呆？」

俞秀凡心中正在奇怪，這些和尚們怎的一個個盤膝坐下。

聽得玄莊大喝之聲，心中才突然醒悟。

原來，這些少林長老們，一個個覺悟前非，都準備以死贖罪。」

心中轉念，急急接道：「諸位大師：在下不是佛門中人，不懂佛法因果之說，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仍是完人。諸位如自知有罪，贖罪之舉，理應以數十年苦修藝業，爲武林開太平，爲蒼生結善緣。自絕一死，豈不有負數十年的苦修了？」

盤坐羣僧中，忽有一僧緩緩站起身子，道：「俞少俠，我等身受奇毒，就算我活在世上，也無能爲少林寺出力了。」

玄莊道：「玄方師弟，一點靈光未昧，死前覺悟前非，解藥現存在藏經閣中，我立刻着人取來，諸位師兄師弟，身中之毒豈不可立刻解去？」

那站起身子的僧侶，突然歎息一聲，道：「掌門人，我們中毒的人就算服用了解藥，也一樣身受控制。」

玄莊道：「這話怎麼說？」

那僧人接道：「我聽玄方說過，這藥物含有雙重毒性，他能掌有解藥，只能解除一種毒性。」

玄莊大師道：「玄月師弟，可知曉是兩種什麼樣的毒性？」

玄月道：「我們服的毒藥不同，第一重奇怪的毒性，連玄方師兄也不知道破解之法，第二重毒性，却在玄方師兄之控制之內，適才玄慈師兄之死，掌門人已經親眼看到了。」

玄莊大師歎口氣道：「爲什麼玄慈死亡，你們却毫無傷害？」

玄月大師道：「每人的音帶不同，傷害我們的聲音，也各有異。玄方師兄控制了我們的生死，所以我們不得不聽他之命。」

玄莊大師道：「原來如此。」

玄月道：「所以，我們如若活着，也是身難由己，玄方師兄只能交出解除第二重毒性的藥物，却無法交出解去第一重毒性的藥物，因爲連他也不知道。」

玄莊大師道：「就算你們眞的服用了兩重毒性的藥物，也不用立刻尋死亡，最壞的辦法，你們暫離少林，逃開這一場搏殺。」

玄月道：「玄慈師兄之死，掌門人應該巳經知道了厲害，我們無法想像第一重毒性是什麼，也不知躲起來是否有用。何況，我們內心中都覺着愧對掌門人，也愧對整個少林寺，只有自絕一死，才能安心。」

俞秀凡低聲道：「大師，五毒夫人爲當世中有數的用毒高手，何不向他請教一二？」

玄莊道：「不是俞少俠提醒，貧僧幾乎忘懷了。現有用毒大行家在此，貧僧竟然忘記請教了。」

目光轉到五毒夫人的身上，接道：「女施主都聽到了。」

五毒夫人點點頭，道：「都聽到了。」

玄莊大師道：「世上眞有兩重毒性的毒物麼？」

五毒夫人道：「毒藥，只有那幾種，施用之法，全在調配之上，配出兩重毒性的藥物，並非難事。最好的配毒高手，可以配出三重毒性來。」

玄莊大師道：「那麼，女施主自然能解這二重之毒了？」

五毒夫人道：「不能。每一個調配毒藥之人，手法都不同，其用心也不一樣，所以，另一個人就無法找到那兩種毒性的解藥。」

俞秀凡道：「夫人，這麼說來，我們完全無法可施了。」

五毒夫人歎息一聲，道：「就賤妾所知，天下用毒高手中，只有一個能夠配出二重毒性的解毒。」

玄莊大師道：「什麼人？」

五毒夫人道：「花無菓。除了這位神醫之外，天下再無人能夠配出非自己調製奇毒的解藥。」

玄莊大師歎道：「這位神醫已然失蹤多年，我們又如何能找得到他？」

俞秀凡道：「夫人，有沒有可想之法？」

五毒夫人道：「有！但成敗難料。而且，還需要很多的時間摸索。」

俞秀凡道：「不管多大的代價，我們都要付出去，解去這幾位大師身上之毒。」

五毒夫人輕輕吁一口氣，道：「俞少俠，至少要兩個月時間，才能找出毒性。」

俞秀凡接道：「夫人就以兩個月的時間試試吧。」

五毒夫人道：「目下情勢緊急，我那有兩個月的時間，爲這些高僧療治毒傷。」

俞秀凡歎息一聲道，道：「夫人，咱們用心在救人，夫人研製毒物，也在救人，目的相同，用心一樣。」

這時，那些身中奇毒的僧侶，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俞秀凡的身上，流露無限敬佩。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還有一件事，賤妾沒有說明。」

俞秀凡道：「夫人請說！」

五毒夫人道：「要想試驗出二重毒性的作用，必需要五條人命。」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五條人命，爲什麼？」

五毒夫人道：「因爲，我要用他們試驗出這些毒性，才能找出他的毒性作用。」

俞秀凡道：「一定要活生生的人麼？」

五毒夫人道：「一定要！而且，還要很健康的人，身體無病，試驗才不會出錯。」

俞秀凡道：「這個就有些困難了。」

玄月道：「俞少俠，你的盛情、仁慈，我們心領了。五毒門掌門人說的不錯，目下大局緊急，掌門人沒有時間。爲了我們幾條老命可能會躭誤更多人的性命，何況，還要五條人命試驗毒性。」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不知道在少林寺中佈置了多少耳目，所以，我們沒有法子預料造化城何時才可以攻來，但造化城主可以控制這時間。」

玄莊大師點點頭道：「掌門人說的是，我們沒有多餘的時間了，還是先計劃抗拒造化城的攻勢要緊。」

目光轉注玄月大師等身上，說道：「諸位師兄弟，先解第二重毒，然後，躲在少室峯後一處隱密所在，好好的休息一下。」

玄月大師道：「掌門人放心，一旦我們發覺到自己無法控制毒性時，我們會自絕而死，決不有辱少林門聲。」

玄莊大師點點頭，正容說道：「好！我佛有靈，自會護佑你們。」

神木離去，玄方自絕，中毒受制的少林寺僧們失去了控制，局面暫時回復了平靜。

玄光取到解藥，中毒羣僧分別服下。

玄莊大師計點了一下，中毒的僧侶，竟然有一百餘人。

而且，這些人大都是少林寺三代僧侶的精英人物。

玄莊暗暗吃了一驚，回頭對俞秀凡一合掌，道：「俞少俠，如非你及時而至，少林寺用不着造化城來對付我們，再過上一年半載，整座的少林寺都會變成了造化城一處分舵了。」

俞秀凡道：「這樣厲害，在俞某也感到意外。」

金釣翁突然揷口說道：「掌門方丈，少林寺元氣大損，抗拒造化城，只怕實力不足，但以掌門人的威望，只要登高一呼，江湖九大門派，必有一半人可以挺身而起。」

玄莊苦笑一下，道：「貧寺有一個不祥的預感，不知是否會成事實。」

金釣翁道：「什麼事？」

玄莊大師道：「以少林預門規的森嚴，就被造化城乘虛而入，其他的門派，未必有少林寺這樣森嚴的門規，只怕也早被造化城所滲透了。」

金釣翁道：「這話不錯。」

玄莊大師道：「所以，兩位不要多費心了！貧僧覺着，現在求人巳然不及，少林寺還有八百位僧侶，其中，有二百名以上，可以列入一流高手，如若對抗造化城主，貧僧自信可以和他們一決勝負。自然，主要的還要請諸位對付造化城的主要人物，事情不用再舖張了，貧僧全力支援你們就是。」

俞秀凡點點頭，道：「好！就這樣決定了，大師有什麼詳細的計算？」

玄莊道：「此事重大，自然不能不作一番仔細的策劃？」

爲了使計劃不洩漏出去，俞秀凡和玄莊大師舉行了一次很機密的會議。

雙方參與的只有四個人。

俞秀凡、五毒夫人，與玄莊和玄光大師。

四個人研商對付造化城的辦法，然後分頭行事。

俞秀凡率領羣豪，離開了少林寺。

五毒夫人望望那莊嚴的少林寺門，輕輕吁一口氣，道：「少林高僧，究竟是正大門戶中人，早知玄莊大師是那樣一位正直人物，十年前我就會透露造化城主的消息，那時他正在埋首築造造化城的機關，當時少林寺的力量，必可一擊成功。」

俞秀凡道：「只可惜咱們沒有時間，少林高僧如此，武當山上的道士，大概也都是正義之士。」

五毒夫人道：「交給玄莊大師吧！咱們該立刻行動了。」

日光轉到了桃花童子的身上，道：「桃花童子，造化城主什麼最可怕？」

小桃童怔了一怔，道：「他一身武功最可怕。」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的確很可怕，不過，現在咱們遇上了造化城主，未必就會怕他了。」

小桃童道：「夫人，我不懂你的意思。」

五毒夫人道：「一對一，咱們誰也不是造化城主的敵手。但如俞少俠，水燕兒和我三個人聯手對付他呢？」

小桃童道：「這個麼，在下就不敢說誰勝誰負了。」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也許你不相信我的話，不過，確實如此。咱們現在如若遇上了造化城主，根本就不用怕他。」

小桃童道：「哦！」

五毒夫人道：「所以，最可怕的不是造化城主本人。」

小桃童道：「不怕造化城主，咱們應該怕什麼？」

五毒夫人道：「是怕他佈置在江湖上的耳目。」

小桃童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五毒夫人道：「你明白什麼？」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我明白夫人的意思，是希望我帶你們消滅造化城主佈置在江湖上的耳目。」

五毒夫人道：「正是如此。你是造化城主的耳目之一，我想其中定有連絡的暗號。」

桃花童子點點頭，道：「有。」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忽略了你，但目下你却是使他吃虧最大。」

桃花童子道：「好！我試試看！」

五毒夫人笑了一笑，道：「你要我們如何配合你？」

小桃童沉吟了一陣，道：「你們不能這樣浩浩蕩蕩的行動，他們一見就怕了，怎敢再和我連絡。」

五毒夫人道：「我們配合你。」

桃花童子點點頭，說出了一番計劃。

× × ×

這是一個大鎮，四通八達的碼頭，江州。

小桃童恢復了過去的裝束，穿着一身化子裝。

江州著名的臨江樓，臨江而立，正是客來客往的時候，臨江樓前，人如穿梭。

小桃童就在臨江樓前，擺出了一個不起眼的姿態。

不到一盞茶的工夫，忽見一個中年漢子，行了過來。

那是一個穿着青衣褂子的脚伕模樣，他行到桃花童子的身前，輕輕咳了一聲，道：「東面日出西邊月，一頭水桶一頭火。」

桃花童子笑道：「東面日出被雲遮，西邊月兒江中落，火燒水來，水澆火。」

穿着青布褂子的人，緩緩由桃花童子的面前行了過來，道：「小兄弟，跟在我後面來，小心一些，目下這地方，雲集了很多的江湖高手。」

桃花童子道：「我知道，大哥帶路。」

青衣大漢，應了一聲，快步向前行去。

桃花童子遠遠的追在那青衣大漢後，保持着三丈左右的距離。

表面上，看不出有什麼人追踪桃花童子，其實，改扮易容的俞秀凡、五毒夫人等，分別扮成各種不同的身份，追踪在他的身後。

青衣人帶着桃花童子，穿過了兩條大街，轉入了一條小巷之中。

在一座黑漆大門前，停了下來。

這是一條僻靜的小巷，兩面都是高大宅院，行人很少。

青衣大漢很快的閃入了宅院之中。

那高大的宅院，雖然是雙門緊關，但却是虛作掩閉。桃花童子也跟着行了進去。

青衣大漢帶着桃花童子，直入正廳。

一個面目冷肅的中年人，穿着一件青綢子長袍，手中抱着一隻水烟袋，呼嚕、呼嚕的吸了兩口，道：「你叫什麼名字？」

小桃童道：「我是花字部的……」

青袍人放下了水烟袋，接道：「原來是花字部中的健手，在下是木字部的江州暗舵總管，上部有何需人效勞之處？」

桃花童子道：「我發覺有人追踪我。」

青袍中年人吃了一驚，接道：「什麼樣的人，會不會找上此地？」

小桃童道：「我想不會。我行來時十分小心。」

語聲一頓，接道：「怎麼稱呼總管？」

青袍中年人道：「在下常七。」

小桃童道：「常總管，我收集了一些機密要呈報，因爲被人追踪，只怕無法傳達上去了，請常總管帮個忙。」

常七道：「行！東西在那裏？」

小桃童道：「藏在一處很隱密的地方，我想今夜中送來，唉！只要東西出手，我就不怕什麼人追踪我了。」

常七滿臉笑容，道：「好！好！你送來，我立刻用十萬火急的傳遞，送上去。」

小桃童道：「咱們二更時分見面，我如過了三更不來，就是出了事情，不用等我了。」

常七道：「要不要我派些人手帮忙？」

小桃童道：「不用了。我自己會應付，不能暴了堂口，我走了。」

常七低聲道：「有四位巡視護法，昨天才到，要不要他們帮忙？」

桃花童子道：「不用了，小的告辭。」

常七道：「好！我不送你了。」

小桃童一抱拳，轉身而去。

就在桃花童子離開了那宅院之後，突然間湧進去一批蒙面人。

那些人進去之後，一語不發，動手就殺。

一陣激烈的搏殺之後，又恢復了平靜。

這批人不但出手凌厲，而且，手段很毒辣，片刻之間，宅院中的人，全數都被殺光。

然後，立刻呼嘯而去。

是五毒夫人等一班人，他們殺了這些人之後，集中於一處隱密所在，然後收下了蒙面黑紗。

五毒夫人輕輕歎息一聲，道：「一共殺了多少人？」

方堃道：「二十七口。」

俞秀凡歎息一聲，道：「這一陣殺戮得很厲害。」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殺得是很慘，不過，在江湖上行走，不能够太仁慈，尤其是對造化城主的耳目。」

俞秀凡點點頭，未再多言。

× × ×

這是一條路，充滿着血腥的路。

於是，就這樣展開了一場屠殺。

造化城在江湖上佈下很多的眼綫，就這樣在桃花童子的設計下，挑了造化城主在江湖上佈置的一十八處眼綫，費時不過一月。

但第十九次如法泡製，却失去了反應。

那時，他們已在瀘州。

桃花童子在大街上走了一天，擺出了各種姿勢，但却沒有一個人和他搭訕。

就這樣他們失敗了。

離開瀘州，他們又走向了應天府。

六朝繁華，秦淮風月，那是舉國有名的熱鬧地方。

桃花童子又擺出了造化城的暗記。

這一次，很意外，又很快得到了反應。

是一個很年輕的人，戴着文生巾、穿着一襲藍衫。

說過了暗語，藍衫人突然伸手一招，馳過來一輛篷車。藍衫人翻身上了篷車，舉手一招，道：「上來！」

桃花童子應了一聲，飛身上篷車。

藍衫人伸手拉下了車簾，篷車立刻向前奔去。

遠隨在身後的方堃、金釣翁，立刻放步向前追去。

篷車馳出東北門，直奔雨花台。

一口氣，直馳出十餘里，仍不肯停下。

金釣翁究竟是老江湖，越看越覺情形不對，低聲道：「方少兄，情形有些不對，咱們要追上去了。」

方堃應了一聲，快步向前奔去。

兩個人快步如飛，衝過了馬車，方堃一橫身，擱阻了去路。

趕車的大漢長鞭一揮，嘶的一聲，直向方堃的臉上抽去。

方堃左手一抬，抓住了長鞭，右手一掌，拍向了馬頭。

原來，那馬車仍未停下。

但聞那四拉車的健馬長嘶一聲，倒摔在地上。

那馬車仍然向前衝了七八尺遠，才停了下來。

金釣翁由懷中取出魚竿，右手一揮，金芒閃動，繞在那趕車大漢的項頸之上，金釣翁一收手，鋒利的魚鈎刺入了趕車人的咽喉之中。

篷車停了下來，但車中人仍然沒有下來。

方堃冷冷說道：「出來！咱們看到閣下上車，用不着再裝作了。」

這地方已遠離了應天府，是一片很荒涼的地方。

車簾啓動，緩緩行出來一個藍衫人。

方堃道：「桃花童子呢？」

藍衫人道：「死了。」

方堃微微一怔，道：「死要有屍？」

藍衫人伸手一抓，拖出了桃花童子的屍體來。

方堃凝目望去，只見桃花童子臉色鐵青，果然早已氣絕而死。

金釣翁早已收回了魚鈎，緩步行了過來。

方堃臉色冷肅，道：「他怎麼死的？」

藍衫人笑一笑，道：「我點了他的死穴，他應該被凌遲處死的，這死法太便宜了他。」

方堃道：「你在造化城是什麼身份？」

藍衫人道：「護法。」

方堃道：「你認識我麼？」

藍衫人道：「不認識。」

方堃道：「造化城有十大劍主，我就是那十大劍主之一。」

藍衫人道：「現在呢？」

方堃說道：「現在，我已經離開了造化城了。」

藍衫人道：「哦！」

方堃道：「你是否自信有能力和我動手一戰。」

藍衫人突然伸手由懷中取出一物，向上一拋。

直升到五六丈高，才蓬然一聲，閃出了一片流星。

原來，抛出的是一個流星火炮。

方堃點點頭，道：「你們來了很多人？」

藍衫人道：「不錯。他們就在左右，而且已經看到了我的信號。」

方堃唰的一聲，抽出了身上暗藏的長劍。

藍衫人伸手向車內一抓，摸出了一把單刀來。

方堃道：「你出手！」

藍衫人也不謙辭，右手一抬，單刀出手；突然揮刀而進，直劈下去。

方堃右手一抬，長劍硬封藍衫人的單刀。

金鐵大震聲中，方堃劍勢忽生奇變，一招斜斜劈下。

這一劍的角度很奇特，藍衫人想擋已自不及。

劍芒閃處，鮮血淋漓。

藍衫人右大腿被削下了一大片肉來。

——未完——